

采

菲

錄

中國經濟史綱要

中國經濟史綱要

中國經濟史綱要



姚靈犀編

中國婦女纏足史料

采
菲
錄

天津時代公司印行

538.152
904

采菲錄類次

序文

題詞

對於采菲錄之我見

考證附天足考略

叢鈔

韻語

識小錄

品評

專著

撮錄

勸戒

瑣記

雜俎

諧作

附載



采菲錄序

靈犀理自來論繼足之文而叙其蟬嫣之迹。稍稍布於世。大爲世所歎賞。好事者復益之以圖。於是假版成書愈稱詳備。嗚呼。刻維傷性莊生用深痛於馬蹏也。然執意而爲之者。獨不知哉。竊高明之地。握生殺之權。昏昏焉忘其所以。務驅一國惟己意是從。削之以適履。舉之以投跡。顧盼自喜方謂舉國莫予逆也。禍患起於不測。一夕而天府爲墟。毒害已深。逃避無術。當此之時。雖有墨翟之徒千百。摩頂放踵以救之。亦且不及。悲夫。悲夫。建國二十二年正月臬公序。

采菲錄序

國人作僞之習。繇來已久。試讀史乘載記之書。罔不枝梧矛盾。唯莊周偶作寫實之語。孔丘不爲自欺之論。可於聖人生而大盜起。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二語。抉其端倪。夫男女燕婉之求。列諸國風第一篇。而德色之辨。於孔氏家語二論中。並見者屢。較諸鄉愿近德似是而非。足使小儒咋舌焉。此外詩入之言。侃侃而談。了無忸怩囁嚅之態者。吾尤服膺南唐嗣主。及清人朱竹垞先生。若二人者。固皆屬意於妻娣。情見乎詞。如菩薩蠻。風懷詩。益呈現其事無不可對人言之偉大主觀。按男女服飾之好。初無賢愚不肖之分。然而能爲坦白之言。昭示來茲者。二三子外。未嘗習見。繇是知作僞之習。固無間乎今古也。吾友姚靈犀君。客歲有采菲錄之譔。歷時數月。記人之忸怩囁嚅所不敢言者。振筆大書。旁徵博引。舉凡纖趾弓足之文字、詞章、掌故、圖畫。靡不盡入彀中。極鏤金錯綵。鐫月雕雲之致。倘使靈犀生於明清之際。雖撰輯述史萬千言。度亦鐵崖笠翁一流之作品而已。奚足震世駭俗哉。吾故深偉對此舉世詬病久不屑語者。君獨歎歎永歎而靡已。作僞君子。幸勿以寓言寄托之作。以例吾友。不第靈犀之願。抑亦蓮瓣之幸。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九日禮蓮居士上谷王伯龍謹序。

采菲錄題辭

閒將彩筆記前因。敝帚而今尙自珍。要與蛾眉修艷史。忍教蓮瓣委香塵。
好把纖纖記小名。也如思古發幽情。任他夷俗翻新樣。數典寧忘舊製精。
九蓮燈畔賦新詩。難忘湘裙掩映時。差喜有珠能記事。天涯同癖漫相嗤。
勝他六寸說圓膚。雙鳳翹翹繡得無。佳製常留新月好。芬馨應勝十眉圖。
息齋題
風流帝子說瀟湘。蓮史修成盥手芳。錦帳兜鞋羸北里。香階剗襪憶南唐。
奇珍歷數金針度。新樣休教玉尺量。不是驚鴻留爪印。誰知裙底有滄桑。
鄒英題
絕勝眉圖。却羸花史。風行頓貴衡陽紙。一鈎遺襪想全身。數聲響屐追芳趾。
影照金蓮。痕留綠齒。題箋誰識詩人旨。空將彩筆寄閑情。多因恨與飛卿似。

調寄踏莎行

靈鶴題

生我百年前。却重金蓮。弓彎繡鳳得人憐。獨怪雙眸無定准。又喜膚圓。
愛好是天然。脛附豐妍。詩人采菲到行纏。羅襪凌波思舊跡。賴有新編。

錄 菲 采

右關浪淘沙

燕賢題

采菲錄自序

金蓮貼地。潘妃作俑於一時。玉筍勾雲。窈娘遺禍者千載。上行下效。咸誇三寸之纖。踵事增華。競羨雙鸞之美。手提金縷。難禁桑濮私奔。掌拓紅羅。却解邯鄲妙舞。於斯爲極。人皆玉趾弓弓。由變則通。今已圓膚緻緻。葵知衛足。行纏之俗全除。鸞愛平頭。響屨之聲未遠。然其嬾衍之際。風會所趨。陳迹只俯仰之間。芳蹤留雪泥之印。望之莫及。來者何知。苟欲聞焉。詎可略哉。不佞步方絢之後塵。追余懷之前躅。效顰西子。不辭香徑攀芳。悔讀南華。聊託錦鞋見志。蒐古今之書籍。艷摘紅葉。感友好之應求。圖成翠鳳。爰作葑菲之采。亟付梨棗之侵。花樣翻新。襪材盡萃。嗟乎。恨相見晚。生不逢時。錦鞦餘香。玉環之全身可擬。鞋杯載酒。鐵崖之雅興同豪。麗賦閑情。附素足何嫌委棄。香奩微諷。輕綠齒似欠風流。尤慨夫今之巾幗。日處綺羅。四體不勤。百步見笑。脚頭站定。何須索高底之鞋。脛跗豐妍。竟不結生塵之襪。鞮以契丹爲貴。交踏芳筵。錦以趾澤爲奇。誰憐時世。蓋聞宣和履譏。鑄成南渡流離。寶祐韓名。催得後宮上馬。服妖堪儆。履薄尤危。憂患則接踵而來。禮讓則視履如敝。雖除銅柱。依然步

履維艱。若蹈貞和。胡爲手足無措。惟有放行勿失。庶免輕舉遺譏。同爲圓顛方趾之倫。毋作鑿齒雕題之俗。因書短引。聊發微言。癸酉九月靈犀謹識。

行纏陋俗慨千載之風靡采輯成篇亦一時之興會述而不作故宗旨不能純書之不盡故系統不能貫門類雖多終嫌龐雜幸閱者諒之

本編所載皆鳩集各書最要采入讀書欠博難免罅漏閱者如有新發見尙祈抄寄或作續編或俟增改

本編出版期促不及緝檢原書一一讎校魯魚亥豕知所不免

此次所刪之稿如各地纏足調查各地歌謠蓮步雜鈔舞臺上之金蓮談蓮島一折及短文小記不下數萬言

天足纏足及鞋襪照片共收百餘頁擇尤製版因在精不在多也

對於采非錄之我見

老 宣

采非錄雖是僅僅對她們身體的一部分（脚）而作，可是據我看。實在較比全部二十四史與一切的哲理學，還能動我的興味，提我的精神。我本想借着采非錄，作一篇屁文，發揮發揮我的感想出一出風頭，無奈我對她們「下體」的觀念，沒有細細品評過滋味。她們的脚怎樣纔算好，如何纔算壞，我實在沒有審美的標準。我只知她們身上，從髮尖到脚根，無一不可愛，無處不美觀。天足固好，纏足也好。纏了又放也好，放了又纏也好，舉足山搖地動也好。

我以為五寸高的高跟鞋，固能擾亂摩登男子們的腦筋，使他們屈服於旗袍之前。三寸長的紅繡履，也能斷送腐化男子們的生命，使他們拜倒於石榴裙下。雖然二者，有今古的不同，我認為全是能打倒男子們的一種武器。古今男子，犧牲在這兩種武器之下的，較死於刀槍之下的，還要超出數十倍。不過從來沒有人做一個統計，致令他們空做了婦女脚下的無名英雄罷了。

有人說：「靈犀作采非錄，必是患了『拜足狂』，生了愛蓮癖」。我在先也存這種懷疑

，以後細查采菲錄裏，也有許多反對小足的稿子；我纔知道靈犀的用意所在，並不是如某國之鼓吹主義，不容納不同的意見。靈犀是要趁着纏足的婦女，未死盡亡絕之前，作出了一種「風俗史」。若以爲「采菲錄」是提倡纏足，那麼，研究古史，就是想做皇帝了；販賣夜壺，就是喜歡喝尿了！這不是妄加揣測，胡批亂評麼？我敢斷定，研究學說或者要騙人惑衆，以謀爭權發財；而編輯采菲錄，決不是鼓吹纏足，以圖復古還元。況且小足，已過了牠的黃金時代，到了一個沒落的最後階段；縱然竭力鼓吹，也不過是迴光返照。中國土地雖大，將來也不容有三寸金蓮，立足之地。

我以爲纏足的陋俗與迷信相同；養成了的年限，既很久遠，決非在短促的時間，所可掃盡廓清的。提倡固屬不當；嚴禁大可不必。提倡是殘忍，是誨淫，是不顧人道；嚴禁是專制，是壓迫，是不體人情！若收集一些關於纏足的作品，爲將來的人，作一種考古的資料；爲現今的人，作一種「數典不忘祖」的研究，有何不可？這種用意，只當贊成，不宜反對。

至於古人愛金蓮，今人愛天足，也並不是有甚麼落伍與進化的分別。古女皆纏足，今女多天足，也不是有甚麼野蠻與文明的不同，不過「俗隨地異，美因時變」而已。

若說纏足的婦女，全是願爲「玩物」；那麼，家家墳地裏所埋的女祖宗，有幾個不是玩物？現今的文明人，有幾個不是由那些玩物肚裏爬出來的？我們追本溯源，不當對不幸的她們，妄加污蔑。

如謂天足的婦女，全是天生的「聖人」；那麼，處處所見的新婦女，若早出世三十年，能不能立志不纏足，她們的祖父母，是不是因爲他們家中婦女脚不小，視爲奇耻大辱？我們依古證今，更不當對微倖的她們，妄加推崇！她們也不過是幸而生於繁華的城市罷了，若生於窮鄉僻壤，未必一個個不是三寸金蓮。若按他們那種盲從愛美的情形推斷，假若異時異地而生，她們的尊足，恐怕還要不盈一握呢。

以古人的眼光議論今人的是非，固是頑梗不化；用今人的見解，批評古人的短長，更是渾蛋已極。我以爲這全是一偏之見。正如寒帶的人，罵熱帶的人不該「赤臂」。熱帶的人，譏寒帶的人不當「衣皮」，全是不肯「設身處地」，細加追思的愚行。

芸芸衆生，殊少先知先覺，茫茫人海，多是後知後覺。先知先覺，千萬人中，未必有一個，後覺後知，未免十人中，就要有九人零一人！李鴻章本是當日我國最摩登的人物，也是東亞最有名的政治家。他陞到總督的日子，某次，他的屬僚，參見他的太夫人

。他因她的脚大，竭力在一旁，用袍袖掩蓋她的雙足。李鴻章尙且如此，至於別人，還用問麼？可見風俗嚴於法律，既成之後，任何有力的人，一時也變轉不過來並且無法抵抗。宋元明清的學者，熟讀孝經，對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句話，無不奉爲金科玉律。然而對他們的女兒的雙足，竟不惜她骨斷筋折。他們豈不知那是毀傷，毀傷即是不孝；怎奈習俗移人，就視爲當然了！若能如宋朝車若水先生，在前六百六十九年，就反對纏足，那纔稱得起是贊成天足的先知先覺呢。

若說纏足的女子，矯揉造作，失去了自然美。這話是最相當的批評；因爲「自然的」美，纔是真美」。然而現今婦女，燙髮、拔眉、束胸，又何嘗不是反逆自然呢？不過燙髮拔眉是由外洋傳來的；外國既然盛強，所以中國甚至以學法外洋的惡俗爲時髦了！假若中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安見得外國婦女，不學纏足呢？若謂外國婦女，全有知識，決不肯白傷支體，步中國婦女的後塵。那麼，就是尊崇洋女爲神聖，輕蔑華女爲野蠻了！要知北平城外東北一帶現今還有高麗旗兵的苗裔，他們隨滿清入關的日子，他們中的女性，決是天足；可是移入未久，也慢慢的纏足化了。

總之，美的觀念，並無一定標準，隨一時多數人的習俗眼光就是美。看熟了，就是

美：看不慣，就以爲醜而已。在十年前，我們若見一位剪髮女子，未嘗不說她是瘋子是怪物；現今見着梳髮的女子，又說她是頑固是落伍了！幾年的時間，我們眼目，還是我們的眼目，然而看法就不同了，自己的兩隻眼還靠不住，何況旁的事物呢？若以前者爲非，後者爲是，那麼，就可以說，以前的眼是渾蛋的眼，以後的眼是聖人的眼了！

有人說，纏足婦女의 脚，全都奇臭。這話與元明兩代的浪漫文人所說，小足如何「芳香」，皆是不合邏輯的話。要知「世無不臭之足」。其所以臭，是因爲行走時，足指磨擦的原因，磨擦就生熱，生熱就有臭味。兩手磨擦，尙發臭氣，何況兩脚又負載全身的重量呢？並且兩脚有鞋襪包蓋，臭味不能發散，所以脚比手臭。纏足婦女의 脚上包裹的東西既多，容易發臭，自在情理之中。天足婦女既不能終日赤足，她們的脚的香臭，也就可以推想而知。若說天足女子의 脚皆不臭，我們當先查一查，男子的脚是不是皆香？男子的脚決沒有香的，那麼，天足婦女의 脚既與男子的一樣，也決不能不臭。不能說因脚的主人，是男是女，就有香臭之別！纏足婦女，若脫去鞋襪，固有令人掩鼻的，然而天足婦女，若脫了鞋襪，也有薰人作嘔的。豈可一概而論。並且臭與不臭，是在她們洗得勤與不勤；勤則雖纏足而不臭，不勤雖天足也不能不臭。豈可妄下肯定的批評呢？

我詳查以前的男子，所以喜愛金蓮的原因，並不是起於封建制度，也不是出於資本主義，更不是生於婦女失去「女性中心」，是發於「好奇」的心理。兩性所以能互相吸引，是因為生理上的差別，一切動物，無不如此。兩性的生理上的形狀，既根本奇異，人類中的女性，又能額外加上一份人工的修飾，所以她們吸引男性的能力，較一切動物尤大。而以前中國的女性，於塗脂抹粉描眉畫鬢之外，又將雙足，改了天然的形態，於不同之上，復增奇異。所以吸引男性的能力，更特別的大了。可見女子纏足，正是誘惑男子的一種手段。是增加男子慾念的一種媒介，所以在正重的圖畫與戲劇中的女子決不見小脚。並且纏足的女子對於兩足，認作不可示人的東西。以前婦女既重貞節，所以將金蓮，也視同神秘，以為是應代丈夫保護的私產。甚至親如父兄子姪，對她的脚與鞋，也避如蛇蝎，不敢接近。一些缺德的男子們，也以為摸着某女子鞋脚，如同與那女子發生了深切關係。彷彿得了極大的便宜！婦女的脚，若被丈夫以外的男子摸着，或是她的鞋襪被人偷了去，即如受了人的姦淫；較比現今的摩登婦女，被人吻了，還要加倍的羞恥。摩登婦女，或以為辱被人吻，是特別時髦，而纏足婦女，甚至以失掉繡鞋，為奇恥大辱。以前的婦女，所以不易參加社會的工作，不能社交公開，不能任意結交男友，不能跳

舞溜冰，全是因雙足作祟。可知纏足是使男女不易接近的極大障礙。是阻防進化的萬里長城。她們的三寸金蓮，好比兩扇千鈞重的鐵門，將兩性內外隔絕了！欲打破這種難關，除非設法勸導她們不再纏足，別無他法。爲要提倡男女交際公開，爲要使女子服務社會，而希望女子不可纏足，還是小事，最要緊的，是因纏足使無罪無辜的婦女受一種肉刑，使她們的雙足，不但不能得天然的發育，反要斷骨傷筋。聽見小女兒因纏足而起哭泣，想到「小脚一雙眼淚一缸」的俗語，也當聞其聲而不忍見其小。我們若脫去她們的足布，看看她們那足指圈曲的樣子，足跟與足心合攏的情形，也可以斷定所受的痛苦。男子的心，縱然是生鐵鑄的。也當設身處地，爲之毛骨悚然；淫蕩的慾心，也當減少十之八九！男子一握縱然覺得「消魂」，豈知她當日爲使人消魂，幾乎哭斷性命，痛斷肝腸，在現今文明國裏，對罪大惡極的兇犯，還要停止刑訊，爲甚麼對老老實實的小女孩，加以酷刑呢？固然纏足三年可以成功，然而對於刑訊罪犯，能不斷的使之受刑三年之久麼？現今執行罪犯的死刑，在文明國裏，還要使之減短痛苦的時間，爲甚麼仁慈的父母們，將三年的痛苦，施之於親愛的小女兒身上呢？纏足是立時直接影響於被纏的女子，使她受當時的禍害。至於間接影響於「國」與「種」，還不是顯著的問題。勸人不纏

應當以天理人情爲題目。不必高談闊論離開當前的事實，用虛而且遠的「強種」或「強國」作招牌！說着固然是冠冕堂皇，好聽已極，怎奈打動不了愚夫愚婦心坎！

若說纏足與強種有關，我並不反對。然而我看北平及各處的天足婦女所生的兒女，並不比纏足婦女所生的，特別健康，纏足婦女的死亡率，也不高於天足的。天足婦女的疾病並不少於纏足的。北平及各省旗人的婦女，過了五六十歲，多半是駝背而大犯脚病，豈是起於纏足的原因呢？若說天足容易強國，我也表同情。但是我以爲國的強弱，在人民智愚勇怯，在內心而不在外形，更不專在婦女的兩隻腳上。非澳二洲並太平洋各島上的婦女，體格之強健，決不是歐美日本等國的婦女所可及的。爲甚麼二洲與各島上的人，不能立國，反成了強國的奴隸，且將有絕種的危險呢？九一八的國恥，是怨我國的男子們怯懦呢？還是怨我國天足的女子不多呢？一二八爲國爲民而戰的十九路軍，全是天足的女子生養的麼？明初山東蒲臺縣的女子唐賽兒，能起義兵，爲建文帝復讐，使燕王手忙脚亂，幾乎不能應付。明末浙江蕭山縣的女子沈雲英，殺賊立功，替父報讐，代父鎮守道州，得封爲遊擊將軍。清嘉慶間，湖北襄陽的女子齊王氏（教匪首領齊林的女人）能接統她丈夫的黨羽，報殺夫的仇恨。她的部下增到十萬人，全俯首聽她的命令。

二年之中，擾遍了三省；清帝爲她驚慌失措，調動三十餘萬大兵圍剿。她們三位，全是金蓮三寸，然而能衝鋒陷陣，殺敵斬將；並未曾因爲纏了足，減少活潑的勇氣與革命精神。能說纏足的婦女，全是男子的玩物，受男子壓迫，爲男子的玩物而富有亡國奴資格麼？婦女若僅能倚在愛人的懷抱裏，徒發大言；坐在飯店裏的洋床上，大唱高調，在離強國八千里之外，狂喊打倒帝國主義，縱然足長三尺，也不過等於村婦罵街。不但招惹世界各國的譏訕；反要使唐沈王三位小足女子在天之靈，哭乾了鬼淚，笑掉了鬼牙呢。

欲革除纏足的陋俗，唯一的辦法，當斬草由根，要從小女兒入手；萬不可矯枉過正，專對老太婆注意！如此則可免去小女兒的刑，保全老太婆的顏面。當八十年前，洪秀全入了南京，爲提倡天足，竟強迫小脚婦女，赤足擔水。他自以爲那是澈底解決，豈知婦女因羞憤之故，投江跳井的有一千數百人。前年某處，強使纏足婦女，在大街當衆放足；將弓鞋足布，懸在鬧市示衆，大加譏嘲，幾至招起民變。那兩件事，全是矯枉過了正！現今在通都大邑裏，到處還見有新纏足的小女兒，縐眉咧嘴，彳亍而行，反無人加以查究。在大城中尙且如此，在小鄉間，不問可知。這件事，就是斬草不由根；正如查拿鴉片烟鬼而容任種鴉片的人，嚴辦賭博之徒，而不禁製賭具者，這種倒行逆施，

舍本逐末的政績，正是揚湯止沸，抱薪救火；莫如聽其自然，使之自消自滅，反覺省事而不擾民。

統而言之，須要知道，天下古今的婦女，全是愛美成性，全是時髦的奴隸。她們只要能獲得「美」的稱譽，縱然傷皮破膚，斷骨折筋，在所不辭。男子所不能受的苦楚，她們全能甘之如飴。當日「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就是最好的先例。以前女子有因纏足而喪命的，然而纏者，並不視為前車之鑒。現在，女子有因穿高跟鞋而跌折腿的，但是穿者，仍變本加厲。在她們心目中對於或死或傷，毫不關切，惟對「不美」之見解，尤甚於死，對增「美」的修飾，無不拼命追求，決不知「衛生」是甚麼東西！並且她們對於「美」，也沒有一定的主見，只要有一二婦女「作俑」於前，必要有無量數的婦女，接踵於後。較無知的男子，盲從一種學說，更要踴躍千倍。不過婦女發明一種自傷骨肉的修飾，與男子創出一種惑亂人心的學說不同。男子創出學說，是先以別人為試驗；女子發明修飾，是要以自己為犧牲。男子創出一種學說，是唯恐別人盲從，然而有知識的男子們，決不盲從；婦女發明一種修飾，是唯恐別人仿效，但是有知識的婦女們，必定仿效。婦女這種行徑，不過是出於爭艷鬪媚的心理。她們為這種心理所驅，遂想

盡種種方法，刻苦修飾，標奇立異，邁衆超羣；以便出類拔萃，驕其儕輩，我由種種的考究，敢武斷說，「纏足」決不是起於南唐李後主之令窅娘以帛束足（見輟耕錄），而是起於窅娘之自願吃苦，自炫新奇，以便引動李後主的視線，她不過是由一時野心，豈知遺害當時，禍及後世，連累得千萬婦女，受了她的影響，正如不良的學說，由一個野心的，創造出來，使千秋萬世的人，全蒙他的禍害！再以現今的婦女，在滴水成冰的時候，還暴露玉腿而論，不知是由甚麼野心的婦女作俑，竟連累得無量數的婦女，跟着受凍。發明露腿的女子，或已死去多年了，然而她的遺毒，還正在大行其道，不知何日始能除根呢！

人提起纏足的陋俗來，全罵李後主不顧人道，摧殘女性。豈知窅娘是罪魁禍首，後主不能負「作俑」的責任；充其量，他僅僅是一個從犯。後主若是死而有知，必定高聲訴冤說：『當日我並未曾創意命窅娘纏足，是她甘願自傷骨肉，發明一種修飾的新法，要打倒她的同類而奪別人的寵愛；與我何干？當日我不過看着新奇，說了一個「好」字，安慰她的辛苦而已！縱然她纏足是爲討我的喜愛，那麼，以後的婦女纏足，也是得了我的聖旨麼？你們如果明白婦女的心理，不但不肯罵我，連窅娘也不當罵？她纏足固然是

她一時的無知；她並沒有勸導別的婦女，跟她學呀！」

我敢斷定不但纏足是由婦女所發明；現今的束胸拔眉露腿燙髮露肘高跟鞋硬高領，以至緬甸的長頸，印度的穿鼻，紅人的扁額，日本蝦夷的刺唇，中非的鴨嘴（英人稱之曰duck bill）種種自殘的修飾，無一樣不是由婦女們，爭艷鬥媚，矯揉造作，無是生非而創出來的。創出之後，行之既久，就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習俗，視為一種必要的修飾。不如此，不但不摩登，甚至被人認為不夠婦女的資格。任何智勇的婦女，也必甘心遵照辦理，無法反逆了！前十幾年我的乳母對我先母說：「若不裹腳，怎能分別男女？」就是「襲非成是」的一個憑證。男子們雖然身大力強，蠻橫專恣，陰險狠毒，詭詐多謀；他們決沒有閒心，替婦女們亂出主意，使她們怎樣修飾。並且天下古今的婦女，對男子，全是不聽話的。她們肯任意設法修飾以引動男子的喜愛。男子若出主意，請她們如何修飾，她們決不聽從。她們認定男子們，不會修飾，所以決不肯容納男子的意見，男子們若反對婦女的某種修飾，唯一的妙策，就是給她們一個「不注意」，她們就要慢慢的，另換花樣了！不過任何傷肌毀膚的修飾，經婦女發明之後，男子們就以此為喜愛與選擇的標準。甚至她們對身體某部分摧殘得愈利害，愈能使男子們，愛之好

之，如瘋如狂！這並不是怪男子心狠，是怨她們自尋苦吃，男女間這種情形，並不關甚麼帝國主義·封建制度，也不關甚麼財產私有或公有，更不關「經濟獨立」或不獨立，尤其不關甚麼人格墮落與不墮落。全是山男女的天性不同而起的。世界進化無論到甚麼地步，男女的天性是變不了的。科學縱然萬能，也不能化男爲女或化女爲男，猶之乎不能變狗爲貓或變貓爲狗。現在有一種狂妄的人，在男女兩性之間，竭力挑撥，惟恐男女不失去固有的天性，這就是違反「自然」，庸人自擾。因爲天性是自然而生的，人力決不能改造。縱然絞盡腦汁，也不過只能改造於一時，「自然」歸終仍能戰勝了人力。不能天性改不了，就是外形的改變，也不能支持長久。譬如纏足的女子所生的野蠻孩子，決不是尖足；燙髮的女子所生的文明結晶，也決不能是捲髮。現在的文明人，自稱改造「自然」，向「自然」革命，其實空費了許多辛苦，還是要被「自然」改造了，被「自然」革了命！若詳細說這個道理，恐再用兩三萬字，也講不透澈，統而言之，十萬年前的男子愛女子，願得女子的愛，百萬年後的女子，也是如此；十萬年前的女子愛男子，願得男子的愛，百萬年後的女子，也不能不願得男子的愛。男女求愛的方

式，因爲天性不同，也決不能一致。專以女子而言，無論文明到甚麼程度，也必是要因

幾她們的高曾祖母的愛美的天性，戰勝男子愛情。就以施行文明主義的某國而論，該國的女子們，也決不能不想修飾而改用武力，使男子們屈服（我這話並不是輕視婦女，因為男女各本天性，互相求愛，是維持人類於不絕的天職，方式雖然不同，並無輕重高下尊卑之可分。男女互為因果，彼此相生。誰也不比誰貴，誰也不比誰賤。這個理由，我在某報的「妄談」裏，已說了許多，不使再談）那麼，由此推斷，已往的女子，是用修飾為戰勝男子的工具。查古可以知今，鑒往可以知來；以後的女子，對於吸引男子，戰勝男子，也不能有例外的辦法！

纏足不過是我國婦女修飾的一種手術。我所以主張「聽其自然」的原因，是看這種陋俗，已到日暮途窮，再無繼續發展的可能。因為預斷一種任何「修飾」的前途，離不開「貧學富，富學娼」一句俗語！現在的娼妓與富女（太太，小姐，少奶奶，姨太太），既然不以纏足為美，競尚天足；那麼，鄉下婦女與小家姑娘，自必爭先仿效，從風而靡！四五十年之後，若想再見一位扭扭捏捏，前搖後擺的三寸金蓮，恐怕要比「三九天尋蝦蟆（蛙）」還難了。又何必自作聰明，妄加干涉，擾亂公安呢？若說怕受外人譏笑，不得不雷厲風行，立行剷除；那麼，我國受外人譏笑較纏足尤甚的，還有許多！最大的就是

「勇於對內，怯於對外，貪賊枉法，不顧公德」。這種變本加厲的劣根性。若不趕緊嚴加革除；縱然立將可憐的小足婦女，投諸東海，中國人種，不能不滅，中國國祚，也不能不亡，何必注意於微末的小節呢？況且婦女，如同漁翁；男子如同饑魚；修飾如同釣餌（俗名「魚食」）。金蓮也不過是釣餌之一種。現今的魚（男子）既不喜吞吃這種東西；那麼，漁翁們，自然要施行一種有效的方法，另換魚食了。又何必多管閒事，替漁翁們，着急操心呢？

男子喜歡甚麼樣的修飾，婦女尚且不惜斷骨傷筋，殘皮毀膚，吃苦忍疼，捱冷受凍，以迎合之。現今若費盡心力，受盡折磨，纏成小足，反招男子的厭棄；她們既不瘋不顛，且又最能偵察男子們的心理，豈能不通權達變而求舒服呢？前幾年，天足會所以不易推行，就是因不易婚配。現今青年男子與各級學生，一聽要配一位纏足之妻，即如受了死刑的宣告，可見不天足，反不易婚配了。纏足譬如一種商品，市場上若沒有銷路，還有肯製造這種貨物的麼！

天足婦女，現在既正走紅運，到了她們的黃金時代，我們也不必趨炎附勢；特別恭維，纏足婦女，現在雖交了敗運，到了她們的沒落時期，我們更不當摧枯拉朽，落井下

石，當向普遍裏觀查，不當拘於一隅。當爲多數人着想，不當僅對少數人留心。要知我國現今的天足婦女，尙不及全國婦女中三分之一；還有一萬萬以上的婦女，是不幸而纏了足的。我們不當僅爲這少數走運的天足婦女築金屋，尤當爲多數倒羸的纏足婦女尋出路。假若二萬萬男子，全惟天足是求，不但男子將有「過剩」的恐慌，這一萬萬以上的小足婦女，必將無所歸宿，即陷於悲慘的境地。並且若按「物以罕而見珍」的成例推斷，天足的婦女，因爲供不應求，也必趾高氣揚，自視爲天之驕子；使男子們可望而不可即了。摩登女子中，雖多有以一嫁二嫁以至十嫁二十嫁爲文明的；但是男子們既多，若等遇缺輪流遞補，恐怕機會也不能均勻。再者丈夫的名分若被她們任意隨時取消，男子們沒有固定的女人，未免要皇皇然若喪家之狗；一個女子身旁，若有若干候補的丈夫，也實在不成事體！我這話並非玩笑；我詳查現在自命爲文明的男子們，不但不肯娶纏足的女子爲妻，甚至對已婚配多年或已生有子女的纏足太太，視如眼中之釘，肉中之刺，幾乎有一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一的趨勢，固然，纏足是蠻野之風，是不人道的表現。受過新文化洗禮的人，不愛這種違反自然的修飾，也是理所當然。但是行在婚娶以前，尙無不可。若婚娶之後，木已成舟，再加反對，就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那不但不是新文化

，反成了新野化了。不但失了人類的同情心，簡直是不如禽獸；因為在禽獸的配偶之間，決沒有因為對方失去一點羽毛，與羣中不能一致而施行世離，別覓新歡的！即使纏足是犯了罪，也當念她並非咎由自取，是因受環境的壓迫而成。按法律的眼光判斷，也當認為情有可原，若忍心將一個同床共枕的妻，因她不合現代潮流，竟造作原由，強詞奪理，棄在一旁不聞不問。或發給她少許的生活費，死活由她，那就是人道的姦賊，冷血的動物，如此殘酷，還講甚麼改造社會，改造國家，改造世界？充其量，也不過是改造他自己的環境，只為他一入合式，將別人置之死地而已！這種人正是懸貞節牌坊而大賣其淫；存魔心而大說神話。社會國家世界，若操在這班文明人手裏，不但腐化的老實人，不能生存，社會國家世界，在「人類進化的寒暑表」上，就要降落到零度以下了；人類的世界，必要復古還元，歸到地學史最下的一層無生代了！

我聽說，現在居然有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摩登少女，挑撥誘惑所愛的男子們與纏足的妻離婚；以便鵲巢鳩占，取而代之。這種行為可謂不顧同類，無思想已極。要知這種男子，既對前妻無義，也不能對後妻有情。自己既不能常保摩登，將來也不免有一秋扇之捐，推位讓國」的苦惱。

采菲錄

姚重屏編

考證

明謝在杭文海披沙論纏足云。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三代無論。予考漢雜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爲后。其足首尾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弓彎。

一的證也。唐滕王諸官妻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一隻履擊王敗而破額。則唐不弓彎。亦一証也。後唐劉后不及履跣而出。則五代猶然也。墨莊漫錄謂始於宵娘。庶幾近之。而世尤以爲樂府雙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繡鞋之語爲疑。不知古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子皆有裹脚。豈得爲纏足左券哉。至於女裝既異。則鸞靴繡履。亦取其異於男矣。何必其短小乎。樂天但言跣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筍。謝靈運言素足之婦。而不及短足之姝。卽東昏玉奴步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實佳。高士奇天祿志餘曰。史記臨淄女子彈弦跣躡。又曰揄修袖。躡利屣。利者以其首之尖銳而言也。疑古時舞人已有纏足者。唐人詩賦。如溫庭筠繁織女之束足。白居易小頭

鞋履窄衣裳之類。似此事已不始於五代。然其初決非盡人皆纏足也。至宋以後。習染日深。幾視爲普通之事。

余澹心婦人鞋襪辨云。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勾，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屨，命屨，散屨。可見男女之屨。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纖。以小爲貴也。考之纏足起於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綉帶纓絡。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着素襪。行舞蓮中。廻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開此風。故詞賦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姝麗。顏色之天姣。以至面妝首飾衣褶裙裾之華麗。鬢髮眉目唇齒腰肢手腕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言及足之纖小者。即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踐遠遊之文履。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屨。兩足白如霜。韓致堯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杜牧之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與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脛附豐妍。夫六寸八寸。素白豐妍。可見唐以前婦女之足。無屈上作新月狀者也。即東昏潘妃。作金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爲金蓮也。崔豹

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臺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尙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秦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真死之日。馬嵬媼得錦絢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襪一名膝襪。宋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襪中插匕首矣。則襪也。膝襪也。乃男女之通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底之襪。不必着鞋。皆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鞋則寸步不能行矣。張平子云。羅襪凌波躡足容與。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古今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至於高底之製。前古未聞。於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綾者。有繫花玲瓏。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奩詠玉臺者。

余澹心先生婦女鞋襪考甚精博。然竊疑之。即以所引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下句乃云纖纖玉笋裏輕雲。已極善形容。秘辛云。足長八寸。下云底平指歛。約嫌迫襪。收束微如禁中。亦覺摹寫酷肖。非影響之談。蓋漢尺最小。其長如今六寸耳。是八寸僅四寸也。秘辛又云。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蓋四尺三寸也。漢制考云。中婦人手長八寸。儀禮註云。中人之足長尺二寸。較量即可知矣。且他處言纏足甚多。姑引數條。白

樂天上陽宮人白髮詩云。小頭鞋履窄衣裳。誠齋雜志云。天寶間桃源女子吳寸趾。以足小得名。姚鸞尺牘云。馬嵬老嫗得太真錦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真珠飾口。薄檀爲首。長僅三寸。南部烟花記有陳宮臥履。臥時猶履。纏足可知。古樂府云。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輟耕錄云。晉永嘉元年，靸鞋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伏鳩頭狀其纖小也。南史羊侃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時人謂能掌上舞。此皆在睿娘之前。不止此也。又按史記貨殖傳云，今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袂。蹀利屣。謂之利亦尖銳之意。張衡西京賦云。振朱履於盤樽。史游急就章。靸靸印角。下注云。靸謂韋履。頭深而兌。底平而薄者也。今俗謂之跣子。按兌與銳同。韠薄革小履也。按此即張衡同聲歌。韠芬以狄香者也。印角當印其角。舉足乃行。疑即今之扳尖鞋。此三者皆謂婦之履也。修竹閣女訓云。木壽問於母曰。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聖人重女。使不輕舉。是以裹其足。范睢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此又在祕辛之前矣。其他言婦人鞋履者甚衆。尙在疑似。未暇多載也。費錫璜滋衡氏跋。

西征隨筆。年大將軍幕府汪景祺所撰。婦人纏足。考之秦詳。亟錄之。彙入采菲錄中。其文曰。一婦人纏足。不知起於何代。詠足詩見於古者。如兩足白如霜。如臨流濯

素足。又韓偓詩。六寸膚圓光緻緻。此不纏之說也。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步步生蓮花。樂府雙行纏。其詞云。新羅纏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石崇屑沈香爲塵。使姬人步之無跡。若尺許大脚。有何意致。纏足始自六朝。其說近是。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纏足。又云。檢修袖。躡利屣。則漢時已有之。然秘辛所載樊妲語。則王皇后尙不纏足也。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塚。得宮人玉屐。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製。陶南村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杜牧詩。剡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曳鳳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託繡鞋。韓偓詩。懷裏不知金釧落。暗中惟覺繡鞋香。亦屢見吟詠矣。至於弓足。言其形彎斷如弓也。秦晉燕趙間。女子二三歲即纏足。天然纖小。並不似弓形。其弓形者。嗤爲鵝頭脚。余見秦晉燕趙女子。足小者以尺度之。僅二寸七八而已。足底平。呼足爲弓。真是門外漢語。按此說甚是。北地燕支。舉止殊不足觀。更無所謂弓彎樣。南方小家女。年紀十三四。愛好天然。始自行纏裹。成年後。雙鈎正如新月。俗名鎌刀脚者是也。

汪景祺西征隨筆。又載婦人襪一則。其文曰。一婦人纏足。大率以帛纏之。如東昏侯以帛纏潘妃足是也。樂府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則似以羅纏足。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刻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崔浩禮儀。近古冬至日上履襪於舅姑。太真外傳。馬嵬嬸得楊妃錦襪。每遇過客。一玩百錢。不似近日所謂脚帶矣。抑脚帶之外。更加一小襪耶。西北女子。往往貼足尙有軟鞋襪。或即軟鞋也。一云云。按小足。皆用脚帶。外加布襪。臨臥時則易軟底睡鞋。貧苦婦女。僅以布條裹足。外著破履耳。崔國英欽差使英時。其眷屬洗裹脚條。當門而曬。外人疑爲中國國喪。爭來問訊。此亦脚帶之掌故也。近古婦女家居所著之履。繡花鞋幫。紙布糊襪之底。外以布包之。以線衲之。出外另有套鞋。以障塵土。三十年前。有匠專以寸木。車作鞋底出售者。厚薄隨人意旨。甚有刻梅花連環諸式。此底大如銀幣。婦女以布包之。用作鞋跟。行動時其聲得得。殆響屨之遺製也。小脚婦女。須臾不可離足帛。萬一脫却。跬步難行。且血脈憤張。苦逾纏裹。彼時男子尙有尺布斜裹。以便著靴。故半台之蓮。不用脚帶。至效法男子行徑。亦以尺布斜封。此黃魚脚所由來也。惟鄉村婦女。不用脚帶。因其並襪亦不著。盈尺蓮船。偶一曳之。實爲天足。純得自然。

錢塘袁枚（子才）纏足談曰。婦人纏足。墨莊漫錄以爲起於李後主窈娘。楊升庵丹鉛錄引古樂府之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杜牧之詩細尺裁量減四分。駁之。以爲唐時已有之矣。輟耕錄亦云。始於五代。余按漢隸釋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是證據之最古者。然沈約宋書禮志。男子履圓。女子履兌。是又非銳之說也。大抵古女子行不露足。慎夫人衣不曳地。不露足也。若纏足之事。轉在男子。毛詩亦芻金烏。卜子夏小傳曰。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云。如今行滕也。行而絨足。故曰行滕。邪而纏之。故曰邪幅。衎衎師聲子襪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古人必赤足登席。乃謂之有禮乎。蓋雖脫履解襪。而足上自有邪幅裹之故也。想婦人亦當如男子矣。大抵婦人之步。貴乎舒遲。毛詩。月出皎兮。佼人丁兮。舒窈糾兮。舒窈糾兮。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張平子南都賦。羅襪躡蹠而容與。焦仲卿詩。足下躡絲履。纖纖作細步。旣以緩行爲貴。則纏束使小。在古容或有之。故急就章。輒鞣印角褐襪巾。師古注。輒韋履也。頭深而銳。平底。俗名跣子。鞣薄革小履也。巾者。裹足巾。若今包足布也。按漢書地理志。趙女彈絃跣躡。師古注。躡與屣同。小履之無跟者也。跣謂輕躡之也。是數者皆漸漸有以小爲貴之義。然白香山詩曰。小頭鞋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粧。韓致堯詩

曰。六寸膚圓光緻緻。皆極言其小。而終不言其弓。可見潘妃之步金蓮花。亦非弓也。北史任城王楷刺并州。斷婦人以新靴換故靴。知男子婦人同一靴也。郭若虛圖書見聞記。唐太宗令宮人穿紅錦鞞靴。楊妃於馬嵬。人藏其錦襪。觀者人一錢。太白越女詞。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皆婦人穿靴襪之明證。其非弓也明矣。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爲穎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可見當時婦人舞才著弓鞋。平時不著也。惟北宋徐積咏蔡家婦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裹兩足。陸放翁老學庵筆記。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伊世珍嫿嬛記。言徐月英臥履以薄玉花爲飾。內加龍腦。謂之玉香。此則弓鞋之明證。盛行於宋時。若玉壺清話載唐明皇詠錦襪云。瓊鈎窄窄。手中弄明月。以爲弓鞋之證。恐是小說家之附會。

海澄邱緯葵著菽園贅談。有纏足考云。康熙元年有詔禁婦女纏足。違者罪其父母家長。是時某大員上疏。有奏爲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時聞者傳爲笑柄。後以訐告架誣紛紛而起。七年。副憲王熙奏免其禁。從之。嗣後關內旗人亦有尤而效者。純皇帝惡其變亂舊制。乾隆間屢降旨嚴責不許旗人女子裹足。而漢人自若也。考纏足之始。前史不知起於何時。而世率多引用金蓮新月故事。則以齊東昏侯嘗鑿金爲蓮花。令潘妃行其上。謂

之步步生蓮花。南唐李後主嘗令宮嬪宵娘。以帛繞脚。纖小屈上。作新月形也。然前此亦有述者。史記臨淄女子彈弦跕躩。又云。揄修袖。隘利屣。跕也利也。皆非天足可知。要之此風自寡而衆。自長而短。自庸而奇。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乎。襄陽耆舊傳。盜發楚王三塚。得宮人玉屣。將毋纏足之起與細腰互寵。其濫觴於列國之時乎。瑯環記。馬嵬老媪拾得楊妃襪一隻。長僅三寸。據此以較今製，差爲近之。其盛行於唐人之俗乎。至若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焦仲卿詩也。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晉清商曲也。此則步列國之後塵。而導唐人之先路也。特去古未遠。雖屬纏足。猶存椎魯之風。當與唐人有異。顧或謂唐人並不纏足。援李白可憐誰家女。臨流洗素足。韓偓六寸膚圓光。綴綴之句爲証。意者二公亦偶就所值而言。非唐人並不纏足。如唐人並不纏足。吳均詩羅窄裹春雲。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之謂何矣。

余旣作纏足考。又錄弓鞋詩。亦云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矣。而六寸膚圓。則渺然無述。得無笑我拙者之將議其後乎。請補述天然足。以資談助。蜀江古號佳麗地。文君薛濤。實產是邦。故多瓌姿殊色。獨至裙下雙鈎。恒不措意。居輒跣其足。無膝衣。無行纏。行廣市中。聞之初頗尙弓彎。自流賊之亂。慘遭荼毒。(張獻忠屠四川。荆婦

人纖足聚成山尖。以爲笑樂。故至今羣以爲戒。以余所見。粵俗亦然。除廣州三數大縣。纏足不纏足參半外。餘縣咸不貴纏足。間則曳履。兩足白如霜。不著鴉頭襪也。他若津門雛鶯。有僞爲旗粧者。滬上傭婦。有來自蘇州者。榕垣歌妓。其籍隸漁戶者。同一白足。各具丰神。較諸行纏矯揉。索然一無生氣者。不更徵天然之足貴乎。至若斗帳微酣。溫生素玉。正自可令人銷魂也。外此之國。均不纏足。光緞圓潤。自以東洋女子爲第一。秀削輕健。莫如歐洲諸國。降及南洋羣島。環如列星。其俗土人。雖皆白足。姿首黧黑。無足可觀。姑置不論。惟外國嘗以中國纏足爲非。思有以易之。集同志婦女百數十人。於滬上博論此事。美其名曰天然足會。此光緒乙未間事。其意藉以易俗行仁。有足稱者。尤吾國士大夫所謂自爲提倡者也。

光緒丙午。北洋官報局編印學報彙編。內載世界女學進化史。所論東方女俗之宜革。一爲幽閉。一爲纏足。當日視爲要務。今日已成陳跡矣。茲節錄有關於纏足者數則。資參考焉。

『泰西各國。皆以中土纏足爲奇聞。英人曾用白蠟製成女足。其大不逾三寸。惟妙惟肖。旁置履繡。罩以玻璃。列諸倫敦博物院中。供人觀玩。蓋西國無此風氣。見者咸

以爲奇也。

纏足之風。實起於唐代。晉以前絕無此風。考古之言女足者。如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踮躑。揄修袖。躡利屣。徐廣云。屣舞服。舞則見屣。舞屣赤花紋。底薄頭銳。綴以珠。太平御覽云。昔製履。男子方頭。婦人圓頭。雜事秘辛云。漢保林吳均。足長八寸。脛附豐妍。底平趾歛。他如張衡西京賦云。振朱履於盤樽。許昌賦云。振華足而卻蹈。又文選中所載舞賦舞詩。妾薄命詩。俱言趺足而不言纏足。至古樂府雙行纏。新羅纏行纏。足趺如春妍。或疑爲纏足之証。不知所謂雙行纏者。乃纏其兩股。非纏其兩足也。此皆漢晉以前。無纏足之證。

於是有謂起於齊者。謂南史載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蓮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也。然言其步於金蓮之上。非言其弓小而如金蓮。故謂起於齊者非也。

或又謂起於南唐。道山新聞言。南唐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令其以帛繞脚。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唐鎬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卽爲窈娘而作。但考南唐以前。已有纏足。故謂起於南唐者。亦非也。

然則果起於何代。曰。實起於唐。考唐吳均詩。羅窄裹春雲。杜牧詩。鈿尺裁量減

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其詩雖不明言裹足。而言外之意。有可以領悟者。如其於羅也。則曰窄。於雲也則曰裹。謂非裹足而何。即或窄裹二字。猶不足以爲証。至纖纖玉笋。則爲裹足無疑矣。若韓偓詠屣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或疑六寸。必非纏足。不知唐尺最短。較以今尺固猶小也。

可見裹足之風。唐時已有。不特是也。考伊世珍嫔記云。馬嵬老嫗得楊貴妃錦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一雀頭履。珍珠箝口。下以薄檀爲苴。長僅三寸。其言三寸者。必爲裹足可知。不然。天然之足。安能如此纖弱。況其書又引姚鵞尺牘。周達觀誠齋雜記。言唐女子足小事綦詳。然則纏足之風。固始於唐。及南唐而益盛。始而宮中爲之。繼至民間效之。創之者一二人。踵之者千百人。由是變本加厲。踵事增華。遂相沿至今而不改矣。

崇德三年七月奉旨。有效他國纏足者。重治其罪。時在滿洲。他國指明朝而言。順治二年。康熙三年。先後禁纏在案。嗣於康熙七年七月。經禮部題奏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內開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自康熙元年後所生之女。概禁纏足。其禁之法。該部議覆等因。旋因禮部議定。元年後所生之女。若

違法纏足。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年。家長不行稽查。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督撫以下。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過嚴。或混將元年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相應免其禁止可也等語。自此纏足弛禁矣。」

蠶鳴漫錄載。女子纏足不知始於何時。漢武帝時有老萊子之母履作銳形。所謂儻銳屣者。亦謂屣有尖也。古詩雙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謂我知可憐。人皆以爲不纏足之証。然余謂曰纏曰妍曰可憐。明明是纏。何云不纏。雜事秘辛係東漢時事。載女婆足長六寸。指斂趺圓。略如宮制。斂非自斂。必束之乃斂。彼時宮制亦必纏細。故言略如耳。大約古入纏足。取其細而不取其短。底平指斂。比之如玉筍。至南唐李後主。始令窅娘纏縛如新月。必令短小如鈎爲快耳。乃前此所無之事。蓋束指不始於南唐。而底折趺縮則肇於後主。得此一解。恍然其故矣。犀按所云老萊子之母。疑見武梁祠畫象。至弓彎三寸。必係宋代理學大興之際。明清又變本加厲耳。

聽雨叢談一書。成於清季同治時。爲長白福格（申之）所著。內有關婦女裹足之考証。其文曰。『婦人纏足。實爲惡虐。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如白霜。又溪上白

如霜。不着鴉頭襪。秘辛雜誌云。足長八寸。蹠跗豐妍。皆是也。古云利屣。乃舞屣。錦纏乃行纏裏脛。亦非纏足。杜牧之詩云。玉笋裏輕雲。當是今之男子裹脚帛布。輟耕錄引張邦基墨莊錄云。纏足之事。始於近代。白樂天詩云。小頭鞋履窄衣裳。人多疑之。余曾見明季朝靴。皆瘦長而銳。又見朝鮮人其足皆裹束甚瘦。靴底寬僅寸餘。前銳上翹。更可証古之女子履爲矣。至范雎裹足不入秦。及裹足不前。裹足不出。見於古人文詞者極多。安得謂之弓足。錢梅谿叢談亦辯此甚晰。大意謂裹足則兩儀不完。實有關於氣運。紛紛聚訟。自元至今。究未悉自何作俑。宵娘乃舞女。不足爲據也。今舉中夏之大。莫不趨之若狂。惟八旗女子例不裹足。今京師民女內城不裹足者十居其五。四鄉不裹足者十居其二。東西粵不纏足者十居其四。吳皖雲貴十居其二。此外各省。女子無不纏足如弓。而陝甘兩省爲甚。至以足之纖鉅。重於德之美涼。否則不獨母不以爲女。夫不以爲妻。甚至親串里黨傳爲笑譚。自省亦覺形穢。爲可怪也。黠縣余正燮著癸巳彙稿一書辯之甚精。洋洋五千言。今節錄梗概於左云。劉胸等作志首言婦人貴賤履爲及靴。略本開元禮序例。下及唐六典內官尙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襪爲加金飾。開元初或著文夫靴。又言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重。開元來線鞵輕妙便事。惟侍兒乃着履。通典禮八十

二云。外命婦朝會至西階脫烏升。又云量脫履席於東西階下。命婦應升者階下就席脫烏升。南唐裹足。亦僅聞窅娘。道山新聞言之甚詳。明人忽有異說。謂古人亦有弓足其說有二。一者言孝堂山漢畫女人足前銳。今審石刻男子足亦前銳也。前銳乃側畫體。且畫惟方履則見稜。婦人至晉方履。漢畫宜前銳也。又古鏡鑄舞女像足亦前銳。舞用利屣。屣前銳。非足銳也。謝靈運詩云。可憐誰家婦。臨流濯素足。晉書言成帝時。有晉寧人謁上車門。言王和之女足下有七星。星毛長三寸。當爲天子后云云。均可爲不纏足之證矣。南史云齊東昏侯鑿金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也。此寵異神明之詞。如以金蓮花盆濯足之意。而僞增云使以帛纏足令行蓮花上。古樂府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綴綴。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底平指斂。吳志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云。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若時有裹足。何暇以穿耳爲喻。弓足之事。宋已後則實有可徵。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顰蹙曰。金人驅迫。跣行萬里。豈復故態。上爲惻然。老學庵筆記云。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曰錯到底。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蘇東坡減字木蘭花贈君猷家姬云。兩足如霜挽紵衣。又云。

蓮步輕飛。夢溪筆談云。王綸家紫姑神謂其女履下有穢土。雲不能載。乃襪而登雲。然則北宋尙有不裹足者也。道山新聞云。宵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是其纖小彎屈向上。非今之弓足向下矣。又揮塵餘話云。建炎時樞密計議官向宗厚纏足極彎長於鈎距。王僧戲之。謂脚似楊妃。言朝靴過彎上。似其時婦人脚也。宋史五行志。理宗朝宮妃束足纖直。名快上馬。豈束足之令始自理宗歟。然既纖直則不弓矣。輟耕錄云。元豐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爲恥。此南宋時事。而嶺外代答云。安南國婦人足加靴襪。與吾人無異。所謂吾人。今廣西也。是南宋時嶺外仍不弓足。輟耕錄又云。程淵舉宋末被擄。配一官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是其時官家亦有不弓足者。至金元之制。楓窗小牘云。汴中自宣和以後。閨閣花靴弓履。窮極金翠。今北蕃閨飾復爾。瘦金蓮方遍體香瑩面丸皆自北傳南者。是金季循舊俗。而元時南人亦有不弓足者也。洪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後人居池陽。其族婦人皆不纏足。蓋言其族女子不隨流俗也。周朝婦人禮履圓頭高底。底向上。晉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搜神記。開元占經並云。初作婦人履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玉臺新詠。梁皇太子戲贈麗人詩云。輕裾宜細襜。畫屨重高牆。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云。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王訓和

簡文帝率爾成詠詩云。簡欵新帳翠。試履逆填墻。鮑泉詩云。履高含響佩。襪輕半隱絳。數詩皆侈言履屨底高。應非弓足之製矣。明姚士麟撰見只編云。(在海鹽志林中)米芾有唐文德皇后遺履圖跋曰。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系。首綴二珠。蓋古歧頭履也。是高底底向上之證。向上則底下窄。漢人謂之晚下。釋名云。晚下如鳥。其下晚。晚而危。婦人短者著之可以拜也。拜謂俯也。其非高底者曰遠游履。魏曹植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是也。其非高底圓頭則前銳後無跟。名曰屨。史記貨殖傳云。鼓鳴瑟跼屨。漢書地理志云。彈弦跼躡。左思魏都賦云。邯鄲躡步。躡皆屨也。漢書師古注云。屨謂小履之無跟者。唐武德間婦人多曳屨亦跼也。唐明皇楊妃襪銘云。細細圓圓。窄窄弓弓。脫履露纖妍。跼屨脫故露襪。婦人足較男子小。故曰纖細圓。聞見近錄云。宋神宗開穎邸。時近侍以弓樣靴進。韓維曰。王安用武靴。隋書禮儀志。長鞞靴田獵遊豫則服之。是男子武靴。亦弓而銳也。其弓向上者謂之鼻。漢釋名曰印角。其靴缺前擁者。釋名曰鞞鞞。皆男女有之。北夢瑣言云。王迪被車轆靴鼻逾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是靴鼻尖銳而空前也。宋書五行志云。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又云。孝武之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圓頭履。世人莫不效之。是男

女之履式互易。女子惟大足故履頭可以改方。北齊書王潛傳云。有婦人臨汾水洗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向州言之。足同故靴可換。古婦人衣長不見足。漢承古制。婦人袍旁有曲裾。元后傳絳緣諸子。師古注云。諸子大掖衣。即絺衣類。此寬衣大襪。唐謂之燕尾。明日插擺。燕服則窄矣。庾信詩云。小衫纒裹臂。纏弦恰抱腰。古男子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衣窄袖長裳連衣言從一也。明史輿服志云。婢使長襖長裙。小婢使長袖短衣長裙。短衣長裙爲賤人之服。古婦人衣曳地。其不曳地則史表著之。若漢文帝中人王莽妻美惡皆爲口實。衣曳地則覆履。惟見底故底高。順從人故頭圓。其弓足小而銳者求之於古。亦有所出。出於古之舞服。徐廣云。利屣。舞屣也。窈娘裹足者。亦舞人也。南唐書言小周后刻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是南唐貴人不弓足。弓足出舞利屣明也。南唐弓足束指。就履鼻利處而纖向上。履弓而足不弓也。宋理宗時束使纖直。其後乃向下。此大略也。然明史輿服志云。皇后青襪烏飾以描金雲龍皂純。每烏首加珠五顆。皇妃皇嬪及內命婦青襪烏。皇太子妃命婦九品同。宮人則弓樣鞋。上刺小金花。是貴人不以裹足入制。而宮人弓鞋爲利屣。蓋撮尖靴鞋耳。沈德符野獲編云。向聞禁掖中被選之女。大內皆解去足絃。別作弓樣。後遇掃雪人從內拾得宮婢敝履。始

信其說不誣。黃道周三事記略云。宏光選婚。懿旨以國母須不束足。則明時制度。過南宋遠矣。

謹按前說古婦人服飾之制。與本朝悉合。八旗婦人履底厚三四寸。而圓其前。外衣通長掩足。輕裾大擺。亦與古裝無異。崇德三年七月。詔禁有效他國裹足。重治其罪之制。嗣又定順治二年以後所生女子禁裹足。康熙六年王文簡士正任禮部員外郎時。條陳時事六件。上之所司。其中有弛禁裹足。請復八比兩事。轉奏准行。以王文簡之通達。尙不悟北宋已前未有八比取士之制。時中外人材比今孰盛。更未考勝國宮眷有解釋足紮之制。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何怪閨闈女子之不可以言語爭也。嗚呼以取士之制。與女子裹足並陳於策。謬亦甚矣。

又按古女子冒裝爲男者。自花木蘭而外。南史崔慧景傳。東陽女子婁逞變服爲丈夫。徧游公卿間。仕至議曹從事。北史楊大眼妻潘氏戎服從獵。大眼指謂諸將曰。此潘將軍也。太平廣記載。張翥爲郭汾陽所任使。翥沒其妻冒爲營弟。仕至御史大夫。五代西蜀女子黃崇嘏亦詐爲男子入仕。凡此冒充男子者甚多。亦可證古之官族女郎皆不裹足矣。

陳石遺先生德配道安夫人。著有蕭閑堂日記。其論纏足所自始。言人入殊。余以爲此事。有關於夷夏之防。必盛行於南宋而遍於元代。李易安詞千迴萬轉。備極儀態。無一語及足。趙德甫守建康。易安因天雪着簑衣步行城上覓句。自是不纏足人舉止。柳耆卿晝夜樂一詞。遍述秀英一身之美而不及足。至劉改之沁園春全園皆纏足。說略理宗朝宮妃裹足纖直。名快上馬。南渡後妓女窄襪弓鞋如良人。故當時已有蘇州頭揚州足之諺。可見良人已裹足矣。元人詞曲則無論描寫何代人物。無不及足者。想女真蒙古初入中國。士大夫多不願與聯婚姻。羣趨纏足爲鴻溝之劃。以別於羅帕垂灣。蠻靴踏踣之樣。當時風氣初開。人心僉同。故詩詞家以爲最新之一事。不然。何北宋則如彼。南宋則如此耶。

骨董瑣記纏脚一條曰。輟耕錄云。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如熙甯元豐以前。人猶爲之者少。近年則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又云。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鞞鞋。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據此則纏足之風。實盛於元。蓋所以示別於胡人也。浙西偏遠。此風稍遜。亦猶有清一代。粵桂尙多赤足者。唯士大夫家。不事農作。乃摹擬中原耳。

天足考畧序

雲鈞落鳳。席上杯飛。香屑眠龍。掌中鞵拓。瘦將魂斷。齊宮則步步生蓮。弱倩人扶。唐殿則纖纖如月。紅妝黑獄。作俑何年。碧血朱顏。濫觴此日。則有海東畸逸。城北風流。頭責文工。膚受痛切。瑯車問俗。理篋衍以晨吟。玉尺量才。擘蠻牋而暇寫。傳諸蒼玉。日以詞豪。傳在縹緗。資爲談助。遂使墮懷一握。嫵嫵或大踏步而來。從教纏足雙行。落落皆不旋踵而去。天足考畧者。乃吾友杭縣徐子仲可之近著也。嗟乎。雕題擊齒。彼獨何人。高髻細腰。我聞如是。馮小憐之畫閣。抱月飄烟。袁大捨之妝樓。啼珠泣玉。猜歟藥石。宛矣瓊瑤。返璞還真。意猶是也。調鉛殺粉。義或取諸。華嚴四照。首層文字之祥。迷迭三薰。足起幽憂之疾。屬當寫定。謹諉弁言。君如宋玉。詠雄風以自豪。僕慚王筠。賦雌霓而作序。無錫王繡章。

天足考畧（詳天蘇閣叢刊）

杭縣徐 珂仲可

我國婦女以纏足聞於世。爲歐美人詬病久矣。清光緒戊戌。上海士大夫有天足會及

不纏足會之設。著書宣講。勸告遐邇。將使全國婦女。未纏者全其真。已纏者弛其縛。助生理之發育。洒國民之恥辱。意甚盛也。天足者。天然之足也。天足二字。至是始成名詞。抑知吾國古昔自有天足。晚近以來。亦復所在皆有。徒以人民久習專制。富貴貧賤階級之見。深入人心。原野編氓。非士大夫所習。不及見。或見之而漠不加察耳。且又自居文明。於天足衆多之地。輒視爲野蠻。轉斥其猶未進化。懷此見者。幾十人而九也。是丹非素。寢成風會。吾聞而憤之。憤富貴貧賤之不平等。至於斯極。庸庸心目中。猶復視貧賤者之尙爲人類耶。其與印度之分人民爲四級。實無以異也。於是博稽載籍。證以見聞。凡古今之天足可考者。悉著於篇。明達君子。或不河漢斯言乎。

古昔婦女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烏黑烏赤纁黃纁青勾素履。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屨命屨散屨。是男女之履。固同式也。

漢宮春色漢孝惠張皇后外傳云。一日。帝至后宫。兩宮人爲后洗足。帝坐而觀之。笑曰。阿嬌年少而足長。幾與朕足相等矣。又謂宮人曰。皇后跽跼圓白而嬌潤。汝輩誰能及焉。曰足長。曰跽跼圓白。天足之證也。

漢宮春色漢魯元公主外傳云。母呂后。高帝爲亭長時。家貧。盛夏治田。母女皆跽

足蓬首。汗流浹而。不知其瘁。足而跣。亦天足之証也。

唐內典。內官尙服註。謂皇后太子妃青襪烏。加金飾。開元時。或著丈夫衣靴。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所繪與男子無異。武則天畫像之芳趺。亦類長孫。唐滕王嘗淫府中諸官妻。崔簡妻鄭氏取隻履擊王。敗面破額。唐段成式光風亭夜宴。妓有醉毆者。成式賦詩紀事。有擲履仙身起。捲衣胡蝶飄之句。婦女之履可擊可擲。其非纏足者可知。是唐代婦女。無論貴賤。固非必纏足也。

太平御覽云。昔製履。男子方頭。婦人圓頭。湛淵靜語云。宋程伊川家婦女。俱不裹足。不貫耳。後唐劉后不及履跣而出。是可知宋與五代貴族婦女之不盡纏足也。

前康熙元年。詔禁婦女纏足。違者罪其父母家長。時某大員上疏。有奏爲臣妻先放大脚事一語。後以計告架誣。紛紛而起。七年副都御史王熙奏請免禁。從之。此則深可致惜者也。

乾隆間。關內旗人有仿漢族之纏足者。高宗惡其變亂舊制。一再降旨嚴禁。同化之效至此。奇矣。

至見於古之詩賦者。若古樂府有雙行纏曲。或疑爲纏足之証。非也。曲云 朱絲繫

腕繩。真如白雪凝。又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晉陶潛閑情賦云。願在絲而爲履。同素足以周旋。宋謝靈運詩云。可憐誰家婦。綠流洗素足。唐李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又云。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詠足而言其白。言其妍。言其素。其不纏可知。雙行纏者。乃纏其兩股。非纏足也。是唐以前之俗尙。固猶貴天足也。

清龔自珍好言天足。生平屢見歌詠。有句云。姬姜古妝不如市。趙女輕盈躡銳屐。侯王宗廟求元妃。徽音豈在纖屐趾。又云。娶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脚其仙乎。又云大脚驚文豹。明妝豹尾車。於舉世披靡之日。而言及此。其識見誠高人一等哉。

現代天足。爲清光緒戊戌以前所已有者。（從略）

京兆之大興宛平土著。除滿洲蒙古漢軍向爲天足（其散居各省者亦均天足。惟廣東省城之漢軍纏足）外。貧賤婦女。京諺所謂小住家者。亦皆不纏。密雲有滿蒙二族皆天足。

直隸盧龍。豐潤。易。承德。宣化。五縣之滿蒙二族爲天足。

奉吉黑三省天足甚多。間有纏者。則直魯蘇浙之僑民也。

山東德。益都。河南開封。山西太原。江蘇江寧。江浦。六合。丹徒。福建閩侯。

浙江杭州。湖北江陵。陝西西安。甘肅寧夏。武成。莊浪。（回族皆天足）四川成都。廣東番禺。有滿蒙二族皆天足。（以上各縣皆旗軍駐防地）

甘肅回族皆天足。其徙居他省者。亦效漢族之纏足。新疆天足頗多。不僅回族。廣東廣西各縣多天足。不僅蛋女孺女也。柳城來賓等縣。時有爲旅客舁輿之婦女。俗呼曰八卦橋。

貴州苗女外。亦間有天足。清貝青喬詩注云。苗女不履不襪。跣足而行。

蒙古西藏青海。爲蒙藏回三族聚居之地。故皆天足。

江蘇大江南北。皆有天足。惜未普及。

吳下風俗。鄉婦十九不纏足。田中諸事。婦女往往代夫之勞。非田忙時。則倩妝賣俏。雖面黑足污。自有一種搔頭弄姿態度。詳見天籟按語。

清季麒光詩云。臨淮道中逢田婦。赤脚蓬頭立高土。……江都西北鄉皆天足名黃魚。

清高望曾詩云。江北女兒賤如麻。未婚先已歸郎家。東鄰新婦纔三日。便脫紅裙踏水車。短袴高裙雙足跣。生平未識綺羅溫。……

安徽 皖北多天足。如合肥。廬江。巢。無爲。天長等縣。

江西 龍南定南虔南三縣。有與械鬥之役者。巾幗尙武。誠特色哉。吉安。贛。雩都

。信豐。富貴家婦女亦力田。崇義富室嫁女。奩具甚豐。而媒氏必先詢有遣嫁草履若干。故贛省多天足。

福建 各縣多天足。有首戴金翠。而跣足行市者。閩南更有巫女。劉鑿五石瓠云。閩婦女多不襪。

浙江 浙東無天足。浙西時有所見。丐戶即俗所謂之墮民皆天足。

湖北 襄陽農家皆天足。多從其夫耕田。

湖南 天足頗多。不僅與粵接壤之各縣也。沅陵。辰谿。溆浦。芷江。黔陽。麻陽。各縣。在科舉時代生員出應鄉試。其婦輒擔行李以從。

四川 僅冕寧。印旛。大邑。西充。南部五縣有之。然觀清人筆記所載。則蜀中固天足夥多之地也。

劉鑿五石瓠云。四川婦人多殊色。穠妝而跣其脛。無膝衣。無行纏。無跣。如霜素足。曾見於大市中。不以爲異。邱煒萋菽園叢談云。蜀江古號佳麗地。故多瓌姿

殊色。獨至裙下雙鉤。恒不措意。居恒輒跣其足。無膝衣。無行纏。行廣市中。聞之初頗尙弓彎。自流賊之亂。慘遭荼毒。故至今羣以爲戒。（註張獻忠屠四川。刑婦人織足聚成山尖以爲笑樂。破襄陽時亦盡斫城中婦女之織趾也。）以上不標縣名之省。以各縣皆有天足也。

屣按以上所錄照天足考略原文加以刪簡。

天足考略爲天蘇閣叢刊中之一種。商務印書館出版。

天足考略附錄（摘要）

纏足之始。世人率引金蓮新月故事爲證。則以齊東昏侯之潘妃。南唐李後主之宮嬪窈娘。由是人多效之。又有謂始於唐太宗時者。則見於宋車若水脚氣集。又謂始於五代者。則見於陶宗儀輟耕錄張邦基墨莊漫錄也。實則周秦始有一二。自漢晉以至唐宋。日漸增益。至元明而大盛。乃遂相沿成俗。以天足爲貧賤人之專有物矣。

抑又聞之。唐有官妓。教坊樂部。粉黛成列。凡遇宴會。輒令歌舞自效。繼以舞時足巨非美觀也。乃繞帛使織。便於迴旋行進。則窈糾容與而益增儀態矣。於是士大夫悅之。良家婦女乃以爲取媚男子之道在是。而富貴之家爲尤甚。則以逸居無事。務爲修飾

。但求得充男子之玩物已也。久之羣相仿效。寢成風尚。以至於今。（今上海婦女服裝無不取法於徬徬亦其例也）蓋纏足之事。起源於唐。滋蔓於宋。而大盛於元明。若由唐以上溯前代。僅有一二。爲特殊之妝飾。不能以少數而概全體也。

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纏繻。又云。今趙女鄭姬。揄修袖。躡利屐。曰繻曰利。可知其非天足矣。

史游急就章云。鞞鞞印角。註。鞞謂革履。頭深而兌。底平而薄者。今俗謂之跣子。兌與銳同。鞞薄革履也。印角。當印其角。舉足乃行。革履有角。其足之小可知。

漢書地理志。趙女彈絃踮躑。師古註。躑與屣同。小履之無跟者也。踮謂輕躡之也。是漸有以足小爲貴之義也。

漢隸釋云。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則纏足濫觴於周之證也。漢雜事秘辛（明楊升庵僞撰）。

陶宗儀輟耕錄云。晉永嘉元年。鞞鞋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伏鳩頭狀其纖也。足纖故履纖也。

南史云。羊侃有彈箏人陸大喜。着鹿角爪。長七寸。時人謂能掌中舞。舞於掌中。

足之小可知矣。

南部烟花記云。有陳宮臥履。伊世珍嫔嬪記云。徐玉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鞋。臥時猶履。纏足可知。

誠齋雜志云。天寶間。桃源女子吳寸趾。以足小得名。此則明言纏足矣。

姚鵞尺牘云。馬嵬老嫗得太真錦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真珠飾口。薄檀爲直。長僅三寸。足若不纏。能縮至三寸耶。

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爲穎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足不纏。鞋何能作弓樣耶。

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若非纏足。鞋底焉能尖耶。

沈德符敝帚齋餘談云。元楊鐵崖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明隆慶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座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妓鞋行酒。自宋以迄元明皆有之。纏足之風久矣。

至見於古之歌詠者。漢焦仲卿詩云。足下躡絲履。織織作細步。唐玄宗咏錦襪詩云。瓊鈎窄窄。手中弄明月。白居易詩云。小頭鞋履窄衣裳。杜牧詩云。細尺裁量減四分。織織玉筍裏輕雲。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亦小。六寸略如今之四寸耳。夏侯審詠被中繡鞋詩云。雲裏蟾鈎落鳳窩。宋徐積詩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裹兩足。讀此可知自漢以至唐宋已有纏足者。浸久浸多。特未如元明以來之盛耳。

附徐仲可天蘇閣娛晚圖序

吳縣湯寶榮伯遲一字頤瑱

二十餘年前。余里居負重病。就美醫柏樂文治之。內子史澹偕。以早晚乞藥故。恒謁其夫人。通饋問焉。一日澹偕挈婢往。婢意蘭。蘇鄉人也。年十四。蓬首赤足。柏夫人顧謂澹偕曰。纏足束腰。鈎之惡俗。如意蘭兩足天然。不受矯揉造作之苦。誠可兒也。彼固吳產乎。吾游吳久。凡吳治遠近數百里。自女傭外。田家婦無論矣。若漁若樵若賣菜賣花。乃至肩挑背負。婦女皆優爲之。輒雜男子力作。爲勞動之事。間有男子坐食。女子反習勞不以爲怨。雖性質柔順。亦豈不以天然手足之便利哉。澹偕深然其言。歸以語余。余亦心識之。未幾意蘭嫁。余家遷滬。未幾意蘭亦遷滬。膚圓光緻。不復纏

之青唇吹火狀矣。未幾意蘭死。意蘭死而天足之說興。公私提倡。寢成風會。惜已前死。使得須臾毋死。則吾家亦有一藝婢開風會之先。足以諷示戚友。今溝借齒且五十。猶毅然解其錮蔽而舒其趾焉。回思柏夫人手足便利之言。昔以爲然者。至是始有味乎其所以然。嘗笑謂余曰。君若有田可耕。吾饁於畝。有山可樵。吾爲子束薪。降而一池一蕩。吾即采菱藕捕魚蝦。趁墟而出。換酒而歸。樂此餘年。相忘於世。奈何終此七尺身。抱三寸管。佶佶倪倪。悠悠忽忽。君自茶其手。吾亦負吾此便利之足矣。斯雖笑談。然可見手足便利。實爲愉快之境。時論習謂吾國婦女尙有職業。惟特具依賴天性。不知東南各省。其婦女所能。既如柏夫人之言。秦隴諸地。且有織其足而能擔水負重。或策騎山行。壯健如少年。亦爲常也。但狃於人類階級。視爲閨房褻玩。軒此輕彼。習非成是。乃至因弱而驕。因驕而惰。積數千年驕惰之毒。中於女子。又積數千年受此驕惰女子之毒。誤於男子。於是乎率通國男女結合嬾衍而成爲且弱且驕且惰之國。則甚矣吾國女子之纏足。爲洪水以後之一大禍水也。嚮與人縱論及此。比例相求。未嘗不太息痛恨我國之男子。其隱翳沮閱於所謂科舉門閥。視彼女子雖嬌施其貌。必窅娘其足。以沉淪汨沒於禍水中。蓋其數均也。前三年獲交杭縣徐仲可先生。先生行詣風趣。在小雅篤悌。

靈均聲逸之間。偶復縱談及之。輒出一小冊子。曰天蘇閑娛晚圖。余則專注意於吾蘇之天足婦女。且鄭重詔余曰。世人知蘇女之美。然僅知城市之弓足。而不知鄉婦天足之尤美。此與專制國之官人。但論門地。而不知識拔真才。致使終身淪棄者無異也。抑西人有言。女子之美者。在歐洲爲西班牙。在亞洲厥惟蘇州。以蘇女與西班牙女並論。則重在天足可知。蘇女天足之美。既爲世界所公認。且自昔有之。非近今新學家所提倡也。先生之言此。可謂能賞識于牝牡驪黃之外矣。推此意也。使先生在前清時。得藉手有爲。必能識拔人才無疑。而惜乎僅作是圖。以屬意而自娛也。先生又謂他日者。將築屋山塘。讀書觀稼。即於其中。研朱滴露。爲中國天足婦女職業談。以與此圖相發明。予懷信芳。載筆俟之。而先述往事。以叙今情。人或笑先生之迂。並予文之猥瑣也。則予固胡瑣而不顧也。

湖上李漁（笠翁）偶錄之一

至選足一事。如但求窄小。即可一目了然。倘欲由粗而及精。盡美而思善。使脚小而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則又比手更難。皆不可求而可遇者也。其累維何。因脚小而難行動。必扶牆靠壁。此累之在已者也。因脚小而致穢。令人掩鼻攢眉。此累之在人者也。其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昔有人謂予曰。宜與周相國以千金購一麗人。名爲抱小姐。因其脚之小至寸步難移。每行必須人抱。是以得名。予曰。果若是則一泥塑美人而已矣。數錢可買。奚事千金。造物生人以足。欲其行也。昔形容女子娉婷者。非曰步步生金蓮。即曰行行如玉立。皆謂其脚小而能行。又復行而入畫。是以可珍可寶。如其小而不能行。則與別足者何異。此小脚之累之不可有也。予偏遊四方。見足之最小而無累。與最小而得用者。莫過於秦之蘭州。晉之大同。蘭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猶不及焉。

。又能履步如飛。男子有時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襪。而撫摩之。猶覺剛柔相半。即有柔若無骨者。然偶見則易。頻遇爲難。至大同名妓則強半者若是也。與之同榻者。撫乃金蓮。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於此者。向在都門以此語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間擁二妓。一晉一燕。皆無殊色。而足則甚小。予請不信者即而驗之。果覺管勝於燕。大有剛柔之別。座上無不翻然而謂不信者以金谷酒數。此言小脚之用之不可無也。噫。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就地取材。但不失立言之大意而已矣。

驗足之法無他。只任其多行幾步。觀其難行易動。察其勉強自然。則思過半矣。直則易動。曲即難行。正則自然。歪則勉強。直而正者。非止美觀。便走亦少穢氣。大約穢氣之生。皆勉強造作之所致也。

男子所著之履。俗呼爲鞋。女子亦以鞋名之。男子飾足之衣。俗名爲襪。女子獨異其名而曰褶。其實褶即襪也。古云凌波小襪。其名最雅。不識後人何故易之爲褶。襪色尙白。尙淺紅。今復尙青。可謂制之盡美矣。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愈瘦。可謂制之盡美而盡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之藏拙。埋沒作者一段初心。是止供醜婦效顰。非謂仁人助力。近有矯其弊者。窄小金蓮。皆爲平底。使與僞造者有別。殊不知此

制一設。則人人向高底乞靈。高底之爲物也。遂成百世不祧之祀。有之則大者亦小。無之則小者亦大。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與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則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指尖向下。而禿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禿故也。吾謂高底不宜盡去。祇在減損其料而已。足之大者利於厚而不利於薄。薄則尖現矣。利於大而不利於小。小則痛而不能行矣。我以極薄極小者形之。則似鶴立鷄羣。求異而自異。世豈有高底如錢。不扭捏而能行之大脚乎。

古人取義命名。纖毫不爽。如前所云。以蟠龍名髻。烏雲名髮之類是也。獨於婦人之足。取義命名。皆與事實相反。何也。足者形之最小者也。蓮者花之最大者也。而名婦人之足者。必曰金蓮。名最小之足者。則曰三寸金蓮。使婦之足。果如蓮瓣之爲形。則其闊而大也。尙可言乎。極小極窄之蓮瓣豈止三寸而已乎。此金蓮之義之不可解也。從來名婦人之鞋者。必曰鳳頭。世人顧名思義。遂以金銀製鳳。綴於鞋尖以實之。試思鳳之爲物。止能小於大鵬。方之衆鳥。不幾洋洋乎大觀也哉。以之名鞋。雖曰贊美之詞。實類諛譁之氣味。如曰鳳頭二字。但肖其形。鳳之頭銳而身大。是以得名。然則衆鳥之頭。儘有銳於鳳者。何故不以命名。獨有取於鳳。且鳳較他鳥其首獨昂。婦人趾尖妙

在低而能伏。使如鳳凰之昂首。其形尙可觀乎。此鳳頭之義之不可解者也。若是則古人之命名取義。果何所見而云然。豈終不可解乎。曰有說焉。婦人裹足之制。非由前古。蓋後來添設之事也。其命名之初。婦人之足亦如男子之足。使其果如蓮瓣之稍尖。鳳頭之稍銳。亦可謂古之小脚無其制。而能約小其形。較之今人。殆有過焉者矣。吾謂鳳頭金蓮等字。相傳已久。其名遂未可遽易。然止可呼其名。萬勿肖其實。如肖其實。則極不美觀。而爲前人所誤矣。不寧惟是。鳳爲羽蟲之長。龍與比肩。乃帝王飾衣飾器之物也。以之飾足。無乃大褻名器乎。嘗見婦人繡襪。每作龍鳳之形。皆昧理僭分之大者。不可不爲拈破。近日女子鞋頭。不綴鳳而綴珠。可稱善變。珠出水底。宜於凌波襪下。且似粟之珠。價亦不昂。綴一粒於鞋尖。滿足俱呈寶色。使登舞台之氍毹。則爲走盤之珠。使作陽台之雲雨。則爲掌上之珠。然作始者見不及此。亦猶衣色之銀紅桃紅漸變而爲青色。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暗合道妙者已耳。

襪色與鞋色相反。襪宜極淺。鞋宜極深。欲其相形而始露也。今人女子襪皆尙白。鞋亦深紅深青。可謂盡制。然家家若是。亦忌雷同。予欲更番置色。深其襪而淺其鞋。則脚之小者更露。蓋鞋之爲色。不當與地色相同。地色者。泥土磚石之色是也。泥土磚

石。其爲色也多深者。立於其上。則界限分明。不爲地色所掩。如地青而鞋亦青。地綠而鞋亦綠。則無所見其短長矣。脚之大者。則應反此。宜視地色以爲色。則藏拙之法。不獨使高底居功矣。鄙見若此。請以質之金屋主人。轉詢阿嬌。定其是否。

錢梅溪履園叢話

清錢梅溪履園叢話。有裹足六則云。婦女裹足之說。不載於經史。經史所載者。惟曰窈窕。曰美而黠。或言頰。言齒。言眉目。從未有言及足者。案太平御覽云。昔製履男子方頭。婦人圓頭。見宋書五行志。唐六典內官尙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襪爲加金飾。開元時或着丈夫衣靴。則唐時尙未裹足也。雜事祕辛載。漢保林吳姁。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趾斂。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鈿尺長八寸。減四分爲七寸六分。韓偓詩。六寸膚圓光緻緻。李白詩。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杜甫詩。羅襪紅染艷。乃青履紅襪。非金蓮之謂也。即大唐新語並國史補。亦祇云馬嵬店媼。收得楊妃錦鞦一隻。並不言足之大小也。又唐詩紀事。段成式光風亭夜宴。妓有醉毆者。詩云。擲履仙身起。捲衣胡蝶飄。闕殿時其履可以擲人者。其不小可知。然則裹足之事。始於何時。道山

新聞云。李後主宵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作新月狀。唐鎬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宵娘而作也。或言起於東昏侯使潘妃以帛裹足。金蓮貼地。謂之步步生蓮花。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後主。是爲裹足之始。至宋時有裹有不裹。洪淵靜語云。程伊川先生家婦女。俱不裹足不貫耳。陶九成輟耕錄。謂扎脚始於五代以來。方爲之。熙寧元豐之間。爲之者尙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未遠。必有所見。非臆說也。大約此風至金元時始盛。自此相沿而成俗矣。其足小而銳者。考之於古。亦有所出。出於古之舞服。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裹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集解徐廣注云。利屣舞屣也。舞則見屣。舞屣赤色。花紋薄底頭利銳綴以珠。似即今女人之鞋式也。他如張衡西京賦。振朱屣於盤樽。許昌賦。振華足而舞蹈。又文選舞賦。庾信舞賦。顧野王舞賦。以及曹植妾薄命詩。簡文帝昭明太子舞詩。俱有言及足者。蓋古者女衣長而拽地不見足。惟舞見足。故言履言屣也。因知宵娘裹足乃舞服也。

說文尸部。屣。履中薦也。吳中古蹟記。有西施響屣廊。似即今女人鞋中之高屣。放行步有聲。足之稍大者。欲令使小。則用高屣。言高薦也。今人謂之高底者非也。要之亦舞服也。古樂府有雙行纏曲。或疑爲裹足之証。曲云。朱絲繫腕繩。真如白雪凝。

非但我言好。衆情共所稱。又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謝靈運詩。可憐誰家婦。綠流洗素足。陶淵明閑情賦。願在絲而爲履。同素足以周旋。又唐人詩。兩足白如霜。夫賦足而言其白。言其素。言其妍。其不纏也可知矣。所謂雙行纏者。乃纏其兩股。非纏其足也。總之婦女之足。勿論大小。有高屨無高屨。貴乎起步小。徐徐而行。即焦仲卿詩。所謂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也。若行步蹣跚。醜態畢露。雖小亦奚以爲。

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爲第一義。容貌端莊爲第二義。至足之大小。本無足重輕。然元明以來。士大夫家。以至編民小戶。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爲容貌之一助也。其足之小者。莫如燕趙齊魯秦晉之間。推其能小之道。蓋亦有法焉。凡女子兩三歲便能行走。四五歲之間。即將兩足以布條闌住。不使長不使大。至六七歲已成片段。不纏而自小矣。而兩廣兩湖雲貴諸省。雖大家亦有不纏者。今以江浙兩省而言。足之大莫如蘇松杭嘉四府。爲其母者。先憐其女纏足之苦。必至七八歲方裹。是時兩足已長。豈不知之。而不推其故。往往緊纏使小。女則痛楚號哭。因而鞭撻之。至鄰里之所不忍聞者。此蘇杭人習焉不察之故也。然則蘇杭皆大足耶。曰否。得其法則小。不得其

法則大。

天下事貴自然。不貴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難。惟裹足則反是。並無益於民生。實有關於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經史。無有一言美之者。而舉世之人皆沿習成風。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婦女者。真所謂戕賊人以爲仁義。亦惑之甚矣。國朝八旗婦女皆不裹足。古道猶存。其風足尙。莊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摘。不穿耳。耳尙不穿。豈可裹足耶。蓋請地方大吏。出示禁約。凡屬貴臣望族。以及詩禮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優隸卒。及目不識丁之小戶。聽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則積習漸消。天下萬民。皆行古之道矣。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諭旨。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禮部題爲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內開。順治十八年之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其家長不行稽查。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官督

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可也。裹足自此弛禁。事見蚬庵瑣語。及池北偶談。

考古者有丁男丁女。惟裹足則失之。試看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間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後復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宮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從此永垂萬世。由是觀之。裹足爲不祥之兆明矣。而舉世猶效之何也。蓋婦人裹足。則兩儀不完。兩儀不完。則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萬事墜矣。且裹足爲賤者之服。豈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屬耶。予所以喋喋言之者。實有係於天下蒼生。非僅考訂其源流而已。

玉鈞艷話

許嘯天

春弓一握。魂銷千古。說者以戕賊肢體徒誨淫思爲不足訓。殊不知研究人體美者。亦以雙履纖窄爲宜。且所謂纖窄者。非專務銳弱之謂。若然則削之可也。何必纏。故審美家所重於此纖纖者。亦曰秀而已矣。惟其秀也。是在神不在形。彼修短合度者。六寸圓脣

。雖不繼亦相稱。故行纏云者。亦求其相稱而已。非務爲戕賊者也。茜紗窗下。坐對細君。因述前人之品評香蓮者而筆之。復贅以臆說。不希庶下之脈。自吐懷中之鳳。知我罪我。自在讀者。

香蓮品藻

清方 絢（荔裳）稿

宋張功父著梅品一帙。疏花之宜稱憎疾榮寵屈辱凡五十八事。聞思蓮足纖妍。花堪解語。更無凡卉。得與追蹤。至有歷百折而不回。貫四時而不改。則惟寒梅翠竹蒼松差堪接武。乃或遇人不淑。有女此離。空谷幽蘭。不知凡幾。在女子以纏足爲容。譬之君子修身俟命。詎有怨尤。然讀采葑采菲無遺下體之詩。能無三嘆。因仿其意。纂香蓮宜稱憎疾榮寵屈辱亦得五十八事。別疏香閨韻事及步蓮三昧所未及者凡二十餘類。總彙一卷。籤曰品藻。願因風寄語金屋主人。倘阿嬌步步生蓮。幸加意護持。萬勿敝屣視之。庶幾享香蓮清福於無既也。

香蓮宜稱二十六事

對新月行纏。芙蓉鞋襪。明珠鳳串。湘裙半展。鴛被勾春。伴羞嬌踢。嚙足傳情。就裙底畫字。指點坐臥間器物。女伴並足比較短長。勾絲紵線。空廊響屐。掌上舞。蹴鞠。蹋燈。聞歌點拍。銀燭藉火。紅錦地衣。秋千畫板。錦鞦銀錠。屐齒銜紅。莎痕襯綠。床上屑香。看梅踏雪。女冠步斗。妙伎蹋繩。

（嘯天加二事曰布指量玉曰跪床沿見鞋底）

香蓮憎疾十四事

鵝頭（脚背豐隆江以南謂之鵝頭脚）。（嘯天按今之寧紹人大都尙此）。雞眼。行纏綴接。不裙不襪。放慢跟（履尾不縫合別用線絆織謂之慢跟）。鞋頭綴圓月。高底。彩畫膝裙。結襪垂絲毵。足小取名金蓮。以草紙剪鞋樣。薰履用芸香聚核。着履登床。惡詩組織襪。淺鞋弓字樣。

（嘯天加五事曰馬蹄（鵝頭尙不失其纖馬蹄則直滅其形）曰大脚着繡鞋曰半攔脚不衣不襪且着拖鞋曰大脚行步蹣跚曰小脚着革履）

香蓮榮寵六事

怯癯病足檀郎着意揣摩。欲濯滄浪庭花齊放。寒夜香消逢倩懷中取暖。佳句品題。擷履飛鷺。以弓樣夾入宋藥書籍中辟蠹。

（曠天加二事曰檀郎代脫履納履曰檀郎善繪事在鞋片上替描花樣）

香蓮屈辱十一事

郎君不解輕憐。蠢婢誤踹。用菴布行纏。履襪破碎。行不擇路踐踏污穢。經年不洗。泥塗跋涉。人海追踪墜鞋徒跣。半路出家。伏侍大脚夫人。芒屨。瓦盆冷水濯足。

香蓮五式

家家踏月。戶戶凌波。然踐規判矩。毀方瓦合。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約略蓮式。總不越此五等。

蓮瓣。新月。和弓。竹萌。菱角。

香蓮三貴

瘦則寒。強者嬌。俗遂無藥可醫矣。故肥乃腴潤。軟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

肉。軟不在纏。秀不在履。且肥軟或可以形求。秀但當以神遇。魯論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不以三隅反。吾不復也。

肥。軟。秀。

嘯天曰。秀爲天生。難用人力。彼刻意行纏。而致殪趾隆跗者。反不如略事整束纖妍得中之可愛。故吾曰非戕賊肢體之謂。亦求其相稱而已。

香蓮十八名

蓮之品類。種種不同。婦足之長短攸分。情僞錯出。亦有八心如面之異。乃審厥象。肇錫佳名。

四照蓮（端端正正窄窄弓弓在三寸四寸之間者）。嘯天曰四面賞鑑俱堪人目者。錦邊蓮（四寸以上至五寸雖纏束端正而非勁履不見稜角者）。釵頭蓮（瘦而過長所謂竹萌式者）。單葉蓮（窄仄平跗所謂和弓式）。佛頭蓮（豐跗隆然如佛頭挽髻所謂菱角式江南之鵝頭脚也）。穿心蓮（着裏高底者）。碧台蓮（着外高底者）。並頭蓮（將趾鈎援俗謂之裏八字）並蒂蓮（趾外揚俗謂之外八字）。同心蓮（側跗讓趾俗謂之裏拐）。合影蓮（如作坐欵器俗稱一順拐）。纏枝蓮（全體紆迴者）。倒垂蓮（決踵躡底俗稱坐跟）。朝日蓮（翹趾上向全

以踵行)。千葉蓮(五寸以上雖略纏粗縛而翹之可堪拱把者)。玉井蓮(銳是鞋尖非關纏束昌黎詩所謂花開十丈藕如船者也)。西番蓮(半路出家解纏謝縛者較之玉井蓮反似有娉婷之致焉)。

嘯天曰。品蓮而繩以尺寸。尙屬形下之務。儘有瘦弱不盈握。而望之索然者。蓋亦瘦則寒弱者殪之爲害。且於全軀爲不稱。故善品蓮者。亦在神而已矣。

香蓮十友

伊人在水。澹如君子之交。似蘭斯馨。臭合同心之味。此誠不以一貴一賤乃見交態。一富一貧乃見交情者。洵爲好合良朋。奚止香蓮益友。別有圖銘。載在蓮府。

益友(羅紉)。艷友(弓鞋)。夢友(伴奴)。執友(繡曳)。淨友(錦襪)。直友(弁履)。殊友(彩笄)。香友(蓮櫛)。清友(樊粉)。媚友(高底)。

嘯天曰脚爐當稱愛友。

香蓮五客

嘯其鳴矣。小雅歌求友之章。繫之維之。周頌賡有客之什。蓋晨夕過從。固日每有

良朋。信宿招邀。則亦于焉嘉客也。易曰不速。其是之謂乎。

佳客（鳳鳥）。冷客（鸞靴）。野客（鴛扇）。韵客（暈履）。隱客（錦裯）。

香蓮九品

刻玉纏香。裁雲鏤月。羣分類聚。品物流形。世尊趺坐九品蓮台。指青葉蓮花。迦葉所以呵呵微笑也。

神品上上。穠纖得中。修短合度。如捧心西子。顰笑天然。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妙品上中。弱不勝羞。瘦堪入畫。如倚風垂柳。嬌欲人扶。雖尺璧粟瑕。寸珠塵類。然希世寶也。

仙品上下。骨直以立。忿執以奔。如深山學道人。餐松茹柏。雖不免郊寒島瘦。而已無烟火氣。

珍品中上。紆體放尾。微本濃末。如屏開孔雀。非不絢爛炫目。然終覺尾後拖沓。

清品中中。專而長。暫而瘠。如飛鳥延頸。鶴唳引吭。非不厭其太長。差覺瘦能免俗。

艷品中下。豐肉而短。寬緩以荼。如玉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臨風獨立。終不免爾則任吹多少之誦。

逸品下上。窄亦稜稜。纖非甚銳。如米家研山。雖一拳石。而有崩雲墜崖之勢。凡品下中。纖似有尖。肥而近俗。如秋水紅菱。春山遙翠。頗覺成施蒙瑤。置之鷄羣。居然鶴立。贗品下下。尖非瘦影。踵則揉升。如羊欣書所謂大家婢學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香蓮二十六格

既別洪纖。易形好醜。然而平奇濃淡。姿態迥殊。蓮府中正不得不廣爲懸格。以待闡革也。

「平」仄若懸衡。附如植矩。「正」測表影。圭無反無側。「圓」束指削。研磨鱗浸潤。「直」引繩就墨如矢如弦。「曲」規旋矩立磬。倨鈎懸。「窄」細骨柔肌。稜角俏利。「纖」骨清神正。瘦中有力。「銳」以爾鈎。援自求辛螫。「穩」結構平正。舉趾端詳。「稱」骨肉停勻。穠纖合度。「輕」踏月有痕。試香無迹。「薄」片玉浮香。瓣蓮帖地。「安」雍容大雅。絕不矜持。「閑」驪駟輕駕。範我馳驅。「妍」新月初生。名花欲吐。「媚」芙蓉含露。輕燕受風。「艷」翠繞珠圍。雅俗共賞。「韻」關

「弱」庭花苑柳怯露倚風。「瘦」鶴立喬松長而不短。「腴」氣足神充香溫玉軟。「潤」精神調暢肌理細膩。「雋」豐采煥發骨氣無雙。「整」團合密緻無懈可擊。「柔」靡靡綿綿有若無骨。「勁」千鈞之弩引而不發。「文」含英咀華珠圓玉潤。「武」廻戈挽戟辟易千人。「爽」步驟俊快如嚼哀梨。「雅」神如秋水不染俗氛。「超」氣度高妙卓爾不羣。「逸」丰致瀟灑姿態橫生。「潔」秋水春山露珠冰鏡。「靜」淵月沉珠湛然瑩澈。「樸」周尊秦彝古致盎然。「巧」規矩從手造化在心。

嘯天曰。若吾所好。其惟韻乎。香蓮有韻。雖不纏可也。不然雖纏至極盡纖銳。亦無以免其俗。凡此三十六格俱從佳處着想。然世間事物。具有真偽。若其偽者。則敲形也。斷脊也。滔滔皆是。君子隱惡揚善。吾姑緘吾口。

香蓮九錫

繫弓偃革。厥有成績。念茲崇功。車服以庸。

紅羅纏。鴛鴦鳥（副以鳳銜珠組）。生香以履。芙蓉鞋襪。菊花襪勾。猩紅藕覆（副以錦帶）。錦文湘靴。湘筠屐。金蓮花盆。（蓮香散。金剪。銀針。）

嘯天曰。當附賜香蓮侍者一名。專司納履添香剔泥拂塵等職。如有行此者。則吾願應其選。

香蓮十六景

妙人對妙景。已是二難。不若妙景中妙人。斯爲合璧。尤未若妙人生妙景。則右丞畫。工部詩。兼而有之矣。顧此景家家家中懸之。湯臨川牡丹亭云。錦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謂之何哉。

纏足。濯足。製履。試履。挑燈剝繭。倚檻兜鞋。花陰蹴鞠。閒庭踢毬。對月看花憑欄。胡跪。觀書拋卷抱膝微吟。鳳鞋泥汗假入強剔。纏春韞玉顧步徘徊。誤踏春弓含嗔款捻。戲拈繡履作意打人。敲枕屏調白玉鴉兒。丁香階結鴛鴦襪系。

嘯天曰。人以錦屏窺浴爲第一銷魂事。然不若窺其盆外雙躡爲尤足銷魂也。斯景也。足冠香蓮十六景矣。

夏閨六景

夏閨六景。及後花鄉四景。見夏侯審香閨韻事。本擬作雜詠題。然亦天然妙景也。

因爲纂入。

浴竟。憩風。掩膝。抱膝。易膝。初倦。

花鄉四景

翹足。足顛。拳足。擊足。

香蓮三影

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一切有爲法。皆作如是觀。

花間蹴鞠苔上影。臨流浣濯水中影。春宵一刻燈前影。

香蓮四印

泡影波流。蹤痕風掃。惟有情痴。可以悟道。

香屑。苔階。沙隄。雪徑。

香蓮四宜賞

玉溪生云。霧夕詠芙蓉。何郎得意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尙書。矧矧弓弓。豈必

夢入巫山。始是賞心樂事。然以此時誰最賞。質之金屋阿嬌。當必啞然曰阿誰。對名花宜賞其艷。對新月宜賞其妍。對雪宜賞其幽靜。對酒宜賞其謹飭。

香蓮四合

繡鳳眠鞋。博山睡鴨。荀令風流。與凌波君氣味相投。然溫柔主人。當審所宜。幸勿爲范宗所笑。

纏足宜焚旃檀。濯足宜燒沉水。薰履襪宜蕪龍涎。貯履襪宜和椒蘭。

香蓮三上三中三下

太平老人袖中錦言。婦人三上三中三下。皆易爲人。余于香蓮。亦復云爾（三上者。牆上馬上樓上。三中者。旅中醉中日中。三下者。花下燈下月下。）掌上。肩上。秋千板上。被中。鏡中。雪中。簾下。屏下。籬下。

香蓮五觀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蓮有術。必觀其步。然小人閑居。工於揀著。操此五術。

攻其無備乃得。別裁僞體。畢露端倪。

臨風。踏梯。下階。上橋。過橋。

選蓮三勝地

矧矧春弓。只將貼地。纖纖缺月。何自升天。而余遊蹤所至。有三勝地。月痕弓影。皆可仰窺。無須俯察。天下名山福地。裙屐叢集。自必別有勝區。請俟他年蠟屐所經。再當選勝。

蘇州虎邱三山門前。金壇茅山王天君殿後。揚州平山堂桂花樹底。

香蓮二幸

石勒臥聽人讀漢書。至高祖立六國後。矍然曰。是法當失。及聞留侯借箸。乃笑曰。賴有此耳。

醜婦幸足小邀旁人譽。猥妓幸足小得人憐。

香蓮不幸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實命不猶。曷其有極。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不幸嫁逐村郎終身延俗手把握。不幸墜落風塵終夜受醉漢架肩。不幸俗尚高底終朝踣蹶。不幸生長北地終歲褰裳。不幸身為侍婢終日奔馳。不幸貧為丐婦終年踵決。

香蓮四忌

美玉有瑕。不在大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旨哉言也。

行忌翹指。立忌企踵。坐忌蕩裙。臥忌顛足。

香蓮三反

踈其反矣。小大由之。胡不憚焉。自反而縮。

巨足纏迫則痛而弱足纏緩反痛。巨足行多盤辟而弱足行反便捷。巨足行必魍魎而弱足立反卓爾。

附纏足濯足時候

晴晝。燈下。薄醉。出浴。夢醒。欲睡。倦行。試履。花前。月下。

纏足濯足十二宜

宜枕屏前。宜芙蓉帳底。花前宜曲欄。宜小山石上。月下宜近水樓台。宜臨砌。迎涼宜行竹院。宜松窗。聽雨宜荷亭。宜水榭。辟寒宜暖閣地爐。驚颺宜重簾繡幕。

纏足濯足四不可言之妙

屏間私覷。暗裏聞香。水中看影。鏡中見態。

纏足濯足三不可無

不可無名香炷鼎。不可無好花侑座。不可無知心青衣趨承左右。

纏足三適

和血適癢。柔肌適履。去繭適步。

右品藻一帙。晴窗無事。戲墨偶成。未免刻劃春弓。殊不盡香蓮雅趣。引伸觸類。

踵事增華。金子望之溫柔鄉主人矣。旃蒙大淵獻小春既望方綯紀

裙底拾遺

(陶報癖)

搗百花汁徧潤纖趾。乞美人鞋底香泥療消渴病。紅樓繡履。廣召麗姝一一評量其裙下物。蘭閨調笑戲匿鳳鞋。笑指新月謂似儂趺。郎膝攔雙蓮。病足伸縮香衾。郊游與女伴賽步履強弱。鞋尖就地寫相思兩字。睡蓮錫名夜來香。鏤沉檀作弓履式行觴。帳中索足。拜倒石榴裙下俯嗅餘香。花陰露重濕透凌波。僞拾墜物陰捻雙翹。春晝嬌慵泥檀奴代索雲裏。濯足時顧水中影自憐瘦小。集紅素兩色響屐作雙陸戲。棠夢初回倩郎納履。擲鞋卦問遠遊人歸期。出玉鞋貽所歡作紀念。新烏初試翹示阿郎問較紅菱孰尖孰瘦。湘裙拂地深掩弓鞋。踐郎足背點拍。躑躅花間蹴球踢毬。纖鈎健步戲試高蹻。盤足習靜坐法。狂郎行握足禮。試步倩郎扶。底兒彎處手兒叉。燈下看玉人行纏。夢裏蹴郎醒。春宵步月階前影。代閨中人描鞋花。握春弓酣臥。

採蓮新語

蓮鄉十景

錦被勾春。芳郊留印。歌筵點拍。綺席行觴。座底傳情。掌中量玉。花間試步。燈下易纏。繡閣裁雲。蘭湯濯月。

美人豔跡

地湧蓮花『潘妃』。坡遺錦襪『楊妃』。樣翻新月『宵娘』。屢響空廊『西施』。名錫玉香『徐月英』。手提金縷『小周后』。

織鈎絕技

試硯『吳門顧二娘』。走繩『江湖賣解女』。

菱尖點綴

明珠『古』。綵鬚『今』。

製履程序

剪樣。選料。描花。刺繡。裱裏。斲底。合幫。綻拔。

鞋底三視

下拜時宜俯視。剔泥時宜側視。跪床沿宜平視。

瀟湘選勝

益陽。沅江。瀏陽。醴陵。

銷魂時候

肩架。齒噙。指量。鼻嗅。手握。膝承。

名稱小識

『天文』新月。春雲。『宮室』重台。『植物』竹萌。蓮瓣。菱角。筍尖。『動物』鳳頭。雀頭。雙鳧。鸞尖。『珍寶』金縷。金齒。玉香。玉鈎。『雜類』香鈎。春纖。春弓。合歡。『地理』凌波。

金壁六如

輕如蓮瓣。窄如和弓。彎如新月。瘦如竹萌。尖如菱角。白如寒霜。

采菲錄

姚靈犀編

韻語

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夏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托錦鞋。
蘇東坡有菩薩蠻詞詠足云。塗香莫惜連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

宋劉改之詠美人足沁園春詞云。洛浦凌波。爲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襪。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郎欸捻。微褪些跟。有時自度歌勻。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衰。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烟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

薛都刺繡鞋一詩云。羅裙習習春風輕。蓮花帖帖秋水擎。雙尖不露行復顧。猶恐人窺針綫情。縹雲隱映弄新月。花影依稀襯香頰。彩鳳將翔相顧飛。鴛鴦謾語愁丹裂。落紅濕

透燕支膩。半幅凌波翦秋水。莫教踏破浣溪紗。濕重東風抬不起。

元李涪有舞姬脫鞋吟。爲應制作也。君臣相謔。其時之風尙可見。詩曰。吳鴛八繭鴛鴦綺。繡擁彩鸞金鳳尾。惜時夢斷曉妝慵。滿眼春嬌扶不起。侍兒解帶羅襪鬆。玉纖微露生春紅。翩翩白練半舒卷。箏箏初抽弓樣軟。三尺輕雲入手輕。一彎新月凌波淺。象床舞罷嬌無力。雁沙踏破參差迹。金蓮窄小不堪行。自倚東風玉階立。

祝明允枝山有念奴嬌詞。詠銀製鞋杯云。玉嬌三寸慳。更得一點繡生風味。味盡春心深更淺。何用搵羅挨綺。緊緊幫兒。口兒小更愛尖兒細。風流無限。怎教人不歡喜。遙想飛上吟肩。比掌中擎處。一般心醉。醉意管騰頭上起。直到妖嬈脚底。半縷頑涎。要吞吞未下。吐尤難矣。笑他當日。郭華無量乾死。

黃崇幹有鞋盃詩並序曰。盃以鞋傳。空中有色。鞋爲盃貯。味裏多香。楊廉夫倡之於前。何孔目繼之於後。今夕何夕。未免有情。憐卿愛卿。誰能遣此。任下士聞言而大笑。倘雅人對酒則當歌。詩曰。足下情深獨拜嘉。酒籌輕折牡丹芽。半規新月涵清魄。一對游魚度落花。筠籜出林餘綠粉。芙蓉無語暈紅霞。色香並味兼三絕。入眼先教量倍加。

林雲鳳（若撫）長洲人。賦鞋杯行云。君不見。楊廉夫。狂吟豪飲天下無。又不見。何元朗。風流文采猶堪想。鞋杯之事久寂寥。誰能狎作烟花長。秦淮艷女字無瑕。爲余笑脫乾紅鞵。酒間突出華筵上。短窄織新纒一緜。平生每恨舊裙低。今日分明見弓樣。細鈎碧縷香塵生。鳳頭鸞尾花盈盈。玉壺瀉處偏宜滿。翠袖籠來不奈輕。杯行到手翻成哂。兩頰紅蓮初著粉。暮雨朝雲釀已深。春風秋月掛應盡。何須更築糟邱臺。尊中自有葡萄醅。何須更學邯鄲步。尊前便是坐山路。一掬雙鸞嬌自持。千巡百罰醉休辭。絕勝飛蓋西園夜。不羨凌波南浦時。人生快意在行樂。且向青樓買歡譔。寶劍徒令老仲升。金門未必容方朔。醉鄉恰喜傍溫柔。莫問城頭夕陽落。朱校書字無瑕。所著有繡佛齋集。

楊慎有佳人足灼灼花詞。誰把纖纖月。掩在湘裙褶。鳳翠花明。猩紅珠瑩。蟬紗雪疊。顛窺鏡一對玉弓兒。把芳心生拽。掌上呈嬌怯。痛惜還輕捻。戲蕊含蓮。齒痕斜印。凌波羅襪。踏青回。露濕怕春寒。倩檀郎溫熱。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鞋。載盞行酒。謂之金蓮杯。王深輔有雙鳧杯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盛漱澗。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

能幾點。春柔淺薰葡萄煖。和笑勸人教飲滿。洛塵忽洒不勝嬌。剗蹈。所行款款。天寶當年窄拘留。幾隨錦被暖香篝。月生簾影初弦夜。水浸蓮花一瓣秋。塵點翠盤思亂滾。香黏金鏡憶微兜。懸知賜浴華清日。花底綳兒碧眼偷。此楊鐵崖詠楊妃襪詩也。瞿士衡飲楊廉夫以鞋杯。廉夫命宗吉詠之。即作沁園春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精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迹。月底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菲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宸濠詠宮妃濯足云。濯罷銀盆雪欲飄。橫擔膝上束鮫綃。匪來玉笋纖纖嫩。放下金蓮步步嬌。踢碎香風拋玉燕。踏殘花月到瓊瑤。五更索向鴛鴦枕。勾引郎官去早朝。

崑山沈愚通爲繡鞋詩曰。幾日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軟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曬向窗前趁晚晴。載於言疇。蘇詩半彎羅襪兩瓣金蓮及掃花偶溼。微有不同。懸笥瑣探云鄒亮作三夸詩蘇及湯胤績劉溥也。此詩當是蘇作。

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廡立月夜無聲。人皆知爲明景泰天順中人蘇平所作。時有蘇繡鞋之名。（平字秉衡號雪溪海昌人蘇正字秉植號雲壑其同胞昆仲也）或云明人徐秉衡。然考諸歷朝詠物詩選。乃知蘇徐均誤。蓋作者實明詩人錢福也。

嘉靖中馮汝行作鞋杯詞曰。高擎彩鳳一鈎香。嬌染輕羅三寸長。滿掛綠蠶十分量。窈生小酒囊。蓮花瓣露瀉瓊漿。月兒牙彎環在腮上。錐兒橪團團在手掌。笋尖兒簽破了鼻梁。笋尖兒簽破了鼻梁。（此疊句也）鈎亂春心。洗徧愁腸。抓轆轤滾下喉嚨。周流肺腑。直透膀胱。舉一杯恰像小脚兒輕躡肩上。嚙一口好疑是妙人兒吮乳在胸膛。改樣風光。着意珍藏。切不可指甲兒掐壞雲頭。口角兒漏濕了鞋幫。

徐渭有美人纖趾菩薩蠻詞云。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秋千板。板已窄稜稜。猶餘三四分。紅絨止半索。繡滿幫兒雀。莫去踏香堤。遊人量印泥。

自劉改之以沁園春詞咏美人足。後來瞿宗吉馬浩瀾輩。愈衍愈多。董文友有蘇幕遮。詠迴廊聽鞋底聲。詞曰。月初沉。星欲滴。一帶回廊。曲曲猶能覓。暗數闌杆應六七。聽徧行蹤。不是伊家屐。步徧娜。行轉怯。似待如迎。却是來時節。半晌消停憐窄窄。兩瓣輕蓮。曉起看無跡。

斗帳香篝不漏烟。睡鞋暖窄困春眠。教郎被底摩挲遍。忽見紅幫露枕邊。讀疑雨之詩篇。想當年之韻事。猶縈回不置。頗涉遐思焉。

又其勸駕詩第二首曰。紅羅小鳳踏青鞋。量窄書生愛此歪。印出淺痕瓜子樣。軟苔香徑等卿來。與剗襪還期映月來。有異曲同工之妙。閒情一賦。無怪願在絲而爲履矣。

十香詞有誰將暖白玉。雕出玉鈎香。後人以香屑墊於鞋中，故王次回詩。有無端屑麝襯鞋池。自注云。南都有此。是於鞋上更添香艷。當者能不魂消魄越乎。猶自怕人腸未斷。臨行分付與鞋尖。王金沙已先言之矣。

梁清標美人足沁園春詞云。錦束溫香。羅藏暖玉。行來欲仙。偏簾櫺小立。風吹倒褪。池塘淡埒。苔點輕彈。芳徑無聲。纖塵不動。蕩漾湘裙月一彎。秋千罷。將根兒慢拽。笑倚郎肩。登樓更怕春寒。好愛惜相偎把握間。想嬌慙欲睡。重纏繡帶。蒙騰未起。半落紅蓮。筓印留痕。凌波助態。欸欸低回密意傳。描新樣。似寒梅瘦影。掩映窗前。朱竹垞咏鞋鵲橋仙詞云。湖菱鳥角。渚蓮紅瓣。不比幫兒還瘦。拈來直是小舡船。只合借燈前行酒。春陽花底。春泥陌上。最好踏青時候。假饒無意把人看。又何用明金壓

繡。

許少華鞋杯詞云。借足下權爲季雅。向尊前滿注流霞。沾唇分外香。入掌些兒大。鸚鵡鷓鴣總讓他。把一個知味人兒醉殺。

董蒼木有畫堂春詞詠美人足云。鳳頭低露畫裙邊。繡幫三寸紅鮮。凌波何幸遇娉娟。辨
辨生蓮。怪煞夜來狂甚。溫香一捻堪憐。玉趺褪盡軟行纏。被底燈前。

張仲諤咏睡鞋蘇幕遮詞云。鳳頭鞋。鴛樣小。軟秀波凌。底裏纖塵少。翠被兜香雙影峭。
。苔印弓弓。記惹相思草。薰薰微。蓮瓣鼻。醉玉橫陳。新月窺能到。舊月行裙題恨
杏。一捻柔雲。寶帳春忘曉。

清季鄂督瑞澂悅漢口童家班妓女童愛愛。嘗作憶江南四好詞贈之。其末首云。金蓮好。
鞋子繡紅羅。小立花間扶慧婢。高擎掌上咒情哥。三寸不曾多。國破家亡。尙有心獵艷
。詞是好詞。其人則全無心肝也。

金帝淚墨。清黃天河著。有詞詠步履聲。調寄減蘭云。蓮花淺印。繫得金鈴誰最韻。側
耳來遲。最是樓居夜靜時。湘裙烟縷。出沒風前容細數。防被人聽。行過虛廊分外輕
。陶厂有睡鞋詞曰。被底兜春。燈前遺恨。檀奴也自魂銷。恁凌波瘦損。彎比虹腰。贏得

回身夢醒。人意懶。雨侵花嬌。關心處。輕盈一搦。月樣誰描。雙翹。這般細軟。曾幾許經營。弄個紅綃。望窅娘何處。留得這情苗。知否香閨暗恨。磨折天桃。晨鷄唱。却教輕棄。只待來宵。

虞山張守一麟瑞睡鞋詩云。繡罷更闌倦倚身。象床乍試鳳頭新。彎成月樣燈前影。鈎起雲情被底春。兩瓣蓮輕香有韻。雙尖玉煖淨無塵。朦朧踏向巫山去。錯認高唐賦裏人。沈慎卿繡鞋詩云。式樣新成菱角偏。弓鞋軋軋惹人憐。拖來六幅湘波底。夢斷三更巫峽巔。掌上低飛登衽席。牆頭高舉蹴秋千。一雙卸下看何似。貼地床前兩瓣蓮。

陶甌觀生美人足詩云。繡出弓鞋著最宜。輕移響屣印香泥。乍憐三寸行偏穩。更愛雙尖裏自齊。立月每愁羅襪冷。踏花無碍翠裙低。猜他宛轉爲衾夜。輸與檀郎一握兮。

汪小純賀新涼詞詠美人筓足云。一握雙鈎小。恁嬉春。掀泥露出。凌波影俏。芳徑踏花紅不損。瘦影纖纖印爪。比裏籜竹筓微肖。怯痛護持細脫錦。更重將細帛鬆纏繞。輕欸捻。把郎教。西廂立月無聲悄。最撩人半遮半露。幫泥未掉。姊妹後先爭出色。互把紅尖比較。偏六寸膚圓堪惱。蓮步而今天足貴。更禪參玉版趨時好。平頭樣。君休笑。同邑包帥樹人有東坡引詞。詠繡鞋云。紅羅三寸窄。巧製雙弓式。回廊緩緩聞行屣。知

他心尙怯。知他心尙怯。綠窗繡罷。踏青時節。看小步。氍毹月。輕輕挽起裙邊蝶。者邊菱樣潔。者邊菱樣潔。

昔人詞中。多詠美人纖足。沁園春作者尤夥。而以梁清標一闕爲最。尤侗評云。艷情旖旎。如看若耶赤足女。白地斷肝腸也。陳其年評云。碧繡湘鈎。曲瓊么鳳。古今詠此者多矣。總不如寒梅瘦影二語爲異常冷豔也。至暗中惟覺繡鞋香。抑又浪子語耳。陳玉璫詞云。轉側應持。勻纖可意。耐殺端詳。記春草畦邊。玉痕微印。秋千架上。蓮瓣輕颺。立月潛蹤。行雲秘響。歛掩裙波露復藏。看難厭。是跌弓繡處。綵鳳雙雙。有時刻襪。襖得。儂褪著跟兒便索郎。縱擎著雙尖。何曾慮顛。說來三寸。還是寬量。洛浦波微。齊宮步巧。暗動微塵別有香。傷勞倦。覩逗鞋情緒。斜倚銀釭。周實丹亦有詞云。玉骨冰肌。明眸皓齒。艷煞芳卿。况窄窄雙鈎。迎風欲却。纖纖一捻。落地無聲。洛浦仙蹤。蓮花軟步。更覺蠻腰畫不成。嬌柔處。爲檀郎誤蹴。眉上愁生。石榴裙子鮮明。兼羅襪綾鞋著力輕。看芍藥欄邊。無人獨去。合歡枝畔。倚婢閒行。心事重重。脚跟傳出。微露深藏總有情。憑誰訴。記搓摩五夜。含淚盈盈。

樊山繡鞋詩云。依約紅菱兩角秋。女兒學繡在針樓。着從羅幙羞人見。行傍雕欄不自由。

。洛女微波花四照。宵娘新樣月雙鈎。香蓮生怕汚泥染。屢却探春陌上遊。 刻意閨中
 刺繡紋。鏤金屨子麝香薰。並頭菡萏常相倚。比翼鴛鴦兩不分。香徑兜回花裏露。錦裙
 遮斷月籠雲。如今剗地宮蓮盡。千步廊前響不聞。 梅花妝閣兩重階。見慣吟嬾瑣步來
 。莫使沾泥隨粉絮。爲誰忍露立蒼苔。南堂掩歛提金樓。北里殷勤代玉杯。拜月西廊行
 復止。鳳頭端正印香灰。 捉得雙鸞臥榻邊。朝來雙起夜雙眠。瘦於春筍含顰試。軟甚
 兜羅著意憐。自愛踏青辭繡幃。轉愁多露損紅蓮。小名獨見防人見。蹴鞠相呼不肯前。
 三六橋將軍。近有和倬奩惜華容詞。詠美人足。詞曰。重臺履樣翻新意。賭折高花如上
 砌（古詩有履高疑上砌句）。圓膚本與曼殊同。偏說者時粧便利。 夜襪（叶平）藕覆
 帷燈洗。不許郎看猶可避。睡來無術拒伊持。轉側雙趺鴛被裏。倬奩原唱。惜未之見。
 毛元徵艷詩有云。歡意自憐儂。勸儂勿纏足。阿母不教鬆。依舊蓮鈎曲。
 滅蘭分詠美人趺云。弓彎貼地。曾與郎肩相並未。一握香鈎。鈎起人間萬種愁。 而今
 天足。六寸膚圓憐軟玉。軟玉溫香。恰似情苗逐日長。詠裏脚一絕云。雙鈎裏就弱難勝
 。小立風前只是矜。滿面嬌羞含笑語。問郎果否勝紅菱。
 詠睡鞋如夢令云。三寸紅羅繡鞋。被底鴛鴦好夢。端的是苗條。排作玉郎清供。珍重珍

重。儂只雙尖怕痛。

詠小足詩云。東方曉色入重簾。好夢初回懶意添。試着紅羅鞋子窄。坐床頻自捻雙尖。花影重重日上階。玉闈春夢正無涯。秋連瓣落歸何處。翻覆香衾覓睡鞋。深闈無事靜於禪。倚近屏風一榻眠。玉軟香溫紅瘦處。薰籠微火攔金蓮。錦衾香暖未全消。相值千金一刻宵。中酒低聲呼不覺。如鈎羅襪蹴郎腰。下樓風却縮裙掀。偷見弓彎窄更纖。乞與重臺蓮一瓣。朝朝枕上看紅尖。

近人有笑呆所作纏足詩。一彎軟玉束重重。萬轉千迴意未慵。三寸弓鞋翻覺大。半鈎羅襪怕難容。劇憐掌上身偏屈。痛入眉梢手不鬆。肯讓潘妃誇獨步。金蓮貼地要追蹤。

怨湖漁隱纏足詩云。金蓮已罷濯蘭湯。素手旋拖翠帶長。益智緊包青翦葉。藏春莫露紫芽薰。玉懷尖瘦層層束。鞋着纖微款款行。儂道天然難一捻。是否（叶平）含笑問檀郎。裏足原來是爲郎。殷勤勿得怪阿娘。當年幼小嫌無謂。不解多情就裏藏。弓鞋欲棄我猶憐。拋向深閨席枕邊。不解緣何到郎手。珍藏勝得一金磚。見風流自賞集中。潘蘭史天然足詩二首云。姍姍響屐出迴廊。底用金蓮貼地香。解識膚圓光緻緻。憐香吾獨愛冬郎。比玉能紅比雪香。不籠藕覆昵檀郎。一番合德溫磨過。敢信昭陽有異香。（

按原文第二首香字韻重押。未知是否筆誤。

愛蓮曲（滿宮花）云。一瓣香。雙弓輕（去聲）。恰與月鈎相稱（去聲）。可憐瘦勒女兒紅。付與檀奴權柄。掌中擎。調笑令。底事頻呼不應。芙蓉被底合歡蓮。鈎起夜來春興。（一剪梅）入握廉纖看幾回。羅襪襯纔。羅帶鬆纔。重雲裏瘦玉雙枚。弱線縫來。短尺量來。今夜看花我欲踈。欲執還挨。欲搦還挨。溫香軟玉正相偎。掌上花開。肩上花開。日本竹枝詞有云。漫言赤脚便非嬌。屐韻悠揚魂也銷。細雨娉婷穩着步。個中景况總難描。按日本婦女。喜著高屐。屐聲得得。如有韻然。屐仿其體。詠時裝婦女之腿脚。凡五絕。一時遊戲之作。未免唐突西施矣。詞曰「挖金革履却時髦。得得行來舉趾高。無怪相逢稱女士。要憑足下振風騷」。一膚圓光緻襪裁羅。哨腿方將涉愛河。學會巴黎狐步舞。綏綏媚氣比人多」。一高跟亮漆鏤金鞋。追逐偏同舞侶偕。忽地蕭郎潛躡足。輕鈎玉腿兩情諧」。一天生蹉跎自豐妍。不妄人呼大脚仙。腿繫金鈴跟繡塔。行時步步得人憐」。一采菲無遺下體尊。相如犢鼻作儂揮。生生白腿肥如藕。那管行人斷了魂」。犀舊作有天足詞。調寄金縷曲。今錄之於下。詞曰。女伴銅街走。羨雙趺。今宵跳月。明朝躡柳。羅襪臨波光緻緻。袂底何來白藕。越顯得邯鄲步驟。好把連舟欺淺儘。倘筵

逢大戶欣然受。看玉趾。今非舊。鏤金鞋子遊郎購。踏紅塵。分響屨。趨時恐後。蹉附豐妍行動穩。那怕西廂立久。但只問肩頭重否。錦褥圓膚霜樣白。儘撩人不在弓彎瘦。憐素足。天生就。

羅襪光涵。雪膚圓瑩。豐妍不數楊妃脛。兩肢紅玉引春情。一雙白藕凌波影。秋底香留。鞋跟花映。行來娉娜還端正。潛聽響屨已魂銷。狂蹤欲把歐書逞。調響踏莎行。此亦靈犀戲作也。可謂小人下達。

友人王伯龍君有近作睡鞋詩曰。半折雙纏兩瓣紅。新雲籠月繡衾中。樊山鮑句消魂甚。載指偷量軟玉弓（載指偷量小鳳頭。樊山句也）。翹如雲裏如弓月。鮑比池中褪瓣蓮。着得玉香鞋更好。檀奴定喜攔吟肩（王元美續秘辛。其睡鞋銘云。紅如褪瓣蓮花。曲逾天邊新月）。曼聲度曲換弓鞋（王元美又云。閨人於背燈易履時。每曼聲度曲。別饒嫵媚）。行酒風流憶鐵崖（楊鐵崖有鞋杯詞）。病葉在花憐瘳渴。不辭剗襪下香階。製來臥履仿塵香。繡妥雙鸞子細量。被底何須勞玉趾。却因行雨向高唐（陳宮睡鞋謂塵香。亦猶玉香獨見鞋也）。

舊曲有詠睡鞋云。嬌紅軟鞋三寸整。不下地。偏乾淨。燈前換晚妝。被底勾春興。玉人

兒輕躑。與我肩相並。

顧佛彰新美人足沁園春詞云。仙子凌波。愛好天然。娉婷畫中。愛壓衾斜。盡瑩瑩六寸。傍簾淺露。楚楚雙弓。羅襪從寬。霞裾不礙。束縛何嘗到個儂。銀燈燦。怪香鈎情眼。刻擬偏工。花前量取春風。道比檀郎總不同。只月台聯步。一般輕健。雲鬢點拍。直恁春容。屏角憐孌。爐唇讓姊。馳上金梯帶轉鬆。凝思處。問幽階昨夜。底事苔封。藕覆全除。誇白嫩荷根出水。翻著襪拚將腿哨。撩人心醉。玳瑁有斑難掩醜。玲瓏似玉無真美。把瘦黃脛跗比西家（言夷女也）。寒毛耳（俗諺有將寒毛比大腿）。禰犢鼻。纖腰繫。鞋烏革。圓膚試。恰紅酥一段。瑩然袂底。饒眼忘饒新浴後。惱懷收拾秋風起。問阿誰值得逞歐書（金陵王小潤故事）。休平視。調寄滿江紅。爲靈犀戲墨。因見近年婦女效夷妝裸腿而作也。又望江南小詞二闕云。新妝美。光緻美雙趺。衣袂翻風行款款。鞋幫承玉步徐徐。脛跗更紅酥。新妝醜。十指不盛倉。汗脚怕包長桶襪。豐趺每擠挖空幫。瘡瘡又何妨。美者尙可銜耀。醜者毋寧藏拙。

許瘦螭詠美人足云。漫勞鈿尺量。貼地雙鴛靜。姍姍月底來。一幅凌波影。

陶潤生詠美人足云。化作金蓮涉愛河。行纏憐煞繡新羅。雙鈎玉軟纖如許。六寸膚圓妙

若何。新月相形遺銳履。香塵微步賦凌波。趨時不在弓鞋窄。風趣天生秀媚多。

曼仙詠美人足云。生怕殘紅踐履端。踏青郊外小盤桓。繡鞋最愛尖兒瘦。羅襪頻嫌樣子寬。纖窄雙翹難滿握。娉婷並立慣相觀。嫵嫵瑣步深宮裏。贏得金蓮遍地攢。

張平甫詠美人足云。小步潘妃出戶庭。花前柳外幾曾經。輾塵晴踏雙鈎曲。小徑香留一瓣青。蹴鞠戲將弓窄窄。鞦韆扶上玉亭亭。五更深恐遲朝漏。勾得檀郎夢早醒。

綠香館主有美人詩二十一絕。足云。輾玉凌波劇可憐。踏青歸後步蹁躚。飄揚花板鞦韆上。高着金蓮欲插天。

海昌許誦珠女士有美人六詠。足云。凌波羅襪若爲情。况見金蓮貼地生。踏徑恰如鴉嘴小。出簾先見鳳頭明。挪移微步雙鈎怯。點拍清歌一瓣輕。春色盈盈何處着。惜花聊復下階行。

唐子畏詠纖足排歌云。第一嬌娃。金蓮最佳。看鳳頭一對堪誇。新荷脫瓣月生芽。尖瘦幫柔滿面花。從別後不見他。雙鳧何日再交加。腰邊摟。肩上架。背兒擎住手兒拿。彭羨門詠睡鞋一萼紅詞曰。試繡鈎。正薰籠初暖。百和惹氤氳。同夢相偎。合歡不解。天然無跡無塵。巧占畫春宵樂事。問伊家何處最撩人。綃帳低垂。蘭燈斜照。兜上些跟

。好是輕盈嬌小。只一彎香浸。半捻紅分。新月勾雲。纖荷舒夜。阿誰消受清芬。莫便道魂銷此際。向玉樓合處更消魂。底事東陽憔悴。化卻腰身。

徐佑成詠足臨江仙詞云。看來疑是如鈎月。綠楊庭院秋千。波廻洛水見神仙。嫩芽凝碧。生出是何年。夢斷巫雲垂帳底。雙雙拋向臺前。柳腰壓住玉纖纖。怕他飛去。鎮日下珠簾。又繡鞋後庭宴詞云。紅絨寸羅。碧裁千縷。鳳頭襯起雙飛鳧。如弓如月可凌波。牡丹芽上留春住。裙邊瘦玉難描。簾底屢聲何處。襄王臺上。莫遣相思誤。不隨巫峽游。且逐阮郎去。

章星園詠美人足。調寄六么令詞云。凌波仙步。洛浦猶堪證。記曾踏花芳苑。痕印蒼苔徑。只怕金蓮蹴損。扶起人難倩。風流羞逞。欲遮還露。出沒裙邊一鈎刺。最是雙翹帳裏。玉映交柯脛。便教挑上郎肩。瘦笋尖尖並。春睡惺忪無力。故意勾人醒。掌中握定。如何得似。卻似彎彎月弓影。

陳媿仙填沁園春詞。詠新美人足云。小立亭亭。碧玉妝成。西方美人。似吳王宮裏。偷來響屐。宵娘樓上。撒出鋪網。樣窄弓弓。聲圓得得。淺印蒼苔細瓣勻。身材好。比尋常高了。三寸三分。舞筵催拍三巡。愛小步迴旋展畫裙。共華堂珠履。一般交錯。凌

波羅襪。兩樣丰神。掌上擎來。珠邊蹴去。未諗檀郎愛與嗔。橫量處。怕踏青時節。多惹芳塵。

顧青瑤之新美人足。調寄沁園春詞云。絕妙丰神。緻緻圓膚。妬煞繡茵。偏茜裙高束。玉臆映雪。鮫絲薄罩。粉蝶縹雲。追電身輕。溜冰技穩。舞態翩翩撩眼新。驚鴻影。歎歐風醉化。趨步真神。生憎羅襪生塵。莫誤向蒼苔印履痕。任賽行勝了。蠻鴉泥重。踏青歸去。素燕香溫。曲記尊邊。簫吹月底。頓節音波恁地勻。難忘處。在婷婷欲去。楚楚高跟。

金蓮步步稱時妝。佳話千秋艷宵娘。三寸紅羅新繡出。隨風馥郁散餘香。個人新撫鳳頭鞋。故向階前立碧苔。貼地原非蓮瓣落。却教蜂蝶誤飛來。弓樣吳綾紫鳳凰。繡成約戲畫欄旁。行行似趁低飛燕。迤邐欹斜爲底忙。瘦巧雙翹軟似綿。未曾入握亦堪憐。兜來斜倚屏間立。疑是紅蓮落鏡前。纖纖玉筍裹輕羅。翹向屏前意若何。非是個人偏愛足。要隨燈影比秋荷。細碎香踪動玉珂。洛神有賦說凌波。迎風偶自裙邊露。瘦比初三月更多。此詩玉如自青島寄投風月畫刊者。疑卽玉如舊作也。

許濟川詠女子纏足詩云。肢體天然本適和。忽教拘束意云何。怪他作俑留遺禍。千古紅

顏受折磨。拘繫自幼罪非輕。祇博他年小足名。最苦效顰多醜婦。半生畫虎迄難成。深
 閨阿母苦教纏。窄窄弓鞋辦辦蓮。舉步泠淅階下立。依稀掩映縠裙邊。布帛周圍疊疊重
 。世傳閨訓肯姑容。女郎嬌怯行無力。忍痛摩挲不敢鬆。漫說纖姿妙十分。幾番折骨與
 勞筋。製成合格剛三寸。緩步迴廊響不聞。愛身偏與足爲仇。步履維艱不自由。同是人
 生同骨肉。緣何女子獨招尤。天街結伴蹴香塵。今日姿容最可人。回憶阿娘施手段。十
 年茹苦又含辛。矯揉造作習成風。不在三從四德中。寄語文明巾幗女。從茲誓莫入牢籠
 。半彎新月好纖姿。舞掌踟躕勢欲欹。有賤丈夫偏賞識。故教藉口合時宜。男女平權豈
 異軀。觀音大士赤雙趺。何如復我天然質。步亦步兮趨亦趨。

麝塵咏蓮鈎云。最愛雙翹細。纖纖解結錐。衾中宜軟底。裙下惜沾泥。入握香逾煖。欹
 肩力乍微。臨風欲飛去。猶憶舞盤時。

朱天目詠金蓮云。個人第一是雙弓。小步輕移畫閣東。艷福此生修得未。紅珠帳底意無
 窮。

嘯天詠金蓮詩云。瓣卸蓮花似鳳尖。重將錦襪接香添。陽春脚細羸誰握。漫把鞋兒作卦
 占。

石杓詠前題詩云。玉趾纖纖瘦如削。輕綃宛轉重重縛。臨階試步兩三回。踏青準備隣家約。

李子玉詠小足云。一雙么鳳巧如錐。小立翹然恐不支。春煖瓣開花綽約。夜深鈎上月參差。脫來似剝新菱角。裹後如纏嫩笋皮。漫擬凌波仙浦外。輕盈好向掌中持。曾向潘妃步後塵。彎來寸寸可堪珍。印成軟玉留香徑。舞罷輕蓮落綉茵。怕是蹴醒春夢客。幾回勾動早朝人。深閨夜靜雙遺舄。還當金錢問卜頻。

紅薇香艷詩有序曰。公餘偶與友人步通衢。見一粲者。姿態橫生。而鳳頭微翹。春雲細裹。鮮妍光緻。如透欲滴。友有芙蓉癖。贊不絕口。予因以起興。其詩曰。潘妃妙舞耀金蓮。步步蓮花後主前。三寸凌波臨月下。暗香浮動古今傳。鵝黃鞋綉半鈎彎。月白吳綾着地艱。一掬難盈憐太瘦。從今拜倒虎邱山。宛轉嬌痴不勝春。凌波羅襪起香塵。愛他豆蔻梢頭小。玉趾分明掌上珍。婷婷孀孀本超羣。勝却巫山一片雲。粉蝶狂蜂裙下舞。誓將身世報殷勤。春纖細膩手中操。玉體橫陳笑語高。金粉燕脂埋俠骨。英雄那復事弓刀。無限痴情鞋底香。傾城傾國盡紅粧。雙眸翦取神傳處。春夢迷離最斷腸。平正香綿軟瘦尖。丰神露出捲珠簾。牡丹花下鍾情死。一覺黃梁夢裏甜。大千世界誤蒼生。年

少風流暗自驚。應念消魂羅帳夜。纖纖素足早高擎。

吳家楨詠小足云。么鳳香塵步步蓮。研羅雙幅繡行纏。如鈎新月纖纖樣。縱不凌波也可憐。

佚名詠小足云。飛塵不教綉鞋沾。暗祝金錢作卦占。郊外踏青春有跡。分明蓮瓣落纖纖。

楊葆光詠美人足云。弓彎瘦小最堪憐。獨立空階思悄然。藕覆輕籠聯座次。春纖微露到風前。落花訝沒深深蹠。拜月痕留步步蓮。欲笑漢宮飛燕妹。幾回引匿被池邊。

弓足

陶報癖

紅豆詞人拈圓膚題成七律六章。今戲加竄易。改詠弓足。移花接木。奪主喧賓。特未免多事耳。詩曰

掌中把握（原作玉纖入掌）抵明珠。習習（原作忍地）香風滿綉襦。霜翦裁紋纏瘦趾（原作尺幅約縑纏素指）。水沉製屐托纖跣（原作一痕襪迫襯豐趺）。兜凭畫檻（原作看來已覺）尖如笋。灑向蘭湯滑賽酥（原作搦去還應軟似酥）。新屐今朝初試步。娉婷嬌情悄鬢扶（原作底事陳宮競淫巧。却誇蓮瓣薄圓膚）。

能放能收縛自柔。馳名樣子愛揚州（原作裙底偷看嫩絲抽。握時應是十分柔）。四分待減量鈿尺。三（原作六）寸從知號（原作勝）玉鈎。被底香熏誇獨見。帳池春暖記微兜。狂郎醉後（原作底）渾無賴。竊取弓（原作強把纖）鞋當酒籌。

記得初逢各避嫌（原作偷窺隔畫簾）。水晶簾下認（原作慢拖綠齒態）纖纖。踴妍不礙溫存久。指斂應知約束嚴。顧曲最宜雙影拍。蹴花微露一痕尖。金閨別有癡心事。笑擲雙鳧當卦占（原作有時鼻觀偷參處。一縷浴香出素練）。

伊人中酒似（原作記）微醺（原作醒）。隔座傳（原作輕）鈎氣苾芬。羅襪輕盈擦綺思（原作研光生複紵）。錦鞋宛轉（原作纖縷）織迴文。燈前半貼鴛鴦禪。簾外高（原作輕）提蚨蝶裙。最愛紡花紗影薄。笋芽尖瘦出層雲（原作一雙玉笋出輕雲）。

形模嬌俏態橫斜。弓（原作宮）樣端宜出大家。踏月羨他塵不染（原作步月自宜塵未染）。薰風真個（原作如霜真似）玉無瑕。蓮鈎（原作鴉頭）巧製原名鳳（原作聯紅覆）。藕覆新裁亦號鴉（原作鶴嘴微含透碧紗）。憶（原作記）在繡幃持燭看。含羞佯把被兒遮（原作是誰輕折玉簪花）。

菱彎窄窄任郎擎（原作一鈎軟玉手中擎）。一捻（原作帳底）應憐太瘦生。不慕歐風拖

革履（原作懶學楊妃裁錦襪）。偶陳綺席載金觥（原作偶同楚客綴珠纓）。花鬢黏上尖尤斂（原作綠華躡處尖猶斂）。宮絹（原作素練）纏來背（原作底）自平。迴想新婚偷戲候（原作最是泥人輕搦處）。裙邊伸縮（原作含羞忍笑）不勝情。

新十香詞

陶報癖

紅葉裁弓樣。并州剪似霜。夾來書卷裏。辟蠹賽芸香。（閨中習慣好以鞋樣夾書本中）

行纏寬盡後。戲水效鴛鴦。濯罷嬌無力。盆餘皂露香。（皂謂香皂露即花露）

合度剛三寸。頻勞被底量。纖纖雙睡鳥。應號夜來香。（夜來香花名也今借以謂睡履當

亦雅人所贊同）

疇昔腰肢弱。而今步履強。踏青歸去晚。苔上印留香。（足纖纖而健步誠一洗扭捏不丁之態矣）

簾聲風送到。細碎步迴廊。空鏤沈檀底。多裝蘭麝香。（古時多取水沈檀香製底雕鏤令空中實以諸香屑）

采蓮還貫月。按譜好飛觴。撲鼻渾難辨。鞋香抑酒香。（采蓮船貫月查爲方荔裳著蓋以鞋杯爲勝政者也）

欲慰相思苦。搓丸實妙方。癡兒須記取。尖下覓泥香。（唐六如有句云覓得繡鞋尖上土搓成丸藥救相思）

入掌應知輒。承肩笑太狂。檀郎自珍重。惜玉復憐香。（擊來掌上架在肩頭非真能惜玉憐香者安得有如許情致）

擲鞋占鬼卦。俯仰即陰陽。盼煞遊人返。靈台蕪瓣香。（擲床頭之鬼卦其癡情憨態亦殊可憐）

湯春生繡鞋詩。五言排律其一云。幾費閨人力。深紅照目鮮。暗中香自覺。新處窄纔穿。雙鳳勾尖喙。么琴引細絃。高挑看蹴踘。倒掛上鞦韆。小立鈎彎月。輕移瓣貼蓮。依稀羅襪下。掩映縠裙邊。玉婢燈前眼。檀郎被底肩。最憐嬌穉日。阿母苦教纏。其二云。窄窄剛三寸。臨窗手自縫。莫嫌針線密。爲怕雨雲濃。花刺新時樣。幫依舊日蹤。陸詩裁芍藥。溫賦琢芙蓉。鬪艷裙千摺。圍香帶幾重。溼來拾不起。橫去夢還慵。試搥應知軟。頻兜笑太鬆。笋芽誰得似。佳號說吳儂。

前題七言排律云。靜晝凝粧挑線罷。繡閨呼婢啟紅箱。漿黏粉底新番製。剪破花綾巧樣鑲。窄窄菱尖歌自郭。亭亭蓮瓣艷於梁。每當引恨應頻蹴。直到臨眠換更香。豈是尋常

甘自縛。絲知分寸費裁量。裙邊襖下勾文鳳。屏後簾前步錦鴛。翦片平鋪包細白。針痕密綴度昏黃。爲言誨盜藏休慢。恐被狂僧冒阮郎。

郭會亮前題依體次韻云。欲學官娘雙足裹。猩紅三寸出瑤箱。纖纖繙得平平底。小小鞋宜薄薄鑲。舞掌踟躕依畫柱。陶情蹴踘旁雕梁。半彎缺吐新勾月。一捏尖含異蕊香。花樣試翻兒女譜。幫身笑問短長量。描成鸞矣還銜鳳。刺就鴛兮好伴鴛。布向木包光淨白。橙將銅剝色深黃。著來嬌怯纏無力。俏立輕扶倩玉郎。

繡鞋詩曰。紅綾卸處如脂軟。一捻纖纖瘦不支。知己被郎來瞥見。嬌痴故把畫簾垂。(佚名)

清王之春椒生隨筆有云。雲裏蟾鈎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陳王當日風流甚。只向波心見襖羅。此唐夏侯審詠被中繡鞋也。詩集不傳。惟此一絕及織錦圖君承皇詔安邊戍一歌而已。余亦戲仿其七絕云。顛倒鴛鴦蜀錦儂。合歡床上夢初回。幾曾蓮步移輕動。着向西廂月下來。

恩錫詠藕覆詩曰。勾惹凌波一段秋。燈前裝束太風流。紅絲豎繫冰肌瘦。素帛同纏玉腕柔。羅襖香連雲半疊。弓鞋樣窄月雙鈎。倩誰更織鴛鴦錦。檢與金蓮飾並頭。

雙園詠弓鞋詩（限鞋字五排十二韻）曰。窈娘小鞦韆纖步。新月如弓試鳳鞋。覆藕（以帛覆襪。曰藕覆。）平鋪饒點綴。襯蓮（飾大爲小。以木片置鞋中曰蓮襯。）穩踏巧安排。指經屢屈尖於筍。骨爲頻揉瘦似柴。幫襯鴛鴦憑線絆（絆線鞋。絡線於鞋口。以試寬緊）。底黏蝴蝶借漿揩（蝴蝶底即對合底。一名錯到底。）織成金縷（李後主詞。手提金縷鞋。）香逾細。繡到紅羅樣更佳（紅羅先繡踏青鞋。唐人句也。）波浣襪塵窺洛女（洛神賦。臨波微步。羅襪生塵。）。廊猜屣響鬪吳娃（吳郡志。西施有響屣廊。）。苔侵鈎印痕深映（鈎印侵苔。見溫飛卿詞。）。花護鈴聲（閨裝小志。有鞋鈴。）步暗埋。旅邸卜疑分俯仰（閨人鞋卜。以鞋遙擲。仰則夫歸。俯則否。）。洞房送喜遞和諧（杭俗。成婚之夕。新人以睡鞋遞交新郎。謂之遞和諧。取鞋諧同音。）。納涼拖後輕盈握（拖鞋於夏日用之。無跟。鞋頭上繡胡蝶。）。趁睡兜時（睡鞋軟底。臨睡時換之。）軟置懷。濕礙露凝行曲徑（用詩厭浥行露意。）。冷防冰透立空街（用西廂記繡鞋兒冰透意。）。二分鈿尺懷樊榭（厲樊榭詞。莫評量。試借問二分鈿尺。）。九疊瓷杯傲鐵厓（楊鐵厓有鞋杯。置杯於鞋。以較量大小。）。閨閣而今多解放。裝趂（劇中旦角所裝假足曰趂。）祇合讓優俳。

尤侗詠弓足云。一雙高底小紅牆。金齒丁丁響屨廊。采綵微沾花露滑。踏青殿印燕泥香。盤中學舞紅深淺。簾內聽歌拍短長。賦盡錦鞋無覓處。夜來飛籍枕函旁。

陳雲伯繡屨詩曰。新月誠纖麗。圓趺亦可憐。吳宮留寶屨。樂府唱行纏。扶出亭亭玉。開成步步蓮。四分量鈿尺。六寸束春妍。上馬紅鞵捷。凌波綠屨鮮。多情美溫尉。解賦錦鞋篇。

孫長真詠繡鞋（以下錄自天真閣艷體詩）詩曰。六曲圍屏換晚妝。倒提金縷學南唐。鮮明乍脫春葱手。滑膩猶聞玉筍香。合德雙趺偏宛轉。宵娘半月費裁量。單身分與郎收拾。省得摩挲滅燭狂。繡屨詩曰。繡屨纒圍縫合歡。無心偶置畫闌干。量來新月還形窄。裏盡春雲定覺寬。可許玉尖親試着。未妨香屑代裝安。紅幫殘綫拖針在。祇囑檀奴仔細看。縫履詩曰。綠華仙履製玲瓏。珍重寒閨妙手功。曉篋豫分金綫碧。夜窗頻剔玉釭紅。烟腸默轉迴針處。密意潛含密縷中。著向閑階須護惜。祇緣縫綫費春葱。

天真閣詩有咏美人屨上絮云。托迹紅幫綉綫邊。步來香土欲成蓮。此生不作沾泥相。慧業能參白足禪。

陶報癡詠睡鞋云。鈿尺量修短。纖纖握未盈。摩挲弓半折。伸縮月三更。獨見佳名錫。

雙飛妙手成。坐山游倦後。被底不勝情。

朱天目詠繡鞋云。新製弓鞋細品量。睡時宜襯鬱金香。曉來枕上凝眸看。紅印雙肩笑指郎。

許雷地美人繡鞋詩曰。卷簾燕子乍飛還。壓線明窗且破閑。皓月光澄千縷密。紅羅樣好一弓彎。端宜入夢凌湘水。底事停針蹙黛山。只謂遠人歸未得。踏青無侶淚潸潸。

易雲泥詠繡鞋詩曰。無限柔情一捻通。五更斜月玉爲弓。香塵底印蓮花瘦。濁酒杯含鳳子紅。嬌娜遠遊來陌上。踟躕清露濕宵中。踏青記取明朝約。更費吳儂幾夜工。又詠睡鞋詩曰。一夜相思瘦窈娘。兜羅猶束合歡床。被中足力微微軟。夢裏行蹤暗暗香。不共凌波遺洛浦。只隨暮雨到高唐。醒來枕角嘗偷換。怕使旁人看欲狂。

蝶睡軒有四詩載同光間申報館出版之寰宇瑣記。其鞋蹤詩曰。碧闌干外畫堂東。蓮瓣聲低聽未終。尖風有痕深復淺。驚鴻留迹色都空。尋芳拾翠伶媁處。握雨携雲想像中。響屐鳴廊今在否。荒苔惆悵說弓弓。足纏詩曰。倒靸弓鞋下象牀。九華帳外未梳粧。一鈎瘦襪凌波小。七尺纖羅拂地長。夫婿風情憐步履。女兒工課緊閨房。膚圓緻緻人誰見。說到伶媁憶窈娘。鞋套詩曰。(足無多飾。束帛外複製套如襪然。色尙潔白。間用淺藍

。光緻之中。尤微緊密。可謂善自約束者矣。〕仙子凌波一笑逢。纖纖羅襪認芳蹤。金蓮吐處苞猶繫。玉筍抽時穩尙封。指屈其中成窄窄。足纏以外更重重。馬嵬坡下人何在。留得餘香十日濃。鞋珠詩曰。（鞋尖之上。綴明珠一粒。他珠貴大。此則以小爲佳。能與鞋相稱故也。然以珠飾鞋與棄珠于塵土者何異。揚俗奢靡視此珠矣。〕鳳頭鞋窄稱嬋娟。露滴蓮花步欲仙。靈蟻穿成剛着地。飛鳧銜去欲朝天。指尖丰韻雙鈎小。掌上情懷一粒圓。倘使夜光能照夜。睡容縹緲繡幃前。

東園鞋尖詩曰。羅裙消息落花知。三寸香痕半寸泥。折齒粉蓮紅黏黏。前頭砌草碧離離。透層微露侵羅襪。著迹纖塵漂綉絲。暗向燈前偷一握。魂銷隔座送鈎時。

諸豫鞋尖詩曰。三寸蓮鈎暖玉雕。略餘鳳嘴襯雙翹。宛然洛浦凌波態。可勝齊宮貼地嬌。花片蹴殘微有迹。苔痕點碎太無聊。料他一縷芳心動。應把檀郎雨意挑。

陶報癖有十鞋吟。分錄如下。

爭道聞歌點拍工。雕欄纖影有無中。石榴裙下偷窺處。消盡疑魂一捻紅。（鞋尖）

惹郎把握暮還朝。疑是情苗茁鳳翹。線不壓金偏結綵。風前玉立任飄搖（鞋尖豎彩線一羣臨風飄拂亦香閨奇景也）。（鞋鬚）

式仿維揚最入時。編金綠綵兩相宜。美他收放如人意。縷縷分明續素絲（揚州鞋一名剪刀口邊緣彩色綢綾或盤金縷中橫絆素絲縷數行能收能放）。（鞋口）

尖兒瘦更樣兒斜。春剪輕羅夏製紗（夏日多製紗鞋色尚青內襯金紙玲瓏剔透殊屬美觀）。纖指自量修與短。年年三寸總無差。（鞋幫）

巧度金針爛嚼絨。鴛鴦胡蝶總玲瓏。樣兒乞自隣家女。吮筆描來繡得工。（鞋花）

嘴受縱橫齒印鮮。宵來應是軟如棉。香塵慣逐凌波步。省識卿卿歛趾圓。（鞋跟）

響屨聲聲下玉階。花間試步與郎偕。時行時止緣何事。爲別香泥拔寶釵。（鞋底）

欸步叮嚙隱約聽。兩端新綴小金鈴（昔有用金鍊小鈴隨綴于鞋帶兩端者行時其音細碎可聽）。吳綾軟膩層層束。選色平時祇尚青（普通尚青色惟新嫁娘繫綠色絲帶焉）。（鞋帶）

纖小苔痕仔細尋。徐行時淺急時深。軟塵十丈春如海。留得餘芳在綠陰。（鞋印）

獨見佳名憶玉香（徐月英臥履名玉香獨見鞋）。屨兒空鏤麝蘭裝。行觴偶到華筵上。鼻觀偷參夜未央。（鞋香）

杜牧之詠鞋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裏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羣談採餘有楊妃羅襪詩云。仙子凌波去不還。獨留塵襪馬嵬山。可憐一掬無三寸。踏盡中原萬里翻。

尤侗有美人襪詩曰。佳人昨夜剪春羅。尺幅雙纏尙覺多。繡出唐宮曾覆藕。步來洛浦便凌波。開箱試取紅鸞帶。曳地宜承烏鹿鞞。樂府誰歌結襪子。爲卿脫去更如何。

前題題文。作者佚名。其詩曰。狂郎笑擲豔蕤英。伴得看花步月行。將子鳳頭織綽綽。可兒眉樣巧盈盈。涼雲掠勒春風軟。弱水凌波秋鏡明。粧淡比蕩蓮瓣細。香生玉紵綺羅輕。

鄭允端羅襪詩曰。輕輕小襪製香羅。三寸量來不較多。斜縷細勻裁製好。鴉頭休詫馬嵬坡。

易雪泥羅襪詩曰。乞得天孫翠織成。花鞞柳帶罩輕盈。塵污共點陳王賦。錦勒徒傷漢帝情。曲徑紅蕖芳步刻。玉階白露夜寒生。但愁飄忽飛鳧法。不著鴉頭踏月行。

鞋鬚一題。作者甚衆。茲鈔列如次。

結束雙鈎步曲欄。紅絲繫上誤人看。錦毛濃簇珠銜鳳。彩縷紛披屨印鸞。粉墜蓮房花蒂現。絳牽菱角綉泥攢。昨宵鐵老傳杯飲。酒齋沾脣拂未乾。（海虞是我）

游春鞋莫綉紅羅。時樣花鬚點綴多。苦恨爲他金線壓。芳心祝爾赤繩拖。綵鸞振翼臨風立。玉兔添毫踏月過。浪逐素絲行處動。依稀仙子步凌波。（魏起予）

裁成金縷綴纖鬚。羅襪凌波映錦襦。壓線影嬌花蕊綻。踏青色染草痕鋪。條條密緝紅絲豔。簇簇紛披綉屨敷。笑向侍兒低首問。鳳頭新樣入時無。（王恒清）

紅羅新製態妖嬈。立向風前彩縷飄。簇簇最能移視線。絲絲差比畝情苗。狀來花蕊形偏肖。約住蓮鈎步更嬌。欸欸輕移塵不染。撩人春興太無聊。（塵夢）

扶下瑤臺步步嬌。香泥深印落紅銷。纖痕誤惹遊蜂抱。巧樣爭將彩鳳描。細蹴花球凝一簇。輕黏珠露點雙翹。踏青時節江南路。漫點東風絆翠蓉。（朱葵生）

羅鞋鬚綴錦絲稠。笑問檀郎合度不。一捺香痕包黍角。幾莖纖縷貼蓮鈎。踏青誤被撩蜂翅。結彩爭誇傍鳳頭。且看凌波舒緩步。應隨蝦影共遨遊。（陳芷齋）

雙魚文履耀珠襦。鼓鬣揚鬚利走趨。步步金蓮花有蕊（玉韻蕊花鬚也俗作蓓蕾誤）。行行玉絡索連跣（陸機草木疏玉絡索跣躡連續不斷亦爲曲名也廣韻跣足跣通古跣字）。脚跟如

線入中壽。髯戟怒張女丈夫。縱碾圓膚確犖徑。漫燃誤斷數莖鬚。（橘叟）

朱繩繫夢詎無因。纓絡垂垂步後塵。綵縷繽紛黏屐齒。錦條披拂上裙唇。閨中具有鬚眉

氣。足下寧忘老身（廣記釋道深持司馬放曹鬚髻云云）。儻舉鞋杯糾腸政。料應先酌美髯人。（憨叟）

雜綵叢編五色縉。葳蕤踏月颺空階。履霜寒覺堅冰在。炊粥燎綠熨炭乖。簾影凌波蝦蟆屐。苔痕印迹蝶疑偕。牡丹芽觸金蓮損。倒惹花鬚上玉鞋。（惜鴛）

濃鬚新綴鳳頭鮮。縷縷情絲着意牽。綉就紅羅包玉筍。披將綵線貼金蓮。凌波纖影蝦蟆動。入畫丰神鼠筆傳。待看明春踏青處。香痕輕印翠微顛。（陳子嚴）

爲譜花鬚唱踏莎（元李俊民有踏莎行詠花鬚盛傳於時）。玉鞋消息近如何。苦吟然斷跣趺後。異相垂餘過膝多。持虎檀郎噴入握。回龍苗女豔凌波（異俗記苗女錦襪周以五色回龍鬚紫紫寸許）。蠻鞞囊囊饒犀兕。遑問于思棄甲那。（史君飛）

天然雙足仿西裝。鬚綴羅鞋稱短長。黍角纏絲翻舊製。蓮船結綵闔新粧。羞拈鼠筆描纖月。笑捲蝦籠曬夕陽。佇看春郊踏青處。蜜蜂逐隊共尋香。（陳灌仙）

皮鞋

步步蓮花散自由。迴廊盡處又高樓。踏青碾破苔千點。浮白羞擎月一鉤。恣爾嬌鈎拋綉鳳。助卿嫵娜倩香牛。不須行近人前覺。響屐聲中笑未休。（海虞是我）

可意身材軟玉揉。弓鞋樣改舊時多。生憎妃子蓮花步。差勝蠻姬吉莫靴。綉陌踏來青有印。滄浪濯處綠生波。履聲橐橐歐風尙。不學宵娘襪襪維。(中路)

誰綉香羅事踏青。下邳封爵到傾城。更無新月纖纖影。時有空廊橐橐聲。紅玉軍中期裏革。木蘭馬上請長纓。宮腰婀娜裙拖地。蹴鞠歸來彳亍行。(展奇)

結伴閒遊軟漫拖。輕移蓮步髻盤螺。獨裁新樣名稱絃。偶惹芳塵襪蹙羅。痕透春泥韋履印。聲聞革鞜畫廊過。落花踏遍鞦韆芬滿。歸去香泥履齒多。(王恒清)

鄒蓉閣凌波曲云。被池綉浴雙鴛鴦。蛟綃帳帶飄飄長。美人睡起擁衾坐。行纏寬盡頻羞郎。吳綾白似春雲捲。約束尖尖笋芽短。花蕊含苞剖不開。入手先憐玉生暖。呢人羅襪見凌波。折疊金蓮二寸多。笑說唐宮新樣月。羞聞漢苑夜舒荷。紅蠶縛繭花真旖。兩瓣蓮分嬌莫比。象床行下倩鬢扶。春入雙弓慵不起。鳳頭密密寶珠排。香合綳縕襪錦鞋。待到晚粧衣換罷。回身無力墜郎懷。帳紋保護流蘇繞。夢合玉樓初縹緲。郎憐謂比嫁時纖。儂情只說兒時小。

樊樊山美人行云。貼地宮蓮步步金。一鈎羅襪在花陰。何須更寫凌波照。響屐聲來已不禁。又曰。相携女伴踏青回。歷亂蓮躩印綠苔。祇有檀奴渾認得。最纖纖是玉娘鞋。

張總美人行曰。執扇輕裙到處宜。暖風搖曳細腰支。相逢綺陌回眸處。瞥見雕闌轉角時。零亂珮環來冉冉。飄搖羅帶去遲遲。黃昏未識凌波趣。枉著金蓮步步隨。

何實齋有美人行曰。剛自文園撲蝶回。凌波軟步踏青苔。透迤芳徑印兒淺。道是誰家小鳳鞋。又曰。穿花原是看花回。細蹴飛花損碧苔。未見龐兒人已醉。可人先認小弓鞋。戴喙庵有蓮步詩曰。輕風吹送綺羅香。環珮丁東出綉房。雙瓣輕移前復却。驚飛三十六鴛鴦。

孫長真詩個人八首錄一曰。個人第一是雙蓮。風韻行來步步妍。可記暗中金釧落。繡鞋香氣泊人肩。又戲贈羅仙詩曰。人前絕不避嫌猜。身似飛花墮我懷。底是昨宵燈暗後。隔筵伸過鳳頭鞋。

費虜生有題曰。淺幫雙屐最時宜。辛苦成來忽我貽。看到鞋頭花一朵。綉絲縷縷是情絲。李養賢秋閨詩曰。尖尖玉笋態輕盈。兜上弓鞋款緩行。草際露沾羅襪濕。秋蓮兩瓣墮無聲。

胡郁文閨中雜詩曰。綉日新羅欲踏青。朝來先試步中庭。深情欲令郎觀細。故逞纖纖整不停。

金粟閨詞選錄如下。詩曰。綺疏花影日高懸。倦起猶然携被眠。怪殺夜來輕薄甚。春趺寬盡綉行纏。曲檻低垂湘竹簾。分明窺見月纖纖。叢頭鞋子紅三寸。金線編成小鳳尖。嬌小盈盈步最工。行來羅帶颺春風。膝前綉作芙蓉瓣。兩朶蓮花覆玉弓。天然一色綉羅裳。姊妹齊肩並蒂芳。共脫紅鞋更換着。湘鈎看取是誰長。染得薰爐百和香。雙纏一束可憐粧。吳興綉色如脂白。新月何須羨宵娘。移燈初卸藕絲裳。重換湘鈎促上床。好把秦篝收拾起。水沈不抵睡鞋香。小立風前碧縵鞋。嫋嫋微步下芳階。人來花下驚相避。不覺迴身整鳳欵。

樊樊山之憶泣詩曰。贏得雙鈎月樣纖。十三情致耐纏綿。貪工未肯鬆蓮瓣。時有酸痕落枕邊。

乙未生有絕艷詞云。連環纖影玉階前。三寸紅幫窄小蓮。底事昨宵燈暗後。繡鞋香氣泊人肩。

閨中雜詩曰。醉語無端一語撓。東西鴛枕竟分曹。刹那欲爲紅鈎褪。笑蹴郎肩教繫牢。高蓮村有閨情一首曰。淺淺鞋鞦月半鎌。凌波緊裹玉雙尖。踏青肯阻西湖路。一帶前裙水正添。

東園有美人消夏詞。鞋卜曰。三寸弓鞋信手拋。著龜等是演義爻。印留紅綉分蓮瓣。質染青袍闌柳梢。六月光陰香澤畔。一年消息屢廊坳。油花不驗金甌覆。翹鳳雙鈎自解嘲。周痴龍桐花箋記恨詩。節錄其二。詩曰。愛卿裙下步生蓮。窄窄雙弓最可憐。更喜繡鞋能解語。瞞人分付鳳頭傳。又曰。鞋樣商量至再三。著時不許視耽耽。嗔郎屢把紅菱比。今日楊妃換寶藍。

陶報癡有濯足詩曰。自憐纖瘦手摩挲。早卸鞋弓弛襪羅。玉軟香溫湯更煖。依稀洛浦步凌波。

許瘦蝶之十紅詞。選錄二首。一曰。流鶯啼徹畫樓東。驚起鴛鴦好夢中。斜凭綉床嬌不起。教郎替換睡鞋紅。又曰。秋千一架倚晴空。百尺朱繩似彩虹。擁得玉人升畫板。月華裙底露尖紅。

抱月山人題甬上童雙菱校書春陌踏青圖小影(蝶戀花)詞曰。一覽芳郊連碧樹。楊柳初黃。欲與流鶯住。蜂蝶紛紛隨細步。弓鞋歷歷香泥路。六幅裙邊偷目注。瘦損雙尖。生怕狂郎覷。兀是低頭輕有語。紅羅濕透花間露。前題詩曰。陣陣香吹茉莉風。踏青人在百花中。最憐六幅湘裙下。露出雙鈎兩寸紅。又曰。嫩黃楊柳夕陽遲。撲蝶歸來倦不支。一捻鳳頭鞋子窄。牡丹亭角立多時。

采菲識小錄

姚靈犀輯

漢書地理志。女子彈弦跕躡。謂小履之無跟者。跕謂輕躡之也。漢梁冀家婦女作折腰步。足不在體下也。唐書武德以來。婦女著履規制亦重。又有線鞵。開元中。初有線鞋。侍兒則著履。又平頭小花草履。彩帛縵成履。吳越高頭草履。宋理宗時束足織直。名快上馬。於是世亂日亟。外侮憑陵。可謂妖服。不能以一鞋之微而忽視之也。

隋宮后妃嬪從之鞋。皆蘇人黃阿巧所製。日新月異。窮工極巧。其名有數十種。如龍頭鞋。鳳尾鞋。牡丹。瑞香。鴛鴦。鷺鷥等名目。蕭后喜着牡丹鞋。十六院夫人亦各有別製之履。

單底曰履。重底曰舄。周官履人掌王后服履。亦赤舄青紉素纁葛纁赤纁黃纁。但未言其制度尺寸。漢詩焦仲卿妻。足下躡絲履。織織作細步。始知其爲織趾。

宣和號國夫人遊春圖。自胸以上。別束紅裙。下至足。足履有紉纁。考宋書五行志。昔初作履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圓者從順之意。所以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去其圓從與男無別。又考秦始皇令宮人鞞金泥飛頭鞋。唐代宗朝令宮人穿紅錦

鞞鞞。宋宣和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無瑕履牆之內皆襯沉香。謂之生香屐。見女紅餘志。徐月英臥履。謂之玉香獨見鞋。是睡履也。

楓窗小牘記。汴京閨閣粧抹。花靴弓屣。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今聞虜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自北傳南者。

對臆杯。一名金蓮杯。即鞋杯行酒也。見統記。不自楊鐵崖始作俑也。

劉勰云。綴金翠於跗足。靚粉澤於胸臆。今人以金翠綴足。粉澤靚胸。蓋恒飾也。七林言美人足飾云。文綦綵縹。綸襪羅縵。縹足衣。縵足纏也。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男女皆同式。漢孝惠張皇后外傳載。阿媽年少而足長。幾與朕足相等。又漢魯元公主外傳云。母女皆跣足。唐內典註。皇太子妃青襪加金飾。開元時或著丈夫衣靴。太平御覽。昔製履男子方頭。婦人圓頭。淇淵靜語。程伊川家婦女俱不裹足。此足爲宋以前不盡裹足之証。龔定盦詩。大脚鸞紋鞞。沙漠中婦女。莫不如此。

統記注。雙臆杯。一名金蓮杯。即杯鞋也。王深輔有雙臆杯詩。則知昔日狂客亦以鞋杯爲戲也。按元末楊維禎脫女鞋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杯。亦此類。此有何樂。而詭稱藝

苑。于愚誠不能知之矣。

鞵。履空也。今人謂之鞋幫。呂氏春秋宋子罕之南家。恃爲鞵以食。從知古人分業甚細。爲鞋幫者。不爲鞋底也。

鞵。補履下也。見說文。原訓直是今之所謂打樁子。今亦謂衣履破補處曰補鞵。

踏鞵。即膝襪也。鞵履。即革履也。舞者之屣。見禮記。邯鄲躑步。謂舞步也。錦綦。女鞋也。跣子。猶今拖鞋。

清嘉錄。八月二十四日。煮糯米和赤豆作糰祀灶。謂之糰團。人家小女子皆擇是日裹足。謂食糰纏脚。能令脛軟。蔡雲吳歆云。白霧迷迷稻秀勻。糰糰戶戶已嘗新。可憐繡閣雙丫女。初試弓鞋不染塵。

春闈秘戲。夫外出。以所著鞋卜之。仰則歸。俯則否。名占鬼卦。又玉匣記。纏足擇吉日。須黃道生炁。天成吉慶活曜。要安天德月德。及收成開閉日。此皆當日行纏之迷信也。

陶庵夢憶。揚州瘦馬。看趾有法。凡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

漢成帝侵晨出獵。遇風雪。冒寒得疾。數日愈。召幸趙合德。臨事陰緩弱不能壯發。惟持合德足。不勝至欲。始能暴起。合德故多轉側。使帝不能長持其足。以故帝喜之。恒娘傳口索舌手索足本此。足纖小始能持。持小足始有趣也。

齊潘妃字玉兒。帝大起芳樂玉壽諸殿。以麝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繫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見小名錄。

齊廢帝東昏侯潘妃。以金蓮步地。曰步步生蓮花。其實屨值千萬。見蕤林伐山。

陳宮人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龍腦諸香。謂之香塵。即今之睡鞋也。見明長洲呂種玉言鯖。

西藏燈具。狀如弓鞋。俗傳爲唐公主履。按唐公主當指文成公主。因下嫁吐蕃贊普。事在唐貞觀時。見清馬楊盛繩祖衛藏圖識。

隋蕭后體肥。性畏暑熱。跣足尙不耐。使內監擘瓜加冰其上。足踏入其中。清涼自足而上。始沉沉睡去。嬪妃效之。瓜價爲之昂貴。能納足瓜中。斷非豐腴也。

楊太真著鴛鴦並頭蓮錦袴襪。明皇謂宮女曰。貴妃袴襪上乃真鴛鴦蓮花也。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袴襪爲藕覆。因楊妃體豐腴。脛尤妍瑩。喻爲白藕。洵非

夸語。

馬嵬姬得楊妃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算。姬有女玉飛。得雀頭履一隻。長三寸。玉飾真珠口。飛奉爲異寶。不輕示人。見珍珠船。

南唐後主宮人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命宵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態。由是人皆效之。見十國春秋。

宋車若水脚氣集有云。婦女纏脚。不知起於何時。小兒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後漢戴良嫁女。練裳布裙（一本作被）。竹筍木屐。是不干古人事。或言自唐楊太真起。亦不見出處。

廈門婦女皆纏足。脚跟離地一兩寸許。底爲高跟。父老相傳。昔風俗不佳。朱文公治漳時。以纏足防其淫奔也。

遼天祐后既作回心院詞。以冀帝幸。乙辛以十香詞醒后。風韉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鈎香。后冊立時。有孤穩（契丹謂玉）壓帕女古（契丹謂金）韉之語。言后以玉飾首金飾足也。遼人不纏足。而竟有雕出軟鈎之句。其爲纖足也無疑。必是

已染漢習矣。

元伊世珍嫺嬛記中卷有云。木壽問於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吾聞之舉人重女。而不使之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閫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於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云云。按女兒經亦云。爲甚事。纏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他輕走出房門。香纏萬裹來拘束。是皆有弭淫之意焉。

明代宮人皆着弓樣鞋。上刺小金花。見明史輿服志。胡應麟云。宋初婦人尙多不纏足者。至勝國而詩詞曲劇。無不以此爲言。於今而極。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艷羨。明萬歷間韃靼屢次入寇。時有名士瞿思九建策曰。虜之所以輕離故土遠來侵掠者。因朔方無美人也。制馭北虜。惟有使朔方多美人。令其男子惑溺於女色。我當教以纏足。使效中土服妝。柳腰蓮步。嬌弱可憐之態。虜惑於美人。必失其凶悍之性。張獻忠在蜀。別婦女小脚堆積成山。名金蓮峯。攻破襄陽亦如之。有愛婢名老脚。貌美而足大故名。一日召老脚不即至。怒刺之。旋悔甚。令陳士慶治而活之。事見戴南山集中。而於堆金蓮峰時。不惜用寵姬之足爲尖。以其絕小也。老脚幸而免。

黃道周三朝紀略謂（弘光時有懿旨。以國母須不束足。清順治元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

洪秀全開國江南。初至金陵。傳令女子不准纏足。違者斬首。

襪。足衣也。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太真著鴛鴦並頭蓮錦衿襪。馬嵬媼得楊妃錦鞦襪。杜甫詩。羅襪紅蕖艷。秦嘉與婦徐淑書。奉細布襪二兩。楊維禎詩。屏開時露鴉頭襪。劉禹錫楊妃襪詩。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駱賓王詩。光飄神女襪。陸游詩。細納兜羅襪。韓偓詩。羅襪研光勻。溫庭筠詩。應爲洛神波上襪。至今蓮蕊有香塵。李

足

安德蘭賴佛葉女士。爲美國銀幕上之明星。雙足之美。在巴黎歌舞場中無與倫比。嘗言足之大者小者。皆不雅觀。以適中爲佳。御履更宜將慎。余所御履。類皆稱意合足。不以矯揉之美爲念。今日女子之足。所以多不美觀者。均由於履之不稱意合足云。

采 菲 錄

姚靈犀輯

品 評

品評一欄。皆擷自諸家之說。各具愛美之心。從而談論。見仁見智。暢所欲言。編者不加評斷。以存其真。藉覘一時風尚如此。並非因讚美而提倡陋俗也。

靈犀識

蓮 話

(衡)

采 菲 錄

足之修飾 足處人體其位最卑。故人每以爲不足道。袁隨園更以小人下達一語。罵盡品足者。於是自命君子之流。益不敢開口。其實無論男女。對於足之修飾。最屬緊要。設有人焉。布衣而襪履整潔。雖似寒素。而實修潔。更有人焉。綺羅遍體。而足爲破靴。則其醜態。將盡人嗤之以鼻矣。

惟小爲貴。歐美婦女。雖不纏足而必御高跟鞋。大足亦彷彿似小足矣。至我國古代婦女。亦不束足。但仍尙纖小。考據甚多。茲不復贅。婦女足惟小爲貴。實爲古今中外顛撲不破之定例。至於纏裹。乃使之纖小之一種手段。尤不足奇。當窈窕試纏之時。想僅略使之纖小屈曲而已。而人慾無窮。既小矣。乃求更小。於是乎登峯造極。而成三寸金蓮之小脚。

纏足之美。吾國習俗。昔崇纖趾。今尙天足。而過渡時代之作折衷論者。主張纏而不求甚小。即所謂半攔脚者是也。此因時代之轉移。而目光亦爲之變遷。然余終以纖足爲至美。今請以文章爲比例而說明之。纖足可比文言。而天足則白話耳。更細析之。足之纖小。而式樣較拙者。可比諸古文之奧。足之式樣玲瓏。而非極纖者。方之韻文（詩詞賦）之麗。雖飾高底而望之似亦瘦小伶俐者。猶之彈詞之雋。略纏縛之半攔脚。譬若時文之達。不事雕琢之天足。無異白話文之淺。小脚裝大脚。一如古文譯成白話之醜。如更著高跟鞋。則不啻加新標點矣。更有小脚而臃腫臭穢者。歪詩屁詩也。此作者之戲語。若轉以各詩詞體裁之不善冤矣。至於蒲扇狀之天足。較男子爲尤巨。則等諸測字先生所寫之白話信。總之文章之艱深者。每不易工。而解人亦少。然遇善讀者。則覺其

咀嚼有味。百讀不厭。文章之淺近者。雖婦孺皆解。但終覺失之簡率。令人一覽無餘。索然意盡。明乎此。可以知足矣。

纏足制度 纏足之制。就人道言之。其立足點確甚少。今專就美觀上着想。如大同之足。(完美之足。各地皆有。特大同較多耳。)其纖小屈曲。既完美如此。而纏時行時之絕少痛苦也。又如彼。則又何樂而不纏。若普通之束足。但知蠻纏硬裹。祇求小而不求美。故其結果只落得背高跟倒。本人既扶牆摸壁。飽受痛苦。他人當之者。又覺臭穢熏天。掩鼻而過。如此吃力不討好。則大可不必纏。總之欲求脚小非纏不可。但虛應故事。毫不研究其纏足制度。終是行不通也。

採蓮新語

(報辯)

足之修短

吾國東莞漳州大同等處。爲產蓮勝地。雙弓絕織。最小者僅二寸。愚意足之修短。普通以三寸爲合度。過小反覺上重下輕。失自然之態。與其肥禿硬曲而短。寧可尖香軟瘦而長。若竹萌式者最佳(俗稱黃瓜條子)。縱長四寸許至五寸。亦較馬足豚蹄。俏麗

多矣。

品 足

品足評頭吾國恒諺。然縱有品足之語。實罕觀品足之文。閱俞綠琴所譯外人品評吾華小足之文字。計五種。固屬隔靴搔癢。不足據爲定評。既同具此審美觀念。亦徵考察之精密。(一)廣東脚。雖小僅三寸許。然無前趾。似未美備。(二)寧波脚。小僅三寸許者甚多。且有前趾。與湘略同。(三)揚州脚。以細長爲美。故小者亦四寸。不能縮三寸。(四)蘇州脚最小者亦五六寸。名曰半攔脚。式亦不佳。(五)北京脚。足面直而不曲。小至三寸者。寥落若晨星。以上就已纏成者評之。若不成者。有如馬蹄。有如彎刀。怪狀奇形。見者失笑。似不如不纏之爲愈也。外人之眼光論調如此。是否真確。還質諸當地之品蓮家。

小脚易求。小而好者。則難覓。如何方算得好小脚。在品評之先。須設一標準。然後書分區域。分別言之。

足之佳者。就其全部言之。須具小瘦彎軟稱五字。小者非僅狀其短。乃包括短窄薄而言。此其一。須介乎肥瘦之間。方稱佳絕。即有玉軟香溫之妙。而乏臃腫癡肥之態。

但肥者終易流入臃腫。故與其肥。毋寧瘦。此其二。彎之一字。最不易言。譬如畫山。或雄峻或秀麗。悉視其彎勢之如何。往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以意會而不能以言傳也。此其三。軟之足珍。盡人皆知。無煩辭費。此其四。有五寸之足。而玲瓏剔透者。又有三寸之足。而不堪入目者。此無他。乃各部能相稱。與不能稱耳。必短窄薄之配合。悉如其度。乃有相得益彰之妙。稱字之重要也如此。此其五。至於香。則可遇而不可求。可偶見而不能頻遇者。故暫不置論焉。

次就其形體分析言之。須具短窄薄銳平直六字。短指前後之度。自宜短不宜長。窄指左右之度。宜窄不宜寬。且須前後相稱。尋常之足。往往前殺而後豐。不足觀也。薄謂上下之度。宜薄不宜厚。銳指足尖而言。宜銳不宜禿。銳而能稍稍上翹。則尤饒媚態。惟上翹過甚及下垂。均不足取。平指足背而言。宜乎不可隆起。如能向下微凹尤妙。然南方之足。十九皆坐背高之病。往往足則窮纖極小。而背則隆起如山。棋輸一着滿盤皆錯矣。直指足跟而言。宜直不宜歪。再就其行動言之。則宜穩宜捷。穩者行時不翹指。不左右偏。無扭捏態也。捷者步武自如也。

各地足式之不同。與各省方言之互異。可作等量齊觀者也。今爲品評便利計。特將

全國析之爲數區域。北方之直魯豫甘奉吉黑諸省。其方言。大致相同。故其足樣。亦不相上下。北方之足優點。爲軟。平。直。銳。薄。前部窄惟後部較豐。其劣點則爲長四寸以內者甚少。雖尖銳而下垂。故絕少韻味。行時翹指十人而九。尤不雅觀。此就一般人言之。若晉之大同。則盡善極美。他若甘肅之蘭州。纖小既不後於人。能行步之便捷。有時男子且追之不及。又附近有秤鈎驛者。高踞山崗上。驛中婦女。足無有逾三寸。其纖小之度。足冠全國。而上下山崗。宛如平地云。近年解放之潮雖盛。而北方束足之俗如故。不特束足。且仍御舊式之高底網線弓鞋。若絲襪而平底鞋者。僅僅於京津等交通便利之處見之。

中部之鄂湘皖贛四省。其方言相類。似足式亦大致相同。惟皖北接比魯豫。故亦饒有北方色彩。此區之足以短平直見長。然肥而寬。極不雅觀。有長僅三寸。而橫量亦有寸許者。因有豬脚之譏。惟湘之益陽。則爲例外。龍陽女子益陽脚。爲三湘之俗諺。世之品足者。大同而外。咸推益陽。而余所目睹者。又以此爲狀頭。蓋雲中蓮鈎雖卓絕。惜余福薄。未之見也。益陽之足。又以桃花港爲首選。余嘗以瘦小尖響香軟正七字編之。其能深合規律者甚衆。響之一字。尤曲盡其妙。秀媚之態。非拙筆所能狀其萬一。當

阿母教纏之際。又能因勢利導。絕不蠻纏硬裹。初不求甚小。而注意於各部之調勻。然其結果。則仍異常纖小。無穢氣。無鷄眼。行步矯捷。盛名之享。非倖致也。又以俗尚纖趾。故小女子不待其母之董促。而自知勤纏。八九齡時脚即裹成。他若鄂之武漢。贛之貴溪。皖之屯溪。亦有妙足。惜不常見耳。之數省者。凡值佳節及喜慶。婦女以御紅裙紅鞋爲榮。惟紅裙紅鞋必凌波細小者御之。乃益見溫文爾雅。若蓮船尺二。而亦東施效顰。僞俗之態。見者乃疑爲梨園彩旦。扮演探親相罵矣。以此解放之說雖盛。約束之習如故。特高底弓鞋。著者已少。方之北方。又遜其堅貞已。至湘省以密邇百粵。年來新潮激盪。趨之者衆。長沙等處。婦女年事稍幼者。皆率競解羅紉。其能作中流之砥柱。立脚不從流俗轉移者。又僅益陽一縣而已。川滇黔三省。亦自成風氣。東足之俗頗盛。舍蠻荒之域及鄉僻之區外。婦女以不纏爲奇恥。蓋欲自別於村女蠻婦也。足式多板硬。纏時專務短小。而不及其他。故拙劣者多而俊妙者至罕觀焉。江蘇之足式。最不一律。絕無統系之可尋。茲略舉其著者言之。俗有蘇州頭揚州脚之諺。其實揚州之脚。並不高明。方荔裳金園雜纂。亦謂爲未足信。其不甚佳妙。可想而知。揚州脚以窄瘦見長。足尖而微向上翹。故頗俏俐。惟修常及五六寸。謂之足俏則可。稱之足小則不能也。近

年來更競尙解放。即此半尺左右者。亦邈不可得。鄉間婦女蓮船之巨。幾駕男子而上之。將來揚州脚。殆以硬大負盛名矣。在江北區域內有鹽城縣者。婦女以足小著。小女子四歲即纏。七八歲已纖不盈握矣。鹽城之足。純以瘦小勝。其長均在三寸至二寸半之間。四寸以上者頗鮮。惟足尖過於上翹。着扳尖之鞋。尙足掩其短。如御平底鞋。則形如龍船。厥狀極醜。此就一般之足而言。若披沙揀金。懸格以求。亦有全材可以識拔也。又徐屬各縣。亦多纏趾。因鄰魯疆。皆屬山東式。蘇州婦女在纏足盛行之際。頗有佳足。蓋吳門之女以靈秀所鍾。慧穎異常。於粧飾之研究。尤有獨到。不纏則已。纏必玲瓏纖小也。惟聰明人不能刻苦。亦一顛撲不破之定例。故蘇女往往不肯力纏。而於高底上加工夫。思以巧勝人。三寸金蓮。屢鼎爲多。自新潮傳佈後。益無人肯爲此辛苦艱難之工作矣。與蘇州相隣之洞庭山。其婦女敏慧不讓金閨。而堅苦則過之。故裙下雙彎。雅負盛譽。蘇人在纖足風行之時。有蓮癖者娶婦多於此中求之。山中貧嫗以纏足爲業頗衆。有爲蘇中閨閣之家所雇用者。此輩不特操術極精。即其裙下。亦足資楷式焉。

浙中婦女。其足無定式。完全與江蘇相似。而杭州之與蘇州。尤酷肖。蓋雖有美妙之足。而取巧作僞者。則又比比皆是也。嘉湖之女。率皆躬耕南畝。故非富庶之家絕少。

纏足之婦。即偶有纏者亦屬虛應故事而已。浙東八府。俗均尚纏。且皆纖小。足式不一。而笨拙者居多。就寧波一府。尤以脚小著名。蓋甬地鬧房之俗最盛。有不鬧不發之迷信。鬧房之際賓客向新婦索手索足。例不能拒。其甚者卸却繡履衡之以尺。苟雙鈎稍巨。或乞靈高底者。衆即訕笑隨之。婦女以此難關之不易度。故當香閨待字之際。必盡力以約束之。即爲之父母者。亦董促恐後。不敢稍存姑息之念焉。甬女之足。亦以短小勝。大都在三寸左右。有前趾且極細瘦。惟足背甚轟。與前趾截然爲二。最爲美中不足。但御網線之鞋。頗能掩其短。足纏甚緊故頗見波俏。步履亦便捷。總之甬式之足。各項均合格。惟最關重要之足背。竟高隆如是。誠一憾事。聞二十年前。有一種改良之式樣。足背絕平。發明者即以小脚著名之蓮榜狀元甬妓童雙羞。惜不旋踵而解放之說興。故考之者不多。不然。將與大同纖趾爭衡於南北矣。

福建婦女。不纏足者居多。惟漳廈一帶。不特纏裹。且極纖小。聞漳州初亦不尙纏。朱文公治漳見其習俗淫靡。乃一意撻掖纏足。淫風頓戢。至今此俗相沿不替。有一種文公履。即公所制定之繡烏也。

粵省東莞之足。藝與大同益陽揚州並稱。纖僅二寸有零。雙足可承於一小碟上。其

小之度。堪冠全國。惜無前趾。故不足觀。余意足長最好在三四寸之間。過短他部便不能相稱矣。粵屬各地皆稱纖趾。其足式之貴短圓。而不貴尖瘦。亦與東莞等。惟短不及耳。潮州婦女足。與大足之區別尤嚴。凡納妾惟纏足者入門即稱姨。否則以赤脚呼之。必待生子娶婦。始得着襪拖鞋。至大婦死而後着履。若無所出。則終身赤足而已。又瓊州定安婦女姿首頗佳。足甚纖小。式樣尤精絕。與粵屬他處不同。蠻荒絕域。有此尤物。殊可異也。說者謂山中產草。溜之瘦足。故能事半功倍云。以上所評。孰優孰劣。皆就一地之大概情形言。若少數佳妙之足。任在何處。均能覓得。非必限於大同益陽。特此二處最多。而最整齊耳。

蓮鈎清話

（卿須）

婦女纏足。初意必爲美觀而起。一人倡之。百人和之。積習相沿。遂成痼俗。蓋淑姿麗質。貴乎窈窕。非如此不足以襯美麗。不然六寸圓膚。昂然行來。豈不失却婀娜風光哉。故昔者漢女以纏足爲貴。纏至愈小瘦愈弓尖。乃愈爲人所稱道。而旗女之穿大履。與日人所穿者有別。日人之鞋底爲雙木而旗女之鞋則爲足心一木也。以布帛束足令長。

窄。正與漢女之纏足同一心理也。至西婦之好穿高跟鞋者。以鞋跟既高。則行走時有所顧慮。不能過於急速。且鞋跟愈高。行時愈見窈窕。正不輸吾國纏足女子之美觀焉。

吾國婦女纏足。西人競以爲病。殊不知歐洲婦女亦有陋習焉。去年有人自巴黎歸。謂法國婦女亦尙纏足。纖削尖小且較吾國尤甚。行步姿勢非常妙婉。蓋足既纏小。且御高跟之鞋。故倍覺窈窕。但法國婦女體育尙好。故不似吾國纏足女子之迎風欲倒。又華林尼博物院有婦人古履陳列所。歷代履屐燦然具陳。就中以路易十六時代通行之履爲肥碩。十七時代則頗銳附豐。大異於前。有平角弓彎形爲三角。有前極昂銳後極纖豐形如玉笏者。至十八時代則跟細而高。頗纖而小。亦有豐頭附新月者。異形奇狀。見所未見。較之吾國婦女石榴裙下之瓊鈎利屐始有甚焉。所見此種陋俗。不弱吾國爲然也。

年來吾國天足婦女。大都喜穿高跟鞋。或以革。或以綢。或以帆布。端銳而底窄。跟高而踵細。行時其聲橐橐。與昔時弓鞋聲之咕略咕略者。有殊途同歸之妙。然譽之者謂可增美觀。毀之者謂足傷身體。其實婦女之高底鞋。吾國昔時亦有之矣。周禮云。屨人複下曰烏。釋名云。其下曰烏。烏屨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其下。使乾臘也。又云。晚下如烏。其下晚。晚而危。婦人短者著之可以拜也。畢沅注云。當作鞮下。引方言云。

。自關而東。謂之複履。其下單者謂鞵下。又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屨。觀此爲既複下。可知爲高底矣。蓋以木墊之鞋底使高。而晚下者則僅以木複履跟之下。而立時祇履尖着地。踵高而趾俯。厥狀危然。正如今日高底鞋之製也。特昔時婦女之高底鞋。乃行禮時所御耳。今則無論婦人女子游宴憩息。無不服此而期增美觀矣。又昔時婦女之着高底鞋者。良以習尙小足。足既尖小則立時足尖必上仰。殊不美觀。乃以穿高底鞋約束之。使尖尖玉趾。不得不俯。蓋其作用爲輔助小足愈見其纖削耳。

纏足女子之鞋曰弓鞋。以其形如弓彎也。朱有墩元宮詞。簾下弓鞋三寸露。知是嬈嬈小姐來（古宮人多稱小姐）。郭鈺詩。草根露濕弓鞋繡。俱詠弓鞋也。至其弓鞋之高底者。古詩中亦有詠及。謝觀詩。來索纖纖高底鞋。梁皇太子贈美人詩。畫屨重高牆。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履高疑上砌。徐君倩新春擁內人行詩。草短猶通屨。鮑泉南苑看遊女詩。履高含響佩。皆詠高底鞋也。又高底鞋別稱重台履。見留青日札。清時纏足女子弓鞋。其底跟必以橋梁式。木頭底襯之使高。蓋猶有晚下重台之遺風焉。

婦女足飾之進化

（萬石厂主）

纖纖玉趾。瘦不盈握。吾華千百年來之國粹也。古今名士詠之詩歌。其珍重恭維之表示。實有逾于奉天承運之帝德頌。顧此纖纖之來。寧豈容易。不犧牲其筋骨肌肉。始克成此削趾適履之功。而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由是而飾足之器興焉。器以木製。厥名高底。納諸蓮舟之內。外束以尋丈錦帶。則雖巨等野人之迹。可使銳如春筍。我鄉顧某以善製高底擅名滬上。經其手削者既美觀而復穩步。名門閨秀。妓院嬌娃之招至妝閣。使實地審量而當場奏刀者。接踵無稍間。其業雖臭。人間艷福爲此奴佔盡已。顧初只設攤于小東門內之某橋下。既賃一廡設肆。兼營兌錢。漸進而爲小錢莊。爲匯劃莊。至民初倒閉。罄其所得臭錢外。猶累入十餘萬。倘以北美之風尙例之。亦不失爲高底大王矣。光宣之後。真愛美說駸占優勢。滿幫金繡之網頭鞋遂淘汰。而易爲平底圓頭。素鞋白襪。雅潔絕倫。果遠勝于人工裝飾之俗艷。惟一勾新月。猶是春葱。未可視爲純粹之真美也。比入民國。禮教一新。種種束縛悉予解放。而六寸膚圓者。頓作蘭閨之芳範。白綾丈二棄之如遺。別障以薄逾蟬翼之絲襪。隱約之中藉表其雪肌之美。至今半老徐娘。撫踵興歎。歎阿母之不仁。徒苦其皮肉。而今日反須借重棉絮。以張其拳縮之趾也。雖然皮鞋之高跟與繡鞋之高底。其相去有幾。所不同者。今顯于外以爲可愛。而昔藏于內以爲

可羞耳。斯則心理之變遷。寧有繫于物質哉。

足話

(炳)

姻叔汪小純翁。博學能文。復工詩詞。曾有詠揚州黃魚脚句云。「人來鄉鎮集。履着扁尖圓」。一圓字最確切不移。蓋若輩襪用布製。內有白布一方。(俗謂之包脚布。)緊包全足。或不加布。而襪則甚狹小。與現代女子着鬆緊自如之絲襪。養成五指開張之天足。扁而不圓者。實有區別。又十數年前。曾見某君作女子出嫁曲。有句云。「親裁鞋樣巧。天足仍宜小」。頗佩其「小」字用得妥貼。與汪翁之「圓」字。可謂異曲同工。然此特係當時之天足。今則無人肯在「小」字上用工夫矣。一嘆。

老友魏君。曾在濟南識一日妓。貌頗秀媚。而肌膚白皙細膩。滑不留手。尤足令人魂銷。翻夜度值。僅八元。乃留宿焉。既與綢繆。其活動工夫。與華妓無殊。樂甚。及手索足。詎自脛以下。皮粗肉糙。判若兩人。興遽索然。草草訖事。夫日女赤足操作。素成習慣。風日久侵。自呈異象。魏君果欲花樣翻新。儘可使如潘金蓮之高懸葡萄架上。今乃不假思索。遽欲取置肩頭。宜乎人握而掃興也。

余初至北地。同事陶君詢余曰。北方婦女有三臭。汝知之乎。余瞠目不解所謂。君乃云。北方婦女。喜食葱蒜。故口臭。不洗陰。故陰臭。不濯足。故足臭。此三臭之稱所由來。余以君故北籍。依理當不至污及鄉人。乃漫應之。然亦未敢深信。其後顧曲劇團。倘座鄰北地臙脂。果每覺異味陣陣。發自其身。聞之欲嘔。惟此種異味。並非人人皆具。大抵中年以上而纏足者。多不免耳。因憶民元。余方供職金陵。某日邀友作方城戲。飛箋召花。興致殊豪。友人楊君所徵。曰楊小貴。適坐余側。忽舉蓮鈎加余膝上。瞥覺臭氣一縷。直達鼻端。急急推下。倏又加上。屢推屢加。末由趨避。坐受穢惡薰蒸。頭腦溇溇欲暈。勉強終局。所負特多。誠無妄之災也。然彼固綠楊城郭中人。可見臭足並不限於北方婦女耳。

談足

(大雄)

陝西邠縣婦女。纏足之習甚厲。至今仍多小足。其足小直與腿部無異。且多著鮮豔紅鞋。而衣服則不甚講求。

山西大同婦女。纏足之風。甲於華北。凌波纖細。玉趾弓彎。在明代已負盛名。前清益

所稱艷。冀晉二省。爭相仿效。是即品足家所謂「大同式」焉。兼有瘦小尖彎香軟正七字之妙。蓋其纏洗甚勤。時且散麝薰香故耳。

宣化婦女。倡用薄花底。取其步步生蓮之意。然以蓮花雕刻。頗難酷似。故通稱之爲梅花底。所謂梅花底者。即將弓鞋之木底鏤空。作五瓣梅花形。中實白粉。嫻嫻行動。步步留痕。另備小袋。預貯香粉。防其用罄。時爲增益。御此種鞋者。多係富貴婦女。非貧家小戶財力所能辦焉。

各地織趾瑣談

（趙亦新）

江南婦女之足。其形皆蛇頭駝背。雖欠美觀。尙不覺俗厭刺目。中州南部婦女。足下寬肥曲彎。行時以跟。腿擺臀扭。蠢形醜態。己足令人作三日嘔。而藍布鞋。口束雜色帶。鞋尖彎如鎌鉤。裹脚代襪。踝胛暴露。積垢遮膚。令人望形掩鼻。

鄂黃崗黃陂數縣。婦女足趾。纖小緻緻。奈人尋味。惟足背腫肥。是美中不足。大同風氣閉塞。纏足風尙。依然如昔。官方雖屢申嚴禁。罔生效果。設蓬門有小脚女子。世家恒爭委禽。貌雖遜亦無傷也。否則縱名族閨秀。人亦恥與爲儔。故大同女子爲謀終身幸

夫不至如從前不問富貴貧賤。惟以纏小雙足爲女子惟一之急

嘗爲阿母呵斥。不訂也。檀奴爲書。「比翼。連理」。以貽

胡作此咒人語。君不見龔芝麓爲橫波塗金條脫文耶。長恨在譜。將作

。第一極麗。尤以娼門女子。更加推波助瀾。於是織足繡鞋之誨淫風

氣。遂靡所底止矣。蓋彼時選色。首注裙下。即姿貌不甚佳麗者。祇要雙蓮纖小。繡履光艷。自可動人。反之。縱西施王嬙復生。若蓮船半尺。亦無人問鼎。因此娼家女子。無不盛飾厥足。以爲迷客助淫之具也。余識上海蘇妓小五寶。年已雙十。而足仍纖巧。每當留髡。必淨滌雙足。撒以香屑。沃以花露。束以薄綢。然後套以白綾弓襪。換穿大紅緞軟底繡幫鳳頭睡鞋。始登床于飛。因睡鞋爲軟底之故。其尺寸比日間所御之履更小。尖細爽貼。觸手軟美無倫。且白襪紅鞋相配。尤極鮮艷。蘇女之足。稍有肉氣。握之豐腴。亦別有佳趣。斯時花叢時尚。留客住宿。非御紅履侍寢。客不能盡興。亦一時之密規。實則花底尋歡。有此大增興趣。以視今日摩登女子之白足如霜。遠勝多多矣。僕在浙納第二妾。亦蘇人。

三十歲後。遊蹤漸達北地。見豫陝魯各省之繡足。大不相同。腳脛既壯。腳背復厚。雖勉強纏到三寸左右之長度。不過成爲三角形之肉槓而已。其形式之笨拙。有如驢蹄。無所取材。後因公赴晉。在太原見彼方婦女。善於纏足。尖小秀瘦。不讓南人。旋漫遊大同渾源各地而返。途中所見甚夥。均爲上選。頗有益陽脚之風。惟北人身體健碩。長度稍增。不及益陽之小耳。

民元以還。伏處舊都近二十年。未越雷池一步。已不知今日各地纏足情形奚若。第二妾現已垂垂老矣。並已自行解放。成爲非驢非馬之怪形。不堪寓目。僕每深宵靜坐。回憶前塵。不勝感慨系之。幸所藏當年各相識所贈遺之弓履睡鞋。尙存百餘雙。諸式均備。可以考知昔時女鞋式樣變遷之迹象。暇當加以整理。著成鞋史一書。以存絕學也。曾在北平東四某古玩店。及前外某舊貨店。見有出售之舊弓鞋甚多。雖非上品。其中亦有可資采擇者。不知靈犀君亦嘗蒐羅及之否。

促蓮詞

王伯龍

靈犀先生著采非錄一書。殺青有日。付梓可期。謹賦短篇。用代促迫。詞曰。

幼婦黃纈繼楚辭。采非歌能擷江蘼。靈犀圖本靈均賦。一例離騷故國悲。

陌上花開春寂歷。柳梢月色久蹉跎。空廊響屐無人至。奈此嫋嫋碎步何。

采菲錄

姚靈犀著

知足談

袁子才對於弓彎。極端反對。嘗與友人書。因納妾議及女子之美不在纖趾。其詩話中。亦采某公謂其妾土重（杭人言大脚）。妾有詩答曰。三寸弓彎古所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纏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所著子不語中。一則云女鬼之脚甚香。一則云李後主在陰界織踊（則足者之履也見左傳）十萬雙。皆託因果以譏俗警世。

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也。後世因以金蓮爲女子纏足之稱。南唐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令窈娘以帛繞脚。纖小屈上。作新月狀。此爲婦女纏足之濫觴。但當時不過荒淫君主偶爾遊戲。詎知後世變本加厲。蓬門弱質。亦踵事行纏。考纏足之始。斷爲南朝。唐時已風盛。故韓冬郎詩。六寸圓膚光緻緻。白羅繡履紅托裏。南朝天子欠風流。却重金蓮輕綠齒。唐人詩中。亦屢有跡象發見。李後主所爲。效尤而已。雜事秘辛。本屬僞作。但足長八寸。脛附豐妍。底平指歛。約縑迫機數語。確爲宋代以前情形。蓋宋元以前。纏足尙未

普遍。故後主所爲。自覺新奇。人皆驚異也。秦少游詞。髮雲鬆。羅襪剗。是不著睡鞋之證。李後主詞。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言其履襪而行。舉動無聲。於以知小周后決非纏足。果屬弓彎。便不須窈娘以帛繞足。况纏足婦女。斷不能剗襪行走。若驟解足紉。血債甚苦。不著弓鞋。如何行動。纏足之風。必盛於宋末元初。殆因當時華夷混雜。非如此不足以有別耶。輟耕錄可以證其一二而已。

袁子才答友人娶妾書略云。『足下託僕訪美。而首載一條。拳拳於弓鞋之大小。甚矣足下非真好色者也。』從古詩書所載。詠美人多矣。未有稱及脚者。宋書稱男子履方。婦人履圓。唐史稱楊妃羅襪。冬郎六寸圓膚光緻。皆不纏足之明証。後主使窈娘裹足。作新月之形。傳爲纏足濫觴。『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鬟。先俯察裙下。亦可謂小人之下達矣。』或云足不小。則身不娉婷。此言尤誤。夫女子所以娉婷。爲其領如螳螂。腰如束素故耳。非謂其站不穩也。倘弓鞋三寸。而縮頸粗腰。可能望其凌波微步。嫋嫋來遲否。僕常過河南。入兩陝。見乞丐之妻。擔水之婦。其脚無不纖小平正。峭如菱角者。使足下見之。其皆認爲西施毛嬙。而納之後房乎。』子才生於乾嘉時。竟能發揮如此議論。可謂通達時務。若生於清季。亦梁啟超之流也。梁於光緒丙申之夏。主辦時務

報於滬上。提倡天足最力。蘇省各縣。皆設分會勸導。頗著功效。而在康年樞卿主其事。苦口婆心。頗有功於紅閨弱質。當時頑固之庸夫愚婦。竟有唾罵之者。讀袁子才之書。可見士大夫囿於習俗如此之深。直以纏足爲訪美必要條件。遭袁譏笑。未有不罵之者。余嘗於綏遠語天足會長。請祀袁隨園龔定盦。今日思之。梁任公汪穉卿更宜陪葬也。纏足之俗。惟中華獨有。前人考之詠之。不勝枚舉。但金蓮之稱。始自潘妃。束足之事。助自宵娘。楊妃羅襪。一斷千錢。鈿足裁量。用羅四寸。考其源委。必肇於唐。泊乎宋初。猶未大備。秦妙觀宣和名倡也。及其衰暮。嘗藉檐溜以澀足。斷非纖趾可知。南渡後。妓女窄襪弓鞋如良人。故當時有蘇州頭杭州脚之謔。蕤林伐山載。宋理宗朝。宮妃束足纖直。名快上馬。說略中紀比時風尙。目爲妖服。爲金元亡宋之兆。於此二則。可知南渡以前。纖足者皆良家婦女。此中理學之毒。變本加厲。以纏足纖小。行動艱苦。可防婦女淫奔。宋末妓女亦踵事束足。元人入主中國。則益加寵愛。實際即蹂躪不堪矣。明太祖因燈虎射淮西婦女好大脚。致殺多士。兆民揣摹上意。於是迫令婦女行纏。從此普遍各省。然邊遠之地。多未奉行也。予故曰唐代之宮禁。宋代行之仕族。元明則普天率土。莫不如此。雖屬臆度。想當然耳。

清波雜志。南宋周輝撰。內載強淵明帥長安。求辭蔡京。京曰。公至彼且吃冷茶。蓋謂長安籍妓。步武小。行遲。所度茶必冷也。按此可知彼時尚織趾。

舊京遺事。言明季故事甚詳。內載宮中尖鞋平底。行無履聲。雖聖母亦概有吳風。以哀娘娘之騎馬善射。皇上能看之後。媿媿行步惟工矣。又記南方女子織輕膩秀。風來欲吹。而弓足難搖。舉體便嫌厚重。北方端麗旖旎。故有內家之容。而玉軟鈎香。上勢嫌遲。下體有掌上可舞之態。若如粗濁婦人。足舉直著鞵鞋。則亦與男子無異。至於市內所售之鳳頭靴。以禦祁寒。不過春筍長大。雖有韓名。而雙行愈增其美也。可見當時風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其言曰。大抵京師前頭諸色人供奉時少。是以明淨新粧。但欲取好襄王之意。而士女不識所由。爭爲東施之效。及閱清人東行紀程詩。船櫂梳頭一尺長。蓬鬆燕尾壓肩旁。寬褶大袴金蓮小。冬夏穿靴怕走香。長安客話。金陵陳鐸。嘲北地巷曲有句云。綿裙棉襖棉褲子。勝服。那裏有春風初試薄羅裳。兩相比較。直不知是非何在。今天足婦女。天寒風雪中。身居北地。足登小蠻靴。亦韻。

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布製爲小襪。似膝袴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襪不露。且竟夕不鬆脫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即古鞞鞋遺製。燈影下曳之

以行。亦復不于有致。見續板橋雜記中。又云。馬四雙跌不甚纖妍。常載小刀鞋（俗名掩鞋）。作忙促狀。於此可見清嘉道間。一時風尚。帳中被底。羅襪一鈎。無復睡鞋繡錦。擱上郎肩矣。平日纏足婦女。皆著脛衣。是爲膝袴。即楊妃之藕覆也。余嘗見秘戲圖所繪婦人。兩腿皆著長襪及膝。而以帶束之。心疑其製。今始知之。而不得其名。遙想臨睡之先。衣裙盡卸。必另作一番結束。夜來跣履以行。因足部復襪勝脹。著金縷鞋便嫌擊柄。故不得不然也。今之青樓中人。皆著絲襪過膝。光緻可人。而牀前例有拖鞋。是因革履作響。且御之終日。亦嫌其累。不如拖鞋之輕便。氍毹無塵。燈影下亦殊有致。又所謂刀鞋。其形如刀。鞋尖微翹。瘦窄而長。北方婦女。亦有著之者。妓女除高跟革履外。則著圓頭平底繡花緞鞋。其樣是仿瀨式。小吃素人所製絕佳。欸欸行來。亦復娉婷之致。

北里中往往以脚之大小得名。如板橋雜記。張小脚即張元。纖腰蹠步。亦自楚楚。顧大脚即顧喜。體態豐華。跌不纖妍。均以脚傳。真名反掩。清末。秦樓麗質。楚館嬌娃。因病雙跌。輒效內家粧束。塔西隨記言。連玉雙跌亦大。時人謂之大脚仙。紅玉。雙跌不甚纖。故時作旗粧。余恒以脚之大小優劣。詢諸老友。友固老涉花叢者。作模稜語答

曰。小固欣然。大亦可喜。平生最可恨者。一爲尼姑脚。一爲戳破天。蓋尼姑脚。短而且肥。戳破天。尖翹跟挫。皆惡模樣也。諺所謂前頭要上天。後跟又不肯。即戳破天。俗所謂前頭賣生薑。後跟賣鴨蛋。即小脚之不堪入目者。反不若大脚。被人笑爲綽火板矣。今日天足者。觸目皆是。然天足亦有優劣之分。

宗子威賦美人吟八律。其鞋鬢云。結束雙鈎步曲欄。紅絲繫上誤入看。錦毛濃簇珠銜鳳。綵縷紛披縵印鸞。粉墜蓮房花蒂現。荇牽菱角繡泥攢。昨宵鐵老傳杯飲。酒瀟沾唇拂未乾。天足漸行。纏者不易驟放。乃有一種鞋。俗名一片瓦。以絮塞其尖。喬作大脚。但鞋頭不實。遂以絲絛作鞋鬢而綴之。宣統間。風行一時。余憶浮生六記有云。芸曰。脚下將奈何。余曰。坊間有胡蝶履。大小由之。購亦極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嶺左利觚謂。吳下少婦之麗者。着綠胡蝶履。帕首素衣。挈榼壘頭。余嘗以爲奇艷真艷。不謂於南中一律近之。

唐時名妓。金陵王小潤。兩腿潔白豐盈。崔垂休酷愛之。嘗題記於其髀上。同年以詩嘲之曰。何事博陵崔十四。金陵腿上逞歐書。余亦酷愛婦女兩腿。讀此詩不覺神往。願在禪而爲妓。兩肢紅玉。其媛如春。固勝於蠅營名場。鷗浮宦海也。或以書羊欣練裙之筆

。裴穆宗譚衣之詞。而仿崔生題辭之事。一一寫於楊妃白藕之腿。未非一極快意事也。
方氏五種。一曰香蓮品藻。纂香蓮宜稱惜疾榮寵屈辱五十八事。是誠得步步生蓮之三昧。
。二曰貫月查。是以弓鞋賭酒。彷彿投壺。以果擲之。中者常勝。三曰采蓮船。是鐵崖
鞋杯故智。而以玲瓏骰子。喝六呼么。定爲西子吳王。行其酒令。四曰金園雜纂。仿義
山雜纂之體。形容香園蓮足。游戲筆墨。可堪拊掌也。五曰響屐譜。略如棋局。擲玖投
瓊。琢檀栲爲質。而鑲金銀絲作路。使美人容與其上。實與東樓之肉雙陸等。書爲方荔
裳所著。是公誠得香蓮癖矣。

潮俗婦人尙纖趾。矯揉造作。更有甚於淮揚間。且有躡蹠過甚。扶杖蹠蹠以行者。白頭
人無論矣。中婦風華。乃亦由此。真不可解。見葉楚槍嶺左牘。秦晉婦人。亦復如是。
。不意數十年後。一變而爲雄趾（雄趾二字見陶菴夢憶）。且有不著鴉頭襪者。自謂肉感
動人。能誘惑男性。其實男性並不以玉腿爲意。心中恒作非非想。注念於腿丫間之一部
分。故無意識者。又作時裝婦女不穿袴之謔言。以消見聞。所謂意淫者是也。
秦淮感舊集載。板橋雜記之品願橫波。則曰。弓彎纖小。同時又有張小脚願大脚之稱。
續記之品徐二。亦曰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可見當時之重纖足矣。自歐風東漸。秦

淮名妓。得風氣之先。以不織足爲時髦。狎客評花。又皆重纖腰不重織足。不可謂非審美思潮之進步也。予作秦淮雜詩云。曲中名妓最時髦。不重蓮翹重柳腰。昨日繪音禁織足。還應旌獎到香巢。及至今日。金蓮如鈎月。體態弱不禁風者。反罕見矣。

菽園贅談記。唐以後詠繡鞋者多矣。能工切未必能入情。明人徐秉衡（平）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能得詩中三昧。若沈小山（濟清）。昨夜肩頭今夜酒。不曾孤負可憐宵。黃笛樓（鶴秋）句。濕到鳳頭非是酒。剛纔風露立中宵。則又兼詠鞋杯。而非專詠繡鞋矣。

黎陽有跣足俗。福建南台閩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蹀躞婆（蹀疑是裸）。以其赤脚不裹足也。東坡粵中詩。有一青裙脚不襪一之句。此風從來已古矣。紅樓夢警婢女曰。臭蹄子或浪蹄子。皆言其爲小脚也。讀者嘗疑大觀園中人。皆旗下天足女也。北地嘲婦女之大脚者。曰大脚鴨子。鴨讀作丫。因鴨脚最大也。

燕京訪古錄載。西單牌樓南高底胡同井台之東壁。鑲漢白玉石一。上有婦女弓底印跡一。長五寸。其旁復鑲有楠木弓底二。亦長五寸。旁刻奉聖夫人客氏木底樣九字。按此處乃明時御用木底局之遺趾也。蘇州名勝。有西施足跡印。此不可同日語矣。響屐廊在靈

巖山中。以梗梓板藉地。行則有聲。此梧宮中艷事也。

戲劇中搬女脚之纏足者。俗謂之躡。花旦、武旦、刀馬旦脚色用之。躡之製法。頗極精妙。優伶在後台蹂躡之時。頗守秘密。不許人看。使用之法。須要熟練。非少年入手。殊難成就。按蹂躡開始於魏三。見京塵雜錄。又伶人練習腿工。術語爲煨（叶音）腿。學婦人步。術語曰走交（音告）步。宋時元夕有踏躡。以雙木縛足而行。元順帝宮人凝香兒。能爲翻冠飛履之舞。按飛履略似瓊林宴劇中范仲禹扮鞋。女子爲之。更可觀也。春秋時。吳王宮中有響屣。以梗梓板藉地。行則有聲。故名。而屣者。屣中薦板也。南史。晝日斫屣爲業。舊解斫屣爲製屣實誤。吾鄉婦女製鞋。猶或於鞋根以一木板墊之。墊於鞋之外者。謂之外高底。墊於內者。謂之裏高底。此高底者即古之所謂屣也。蓋婦人站立。足跟高則足趾向地。姿致易美。西婦之著高跟皮鞋。亦此意也。劉鑿五石瓊云。蘇州濮仲謙曾爲柳如是製弓鞋底板兩雙。此弓鞋底板。亦即是屣。而吾鄉之所謂高底者也。

明馬皇后天然足也。金陵士人以淮西婦人好大脚。製作燈謎。太祖見之怒。殺射燈虎者多人。張獻忠寇襄陽時。川婦女之纏足者。將小脚堆積成山邱。此皆智不如葵。交相爲

害。

綴履口兩邊緣處。是爲鉤。於牙底相接處。用一細絲絳周圍綴於縫中。是爲縷。又以履口納足處。周圍緣以皂絹廣寸許。是爲純。又於履後綴上皂帶以繫之。如世俗鞋帶。是爲綦。

舊時纏足婦女。以木塊加於履跟。使足形纖小。揚州畫舫錄載。女鞋以香樟爲高底。在外者爲外高底。有杏葉蓮子荷花諸色。在裏者有裏高底。謂之道士冠。平底謂之底兒香。今之高底不知亦有名色否。

俗語云。蘇州頭。揚州脚。此語自古已然。明季周后籍蘇州。足不甚小。而髻樣光飾新穎。田妃纖小殊甚。不盈一握。當時宮中有蘇樣揚樣之號。田貴妃雙趺三寸。袁貴妃幾倍之。上嘗於后前嗤袁而美田。后不悅。宮眷歲節朝賀。俱穿緞靴。或紵靴。后獨穿棉鞋。想以立異自別也。

纏足時代。皆有睡鞋。從無下地日。也有上天時。爲睡鞋詠也。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撒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鞋。今日思之。猶涉遐想。掌上握。被中勾。肩上架。皆別饒情趣。今天然足。不著鴉頭襪。兩足白如霜。倘於若耶溪上。北戴河

濱遇之。自覺可愛。方錦褥上。銷金帳中。便覺索然矣。月前友人以翠葉兩片求售。縮見其尖微翹。邊緣有針孔甚密。底刻小隸書曰。胡慶餘堂姬人鞋底八字。確係玻璃翠玉所製。其色碧綠如滴。以價昂而廢物也却之。但得詳胡家故事。當另爲文事記之。但摩挲鞋底。殊不能忘情也。

清高宗嘗愛漢女之纏足者。暗藏四嬌於圓明園。以爲女子娉婷之態。全恃乎此。令太醫院合纏足藥。迫宮女等爲之。以格於祖制。懼爲皇太后所見。使小足宮女。一律着靴。藉隱纏足。宮闈事秘。然乎否乎。

唐明皇曾作有楊妃遺羅襪銘。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鈎。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有人以詩嘲其事曰。仙子凌波去不還。獨留塵襪馬嵬山。可憐一掬無三寸。踏盡中原萬里翻。（見羣談採餘）徐用理有凌波步小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因思及鳳陽花鼓劇中。有脚大踩得江山穩之語。時洪武馬皇后天足也。與踏盡江山萬里翻。大可互相發明其理。

趙武靈王變履爲鞮。是爲皮鞮之始。近人詩。鞮履霏秋香。謂婦女皮鞋。實胡服也。留青日札。今之纏足者。高底鞋即古之重臺。鞞面鞋即笏頭履。今之高跟鞋。殆金齒履之

遺製歟。延嘉中京婦人作漆畫屣。五色絲爲系作紅絲屣。今人又以漆皮鞋爲時樣粧矣。足衣今尙絲織者。考古著角襪。魏文帝吳妃乃以羅爲之。後加以綵繡畫。前乎此有素襪李文襪。惜不能詳其製。古之文履鳳文烏紅錦鞞。皆一時之新飾。於以知古代婦女之足。雖不必纏之三寸。斷爲約縑迫素。多屬六七寸耳。

吾輩喜評頭論足。見婦女始纏而後放者。戲呼爲改組派。東隣婦女。雙趺多肉。間有喜著革履者。肉漲於鞋口外。不獨難看。料其決不舒適。於以知其緊束政策。波及玉趾。天寶中士人妻服丈夫之衣。穿丈夫之鞞。見諸新語。車服志亦載。中宗時。後宮戴胡帽穿丈夫衣鞞。北齊王浩於天統二年拜并州刺史。有婦人浣衣於汾水。有乘馬過其前者。將婦人新靴換穿而去。再溯而上之。後漢董祀之妻。蓬頭跣足。所賜鞋襪與男子無別。此皆婦女不纏足之明證。東昏侯爲潘妃繫金蓮。步行其上。亦未言緊纏如何纖小。即李後主令宵娘之足。以帛束之。使其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創意造奇。一時遊戲。古人所言弓鞋弓彎。並非裹足。不過使脚尖向上曲起如弓。俞正燮所述正同。想古之纖足婦女。無非歌妓舞女。新粧媚客而已。滑稽列傳淳于髡言。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履舄交錯。纏足婦女之鞋。決不能須臾離。如何能交錯耶。

錢泳所著履園叢語。其中記裹脚之事凡六則。洋洋數千言。頗有可采。考證精詳。勸導剴切。堅瓠集。係清人栲稼軒所輯。所記織足弓鞋事頗多。且有詩數首。而八集卷四。所載之禁纏足表。補集卷三所載之謝禁纏足表。皆大有可觀也。

愛蓮舊主。撰贈大脚美人聯云。敢說卿六寸圓膚。看竹攙穩墊。木樛高張。月下步香塵。爭見弓鞋嬌貼地。難爲你兩團肥肉。比梭子裏僵。餛飩包壞。夜來鬆臭帶。放開綽板猛朝天。此聯頗極形容。實屬醜態百出。本係大脚。裝作凌波。蓋脚之小者。其氣必鬱。鬱而臭焉。不可嚮邇。况寧波之脚。臃腫有若猪蹄。粵東之跌。零丁儼同鷄距。讀曠望生之小脚八股文。未有不啞然失笑者。俯仰之間。已成陳迹。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

鞋杯自楊鐵崖作俑。長洲林雲鳳賦鞋杯行云云。取秦淮朱校書無瑕鞋以行酒。載漁磯漫鈔中。何元朗嘗於閨門夜集。袖中帶王賽玉鞋一隻。出以行酒。蓋王足甚小。禮部諸公亦嘗以金蓮爲戲。王鳳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長歌有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一時傳爲佳話。

漢孝惠張皇后外傳中有云。一日帝至后宫。后方卸服裳。兩宮人爲后洗足。帝坐而觀之。

。笑曰。阿嬌年少而足長幾與朕足相等矣。又謂宮人曰。皇后脛跗圓白而嬌潤。汝縱議能及焉。后足踐遠遊之繡履。履高底。長約七八寸。其式與帝履略同。其行步若輕雲出岫。不見其裙之動也。漢孝昭上官皇后外傳略云。足長七寸以外。咸謂自孝惠張后以來。未有如此長趾者。其註曰。漢時宮中之俗。競以長足相誇爲美。凡體長者謂之美人體。足長者謂之美人足云。

四川婦人多殊色。穠粧而跣其脛。無膝衣。無行纏。無屣。如霜素足。曾見於大市中不以爲異。粵中風俗亦然。而乘以木屐。屐雖敝。猶楚楚晴雲赤日之前。不以爲贅。惟士大夫歷官南北者。歸而變其內。競習弓鞋。閩婦女亦多不襪。

京津妓女。有以足指夾紙媒敬客吸烟者。與鞋盃以繡鞋盛酒。有直接間接之不同。一飲一吸之微。穢褻至如此。究不知其若何風味也云云。見清末某氏筆記。因憶易實父聞人言鮮靈芝纏足必臭。怒甚。當場捧其足而聞之。若一嗅餘香死也甜者（原詞見聊齋志異續女）。沈佩貞亦曾當筵翹足於案。令人聞其是否香臭。此二事又皆直接行之。人反以爲通達。此皆足之掌故。可資談助者也。

三借廬筆談載。四川婦女多殊色。冶妝而跣其脛。無膝衣。無行纏。素足如霜。行廣市

中。粵中風俗亦然。而乘以木屐。屐雖敝。猶蹙蹙然著以行。惟士大夫歷官南北者。歸而變其制。競習弓鞋。閩女亦不襪。著者爲吳中名士。偶視跣足之風。詫爲異事。筆之於書。及梁啟超在滬辦報。提倡天足。蘇常首先解放。不意垂三十年。竟進步如是。時髦婦女。全成裸跣婆矣。但邊僻之處。仍有中窅娘之毒者。風俗不齊。今有見慣毒脛。驟觀蓮鈎者。定咄咄稱怪事。

婦女著積鼻褲。長不逾尺。股脛皆以絲襪蔽之。絲襪之色。與凝脂無異。長及玉脰。已惹急色兒眼饞。而繫襪之帶。綴以金鈴。行動作響。益使登徒子魂蕩。每有踵都織成紅絲之塔。若暗示異性。更上一層。便有佳境。或有織成黑色之雙蝶。又若暗示異性。逐花化蝶。可嗅餘香。滬友某君。謂紅色暗寓止意。表示男子勿尾逐於後。蓋火車汽車。皆見紅旗紅燈而停駛。斯言也。猶非了解婦女之心理也。因婦女奇粧異服。招搖過市。惟恐不足當異性之一顧。果有人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方且沾沾自喜。何必又暗寓止意。拒人於千里之外哉。

宣和末。婦女鞋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其後金人犯闕。二帝蒙塵。高宗用秦檜和議。鑄成一大錯。崇禎初。宮眷每繡獸頭於鞋上。呼爲貓頭鞋。識者謂貓旄也。兵象也。

。卒有李闖之亂。事之興衰。必有朕兆。服飾妖異。亦乘氣機之先也。今之婦女。圓膚光緻。兩足如霜。革履高屨。別樣風流。鞋肆取坤鞋樣。微殺其式。分作兩截。空其中段。前可斂指。後以納踵。有帶橫繫足背。以防脫落。肆夥譏陋。戲呼爲脫離關係鞋。余聞而悚惕。爲易其名。曰離德離心履。然自此鞋盛行後。離婚案件。日益增多。背夫叛家。此鞋未始非脫輻之預兆也。

婦女於夏令。著短襪及踝。而裸其兩腿。風流自賞。最爲時髦。是仿自歐美。步人後塵也。然脛部之潔白豐妍者。表現肉感之美。煞是消魂。昔楊太真著鴛鴦並頭錦袴襪。明皇戲曰。貴妃袴襪上。乃真鴛鴦蓮花也。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事見柳娘記中。蓋楊妃體微豐。故世有環肥之目。以白藕喻其兩腿。誠惟妙惟肖。明皇賞鑒及此。的是千古解人。可知裸腿以肥白爲美。故雜事秘辛。亦有脛跗豐妍之語。趙飛燕身軀瘦小。斷無曲線美可言。故合德浴時。侍女能多賺餅金也。頃見有黑瘦婦女。亦裸其兩腿。于道上。衣被下。宛然枯朽之木兩支。徒彰醜態。多見其不自量也。

中州集載。衣不掩脛。謂之哨腿。王南雲嘗得哨腿王之號。今之婦女。無不哨腿。途人佇立。視線多集於下體。曲線之美。固已表現無遺。而俯首耽視。時肇汽車之禍。上海

英工部局某君調查。自婦女盛行高筒絲襪後。行人秦半注目婦女腿部。於是汽車肇禍者日益多。余思司機者寧無愛美之心。未嘗不因貪看玉腿。而殃及路人。豈盡行人貪看玉腿。自喪生命。斯言果驗。益信女色之害人。

從前纏足時代。有紅羅行纏。芙蓉鞋楦。繡花綉履。鴛鴦錦鳥。今日天然足亦有裝飾之品。肉色絲襪。挖花草履。綴鈴吊帶。此外疑無可裝飾矣。但襪帶之上。有裝以時計者。有安以粉盞者。外國明星。皆有此飾。我國尙未仿行。時計在腿。斷非計步行速率。或所歡捧閱。計時之久暫。粉盒在腿。雖用以塗面。恐亦可裝其他藥品。如她的友之類。余嘗見印度人。腿上帶金鐲。愛美姊妹。曷不仿效。紅玉肌膚。加以翡翠綠鐲。豈不相形愈艷乎。

吳梅村見滿洲婦女多天足。欣賞不已。發於詩詞。有惜解雙纏只爲君。豐趺羞澀出羅裙。及百欄細裙金線柳。半裝高屨玉臺蓮之句。龔定庵亦復欣賞天足。有玉顏大脚其仙乎之句。及徽音豈在纖厥趾之詩。二公如生在今日。更不知若何顛倒。余尤欽服定公先見。因婦女腿足。既富肉感之美。其體質必健。故有玉骨堅牢不病身。恥爲嬌喘與輕絮之什。此詩打破幾千年來。弱不禁風。病西施爲美之觀念。益信明皇龍貴妃。爲確有見

地。或問余曰。君爲賈寶玉。娶林黛玉乎。抑薛寶釵乎。時余年方舞勺。遽對曰寶釵。因其不似黛玉終年害病也。今日思之。的確不錯。

唐僖宗在藩邸。好築毬。時有鍊腿之語。今之好武術。及伶之講武工者。皆須鍊腿。宋太宗招軍格。取長人要琵琶腿。從未聞婦女之腿。有何說也。但腿於人無分男女。與身體確有聯帶關係。勤其四體未有不壯健者也。婦女既愛好兩腿。男子亦酷愛之。以爲不如此。不足以言美。女子識其命意之所在。不惜裸其腿取媚於人。即以肉感之腿。爲釣男子之餌。但知踵事增華。造成一時之趨勢。而不知平日之運動。終步步落人後。腿之美感。亦須隨日進化。

揚州夢云。窈翁隨園皆力詆裹足之弊。余然其說。而不能脫俗雙翹也。芋兒母弓鞋楸大。便觸目不文。步月珊瑚。凌風鬘鬘。原不係此。而窈娘亦復娉娜娉婷。人不可以一體概全體。而柳眉杏目。花顏雪肉。加以纖纖羞足。不愈美乎。瑤階白露。幽徑蒼苔。應是幾生修到。何況生人。

金陵尙大足。女僕名曰大脚仙。皮色潔白。面目嫵好者甚多。尤善梳掠。髮光可鑑。衣履雖布素。亦頗楚楚。足不甚長而窄。履淺無尖。作鴨嘴式。俗名划船樣。行騰波俏。

如風擺柳。大可動人。富家房中多置此輩。晝則服役。夜則薦枕。甚便。而價亦不昂。年少貌美者。月不過三千。稱爲門檻裏。詳見蟲鳴漫錄中。按金陵之大脚仙。卽揚州之黃魚娘。人皆嗜小脚。反以天足爲別有風味。清季有高領配油頭。黃魚滿街遊之謔。有李石泉者。湖北紅道員也。罷官後。以數千金購雜髮匠之妻。納爲選室。其人皙白長潔。誠妖隨之至。兩足長而瘦。薄而正。係天足略加束縛者。著三套雲頭玄色緞鞋。白綾雙縷淡青後跟之襪。行步如魚之游水。裙風甚健。或以詞嘲之曰。一古怪。觀察公。地皮盜賣官囊充。黃魚霸去爲娘子。紅頂歸來作典東云云。此公嘗語人曰。人皆以黃魚形容其足。其實黃魚娘之滋味。正如端午筵前。絕不可少黃魚下酒也。客遂取小學教科書句調之曰。怪道學堂功課。薪傳學子。謂角黍形尖。黃魚味美。觀察公定非虛語也。一時傳爲笑談。按黃魚腥臭。或因而得名。故纏足時代。偶有嗜及黃魚。卽見異思遷之意。更有以纏足婦女多瘦弱。天足者多肥壯。蔬食久者。必嗜肥臙。亦人之恒情也。蘇州頭。揚州脚。初不在乎三寸弓彎。實以肥。軟。秀三貴。而負此盛名。絕無脚背隆。鵝頭之謂也。大同婦女。足小異常。春日晾脚會。余曾目擊。經年不洗。粗布行纏。踐踏驛馬糞。走相太惡劣。加以企踵翹指。呻吟病足。指雖斂而跟圓。底雖窄而背隆。

。湘鄂贛浙。多有此弊。或似豬蹄。亦似角黍。倘求底平指斂。自以揚州爲上乘。但揚州另有一種。名曰黃魚脚。村姑愛俏。迫袂約嫌。五寸以上。翹如新月。香蓮品藻。所謂千葉蓮玉井蓮西番蓮。庶幾近之。冶爲一爐者也。今雙行纏已無人賞玩。黃魚娘子。似有娉婷之致焉。

滿清入中原。因薙髮之令。殺人如草菅。康熙時。復禁漢人婦女不得纏足。惜乎此令不行。致婦女多延三百年痛苦。未非氣數使然也。相傳張獻忠寇蜀。別婦女之小足。聚之爲山。更斬其寵姬之足尤小者。合爲尖焉。婦女遭此慘劫。竟不悔悟。仍束縛作蓮鈎。每屆逃荒避亂。雖決踵重繭。不能遠出鄉井。而坐以待斃者。比比皆是。康熙初申放足之令。某官恪遵功令。奏章有爲臣妻先放大脚事。時人嘗其無恥。見某氏筆記。彼時夫能勸導。妻能依從。不囿於積習。誠爲難得。况臣工爲人民之表率。當時爭嘗爲無恥。今日應欽其開通。余曾聞蘇州天足會長張君云。光緒丙申。設立分會。勸導時舌敵唇焦。頗有投梭擲石之事。遂以洪楊之亂。纏足者多被殺辱之說進。始稍稍入耳。然猶不免放而復裹者。余於民國九年。綏遠道尹周君。委充天足勸導員。游說期年。聽者藐藐。及李鳴鐘都統蒞綏。責成道尹鄧長耀禁止纏足。除却煌煌布告。更以通俗歌畫。曉諭週

知。於是道尹親爲村姑洗足以榮之。警廳科以月捐五元以罰之。行之三月。仍歸無效。甚至薩拉齊知事。當街令婦女脫去鞋襪。受辱雉經。包頭鎮局長。因窘辱纏足婦人。懼而殞命。羣情惶駭。列憲憂慮。余因語教育廳長沙明遠。風示各學生。誓不娶小脚女子爲妻。果也。學生歸語家長。不匝月纏足之風頓殺。時有童謠曰。放小脚。放小脚。小脚女子不能跑。鄂道尹。就煩惱。小脚一齊放完了。

今年夏季。首都各機關女職員。十分七八。皆赤雙趺。今屆嚴寒。觸目已杳。然摩登女子。外衣之下。玉腓如瑩。仍不失其肉感。蓋以肉色絲襪。著於兩腿。另加羊絨小襪於足部。襪口有絲織花紋。覆於踝上。津埠始作俑於夷婦。華女效尤。現亦逐日加多。脫非朔風作虐。赤脚大仙。仍有以飢吾徒眼福也。

睡鞋詞云。嬌紅軟鞋三寸整。不下地。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底勾春興。玉人兒輕蹠與我肩相並。近日崇尚天足。有人作一詩戲之曰。高底皮鞋橐橐忙。金蓮三寸要橫量。宵來壓得郎肩重。執笏依稀拜玉皇。纏足天足。皆遭人筆端輕薄。昔有人納妾。微嫌脚大。女自承擅於做詩。即以此命題。吟曰。三寸金蓮世所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纏足從何起。料自人間賤丈夫。遂納之。惜未傳姓名。即此一詩。已足爲巾幗吐氣。(隨

國詩話載。趙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趙曰似此風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諺脚大也。

南野云。昔有句陶旗婦大脚者曰。朝雲暮雨連天暗。野草閒花滿地愁。清初宮妝。尙嚴體制。故婦女下裳。猶掩履烏。而鞋底不露。中葉以後。宮中高髻。四方一尺。梳頭既較前爲大。而大脚又無法纏裹。因爲高履而殺其底。謂之花盆底。底高則足小也。今之婦女。無不天足。殊少婀娜之致。於是鞋跟高起。印地如錢。與花盆底同一用意。仍爲行一步可人憐也。因憶二十餘年前。禁止纏足。一般愛俏婦女。多以棉絮塞其鞋尖。實爲天足之屢鼎。今玉趾完全解放。又矯揉造作。着高跟履。掩映多姿。謂非甘心爲男子玩物。余不敢信也。

楊鐵崖鞋杯行酒。今之天足。無能爲役。實無太白其人。如鯨吸海。雖酒中大戶。已分被其欺淺懦矣。余思得一法。醉鄉中猶得接溫柔。擷得舞鞋之跟。臣引一石不醉。跳舞鞋跟。中原公司最近亦有售者。每對價約十金。或爲景泰藍。或謂紅螺殼。皆鑲以珠鑽。入手已極消魂。蓋跳舞時。套於革履之跟。便作高底舞鞋。舞畢脫下。其形如爵。但少三足耳。偶然發明。不敢自秘。有鞋杯之同好者。曷鑲空以試之。

客有言今之婦女。夏令多不着褲。實行所謂東洋化。得非風俗一變乎。余曰蓬瀛向無袴與襠。但有長裙圍腰際。前後不開勝。襪高逾踝。尺布兜胯下。而裸程兩腿。幼而習之。習慣竟成自然。不著褲。亦何害。我國婦女。衣裳昔皆寬博。肢體掩護周密。出門恒加面幕。平居亦御布裙。惟恐人窺。譏其失禮。偶因袒胸露臂。驟被外人所見。內生羞恥之心。引爲終身玷辱。今於解放聲中。宛似脫羈之馬。往往軼出範圍。不知自止。從前著脛衣。紮褲管。北地燈籠樣。狀態可哂。一變而爲散腿褲。褲管則緊裹兩腿。長覆於附。繼則褲管寬咫尺。長纒過膝。再一變而爲長筒襪。今竟露其脛矣。凡事皆有自然之進化。此亦下體之一時趨勢也。何化之有。

或疑采葍離心履之說。一履之微。何致兆於脫輻。余曰方絢之言。鞋者諧也。以兩而合。若鼓瑟吹笙之義焉。俗於冬至日。新婦進翁姑履。以寓同偕（鞋之諧音）到老。覆小玉夢脫鞋。占爲諧而後解。雖屬迷信。未非先幾。

前有人改唐詩春眠不覺曉一首。嘲大脚婢云。春梅（婢名）脚不小。處處由他跑。夜來雲雨聲。攀落知多少。調侃絕妙。但纏足始用明攀。想春梅之足下。亦由纏而纒放。非天然足也。

瀛寰數百國。獨中華婦女。曾受纏足之苦。罪等于刑。即如緬甸越南。不聞有此敝俗。此與太監同爲列國所恥笑。今幸而絕迹。但今之高跟鞋。雖作仙於歐美。我國婦女仿效者甚多。指蹙臞絕。不過增痛而已。

往者富貴之女。嬌養深閨。雙足被纏。懶於舉動。終日兀坐。憂思大熾。氣血不和。故官紳女子。體多虛弱。生子不健。平日久坐生寒。恒有帶下之症。頹靡之習。染於家國。可不懼哉。

疑雨集有句云。陳王著眼先羅襪。溫尉關心到錦鞋。不佞雅有此癖。與王次回同。王所注目者爲雙翹。余所諦視者爲豐趺。古時較量大小。趺及於踝。今也分別肥瘦。上及於膝矣。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好德好色。余又奚辭。

元曲中曲名有紅繡鞋有朱履曲。平話目錄中有以鞋爲名者。如勘鞋。沒縫鞋兒記。及合色鞋兒。(醒世恒言。有陸漢硬留合色鞋。殆即此書。)

燈謎六才子步步金蓮。射是金鈎雙動。余曰。疑是玉人來。亦可用。

近代之能作香奩體者。以樊山爲最。其詩有曰。臨欲睡時還對鏡。但經行處定餘香。又曰。帶一分愁情更好。不多時別興尤濃。與江建霞太史綺懷詩之文犀領扣鬆知瘦。繡鳳

鞋幫窄更嬌句同。樊山又有詞曰。盈盈紅粉塞簾人。身是驚鴻。名是輕紅。笑問蕭郎可見容。珊瑚玉骨纖能舉。坐上薰籠。立上屏風。飛燕今宵在掌中。此詞不載樊山集。僅見於直隸定州題壁。余逆旅宿此錄之。均香艷撩人。秋水云。又詞句曰。繡屨纖纖綿共軟。玉梭樣。千中選。似洛浦凌波塵不染。詩中也雙蓮瓣。夢中也雙蓮瓣。此樊山酷相思詞上闕。關石甫鍾情鮮靈芝而作也。鮮伶雙彎纖。石甫嘗拜倒石榴裙下。此亦金蓮韻事也。

清季權閹李蓮英有妹絕美。欲效李延年故智。德宗却不顧。但其妹頗爲慈禧皇太后所寵。嘗留宿禁中。與后平起坐。隆裕不逮也。李妹最奢侈。所著平金紅緞繡花鞋。每二三日輒棄去。宮中打掃太監。月終拾此遺鞋。必獲兩三筐。售之小市。亦可得多金。曹錕嬖人李彥青伏法後。其堂子胡同私邸。某日拍賣。浴室內有白緞繡花拖鞋。繡百蝶。皆生動。姿勢各不相同。某西人以七十金購去。聞此鞋爲某總長之夫人親手製贈。當年名妓小阿鳳卽其人也。

足心通腎氣。腎屬水。喜靜。搔之則癢。男女皆然。男子無不喜挖腳丫。其愉快不減交合。婦女足部。本性的觸癢地帶之一。接觸之部分愈大。則性之刺激亦愈大。如接吻搔

掌。喘臂齧頸。撫乳搔腋。拊肌摩陰。皆是也。

梁武帝河中女兒行。有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擎履箱。今之貴婦人無不愛履成癖。櫃中積存甚多。沈能毅夫人前歲在遼寧商埠三經路私宅。小樓開一室。專陳列繡履。花團錦簇。多至五十餘雙。顏韻伯有如花信之數。袁姬履費。每月需五百金。後遁去。顏思之病。且死。當遁去。搜其床下得履百緡。即就其室廣陳之。以留紀念焉。其履皆甫經試著一二次者。尙簇新無塵。劉紀文夫人許淑珍以二十五元購絲襪。著一日便棄去。時有絲襪夫人之號。宜乎嚴分宜籍物。弓鞋之珍麗者。至一千八百雙。

南海康有爲先生。文章經世。識見卓越。以變法未果行。鬱鬱終老。偶讀其門人所輯之戊戌奏稿。雖僅集得十餘篇。然思想之新穎。議論之暢達。誠足以震驚愚頑。嘗見請禁婦女纏足摺中。形容婦女纏足之苦楚。極爲盡致。有云「乳哺甫離。髻髮未燥。筋肉未長。骨節未堅。而橫繫弱足。嚴與裹纏。三尺之布。七尺之帶。屈指使行。拗骨使折。拳拳拘縮。跼地躋天。童女苦之。旦旦啼哭。或加藥水。日夕薰然。窄襪小鞋。夜宿不解。務令屈而不伸。纖而不壯。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富人苦之。貧家尤甚。親操井臼。兼持饋澆。下撫弱息。上事病姑。跋往報來。走無停趾。臨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捫

足歎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墜命。或因楚病而傷生。若夫水火不時。亂離奔命。扶夫抱子。挾物携衣。絕澗莫逾。高峯難上。亂石阻道。荆棘鈎衣。多有緘樹而棄生。墮樓而絕命……「形容刻畫。細微如此。信天才矣。」

昔楊妃羅襪。爲馬嵬老嫗得之。過客一玩百錢。因而致富。良以一鈎錦襪。便可偷擬全身也。今見報載紐約電云。此間最大織襪廠需用百餘工人。歷時數月之久。現竟織成一雙女子之長桶繡花絲質之襪。聞其代價爲美金一千元。一般士女紛往觀此珍物。然因如此之豪華鉅價。竟無人敢以問津。據一般人云。即貴至王妃皇后。恐亦不忍一襪之費而用千金。紐約雖爲世界繁華之區。似此驚人貴襪。一時亦難售出云。因憶史載。曹翰性貪侈。爲周世宗樞密承旨。著絲襪錦鞞。有朝士作詩嘲之曰。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漸煞絡絲娘。僮夫奢侈趨時。固屬罪過。蠢婦剪裁學步。亦覺可惜。以絲織品爲足衣。而著於一片脚板。五指齊排。終日奔波於街頭巷尾。非一雙臭汗之脚乎。如洛神羅襪生塵。凌波微步。圓膚六寸。芳徑閑行。玉筍雙鈎。香階劃步。出織女之織手。著美人之素足。始不失其雅豔也。

夏日婦女之豐趺。着素白色鞋襪。最爲雅觀。每見婦女於夏日着黑鞋紅襪。或黑皮鞋肉

色襪。若以真美之眼光審看。終嫌濃艷刺目。須知樸素雅淡中。始有真美。故婦女白鞋白襪。誠有如玉如雪之白潔標致焉。

昔南台妓女作於潛粧。赤足不襪。且跣足與客談。今之女子夏日多不著襪。露脛如雪。翹其白足。舞履甚有嵌綴金鑽者。往日之所鄙。在今日視之。爲摩登之至矣。

劉雲若著小揚州志。有云那女子一雙高底鞋。已脫落在地板上。那雪白玉足。墮在床沿。真是跣圓趾歛。面薄底平。絕無束縛之痕。深有自然之致。既不似天足的臃腫。復不似纏足的醜態。真是說不盡的可愛。……劉君數語。得足的三昧。若有婦女。生此美足。予雖學高力士爲李白脫靴之故事。而爲之脫鞋。或學張留侯爲圯上老人納履之謹慎。而爲之納履。所欣慕焉。

在古時有故將箸筴落地。暗中一捏之習慣。而所謂連鈎者。有女子在桌布之下。以纖足或鈎或蹴。或互以膝相抵。以足相觸者。男子亦有魂銷真個時。緊握雙翹。或舉之肩。上。益覺興豪者。今之天足婦女。絲襪之肉色者。較其他色調。誘惑爲有力。及其蕩情枕席之間。脛跣豐妍。不著襪。益可人意。嗅之撫之。兩性衝動能力。尤足以滿足。但此事只可與知者道。不可與俗人言。(昔有一穿窬者。挖一洞。先探以足。主人覺。遽縛

之。以刷刷其足底。賊發狂笑。翌晨交警。此賊精遺滿袴。奄奄欲絕矣。前清遺老辜鴻銘氏。好婦人小脚。世人多傳說之。大同婦女。往日以纏足纖小。名於當時。辜氏於此。頗有心得。嘗謂人之足愈小。則重門疊戶。愈多妙境。雖涇源州爲特產。在他埠亦可以人工造之。即纏足之一法也。因發育之點必集於一處。於是乎層巒疊嶂。皆鍾於陰。古代纏足之令。實非虐政云云。由此觀之。人但知辜氏嗜癖在纏足。實在彼不在此。會心於山水之間也。余按大同婦女。花艷重台。地氣使然。非關纏足。但纏足者。畏痛抽縮。提氣筋攣。牝皆向後。利於反接。過來人知之。只可與知者道也。或傳清孝欽后徵時。嘗入市購物。足著蝴蝶夢（鞋名）紅旗鞋。招搖過市云。

余按遠舊同僚。成都周頌堯君。新編一書。題名纏足二字。印行塞上。開卷有圖多幅。皆三十四年前。秦晉各地纏足婦女照像。及大同現在足下尙未解放者之肖影。文中先考其源流。終論其弊害。余與周君遠隔千里。初不相謀。而俱有米菲之嗜。可謂小人下達。但周君有勸導之功。而拙編儘諛諧之意耳。

沈佩貞搗毀神州報。阿嚴作打油詩嘲之云。一嗅餘香事有無。禍根先種醒春居。肚皮黑白何須驗。畫出模糊太極圖。因沈將其足。擱餐臺上。任人聞之。以辨香臭。

名坤伶碧雲霞。嫁前豫督寇英傑。去冬因浴能畏寒。伸足爐畔。突中煤毒。燉延雙足。六寸圓膚。盡成焦骨。美人未死。雙足已殘。

實報曾載古今不同之點。其第八云。昔日女子的脚是要小。越小越窄。最好是二寸半金蓮。三寸還不夠的。今日女子的脚。是要大。越大越長。最好走起路來。像男子一樣。越響越起風的。這是不同之點。

天真閑艷體詩如凌波羅襪一弓彎。如輕勾履烏訂先交。如膽怯虛廊步履聲。如月夜潛蹤聽響屐。如纖塵不上襪羅斑。如藕覆雙髻色色殊。留仙裙底按纖跣。如隔座終聞畫屐輕。如防閑暗許鞋尖覺。如行來還覺繡鞋香。如三寸紅幫窄小蓮。如持裙偷擲蓮雙瓣。如六幅湘裙風不動。暗傳心事與鞋尖。如底事昨宵燈暗後。隔筵伸過鳳頭鞋。皆有關美人足下之艷句。讀之能不銷魂蝕骨耶。

天津徐士鑾著「宋鑑」叢篇。其中有曹彥章母王氏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升庵全集。唐人舞妓。皆着靴。盧肇柘枝舞賦云。靴瑞錦以驚市。樂府歌。錦靴玉帶舞迴雪。舒元與詠妓從良詩。湘江舞罷却成悲。便脫蠻靴出鳳幃。杜牧之贈妓詩。舞靴應任旁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

黃山谷贈詞。風流太守。能籠翠羽。宜醉金釵。且留取垂楊。掩映庭階。直待朱輪去後。便從伊窄襪弓鞋。則汴宋猶似唐制。南渡後。妓女窄襪弓鞋。如良人矣。

案升庵全集。唐制舞妓皆著鞵。證以唐人詩賦等句。蝶訪問圖書見聞志一條云。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鞵。是轉效賤妓服飾也。貴既效賤。賤即僭貴。鞵此一端已哉。

趙德麟令時浣溪紗詞。一穩小弓鞋三寸羅。歌唇清韻一櫻多。燈前秀艷總橫波。指下鳴琴清杳渺。掌中回旋小婆娑。明朝歸路奈情何。（題注劉平叔出家妓八人絕藝。乞詞贈之。脚絕。歌絕。琴絕。）山谷過渡帥。有官妓名盼盼。帥嘗寵之。山谷戲以浣溪紗贈之云。一脚上鞋兒四寸羅。脣邊朱麝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料得有心憐宋玉。低徊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麼。有名妓傳宴開府。一士訪之。相候良久。遂賦小詞。投諸開府云。一東風拈就腰兒細。繫得粉裙兒不起。看來只管掌中行。怎教在燭花影裏。酒紅應是鉛華退。暗蹙損眉峰雙翠。夜深著緜小鞋兒。靠那個屏風立地。開府見此詞。喜其纖麗。呼士人以妓與之。

袁翔甫爲隨園之孫。光緒九年作海外之遊。歸國後刻有談瀛錄行於世。其西俗雜誌有云

。婦女亦着革靴。與男子小異者。以窄小爲貴。後底亦細而少高。若在屋內亦着綢緞色履。間有繡金彩者。另有海上吟一卷。附刻於末。妙句如「憐渠更有擦人處。瘦煞裙邊玉笋牙。」如「近時也復重蓮鈎。茶品松風足逗留。」（原註諺云。松風閣。看小脚。西洋樓。覓餅頭。）皆詠及纖趾者也。如「聯袂拖鞋何處去。膚圓兩足白於霜。」是言粵妓也。如「偌大運船君莫訝。行來也覺態嫵嫵。」是言黃魚脚也。如「雙趺爭說天然好。翻笑金蓮不似鈎。」是言天足也。袁游歷歐洲。頭腦嶄新。於天足纖足兩無軒輊。然辭意間猶覺右於玉笋蓮鈎。

鞋盃昉自楊鐵崖（維禎）。後人間有擬之者。而蝶褻太甚。沈小山（濟清）昨夜肩頭今夜酒。不曾孤負可憐宵。黃笛樓（鶴秋）溼到鳳頭非是酒。剛纔風露立中宵。刻畫殊佳。究欠風雅。按鞋杯實不始自鐵崖。王深輔即有雙舄杯詩矣。

小孤山頂祀一婦人。祠上層有梳粧台。龕後藏鞋頗多。宿松彭澤兩邑婦女至祠燒香者。多暗偷神鞋。懷歸爲宜男兆。此風各地皆有。

竹爲押髮木爲釵。面目離奇語亦乖。更有一椿堪笑處。尺餘天足著紅鞋。此詠鄉媪詩也。按北地殊少見。南方却有此怪現象。

戲劇中戲鳳青石山新安驛紅鸞禧得意綠花田錯烏龍院翠屏山等劇。飾花衫者理應登蹻上場。紅氍毹上別饒丰韻。但蹻蹻須自幼年訓練。若功夫不及一年。其蹻絕難端正。從前路三寶蹻工最好。今日以小翠花爲碩果。聞其坐科七年。幼工苦練。演戰宛城飾鄒氏。蹻蹻撲跌一特色也。近數年來蹻工存廢問題。各執一說。或謂可以本戲時代而定。如明代纏足甚盛。戲鳳之李鳳非蹻蹻不可。漢代未聞纏足。宛城鄒氏是可免其登蹻。此語甚當。然自梅蘭芳免除蹻工而後。伶人畏難。翕然風從。殆將與纏足並廢矣。

賈解女郎多燕趙齊魯產。其足絕小而力甚健。能高舉載重物運轉自如。有時三寸紅鞋。輕踏金鏹。馬上馬下。殊覺剛健婀娜。無怪浮梁少年。垂涎三尺。一技演畢。擲錢如雨云。

山西土語謂暗娼爲破鞋。言鞋破則不可提拔也。或曰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去似朝雲。夜度娘之奔馳。鞋爲之破。更有謂客至則薦寢。每薦寢必褪鞋。日夜若干起。鞋屢著屢褪。遂易破敝。余嘗遊大同太原。所觀土娼皆弓鞋鮮新。偶詢相暱。對曰。爲暗娼者皆貧苦婦女。初衣屨不整。難邀客顧。但衣可假屨不可借也。破鞋之名。乃由此起。杭州胡慶餘堂百年之藥肆也。主人胡雪崖佐左文襄轉餉餉。積家資甚富。從軍數千里。

所至皆納妾行廊中。趾愈纖者愈寵之。屨襪之製精工絕美。浙人以爲楷式。有專司織足之媼數人。爲妾婢行纏。胡日課殿最。樂此不疲。嗜烏香。使妾著紅繡睡鞋安翠玉底。跌坐榻上。伸足其前。摩挲把玩。以弓底爲烟板。按弄烟丸。底長四寸。名玻璃翠。後圓前銳。削處微翹。沿邊有細孔。是爲針線迹。底作秋葉紋。聞以翠玉屏所改琢。其暴殄有如此。

新嫁娘結縵之先。手製拜堂鞋。紫綢白底。繡吉利花。取百子（白紫之諧音）千孫之意。洞房之夜。更換睡鞋。名曰過床鞋。由新郎代爲穿脫。黃綢繡黃花黃布軟底。名黃道（黃道吉日也）鞋。

胡適之在武漢大學。講演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內言。明朝一是纏足。二是八股文。三是鴉片。須知唐朝所謂小脚。是六寸。至明朝始小至三寸云。屨按明代風流絕暢圖。所繪仕女皆纖足。蹠有藕覆。明版金瓶梅詞話繡像。婦女皆纏足極小。纏足明代最盛也。交步。係婦女走路姿式最美之一種。又名豎一字步。將左足跟對右足跟。前進一步。又將右足跟對左足跟互換前進。二足聯成阿拉伯數字之一字形。可將臀部發達成極高度之曲線。而肥碩豐滿。因此姿式之重心點恰在臀部。益顯肉感美矣。纏足女子。力在脚跟

。行路時多作外八字式。重心在胸。兩乳顫動。街頭時或見之。

俗傳南妓重乳而輕足。故其塞上雙酥。都勒緊嚴。畏人窺探。至於玉雪春趺。則漫不經意。夏令每白足曳屨。了無作容。北方妓女。重足而輕乳。故鷄頭肉羞少遮闌。任人撫弄。惟裙下膚圓。頗自矜秘。雖被底爲歡。亦絕不徒跣。且衛足之習。尤以旗女爲甚。其換襪濯足之際。深自韜晦。即伉儷亦不容私覷。近年來北花大染南風。每至侍寢。輒去羅襪。雙彎軟玉。入握如綿。平日之隔靴搔癢。却不道裸脛尤覺銷魂也。此辨微先生語如此。

知白曠主言。清末留日學生最怕看小脚女生。著皮鞋走八字步。慢如蝸牛。又以不服水土。面黃肌瘦。人謔之爲行尸。近來婦女足不著襪。旗袍開衩。玉脛畢露。動以肉感吸引。亦可名之曰走肉。

夏令裸腿之裝。在數年前即其流行。比來摩登女郎。不惟赤脛。且多跣足。所著高跟革履。並無鞋幫。僅有細皮帶數條。交叉聯絡。略掛脚指。疏落有致。玉雪雙趺。顯豁呈露。可以一覽無餘。且於足指甲上。均塗以法國製之 Nail Polish 藥膏。色深殷紅。鮮艷奪目。與鳳仙染爪。異曲同工。洵夏令新款也。平楨云。

上海摩登竹枝詞云。履聲嚶嚶舞婆娑。布袴而今脫却多。總是風涼消受慣。處揮白晷已無窩。原來赤脚學觀音。體態昂長一丈青。人道摩登儂愛古。皮鞋改製草鞋形。

世界認婦女之標準美。身長似俄之頎碩。行動似法之高貴。坐時似土耳其之艷麗。粉頸似薩加西安之有魅力。笑時似意之快活。情熱似英之誠摯。皓股似西班牙之豐滿。足則須似東方人之纖小。

餘墨偶談馬少逆嘗製梧州竹枝詞云。六寸圓膚軟似棉。拋將羅襪坐床前。高翹脚指多靈動。夾住煤頭好吸煙。妓如此欸客爲親敬。遂爲定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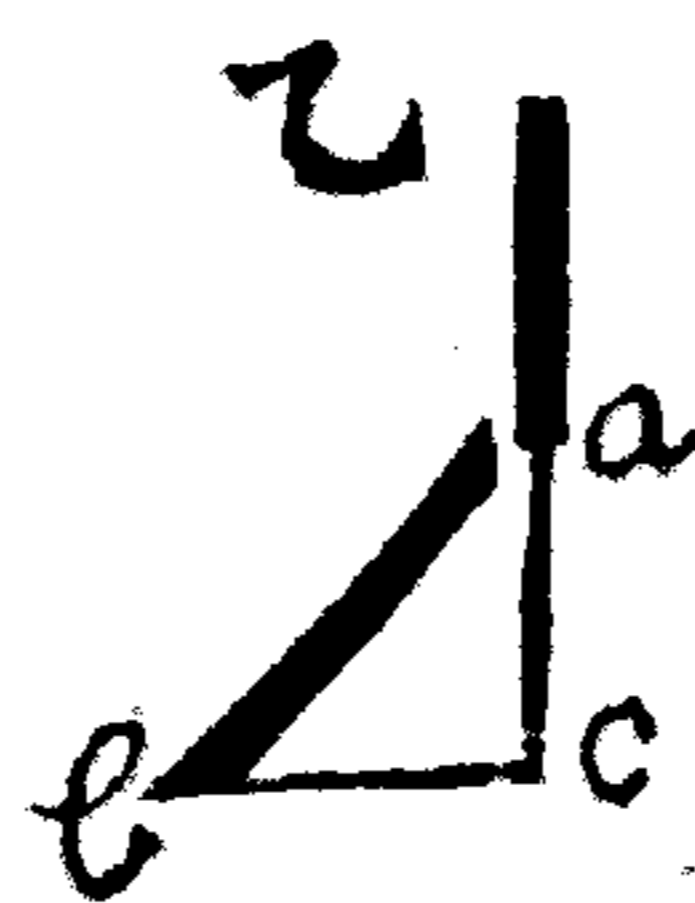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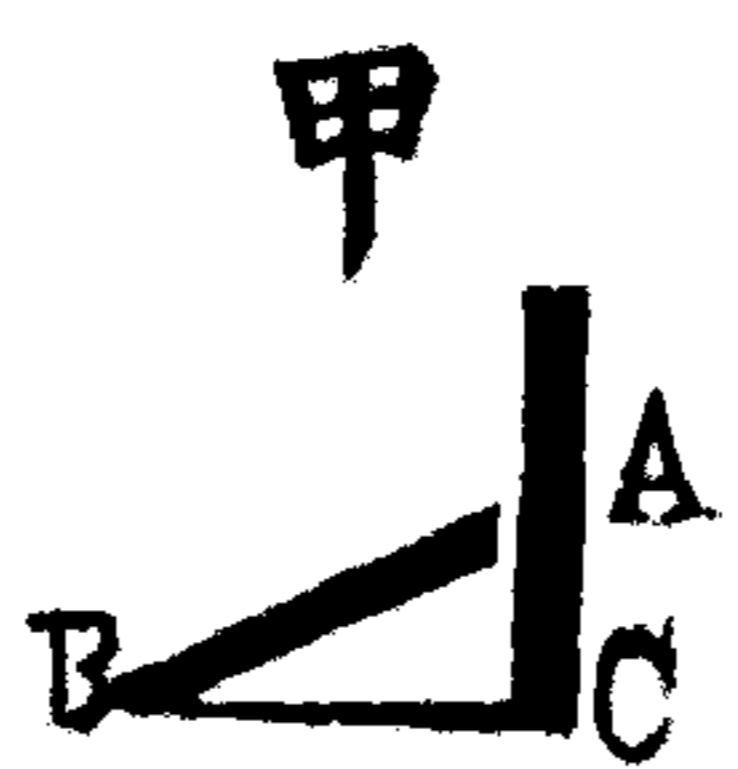
唐三顛戲贈艾霞詩曰。夾纏無奈七年之。求艾三春一念痴。難得舞鞋尖下土。和成丸藥治相思。此前人詩。略易數字。舞鞋行於紅錦地衣。纖塵不染。何來泥土可治相思耶。昔日北京婦女。漢人染於旗習。有姊妹纏足互異者。故妞兒有小辮子小旗下之諺名。傳聞蔣相國伊嘗作旗下女郎粧束。痛挾某貝勒。蔣平日包脚甚秀削。故李鴻章亦有束足之傳說。諺有頭大爲君子。脚大是小人。腦部發達必是智識分子。脚部發達必爲勞動分子。旗人後腦欲其扁。冠朝冠美。兩足欲其小。著官靴美也。

女子看人先從脚下起。與男子看女人恰相反。昔日北京婦女偷眼看男子。先形相其足下

。故男子鞋襪必須齊整。於是包脚布緊迫於趾。朝野僉載。唐武后時。有朝士亦束足。爲人所笑云。

歐美婦女以長身玉立爲美。鞋著高跟。踵部離地高幾三寸。不但頹人其頤。而乳墳於前。臀隆於後。亦因高跟鞋所致。天足平置似欠俊雅。足小爲美。身材可高。此高跟鞋明知不合衛生。而標新立異。風行踵步所以不易廢除也。

附 圖



甲乙二圖相校。AB等於ab。乙圖之bc比甲圖之BC爲小。於是脚亦顯其較小。且a比c大。又顯體高而脚小。

歐美婦女革履多高跟。我國製坤履者仿其制。婦女登之足下。聲聲響屣。以爲趨時。在昔纏足時。固亦尙高底。揚州畫舫錄載。女鞋以香樟木爲高底。在外爲外高底。有杏葉蓮子荷花諸式。在裏者爲裏高底。謂之道士冠。平底謂之底兒香。又聞天山歸客言。纏

回女子著革靴。其底當踵下有木作高跟。長二寸許。小如錢。與今之西人高跟同。嗣經叛亂。清軍討之。逃匿深山。追者俯視沙上迹。尾而求之。無一倖免。余嘗以高跟鞋之說叩法國某夫人。據云。天足平置。愈見其大。一著高跟。頓成三角。足形變小。以求美觀。底印圓痕。象鹿之跡。鹿多警而善奔。爲婦女喻。

古墓中之女俑。履皆圓頭。宋元古畫宮裝仕女。盡歧頭履。足以證明纏足起源於宋元之際。但史記趙女利屣。爲便於舞。弓鞋利屣。實爲賤服。邵氏見聞錄載。神宗開禧邸。英宗命擇宮僚。皆名儒厚德之士。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樣靴進。韓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於此知弓鞋利屣。始行於倡伎。久著利屣。其趾自斂。猶西洋舞女鞋著高跟。良家效尤。成爲風尚。況古今倡伎多爲士夫所嬖。納爲姬妾。寵之專房。及至衰老。兒女成立。人皆忘其出身微賤。反諂爲纖纖雙趺。貴人當如是也。於是不纏足者。被斥爲粗材庸婦。

高跟鞋原爲貴族派飾物。脚小正所以表見恃寵而行。柚木之板平鋪。雲石之階光滑。珊瑚承於華櫺。錦綉步於芳茵。婢媵扶掖。不事操作。若持家健婦。作工貧女。恃力以生。賴足之便。衣奔食走之不暇。何能弱足以尋煩惱耶。況履襪迫趾。日久必生雞眼。從

前纏足者。每濯必修之爲快。今之着高跟者。體重在指。鷄眼叢生。若無修脚匠。則痛苦有不堪言狀者。惟求其美。不恤其他。

江西有售窰范之坤鞋者。大小可擇。式樣逼真。販自景德鎮。原用以行酒也。有購爲姬妾夏日之隱鞋。娼妓甚有著之而媚客。鞋內外皆繪有五彩祕戲圖。諦視神魂飛越。但其質脆易破。只可陳床第作玩具耳。

試觀秦西之舞。鞋尖點地。立足如錐。軒軒胡旋。遂想及纏足濫觴。實爲趙女利屣。貧學富。富學倡。此中國婦女之通病。亦千古不磨之定例也。倡伎深爲士夫所喜。婦女爭爲悅已者容。閨閣趨時於先。小家踵事於後。利屣風行。寔求窄小。三寸爲合度。一搨爲有榮。娶妻者循是以求。養女者束之以應。禮教之家。盡尙纖趾。如霜素足。譏爲野蠻。久之又久。厭故喜新。

山東山西纏足之習。歷久不除。據最近調查。山西尙有三十餘萬人。未復天足。山東近奉內政部令爲模範省。於放脚一事。竭力提倡。煙台馬路上大書標語於木牌曰。二十五歲以下之小足女子不准在此路上行走。各縣小學校學生。皆繫臂章。不娶小脚女子爲妻。足之枯莖。亦盛極必衰也。

北宋曹元寵以紅窗迥謹詞名於時。赴試步行。戲作慰足。其下闕云。爭氣扶持我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對宮樣鞋兒。夜間伴你。所謂宮樣鞋兒。即喻嬌妻美妾。但鞋以何式爲宮樣不得而知。遙想小脚方爲宮樣。考同時人舒齊詞詠苦有云。留得佳人蓮步痕。宮樣鞋兒小。是內家粧束。比已纖纖微步矣。三寸金蓮雖云解放。三寸高跟風靡一時。婦女踵行改俗。實爲悅己者容。愛好天然。不惜毀傷肢體。其原因仍不外乎男子有經濟支配權而已。或云纏足爲野蠻時代男子之佔有性。爲保持貞操。避免淫奔。但今日物質文明男女平等矣。而女子甘爲玩物。趨時改著高跟。總爲虛榮所誘。推其意義。仍不外淫靡之風耳。

讀采菲錄有感

陳思有恨賦凌波。收拾鞋弓與襪羅。
割盡金蓮工銳屣。輕盈趙女世偏多。

餐英奉題

采菲最錄

姚靈犀編

周以來婦女足服考

尙節之

自成周以至六朝。男女足服。皆無區別。觀周官屨人所掌。王及后之赤烏黑烏。素履葛履。句繒皆同。即下至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亦同。是其証也。及至六朝。又有一確証。北齊書任城王潛。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人乘馬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劫。遺此靴。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據此是男子與婦人靴可換著也。是六朝時男女履尙無異。亦何怪魏武以履襪賜蔡文姬。不以爲褻哉。

即至唐亦仍無大異。摭言云。京師婦女始嫁。作漆畫履。五色采爲系。又張泌小金傳云。蓬髮曳漆履。夫可漆可畫。則木履也。又雲溪友議云。崔涯。吳楚狂士。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措。嘗嘲一妓云。布袍皮襖火燒氈。紙補塗篋麻接絃。更著一雙皮履子。紵梯紵榻到門前。按唐時士夫。著木履者。不甚多見。據二書所記

。婦女則大行。是可証至唐男女履仍無大異。凡事舉其多者言之。不得以詩人偶爾傳會之詞。遂定社會普通之情狀。至宋以後纏足之風起。女履與男履遂分。前賢考纏足者論之詳矣。茲編主發前人所未發。故不贅述。

犀按明薛朝選（思貞子）著天香樓外史。內載唐教坊有骨塵舞。用妓女足甚小妙者。于一小彩木毬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毬上。其妙如此。是唐時已尙小足矣。

香艷叢譚之一節

躍龍

履之說則多矣。非數百言不能盡。履分夏履冬履皮履三種。夏履宜底薄幫軟。色分淺深。宴會跳舞。則宜淺而艷。家居或登山游園。則宜深色。且不惟以事別。並以地別。地板或樓板漆色暗則宜淺。漆色明則宜深。平地磚色黑色青色赤色則宜淺。黃色白色則宜深。李笠翁一家言論之最當。底用皮用布均可。亦分深淺。或與履同色。或與履異色。履之色惟黃不宜。天竺普陀進香有用黃色者。別具心理。不敢妄詆。裏布或白或魚白或蛋青或粉紅視其便。雖係天足亦以微銳爲美。所以示別於男子。忌大圓大方。白帆布鞋亦爲一時風尙。然慶賀非禮。冬履深幫。或呢裏呢面。或絨裏絨面。或絨裏呢面。或呢

裏絨面均可。若內貯棉花。則宜刺花令薄。繡履不取鳳凰牡丹。以落花細花蛺蝶爲宜。絲邊之配色亦至要。不可殫述。總之尖底尖口。是婦女所崇。方圓則俗矣。鞋頭有用絨結綴花者。用明銅以加重者。有綴珍珠鑽石示寶貴者。有用穗鬚顯飛舞態者。無所取義。大可不必。幫上或徧綴小鏡。似尙可用。纏足之婦。有睡履。取媚夫婿。其色或猩紅。或品紅或粉荷或玫瑰紫或蛋青或玄色。色深則銀繡。色淺則絲繡。色艷則金繡。各有所宜。說者謂婦人之足。枕邊肩上。以輕薄艷潔取憐。予男子也。無從武斷。皮履分黃黑二種。有彎爲歐亞所貴。首銳跟高。亦歐亞所貴。皮宜柔軟。拂拭宜潔。襯於履之內者爲襪。夏則絲織。冬則毛織。小足之婦。或紡綢。或輕羅。或竹布。總之以白爲尙。其次則他色。蛇皮蟆點爲下。試問美人者人也。非蠹魚也。而可蛇皮蟆點耶。大紅大綠。亦無理由。襪筒貴短不貴長。纖足之婦其可憐之態全在脛。可蔽其天然之美歟。至於長及半袴。殊無所便。繫帶以莫阻血脈爲限。又近時婦女貪輕履薄襪。冬寒易生凍瘡。虐甚於纏。宜仿京式着小絨靴爲宜。又鞋過緊者。鷄眼痛苦。藥房有藥脫之。皮履久磨。足必生繭。蘇滬有女子扞脚所之設。造福於天足婦女非淺。但扞脚有癖。扞慣反致非扞不快。

履史三十年

蘇蘋

一，距今三十年至廿五年（註一）

扳頭女鞋（底長頭仰似無樑實有樑色緞爲面或繡花紋胛屬女紅自製女棉鞋蚌殼式）

（註二）

二，距今廿五年至二十年

網頭女鞋（頭銳如錐鞋尖以絲線爲網絡於足背俾增瘦削之態當年織足什九御此）

深樑女棉鞋（深樑幾裏全足用各式絹線打成結子飾其樑上用小口以便納足）

三，距今二十年至十五年

聳頭女鞋（尖頭外聳素面平底織足御此殊雅淡有致）

無樑女鞋（仿學士（註三）鞋原樣而各依其足爲損益雅俗互陳大抵纏趾者類扳頭天然者近似男鞋）

註一（此稿載民十二之申報附刊故所謂距今三十年者距今今日之今應爲四十年

矣以下仿此）

(一) 繡履連頭。弓彎筍束。在今日由普通人心理上觀之。已由女性人體的美。而漸變遷成爲女性人體的不美矣。然在二十年前。歐風未東漸時代。世人對於女性美的觀測。嬌首蛾眉明眸皓齒之外。莫不注意於裙下雙鈎之大小。以爲真美之定歸。甚且有因雙鈎失之於肥。雖具有施嬌之色。而終遭世人之鄙棄者。故當時女性對於其足下。莫不刻意束縛。屈之使纖。更飾以繡鞋羅襪。窮極女工矯裝之能事。以博世俗之愛。惡俗蠻風。嚴於桎梏。今名都大邑之處。此風幸已漸次解除。使女性得以還其自由。彰其真美。此亦金人瑞所謂不亦快哉事也。

(二) 當京都二十年前。蓮足盛行時代。女性對於裝飾足部之講求。可謂窮極奢華。一鞋之刺繡工夫。動至兼旬。而用不數日。即歸敝棄。鞋梁之金線。則真金製就者也。鞋跟之木底。則香木削成者也。綴珠玉。襯蘭麝。一鞋代價。十戶中人之賦不能敵焉。正陽門外大柵欄及珠寶市等香店。從前曾秘售一種婦女睡履。紅緞軟底。尖削如菱。滿幫均以三藍絲線繡成秘戲圖。精巧生動。有過於喫大姐所拾妖精打架之繡春囊。底則以薄絹製成。中實香屑。龍腦麝之氣。薰人欲迷。其代價由銀數兩至二三十兩不等。蓋以繡工之美惡。定其價之低昂焉。該店更秘售一種睡履。品質與前述略同。但無秘戲圖耳。

。鞋跟則爲軟膠所製成之廣東僞器。定價亦在銀四兩左右。蓋爲一般孤孀無伴者所設備。彼時曲中尤物。如閻鳳仙王鳳雲輩。均以織足得享盛名。閻尤擅專場。其所著之繡履。即爲該香粉店之出品。故生涯至老不衰。天津三之芳名（閻津人行三）幾乎無人不知。舍織足外。戰略極精。且諳採補之術。夏姬再世。亦人妖也。

（三）香廠新世界大樓側某鞋店內。亦有繡春睡履之製。工精式巧。盛銷一時。惟此種睡履。已非舊日織足所著之銳頭式樣者。乃專爲近日六寸圓膚光緻新女性所備者也。鞋面既寬。繡工益易。昔人昨夜肩頭今日酒。不曾空負可憐宵之句。當之者當愈覺其銷魂蕩魄矣。

履話

冀北抱眞

婦女纏足之風。起於何代。論者雜沓。莫衷一是。而清朝實爲最盛時期。試觀李笠翁論女鞋。謂女人之織足。晝則令人憐惜。夜則供人撫摩。方絢謂纏足有五式。（一）蓮瓣。（二）新月。（三）和弓。（四）竹萌。（五）菱角。又謂脚有三貴。（一）肥（二）軟（三）秀。又分女脚有十八名稱。九種品級。當時縉紳士大夫。或以女鞋盛杯助飲。或以女鞋行酒令

。足微當時纏足陋俗風靡一時。予生也晚。僅能記憶清末民初婦女纏足之情況。茲就當時之習尚。並將近晚女履變遷。略述於下。清末女鞋可分四種。(一)衛鞋(以仿效天津衛鞋式得名)。以木爲底。以雜色印花梭布或綾緞爲幫。以綾緞爲幫者。則於尖端或全體縮以花卉草虫。以緞或布爲腰。(二)套鞋。多以梭布爲幫。以木爲底。以綾帶繫之。內着紅色綠色紫色之軟底睡鞋。蓋婦女居家常御之鞋也。(三)睡鞋。以梭布或綾緞爲幫。以軟布爲底。以帶繫之。蓋婦女睡眠時所着之鞋也。(四)靴。以木爲底以布或綾緞爲幫。內襯氈或棉以取溫暖。幫稍高。緣以寬邊。蓋冬日婦女所着者也。一般閨中少艾。於出閣之前。每與其女友預做鞋數十雙。以爲出嫁時着用。並誇示其刺繡之工緻。及式樣之美麗焉。纏足之美約在整瘦小。肥不臃腫。短不粗笨爲上。其長二寸餘至三寸四五分爲合度。太長則失之笨野矣。

予所見女子蓮翹甚美者有數人。(一)北平鼓姬劉秀卿。喜御綠色花緞鞋及紅色繡花坤履。僅三寸。齊整纖秀可喜。(二)天祥市場三樓某店少婦。體瘦而貌秀媚。蓮翹三寸餘。御單底粉色緞坤履。亦瘦秀可愛。(三)山東掖縣某村之二少艾一少婦。一少艾年可十五六。御綠色印花梭布木底鞋。繫以粉色線帶。瘦俏順整。媚態畢呈。一少艾年十七八。

御黃色印花梭布木底鞋。緣以青花邊。長僅二寸餘。頗玲俏秀美。少婦年約三十許。御紅緞繡花術鞋。長可二寸餘。襯以黑緞花腰。復以青絲帶高纏玉脛。益覺漂亮。媚氣襲人。（按該處最尙纏足。幼女以布緊纏其足。着以硬布鞋以約束之。或故使肌肉糜爛。僅餘皮包瘦骨以求其小。吁。亦慘矣。近來屢有明令勸鄉女放足。陋俗乃漸改。）故都前門大街路西馬路旁有舊貨攤。售旗人之天花足盆底鞋。纏足女鞋。並扇囊。表袋等物。有紅。綠。黃。淡青色緞睡鞋數雙。長可三寸餘。以各色絲線鎖口。繫以帶。幫稍高。繡以鮮艷花卉。頗秀麗。綠色緞睡鞋。長僅二寸餘。幫微矮。形狀微肥。而短俏則僅盈握。益覺美而秀。粉紫色梭布睡履。長可二寸餘。亦細銳可愛。其他女鞋。形狀各異。或龐大如弓。或彎曲如新月。或圓銳。或尺寸特小而後跟甚高以竹撐之。問其價。緞質睡鞋索三元五角一雙。（實售只一元二角）其他每雙六七角二三角不等。概與古董古玩相同。如能搜集各式。考其年代。分門別類。作爲講書。誠一特別考古趣事也。民國初年坤履盛行一時。以皮或布爲底。以緞或布或海虎絨爲幫。狀平直而不弓。內仍着軟底睡鞋。此種鞋亦頗瘦整纖秀。其品亦如各色繡花緞鞋及海絨真緞皮底小靴。着之亦俏麗可愛。至若端圓體粗。形狀笨拙。似天足而非天足。欠雅觀。民八九至十四五年

。纖足之風已衰。而天足乃盛行。初以尖端繡花緞鞋爲最時髦。予在故都東安市場略一少艾。着白緞履。頗順整。幫上繡以心臟形小花。頗覺別緻。想爲其情郎撫摩睇視時必增許多快感也。

刻下最時髦者厥爲高跟革履。及圓頭繡花平底鞋。高跟每高至三四寸。宜峭銳不宜短鈍。高銳則形態風流俊俏。步姿婀娜。短鈍則笨拙醜陋。缺少美觀。平底圓履。亦宜扁平瘦整。太肥太寬則失之笨。頗不雅觀。張博士（見其所著美的人生觀所載。）謂女履以平底寬幫。不事束縛。不妨害衛生而能顯示天然美爲佳。此是履式之進化。惟今之女子着用者尙少耳。

睡鞋真偽錄

燕賢

冀北抱真君履話（二）記（上略）謂故都前門大街路西舊貨攤。有美麗睡鞋數雙。瘦僅盈握。每雙索價三元五角。可視爲古董。如能搜集各式。誠爲特別考古趣事云云。謹實所知如左。

北平正陽門大街路西一帶。有舊地攤二。攤主皆耿姓。係昆仲。北者曰大耿。南者曰二

耿。渠等上輩業此多年。係獨攤。近始析爲南北兩攤。售貨目的。尊重外人。利其高價而易欺也。至所售睡鞋。抱真君既認爲可供考古。則鞋之出處。不可不知。先是客冬。予友湘鄉敦齋君。（此君能別坤履年代。居常身帶數鞋。遇同好即出示品評。）丐其同好某君選室所御之大紅緞平金繡花睡鞋一雙。長三寸許。幫底一律繡花。裏襯鮮艷綠綢。口面以白綾鑲成月亮門式。上綴翠綠絲帶。綠綢提跟。七成舊。金線及幫底緞地。均沾薄垢。蓋鞋極瘦小。爲着者伉儷最珍愛之物。夜不離足。時時把玩。撫摩既久。致沾污垢。惟其舊也。益爲嗜者所重。以其深沾芳澤。常留艷跡也。

說履

拙厂

靈犀所編采菲錄。聞將付刊。內容收集甚廣。但欲一睹。拭目以俟。茲將余之所知。錄之於後。以備採擇。吾魯婦女纏足之風最盛。尙稱美觀。因無脚面隆起。迥非鵝脖式也。幼女五六歲時。即爲之纏足。初以白棉布條裹之。取其澀而不易鬆。俟脚裹成後。再次裹綾。用石版壓之。以其兩面平也。久壓則血液凝滯。令兩僕婦挾之。在室內往返行走。活動其血液。夜間將裹脚條。用線縫固。外套睡鞋。恐其鬆開而脚放大也。其痛苦

自不待言。唯兩脚夜間發燒。肉中跳疼。不能安睡。亦良苦矣。

夾鞋 普通日間常穿者多係梭布製。各色皆有。於鞋尖兩旁。用白粉合膠水。繪花卉或胡蝶。顏色隨意調入。出門穿者。以紅緞居多。兩旁繡彩花。正面用雜色緞。鑲一長圓口。如几字式。寬約三四分。上用金線圈已不斷等花樣。鞋口中間。襯以白緞。鞋尖亦有綴一小絨球者。落地鞋尖微蹺。極爲美觀。

褲腿子 以黑緞製者居多。正中用金線圈一大花。亦有雜色綾堆花者。寬約三四寸。套於鞋口上。將鞋沿及鞋帶遮蓋。取其整齊美觀。亦有用淺藍竹布行花者。則夏季所用也。
。（犀按此即藕覆之遺製）

竹後跟 用竹劈長三寸。寬二分。兩面用藍布。將竹片夾於中間。用線縫固。釘於鞋內之後跟上。以免鞋後跟下坐。（按俗云坐跟坐應作挫）

鞋底 係木製。如橋式。前薄後厚。外裏以白緞。四週鑲黑緞。再緣以花縲子。中間用各色絲線。作成花朵。

棉鞋 與夾鞋式同。惟稍肥大。內實絮棉。所異者。鞋口鑲以二寸餘之黑緞邊。上沿取其平。無須用鞋帶褲腿子等附屬品。緞邊週圍。紫花堆花均可。

鞋墊。脚大欲穿小鞋者用之。其墊亦係木製。與鞋底後一段同式。將木墊入鞋內後跟上。行時祇脚尖用力。脚後跟幾與鞋沿平。幸有御腿子遮蓋。不致露出馬脚。四寸金蓮。可一變而爲三寸矣。

鐵尖鞋。昔年女子之習武術者。均備此物。鐵尖爲鞋面所遮。外觀無異。如遇爭鬪時。則一足飛去。可以踢斷對方脛骨。利器也。

山西婦女足最小。聞其小者。鞋一雙。可以置於盞蓋上。若果真有其事。全國當推第一。書至此。又想起一笑談。昔年在北平識一妓。名桂寶。脚不甚小。然尙尖瘦。穿繡花坤履。鮮艷奪目。唯鞋後跟下坐。脚後跟幾乎露出鞋外。鞋幫以綳針連綴襪上。不致脫落。詢其故。伊云。余之如此者。可以掛客。亦迷信之一道也。

談天足旗鞋

（參看舊都過去天足鞋襪及其附屬物表解圖說）（燕賢）

過去女子天足美。當以舊都爲第一。論天足。自應以舊都爲標準。舊都女子足形凡三派。曰、旗女天足。曰、漢女天足。曰、漢女纏足。除漢女纏足。已另詳外。其漢女天足之力求窄削。有過於旗女之打條兒者。甚至因一味求小之故。直成半纏足形。緣是對於

鞋襪俱極講究。茲略述其製鞋程序如左（旗漢同）。

- (1) 剪樣兒。(2) 刻（下平聲）布格褶。(3) 粘鞋幫兒。(4) 貼花樣兒或描繪。(5) 理絲。(6) 刺繡。(7) 繙鞋口。(8) 砌（上平聲）鞋口。（用各色絲線。細針刺成數行或花紋。）(9) 緣線子。(10) 蒙紙防污。(11) 勻棉。(冬鞋)(12) 弔裏兒。(13) 包皮臉兒。（有黑綠皮及庫金。庫銀。花帶。宋錦之別。或用鞋幫同樣料子包做。棉鞋前後均包單臉。南湖。福字履。魚鞋。均前包半截單臉。後包整臉。皂鞋前後不包。靴之皮臉黑綠皆有。）(14) 粘鞋托兒。（普通綠色。持服黑。白色。）(15) 蒙底布兒。（即木底之衣。一律白色。緞或布。）(16) 粘底托兒。（即底着地之墊。）(17) 上鞋。（通常送上鞋舖。並代為加白牙縫。鞋幫下為牙縫。再下為鞋托兒。下為木底。下為底托兒。）(18) 過排。(上木樅子)。(19) 上粉。（遍底敷粉。軋亮。大半自己為之。底屨蒙布最難。因易顯露折疊布紋。故上粉軋亮等事。非巧手不易討好。）(20) 綴穗。（鞋尖綴長短穗不等。或滿幫綴穗。或繫鈴。然仍以不綴穗者為多。）

無論棉夾旗鞋。着後。必須以棉花一小團。塞入鞋臉內中趾部分。俾鞋幫挺拔。愈顯瘦

削。此舉已成自然習慣。偶或遺忘。輒覺多少不便也。

談着厚底鞋之意義

旗女之着厚底鞋。猶之乎仕宦之着官靴也。大凡福晉。命婦。格格（及笄閨秀）。遇慶弔事。皆內襯「一裏圓」長袍。外罩大紅綉花「氅衣兒」。（即常禮服上梳兩把兒頭）。或逢大典。方戴細子。穿蟒。套褂。掛珠。（即大禮服）五六句以上則着藍花緞氅衣兒。持服則着藍素面緞氅衣。一律項扣硬藍領。足登厚底鞋。（絕對不着薄底。大不敬也。）衣下僅能見及幫底部分。最忌全足畢露。故厚底鞋可稱「禮鞋」。至家居。除較短身材及新婦着厚底外。大多數喜着薄底。其鞋之無木底者。稱為「匪」鞋。（「匪」可作摩登解。即時髦之意。如大辮穗。前後劉海。鑲五開祛。敞脖領兒。繫花汗巾。着抓地虎靴子。襪口外露。跨車緣兒。鼻下抹聞藥。螞勾辮梢兒。高領子。等統稱「匪」也。）極惹人輕視。至漢女天足之鞋。就中惟厚底一種。較旗鞋約縮小一倍（專指底子）。其他無不同者。（漢厚底。俗稱「軋腰葫蘆」。旗厚底俗稱「花盆」。）

雜記

庶女嫁前。例須獲得夫家各輩女眷之鞋樣。加細製成。各色緞鞋。（老素少豔男女一律預備）迨合卺次晨「分大小兒」（即廟見）後。即「開箱」（固定名詞）取鞋。依長幼以次分贈焉。

頃遇張君。對於蓮事別有研究。出所藏軟鞋褲腿。一一指示。大致婦女靴鞋。以光緒末年式最美。蓋溯乾嘉以降。鞋底逐漸截短。過去最近短至無可再短。幾與地平。而鞋幫亦隨之縮短。同時力求鞋尖瘦窄。鞋之正面貴稍傾斜。而忌矗立。除靴外。必以褲腿覆蓋鞋之上端。用以聯繫褲角鞋口間之裂罅而增美觀。此等褲腿亦窮極鮮豔。與縮鞋相映。愈饒嫵媚。向者北方女子無論天足纏足無不結束褲角者。至南方女子不繫褲角多用各色（青絲居多）絲織。（長約五尺）纏繞足背及鞋幫之上端為不同。但其用意則一耳。

雲中睡鞋

藏鈞

平津兩地。日益摩登。三寸弓鞋。已如廣陵散絕。織履纏足。無從印證。因憶昔年曾在

大同遇一艷事。迄今思之。猶恍然在目。特泚書之。以備有違癖者。

山西大同古稱雲中。爲北方重鎮。渾河毓秀。代產嬌娃。明正德戲鳳一劇。尤爲膾炙人口。至今該處女性。猶有三種特長。一爲白膩皮膚。一爲重門疊戶。一即纖小蓮鈎也。在昔每年四月八日。爲賽脚大會之節。家家婦女駢坐門前。翹足道旁。恣人品論。以博得好評爲榮。遊人可駐足俯首觀玩。惟弗得捏弄耳。其好尙有如此者。無怪其所纏小足之無美不備也。民元春季。余旅行是地。租寓民家。因與房東之女通。女年十九。已嫁而孀。乃歸依其母。平素淡粧素服。風致翩然。但眉目間隱含蕩意。余見女口操晉音。不無怵態。而其膚理之光潤。實較南方女子爲勝。不能無動於中。遂於一夕潛入其室。俟女母已寢。家中更無他人。余遂得肆所欲。女先布衾枕於磚炕上。囑余先眠。已則對鏡梳洗。余擁衾坐待。作水晶簾下之旁觀。見女傅粉點脂。如北地濃艷之粧。是固未能免俗。第臨御之際。得此挑引性慾。享盡快樂。實視淡粧爲佳也。粧竟。復濯其足。然後束以綳條。套以綾襪。又自炕箱中取大紅睡鞋出著之。始登床。余南人。夙不習此。頗以爲異。執其足而諦視之。鞋爲紅緞所製。尖秀無匹。比日間所著鞋更窄小。幫縷細花。中嵌春宮圖。亦極工緻。下襯軟底。入握如棉。誠爲妙物。女斯時冶狀畢露。戲伸

紅菱以逗余勢。立即值興。且興熾倍於平常。信乎淺淺蓮鳥。爲助淫具也。後余從之乞此鞋歸。藏之篋衍。今二十稔。余亦就衰矣。然每當燈燭夢回。持向衾底把玩之。尙令人心旌搖搖也。

足飾之種種

幸夷

「羅襪圓膚壽字鞋」。近來女履。有皂緞鞋頭部繡圓壽字者。除此別無花繡。頗樸雅可愛。式爲圓口。以之襯着絲襪之六寸圓膚。柔媚可人。

「雖非仙子亦凌波」。履上作花繡。雖曰鮮艷。終覺其俗氣襲人。然素者枯燥。又非愛美者所喜御。近有以白緞前後繡黑色水紋。頗新穎而含藝術意味。御此履者。如凌波然。儼然仙子也。

「趾上絲球圓似月」。履上之綴絲球。爲十餘年前之舊式。今復盛行。反古也。然「反古」即「維新」。不見衣服之袖口耶。由肥而瘦。由瘦而肥。今則復由肥而瘦矣。今之絲球較昔者約大一倍。綴薄底色緞履上。不惟鮮艷。且有踴躍之致。

「玉脛可無遮」。夫人自有美。初無待於裝飾。以裝飾而炫美者。乃以物質而奪自然。

然人之美何在。曰在肌肉焉。故今女子之上衣。多身瘦而袖短。輪廓畢見。玉腕外呈。此趨向自然之現象也。然玉脛一雙。則多護以過膝絲襪。殊無肌肉美之表現。今有短桶襪。將掩雙趺。玉脛畢露。穿者。上身可御長旗袍。使玉脛於衣袂處相掩映。否則一覽無餘。無藝術意味矣。

或曰。子之所談。早見諸市上。何言介紹。吾曰。雖云已見。尙未風行。吾故介紹於婦女。以冀其普遍。况人之御服飾。多自己不能評判其美否。必須使鑒賞者稱讚。方爲真美。吾爲此文。特爲以服飾上下一美的定論也。惟有附帶聲明。以上所舉諸履。似多宜於六寸圓膚。若蓮舟尺半之體育家。則不計及。或有問計於吾者。則請試買白帆布球鞋一雙御之。或能於矯健中增其嫵媚耳。

春履

亭蓀

婦女睡鞋盛行於二十年前。俗稱之曰換腳鞋。軟幫軟底。形與老媽鞋同。老媽鞋乃三河縣之特產。取材於粗舊布。質粗色暗。並無繡工。睡鞋則多以大紅或水紅洋布爲之。質細色鮮。加以彩繡。或花卉或翎毛。皆極生動。把玩之餘。快心悅目。誠妙物也。吾友

雪岩君。無敦頤之好。有鐵厓之癖。客晉時。戀一雌。小脚娘也。有鞋爲粉色。長可三寸五分。兩隻四幫。各繡以秘戲圖。民國八年雪岩歸津。出而示余。茲憶記於此。客夏雪岩死。此鞋存在與否。非所知矣。

旗鞋之建議

陶在東

高跟皮鞋。價數元乃至數十元。有人統計。月輸出百萬元以上。全年漏卮千二百餘萬元。數巨可驚。遂有高呼打倒皮鞋之口號。似此風氣已成。豈口號所能打倒。計莫如以國貨代替之。故有旗鞋之建議。

旗鞋與旗袍。本八旗婦女裝束。今旗袍則盛行矣。凡學樣須學全。袍而不鞋。是學得一半。豈非遺憾。按旗鞋之美在鞋底。上平而下銳。作橢圓形或盃口式。其高度一寸以來。高在足心。與高在後跟者。其功用無異。

原婦女之好高跟皮鞋。非喜其皮。實以高跟合於愛美之心理耳。蓋美人之身段宜長。高跟則增其長。美人之姿勢宜俏。高跟則助其俏。長則苗條。俏則俊秀。此其優點。旗鞋固均有之。其高度在中部。軒軒尤爲有致。其立亭亭。其行款款。梁壽之步折腰。飛燕

之形花類。將離忽合。似往若還。其美在神。高跟不能也。試觀探母廟之公主。名伶梅蘭芳輩取之。能謂非美乎。且高跟放踵挫趾。拘攣筋血。極不衛生。無異纏足弓鞋。而旗鞋則無此病。不僅此也。

錦繡金玉。美人之副品。猶名將之馬。俠士之劍也。乃珠光寶氣。全體莊嚴。獨至於足。則限制於皮革。頓形減色。若旗鞋者。不獨鞋之本身。翻新花樣。并可綴以東珠。嵌以鑽石。奇珍異寶。儘量加飾。斯盡美盡善矣。然猶有進。臣嘗見八旗貴族婦女。將鞋底鑲空。作如意式。八結式。花瓣式。中實以紫白色香粉。行步輒印於地衣毡氈。可謂絕跡。又嘗見於底面。嵌入小鏡。低頭以審時刻。由今爲之。更可安無線電矣。又嘗見德差女士清宮日記。初改旗鞋不使。久之舒服。盛稱項巾與旗鞋之姿美。此又有人曾經實驗也。

總之以旗鞋代替皮鞋。衛生審美。挽回利權。在一舉足間。我諸姑姊妹。豈有意乎。尤望名媛閨秀。交際明星。以身作則。毅然提倡。則此議爲不虛矣。臣在東誠欣誠忭。稽首頓首昧死言。

按前數年忽興旗袍。識者謂滿清有復興之勢。但陽衰陰盛。偽帝不能乾綱當陽也。

今不幸而言中。又女鞋頭平而略圓者。因倭女御西女尖頭革履鑿柄。遂有此制。國人効之失却故步矣。

小脚研究 (Die Gense des Chinesenfusses)

顧寅譯

Prof. Dr. H. F. Oj. Jaderland (Köln) 著

Z.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XIV Band, 10 Heft Januar 1928 載

生命與健康第五四號 Januar 1928載

據民間傳說。中國婦女之纏足。其起因有二。一謂古時有一皇帝。娶一時形之美女爲后。因恐伊被宮闈中人所嘲笑。遂昌言以小脚爲美。因之臣民亦從而美之。於是全國女子競于年幼時即用帶束小雙趺。雙足纏小。婦人即不良于行。因此只得謹守閨門。完成其良妻賢母之責云。

從民族精神學上研究之。固早知殘傷之行爲實有性慾的意義存於其間。而中國婦女之纏足。即不能外此。惟下述之關係尙未有人道及。即雙足纏小則下腿萎縮。至步履之際着重於股關節與大腿。因是大腿發育特甚。且行路時外陰部亦受磨擦。事實上此等婦人之性行爲當大腿相壓時非常有力。從而其性慾亦較諸天然足之婦女爲盛也。

經驗上中國人有數千年之文明。宜於善惡二意義。于職業生活上。于種種殘傷之報酬上。于營養上。有種種之考慮。世界上無論任何民族從未有如中國人之如是異嗜者。即于增進性慾一點上亦不足爲奇。小脚消滅。乃中國步上新時代之一現象也。

犀按古今事物考謂。纏足始於妲己。因妲己狐精。猶未變足。以帛裹之。宮中效焉。民間神話謂。禹平水土。娶塗山氏女而后之。生啟。塗山氏女固狐精也。其足甚小。此第一說也。第二說據元伊世珍琅環記中卷。所引木壽問母之言。聖人藉重女之名。而爲防閑之實。至於後說根據學理上亦有相當理由。但言纏足婦女較天足者性慾爲甚。實屬謬論。蓋纏束婦女之足使之纖小。初爲男子性之變態。凡有神經系病者。必殘傷女性肢體。方能滿其性慾。如以香炙口咬皆是也。女子利用此點。不惜自殘。爲固寵恃嬌之計。以至浸淫成習。仿效成風耳。

吾國男子纏足之故事

(乃一)

(一) 明代之纏足男子

女子纏足之惡習。惟吾國有之。如曰男子纏足。則鏡花緣中之林之洋一人而已。雖

然。此小說家言。世間豈真有林之洋其人哉。不知中國之大。無奇不有。明代即已有一纏足男子。雙趺纖細。履襪不及四寸。所謂「纖纖縫就蓮分瓣。窄窄兜來月上弦」。在男子當之無愧色。不可謂非天下奇之又奇之事也。明黃暉日昇蓬窗記中云。「成化庚子（一四八〇年）京師有寡婦。善女工。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給爲妹。賂鄰姬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於官。訊鞠之。姓桑名狎。年方二十四。自幼即縛足小。爲是圖富貴家女。與之私者若干人」。

（二）清代之纏足男子

「似月如鈎瘦影埋。競誇嬌媚試提鞋。風流莫問橫陳夜。羞與嫵嫵小姐偕」。

此西湖安樂山樵所吟詩也。詩錄入燕蘭小譜第五卷。爲嘲一纏足之男伶而作。詩前有序。序曰。

友人云。京旦之裝小脚者。昔時不過數齣。舉止每多瑟縮。自魏三擅名之後。無不

以小脚登場。足挑目動。在在閑情。且聞有媚人之狀。若晉侯之夢與楚之搏焉。余曰。聞昔保和部有蘇伶沈富官。容儀嬌好。纏足如女子。但未知橫陳否耶。若偶漁婢。當有可觀。相公大噱。詩以解嘲。

(三) 清代之又一纏足男子

近刊清代聲色志載。一乾隆季年。雛伶胡么四者。安徽人。年十四五。色藝超羣。自幼弓其足如女子。結束登場。頗形嫵媚。有貴州翰林某與之狎。未幾外放道員。胡辭班隨往。不兩年。某丁憂。胡囊橐甚豐。改姓何。冒藉順天。假捐鹽分司。分官兩淮。適某服闋。繼任運司。胡乘間進謁。某遂倚爲腹心。一日。閹人遞入一信。胡折閱大怒。介將送信人逐去。未幾。其母壽辰。廣集梨園。開筵宴客。某及揚城各官皆往祝嘏。胡蟒服帶掛。敬謹陪宴。既而點戲開場。首演長生殿舞盤一齣。扮李龜年者。忽走下戲場。將手執旗竿向胡亂毆。血流敗額。坐客大駭。羣呼細縛。其人挺立大言云。我來教訓徒弟。與大家無涉。當場詳言其戲日昌捐。並當年穢跡。復言我乃伊師。歸途無資。不遺暫貸數十金作盤費耳。至數月不見。反將我逐出。世上有此喪心徒弟耶！胡某無一語。乘有斥其造言污蔑者。其人云。渠曾裹足。當場可驗。同寅曾有受胡凌侮之人。競前

拉去其靴。則實棉絮。蓮鈎纖削。行纏猶未去也。

(四) 現代之纏足男子

男子纏足。中外罕聞。雖然清明兩代。固皆有纏足之男子矣。不謂現代尚有一老男子。艾其姓。少泉其名。非惟蓄髮纏足。扮作女裝。不知者不知其爲男子也。艾。山東濟陽孫更莊人。年逾知命。自幼即經其父母縛足令小。並屈作弓狀。一向女子裝束。人亦以女子視之。木蘭詩云。一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一洵可移爲斯人詠矣。

艾久居孫更莊。於民國八年避亂赴濟南。在南關後營坊街居住亦已有十餘年。一日。爲濟南市公安局逮捕繫獄。艾在獄中曾接見新聞記者。並自書供詞。畧謂「余現年已五十一歲。家中尙有老母一人。與余同住於後營坊。濟南有薄田四十畝。即賴田租所入以度生活。至余所以女裝之原因。緣先父原居官河南。每生子女必夭折。據汴梁相國寺內星相家談。如果有子。以女撫育之。或可破解。先父然其言。故自幼即將余纏足蓄髮。後先父亡故。余隨母回濟南原籍居住。民國八年。又因避難來濟卜居。余性好讀書。五經四書均讀過。近日正重讀下論。至昨日被傳來局。余因習慣已成自然。故雖婦女

其表。並不覺有何不適于意。於十八歲時曾經娶妻。但不久却行亡故」云。詳見二十年五月十九日上海時報所載濟南通信。題爲「蒸髮纏足之老男子。」其被捕則二十年五月十五日事也。

男子束足

(犀)

愛蓮居士云。筆記精華某書。中記有宋代某官纏足瘦削弓彎。無異婦女。嘗誇示於人。聊齋志異記人妖桑冲王二喜等亦皆纏足。閱微草堂筆記當魏闡被誅時。株治其黨。有二小閹藏於友家。爲之行纏胃爲妻妾。此皆以男扮女也。隨園筆記滇中緬谷秀才半世女粧。因父母生男不育。從星家言生男改女粧則育。故秀才纏足穿耳。後入庠始易釵而弁。又言幼時在戚串家見某名人所著繡鞋譜一書。非常珍貴。書之首頁畫紅繡鞋一隻。今已三十年。不知此書流落何處矣。余編采菲錄時。天津某書院有學生因久病。父母亦多病。信星命之說。將纏足以厭勝。來函求方藥。余恐其別有作用。或生理上有變態。並約德醫徐君朗霄在寧園中候之。想以顏弱久未至。余亦不疑受給。因此生竟以義父稱余也。

足部尺度一覽表(營造尺)

各部		赤足尺度		緊纏尺度		註
足尖至踵後跟	直	三寸二分	二寸九分	即足之大小		
大趾	直	八分	八分			
大趾中部橫	中部橫	五分	三分五			
二趾	直	六分	六分			
二趾中部橫	中部橫	三分	二分七			
中趾	直	七分	七分			
中趾中部橫	中部橫	四分	三分七			
四趾	直	六分	六分			
四趾中部橫	中部橫	四分	三分六			
小趾	直	四分	四分			

附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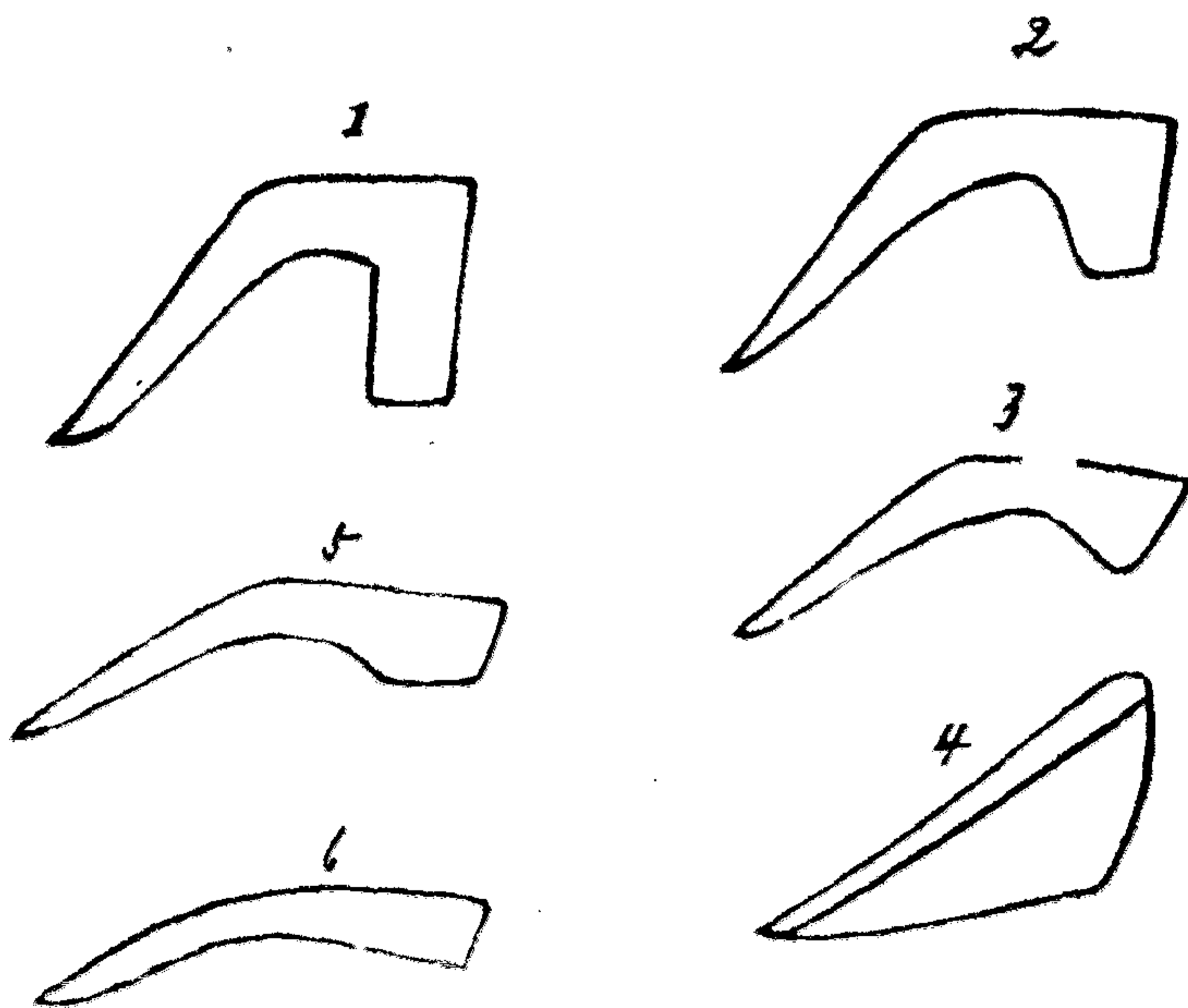
踵	踵	縫至足尖	下縫口	縫底	下縫口	外後縫口	外前縫口	裏縫口	足心足踵間縫口	小趾
下	下	直	自然離開寬 用手分開寬	橫	橫	垂直	垂直	垂直	中直深部	中部橫
一寸一分	一寸	二寸一分	二分 四分	一寸	一寸二分	一寸	七分	一寸三分	一寸	二分
一寸一分	九分	一寸八分		九分	一寸	一寸一分	八分	一寸四分	一寸一分	
			開時齊如刀削纏時合而 為一惟露如紋之一線			貫足心者也前縫則僅 一面開口而已	外縫分前後兩道係因 小趾被擠趾根筋肉折 疊勒成兩道深縫			纏後小趾全部被擠嵌 入深縫中自外面觀之 絲毫不見故不估寬度

- (1) 溯百年式樣
- (2) 溯六七十年式樣
- (3) 溯四五十年山西式樣
- (4) 溯七八十年江南式樣
- (5) 溯三四十年北方式樣
- (6) 十餘年前式樣即最近式樣

(略說)

曾在舊貨攤，發現(1)式木底之鞋。滿幫繡花，但花式異常古樸，分繡四支野獸，如虎獅象猴等，大約四寸，不甚尖瘦。遍詢老人，或云極老之樣。以晚近審美眼光繩之，實不雅觀。(2)式亦見過，詢云較近。(3)則已臻玲瓏，且瘦窄，脫去笨重之形矣(4)底形傾斜平直，鞋尖蹠起，後跟特高，老人云，北方無此式樣，觀其繡工精緻，斷為南方者，(5)確係北方近時通常用者。(6)為最改良者。總之，纏足之鞋底，愈遠愈高，愈近愈低，漸失弓鞋式。遞至最近，並木底亦無之。蓋纏足固多，鞋底不覺與地相平矣。

近代鞋底演進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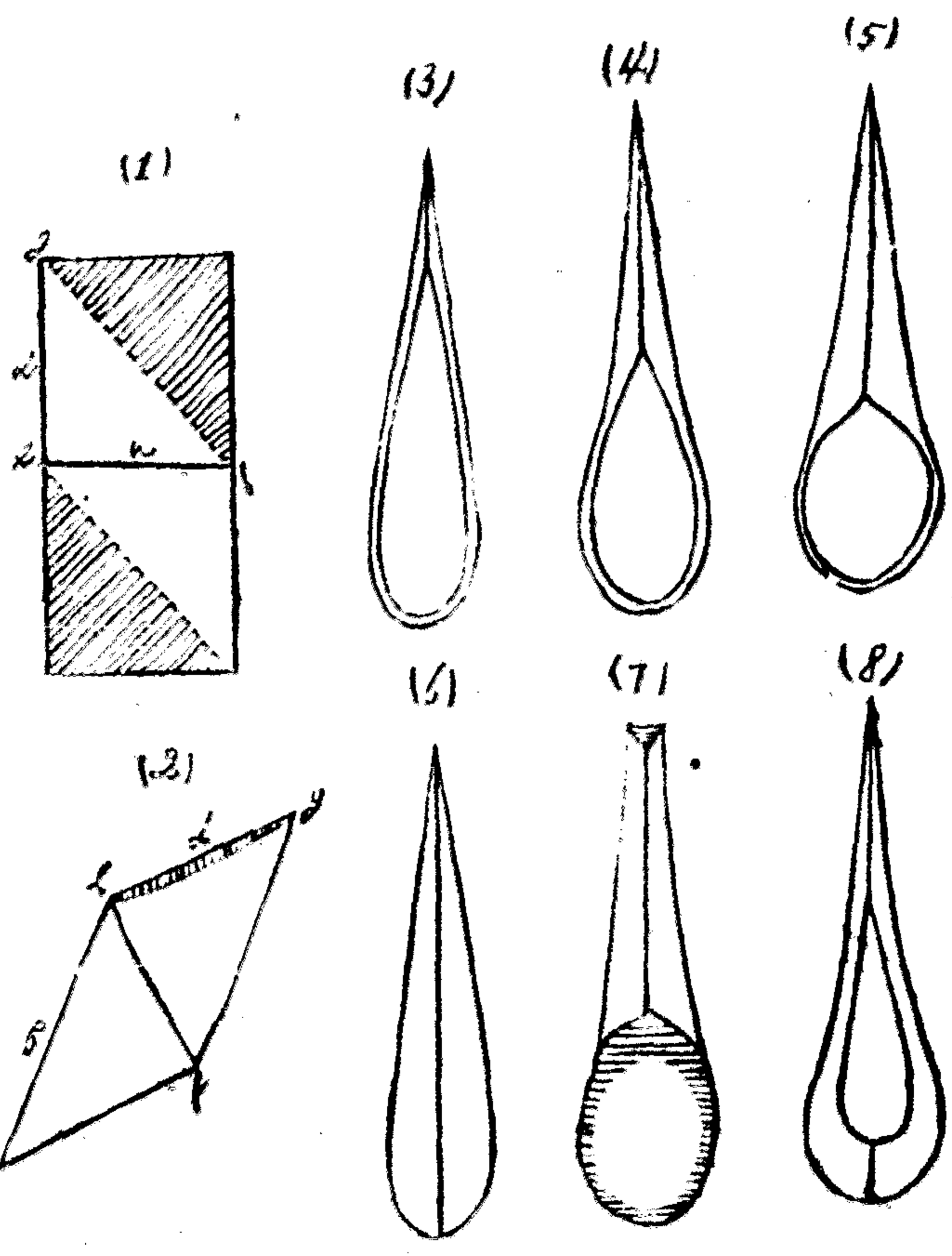


燕賢塗

(1) 長方布，長倍於寬，(足之大小以此為比例)自c b處折疊會於a處縫合，e f縫合為襪底，d為襪口。(g h間週圍不縫。)

(2) 即(1)之襪形，此為最簡單之便襪。只須五分鐘，即做成，視之雖不甚成形，着之却能適足。緣布紋斜向，又以整塊之布，伸縮裕如也。

- (3) 滿底之襪底形。
 - (4) 半底之襪底形。
 - (5) 踵底之襪底形。
 - (6) 無底之襪底形。
 - (7) 貫尖洞踵之襪底形。
 - (8) 小底之襪底形。
- (略說)



燕賢達

(2) 為十餘年前之便襪。全襪只有二縫，極省布。着時縫內向，殊難觀，足面處雖直，但上脚即隨足密合也。(3) 無論何坤襪，皆尖處無

底，恐格(平音)脚也。(5)凡踵部較大之足之襪喜用此式。(6)凡較瘦之足且踵小者方能用之，否則撐肥殊不雅觀。(7)有因熱天或足汗多而用此式者。(8)此式底縫在襪底之中央，使底覆足心下，尚有踵襪幫之一部，壓於足掌及踵下也。

(附記) 襪幫僅在花紋上分別故未舉例。再此不過數十年來所見而已，至吟詠上之羅襪，究係何樣，則考古家之事耳。

天 足 鞋 表

(爲存真起見本表沿舊都俗音)

厚底鞋	薄底襪	厚底窩鋪	類別		底	每支重	料	註
			(長)					
六寸一分	二寸一分	六寸一分	前高	幫	底			冬季外用，極少家用，高二至四寸。 冬季家用，因絮棉，通常微大於襪鞋。 春夏秋三季用，多於外時着之，家居用者少，底同厚窩鋪。
七寸一分	二寸一分	七寸一分	中高	底				
四寸一分	二寸	四寸一分	後高	底				
五寸	五寸一分	五寸一分	長底	厚底				
二寸一分	二寸一分	二寸一分	前上底	寬前上底				
二寸一分	二寸一分	二寸一分	後上底	寬後上底				
一寸	一寸	一寸	前腰底	寬前腰底				
一寸	一寸	一寸	後腰底	寬後腰底				
二寸	二寸	二寸	側腰底	側腰底				
三寸	三寸	三寸	前下底	前下底				
三寸	三寸	三寸	後下底	後下底				
三寸	三寸	三寸	長下底	長下底				
六兩紗綢	五兩綢緞	七兩綢緞	重					

采 菲 錄

靈犀編

勸戒篇

康熙三年上諭

上諭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奏等因；禮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刑部責四十板。流徒十年。其失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

慈禧后懿旨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

上諭朕欽奉

懿旨。我朝深仁厚澤。泱泱寰區。滿漢臣民從無歧視。惟舊例不通婚姻。原因入關之初。風俗語言或多未喻。是以著爲禁令。今則風同道一。歷二百餘年。

自應俯順人情。刪除此禁。所有滿漢官民人等。准其一律結婚毋庸拘泥。至漢人婦女。率多纏足。行之已久。有乖造物之和。此後縉紳之家。務當痛切勸諭。使之家喻戶曉。以期漸除積習。斷不准官中胥役。藉詞禁令。擾累民間。如遇選秀女。仍由旗民挑取。不得採及漢人。致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直隸總督袁世凱勸不纏足文

恭讀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諭云云……欽此。大哉

聖人之言。仁至義盡。凡在十民罔不感喻。世凱敬譯

明詔。願爲我紳民勸者。厥有數端。

一曰保身。孝經有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婦女之纏足者。自幼齡以迄成人。束縛磨折。備嘗痛苦。甚至骨節潰落。血肉消耗。趑趄踟躕。舉步維艱。以故中國女子大都孱弱多病。徇世俗之習尚。而殘父母之肢體。忘天性之親愛。而忍令其女受百般之酷虐。豈仁者之所爲乎？此言保身而當去纏足之害者也。

一曰教育。古者女子最重姆教。今東西學者論強國之道。輒推原於女子教育。蓋德育智育體育。男女並重。不可或廢。中國婦女尙纏足。斂精勞神於猥賤織屑之舉。矯揉造作以修容飾媚爲工。而智識不開。德性不充。體質不健。竟不知教育爲何事。欲盡義務先除惡習。此言教育。而當去纏足之害者也。

一曰母儀。人之材質。本於初生。學養基於幼稚。蓋求異日之男子軀體強偉。智能發達。必先求今日之女子軀體強偉。智能發達也。今纏足之婦。氣血羸弱。則生子不壯。跬步伶仃。則教子者尠。幼學荒廢。嗣續式微。其於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係者。此言母儀。而當去纏足之害者也。

一曰執業。人之智愚。男女相近。若農醫格致製造等專門之業。女子或勝於男子。今纏足之婦女。深居織步。縛其手足。窒其靈明。而受養於其丈夫。其上者或僅工針黹。或略解吟詠。要皆於事無補。苟釋纏足之苦。則四體安舒。使得執一業以自養。而一切新理新法。女子亦可以研求。其裨益於國政工業。與家人生產者其大。此言執業。而當去纏足之害者也。

凡此皆爲今日纏足之婦女言也。夫纏足之害。近人亦言之切矣。茲特舉其羣羣大者

。爲縉紳之家告。亦願地方士紳。仰體
朝旨。婉切勸導。家喻戶曉。俾除積習。予有厚望焉。

勸戒纏足示諭

頭品頂戴署理四川總督部堂廣東巡撫部院岑

明白勸告事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欽奉

上諭至漢人婦女率多纏足。行之已久。有乖造物之和。此後縉紳之家務當婉切勸諭。使
之家喻戶曉。以期漸除積習等因。欽此。欽遵在案。 本署部堂時在山西巡撫任內
。業已恭錄

諭旨勸諭禁革。今來四川訪聞此邦纏足之風。比山西更甚。此事在做父母的不過因爲衆
人習慣的事。又怕女兒不纏足。將來不好對親。這也是人情。却是你等須知
朝廷豈是不體念人情的。看起來這又是一件很瑣屑不要緊的事。何至要煩

上諭勸告。皆因纏足有三樣關係

國家關係衆人的弊病。又有一樣關係一身的弊病。

國家關係天下的弊病。不是別的。皆因女子纏足。天下男子的聰明。慢慢就會閉塞起來

德行慢慢就會喪壞起來。

國家慢慢也就閉塞喪壞起來。這又沒得別樣的緣故。大凡人的聰明德行。全靠小的時候。慢慢的教導指點。小時候教導得好。大來自然不做不好的事。小時指點得到。大來自然容易明白事情。古人說的。十年出就外傳。是要十歲以後。才出去找老師教。十歲以前。當父親的多半有事在外。全靠母親在家。遇事教導指點。所以人的第二期教育。是學堂裏先生的責任。第一期教育。全是當母親的責任。如今的女子。七八歲以前。還有讀書的。十歲以後因為纏了足。行動不便。就不好上書房了。從此天天關在屋裏。世界上的事一點也不白明。聰明就會一天一天閉塞起來。又因行動不便。把女人本分當做。做飯洗衣裳的事。一概也交與別人。越是大戶人家的女兒。越發享安逸。實在是脚小不能勞苦。安逸久了。自然驕奢。德行越壞。等到嫁與人家養了兒子。母親先是沒聰明沒德行的。拿什麼來教導兒子。小的時候聽的沒見識的話。看的沒道理的事。既已弄慣脾氣。大來如何會聰明。如何會有德行。就有好老師。也難得變化他的氣質。一層傳一層。傳到如今舉眼一看。十之八九。論身體既是薄弱可憐了。論知識也都是糊塗。論德行也都是荒唐。我們既

已糊塗荒唐。外人自然看我們不起。要欺侮我們。你們要知道。凡說某國聰明士等的。都由他的百姓人人聰明的原故。凡說某國德行好的。都由他的百姓人人有德行的原故。我們中國有第一期教育責任的母親。既已不行。你們須知

國家本是衆人湊成的。百姓不強。

朝廷如何整頓鼓勵。想把天下弄強。譬如一隻柱頭。撐不起要倒的大屋。那是斷斷不行的。所以如今要想把中國強起來。必先把百姓強起來。要想把將來的百姓強起來。必先把養將來百姓的母親現在的女兒強起來。所以強足的事。看起來很不要緊。國家所以要干涉的原故。皆由女子強足。就會把一國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這是一樣。還有一樣關係。

國家關係衆人的大弊病。至於關於一身的弊病。沒有別的。凡是東西。都有一種自然發生的天性。如今有根未長大的樹子。忽然不長。人人都覺可憐。如係有人用法子把他摧倒。不叫他長。人定說這個人沒良心。人的骨子不比樹子。自己的女兒不比外人。却是忍心想些法子。把他摧小。你說父母不愛女兒。却是女兒害一個小病。愛一個小傷。父母心裏。馬上驚慌起來。單單強足的時候。這個病苦。百倍於小病小

傷。假如女兒受不得痛苦。說要解放。父母還要打他罵他。還要加他的罪名。說他不愛好。女兒怕纏足的光景。纏足時號呼展轉的光景。你們當父母的。都是看見的。本署督部堂不必形容。也不忍形容。總而言之。說到女兒一身。只算自己不幸。當中國女兒。說到父母身上。只算衆人做慣中國沒良心的父母。這就是關係一身的。大弊病。那個不是中國的百姓。都應該想想前三樣

國家衆人的大關係。那個不是當女兒的父母。都應該想想後一樣一身的大關係。幾樣關係明白了。還要怕難於對親。這好比俗說的。老牛過路看不見。蚊子過路却看見了。說到難於對親這個念頭。第一無廉恥。第二無知識。何以叫無廉恥。當父母的豈不說女兒脚大。怕丈夫不喜歡。都不曉得以小脚求媚於人。乃是嬌優下賤的思想。世間喜小脚的。必是輕薄無行的男子。人有女兒。就不該許給他。那不輕薄的就愛才能德行。當父母的不愁女兒沒才能德行。不好許與有出息的。反愁脚不小。不滿輕薄男子的意思。這豈不是沒廉恥的念頭嗎。何以叫無知識。當父母的。總說人人。都纏足。我家不纏不合風氣。卻不曉。如今既奉

上諭禁止纏足。有見識的。有良心的。又都人人曉得纏足是弊病。自然是不纏足的一派

比一天多。何愁不好嫁人。也許有那無見識無良心的依舊纏足。此等人家。又何必把自己好好女兒放給。說到這個地步。還怕不合風氣。這豈不是無知識嗎。還有一等糊塗的。說是學洋人。豈不曉得古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時候本沒說纏足。本朝家裏也是不纏足。

遠不說學古時聖王的好風氣。近不說守本朝

皇上的好規矩。反說是學洋人。這又是尤其無知識的話了。本署督部堂也是中國之一人。
○又蒙

國家恩典。管一省的事。天天聽見人說我們軟弱。罵我們糊塗荒唐。笑我們無用。因此一天一天欺侮我們起來。每每看着。聽着。受着。實在不堪。細想其故。多半由於女子纏足。又奉

上諭叫天下不纏足。所以不怕厭煩。敬把

上諭裏頭的思想。纏足的弊病。詳細一一講與你們聽聽。你們當百姓的。真願永遠軟弱。永遠糊塗荒唐永遠無用。當父母的真願永遠無良心無廉恥。這就沒法了。如果不然。本署督部堂願意你們先字字按着想再按着行。這就是國家之福。一切男子女

子之福了。如有不認得字的。就望你們認得字的說與他們聽。如有沒見識的。就是上諭說的。全是當紳士的責任。要望明白人。先做與他們看樣子了。爲此明白示諭通省官紳士民一體知悉。切切此諭。

勸放脚圖說提要

勸放脚圖說一冊。共四十葉。光緒二十年甲午蒲月。耶穌降世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此行書於右）安步齋刻本。光緒甲午夏仲上海書局石印。第二頁有英文橫排。W. H. Jones 所撰文。弁言一。署名爲平江待死老人松侶陳濟時年六十有五客於申浦之談天小憩。又有西冷原源子序。後爲自序。署名爲長老會後學史子斌謹識於美華書館。此書即浙紹史子斌所著也。每葉左圖右文。（見采菲錄插圖窈窕脚）共圖十八幀。文十八則。其目如下。

古時美女 今世美女 纏脚原委 取名金蓮 纏脚緣故 各國脚樣 各種小脚 各國纏扎 纏脚樣式 纏脚忍心 纏脚痛苦 纏脚害處 纏脚罪孽 放脚緣故 放脚立法
放脚有益 放脚家人 放脚時候

其中如(纏脚罪孽)即因(違背神旨)。(放脚緣故)即係(聽從主命)。(放脚有益)則云(生安死樂。榮歸上帝。足報佳音。終身快樂。毫無俗見。他日天堂可望。福享永生)。(放脚家人)則云(教士爲倡)。(惜無達道之人。以化導耳。若領袖教師出體教主之仁心。盡教授之美意)。圖中繪一長老會福音講堂。門懸滬北公會史廡門牌。以(教師爲首)(教友率徒)其文有云。(夫戒其妻。母戒其女。行有餘力。以勸化外之人。勿再行慘酷之風。違背上主之旨。其體貼教主愛人如己之心)等云。後有倫敦信徒陸濂非之跋。題籤者則介清王亨統也。此書爲四十年前最初鼓吹不纏足之刊物。但含有宗教色彩。尤以不奉耶穌者。目爲化外之人。語最荒謬。因適先生以余有采菲錄之輯。出以見示。選圖提要。記其崖略如此。

禁纏足表

高陽女子百拜稽首上言。竊惟盛朝開泰。移風易俗爲先。聖旨當乾。后服帝衣必飭。故儀容傳夫窈窕。無取志淫。環佩叶乎鐘鐃。惟期有節。帝妃降於沼沚。神禹娶於塗山。要皆妙麗天然。同大圭之不琢。卷舒順適。濯滄海而自如。自是履武與歌。紹農祥於豐

水。來朝作頌。荒天作於岐山。古典可師。徽音猶嗣。逮好色之端漸啟。致冶容之禍旋開。飛燕仙裙。馮侍郎留風不去。玉環繡機。馬嵬驛浸血猶香。洛女凌波。子建增綿綿之慕。潘妃貼地。東昏修步步之嬌。矧夫舞月蓮中。屑香室裏。巧作折腰之步。翻成墮馬之粧。謂習俗之日靡。由矯揉之彌甚。髮膚受之父母。乃敢任意損傷。冠履配乎乾坤。何用匠心大小。况淮西郡久屬勝朝湯沐之舊。巨跡猶傳。何御樂庫每希貴家纏頭之資。寸蓮自賞。豈容朝野忽分吳越。抑且洪纖強別妍媸。亟嚴連坐之條。並申舉首之典。永垂令典。載肅刑章。歲在龍飛。襍俶承恩於厚載。時逢虎變。蹈舞咸沐乎弘波。燕趙佳人。昔也遺世而獨立。溱洧靜女。今當涉水而褰裳。逐伴遊春。誰印香塵之淺。連街踏月。欣傳弓樣之寬。從此夫人城直可靴尖踢倒。娘子軍不妨負弩前驅。誠千載之美談。洵一時之韻事。妾等腰斬細柳。眉遜遠山。斜對銀缸。偷繡半勾。帶雀。輕颺翠帳。驚飛一握雙鳧。第乍裏吳綾。時灑半行珠淚。况久纏蜀錦。莫窺兩瓣蓮花。堵裏鞦韆。迎風欲墜。簾前鸚鵡。並駕爭織。長恨束縛以終年。何幸屈伸於此日。鑿跡貴履賤之風。寬仁遠屆。慕胼手胝足之烈。儉樸常遵。將見楚殿嬌娥。粗服亂頭都好。秦宮粉黛。追風隨電弄難。臨表不勝踴躍歡抃之至。

謝禁纏足表

蘭陵女子百拜稽首上言。竊惟四肢本無二體。痛癢相關。雙附載此一軀。屈伸獨重。自炮烙開乎閨閣。咸縮縮如有循。迫蹣跚遍於房帷。益蹙蹙而靡聘。凌波微步。陳思王誇耀於賦中。香屑無痕。石勒氏漫矜於床上。詞客製錦鞋之頌。既窈窕而呈妍。美人擅玉趾之名。更娉婷而逞艷。掌中試舞。頻疑睡柳飄來。掌上留仙。只恐春風吹去。詠吳女之麗形如畫。宛然蠟魄一鈎。傳太真之嬌樣堪憐。奚管雀頭三寸。爭美纖纖之雅步。誰哀躑躅之銷魂。無罪無辜。羣受湯火之糜爛。是於是式。難忘晝夜之呼號。不知一搥痛而徧體爲之不歡。更惜十尖損而終身於焉永廢。酷深於細腰之餓。虐甚於貫耳之傷。茲蓋墜吳宮之好色亡身。不欲使怨踏香銷。而聽聲聲響屣。陋齊主之縱欲盡禍。何忍令嬌帶玉瘦。而博步步生蓮。且父鞠母懷。男女雖殊。而天性之親無異。彼姝者子。獨非人乎。寧堪使之躑躅趨趨。漫聽其響者響而笑者笑。况婦隨夫唱。琴瑟既調。而人倫之樂始生。彼美淑姬。豈異人耶。奚忍視其蹣跚彳亍。難以抒步亦步而趨亦趨。豈無妬婦頑妻。以七尺吳綾。甘同斯脛之慘。或有乳媪成姆。用一升藥粉。竟成滅趾之凶。燕支虎

豈異伊人。紅粉狼賊夫人子。世風暴矣。仁者傷之。妾等知不如葵。何能衛足。濯無須酒。已幸舒眉。每顧影自思。未嘗以洗垢致梁州之敗。曾捫心遐想。何敢以玩子動韓老之驚。忻逢盛世。幸沐深仁。愧無陰麗華之氈。膚難細滑。敢效徐月英之履。香且溫柔。醉舞春花。何須郎抱。嬌歌夜月。不索人扶。從此玉笋永絕裏雲。咏杜牧之詩。不愁隊整。由他芒鞋儘教踏雪。登謝安之嶺。殊快逍遙。帳裏嫋嫋。俱化巨人之跡。花間鳥島。莫尋幼婦之蹤。製就雙鳧。難慳匹錦。縷成四鳳。敢吝多金。倘有孝女從征。秣馬荷戈。均感聖人之盛德。若逢蕩婦赴約。踰牆涉浦。亦欽天子之明威。曷禁龍騰。奚勝雀躍。臣妾無任踴躍歡抃之至。

禁纏足表

玉猶純素。聿懷矩步之思。帝治正中。爰做異趨之習。道以率真爲貴。無用矯揉。化以返璞爲隆。何須曲折。形體各有自然。物情無由強拂。髮膚至細。總爲父母所遺。手足雖微。亦分天地之質。自淳初漸遠。乃奇巧日增。采絲斜繫。雙行纏載之詩章。白雪微凝。夜度娘微之樂府。春嬌一掬。矜韶美於纖纖。月露半彎。羨輕盈於窄窄。屑香塵以徐動。描弓樣以新裁。試嬌態於凌波。魂銷洛浦。含柔姿於貼地。寵冠齊宮。芳徑踏花

○驚亂紅之不損。玉階寒草。靚嫩綠之無痕。倩侍婢以相扶。尙慮苔紋之滑。望郎君而佇立。反嫌石砌之寒。偶爾率懷。不妨微露。若其懊恨。還用深遮。綠鞦韆而目襯笋尖。因蹋踣而花沾藕覆。微尖點拍。爲按新聲。纖趾輕移。偶懷春色。印香泥則文鴛得侶。踐繡茵則彩鳳平分。遂使金谷園中。共欲爭其一斛。以致馬嵬道上。不復愛其百錢。凡此淫靡。在所尙禁。某垂情繡閣。留意金閨。念四肢本有全形。即一身總無異用。若使以直爲曲。終非體備之初。倘至藉屈爲伸。恐失本來之理。嘆嬌姿之婀娜。何敢毀傷。○彼玉趾之纖柔。如將戕賊。潘妃妖冶。矜冉冉於金蓮。宜主蕩淫。羨飛飛於舞燕。不思拂人之心。是奚足哉。即或斲而小之。則何益矣。東郊挈伴。徒勞蕩子之心。南陌尋芳。空佇騷人之慕。爰行嚴禁。庶令無傷。沾村釀於市中。無妨令質。擷園蔬於雨裏。豈損柔情。從此山谷跋奚。皆助詩人之興。歐陽赤脚。亦供高士之求。六宮無用躊躇。四海不勝踴躍。

戒纏足賦以苦受肉刑不如勿纏爲韻

士勻

天下大事。惟求立足能牢。世上前程。莫患裹足自阻。此雖貴乎丈夫。亦可慨夫婦女。若纏雖屬宜今。而法究嫌背古。旣未便疾行徐行。又安能布武接武。留得掌中一握。瘦

若弓形。翹然裙下雙鉤。轉如月吐。爲念羸糜骨肉。無非趨時世之妝。可憐束縛形骸。已受盡畢生之苦。原夫纏足之所由來也。潘妃實創其先。宵娘遂從其後。始則不過一二人。繼則相沿千萬婦。本不難履險如夷。反甘作循墻而上。啓予足也。罪孽何至於孩提。爲我纏之。天良盡喪夫父母。遂使鶯鶯燕燕。惡習羣樂趨從。任憑攘攘熙熙。豔福居然消受。嗚呼。子女何辜。遭此荼毒。或向母而哀號。或臨牀而痛哭。甚則削竹爲筥。以助其尖。斲木成底。以求其轟。幾同刻玉鏤金。無異疊牀架屋。豈知觀音大士原亦雙跌。胡爲貶節從人在盈一掬。求日新而月異。於此道實三折其肱。甘茹苦而含辛。譬足下是一瓣之肉。嘗見困居閨閣。不出戶庭。偶摹粉本。側坐畫屏。寄語與花飛蝶舞。相思在月落雲停。憑我蓮花之放。團成角黍之形。描寫鴛鴦。粉筆曾無吮白。商量姊妹。弓鞋先繡踏靑。製成赤錦一方。舊樣都翻新樣。兼取白綾三尺。無刑強作有刑。爾其名擅揚州。樣推京式。銷印雙尖。瘦憐半折。傳來意外之情。都在個中之物。恐能卷亦能舒。不求伸而求屈。起坐芙蓉帳外。羞爲夫婿摩挲。偶行芍藥階前。猶喚婢奴拭拂。輕遞纖纖玉筍。問君恹恹心乎。嬌生步步金蓮。愧我若人指不。君不見乎搖尾乞憐。識者多恥。脅肩諂笑。君子誰譽。至若纖手細腰。猶未傷夫肢體。即如文身斷髮。亦祇獵乎

空虛。讀完孟子七篇。性既不能爲杯捲。試看禮儀一冊。足亦何嘗比芙蕖。况一纏亦非有功。可任其悠也游也。而兩足曾罹何罪。竟令其婉如攀如。戒之哉。已纏者宜鑒前車。未纏者莫循故轍。勿圭角而觚稜。勿凌波而踏雪。漫嫌羅襪生塵。奚愧蓮船盈尺。與其傷殘血脈。巾幗中致少完人。孰若還我天真。法網外稍存仁術。但使幽閒貞靜。婦德無愧乎三從。豈惟視聽動言。賢者宜防夫四勿。方今弊端悉去。新政迭宜。大開禁網。力解倒懸。中外肯泯意見。五族准結因緣。恩澤不遺乎下逮。婦孺均莫不稱使。任爾曹解足前來。利樂更沾二百兆。勸吾輩疾足先進。承平永享億萬年。從來發政施仁。正外當先正內。凡爾食毛踐土。足纏改做腰纏。

薛秀玉女士書

名媛尺牘載有薛紹徽(字秀玉侯官人)覆沈女士書曰。書來論纏足之苦。坦坦王道。慨滅趾之不行。洵洵狂瀾。忽現身以說法。仗慧心之一片。蘇窳步之雙趺。第用意離屬可嘉。而所言未免太過。是以不揣固陋。聊陳一二。夫所謂纏足非古者。非也。李斯裹足之語。已見於秦。梁瑩約縑之文。更聞於漢。而且纏雙行之新羅。曲搜樂府。量幾分之鈿尺。事記唐詩。傲步珊瑚。凌波冉冉。詞章具在。非不可徵。又所謂纏足爲亡國遺製者。

。亦非也。妲己之說。不聞三代遺書。窈娘之妝。尙屬五季習俗。晉有鳳首之鞋。唐有鴉頭之襪。上起妃御。下迫閭閻。率皆指歛織織。跣圓緞緞。豈馬嵬錦襪。教天子蒙塵。宜和鞋尖。扶佳人上馬哉。至若仁愛無傷乎穿耳。豈父母之不慈。閨房有甚於畫眉。匪男子之輕薄。將相本無種。詩書即可自強。婦女自有行。柔順始爲正則。全憑十指。壓針線於連年。黽勉同心。課米鹽於中饋。女德克修。婦道斯備。凡所謂弱種強國興業持家之說。又在此而不在彼矣。嗟乎。裸衣以人。神禹不必遠異國之風。斷髮而來。秦伯何嘗愛勾吳。俗。彼嗜異之輩。維新之徒。胡不思西國細腰是好。餓死幾希。東瀛黑齒猶存。衛生奚碍乎。有舉莫廢。免俗未能。如纏足者。雖異截。以續鳧。無殊削足以適履。且雙鈎逆辦。從教細小可憐。而三寸弓彎。誠見蹒跚不進。嚙其失而改之。固屬良佳。即因俗而仍之。亦非大患也。如謂既纏者俱一齊放却。吾恐換骨無丹。斷頭難續。必欲矯情鎮物。勢成非馬非驢。安能易俗移風。轉作不衫不履。况來書孜孜爲謀島製。夫不足而爲履。未必咸宜。將稱體以裁衣。所差有幾。不過變新月爲琴面。易高底爲重台。即無紅幫黃纒之形。詎免寶屐香綦之賦。雖云返樸。反以增華。無益之爲。可笑孰甚。嗚呼。淑德以幽閑爲貴。須知女子有行。立言與理義相關。勿作小人下達。

清康有爲請禁婦女纏足摺（載戊戌奏稿中）

奏爲請禁婦女裹足。以全肌膚。而維俗化。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漢臣賈誼上治安策。謂大臣以簿書期會爲大故。至俗流失。世俗壞。則不知怪。此誠知治亂之體要者也。夫爲政之道。本末兼該。而莫大於保民。聖化之隆。纖悉備舉。而莫先于正俗。方今萬國交通。政俗互校。稍有失敗。輒生輕議。非復一統閉關之時矣。吾中國蓬華比戶。藍樓相望。復加鴉片薰纏。乞丐接道。外人拍影傳笑。譏爲野蠻久矣。而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夫別足者。爲古肉刑之一。刑者成也。一成不變。後王恐波及無辜。猶爲廢之。史稱其美。女子何罪。而自幼童加以刑。終身痛楚。一成不變。此真萬國所無。而尤爲聖王所不容者也。夫父母撫子。以慈爲義。女子體弱。尤宜愛護。乃乳哺甫離。髻髮未燥。筋肉未長。骨節未堅。而橫繫弱足。嚴與裹纏。三尺之布。七尺之帶。屈指使行。拗骨使折。拳攀趾踣。踟地踏天。童女苦之。且且啼哭。或加藥水。日夕薰然。窄襪小鞋。夜宿不解。務令屈而不伸。纏而不壯。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富人苦之。貧家尤甚。親操井臼。兼持饋澆。下撫弱息。上事病姑。跋往報來。走無停趾。臨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捫足歎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墜命。或因楚病

而傷生。若夫水火不時。亂離奔命。扶夫抱子。挾物携衣。絕澗莫逾。高峯難上。亂石阻道。荆棘鈎衣。多有縊樹而棄生。墜樓而絕命者。不可勝數也。即使治世承平。富家大戶。婢媪盈前。安坐而食。而人倫有禮。疾病不時。仰事俯畜。接親應友。能無勞苦乎。且勞苦即不足道。而衛生實有所傷。血氣不流。氣息污穢。足疾易作。上傳身體。或流傳子孫。亦世體弱。是皆國民也。羸弱流傳。何以爲兵乎。試觀歐美之人。體面氣壯。爲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今當舉國徵兵。世。與萬國競。而留此弱種。尤可憂危矣。夫父母之仁愛。豈樂施此無道之虐刑于其小兒女哉。徒以縣俗流傳。非此不貴。苟不纏足。則良家不娶。妾婢是輕。故寧傷損其一體。而免擯棄其終身。此爲一人一家之事。誠有茹苦含辛而無如何者。若聖世懷保小民。一夫之有失。引以爲予辜。一物不得所。引以爲己罪。而令中國二萬萬女子。世世永永嬰此刑。中國四萬萬人民。世世永永傳此弱種。於保民非策。於仁政大傷。皇上能無惻然矜之。愍然憂之乎。臣嘗考裹足惡俗。未知所自。史記利屨不過尖頭。唐人詩歌尙未詠及。宋世奄被。遂至方今。或謂李後主創之。恐但惡風所扇耳。宋人稱只有程頤一家不裹足。則餘風可知。古今中外。未有惡俗苦體。非關功令。乃能淹被天下。流傳千年。若斯之甚也。其可駭莫甚焉。

以國之政法論。則濫無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論。則傷父母之仁愛。以人之衛生論。則折骨無用之致疾。以兵之競強論。則弱種展轉之謬傳。以俗之美觀論。則野蠻貽誦於鄰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國朝興隆。嚴禁纏足。故滿洲婦女。皆尙天足。凡在國民。同隸覆幬。率土婦女。尤宜哀矜。且法律宜一。風俗宜同。皇上憐此弱女。拯此無辜。亟宜禁此非刑。改茲惡俗。乞特下明詔。嚴禁婦女裹足。其已裹者。一律寬解。若有違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無官者其夫亦科罰錢。其十二歲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罰其父母。如此則風行草偃。惡俗自革。舉國弱女。皆能全體。中國傳種。漸可致強。外人野蠻之譏。可以消釋。其裨聖化。豈爲小補。伏惟皇上聖鑒。謹奏。

鄭觀應清同光時人。著盛世危言一書行於世。女教篇有云。婦女纏足。合地球五大洲九萬里。僅有中國而已。夫父母之愛子也。無所不至。獨此事酷虐殘忍。殆無人理。或四五歲或七八歲。嚴詞厲色。凌逼百端。必使骨斷筋摧。其心乃快。以爲如此。而後他日適人。可矜可貴。苟膚圓六寸。則戚里咸以爲羞。此種澆風。城市倍於鄉曲。世家巨族。尤而效之。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爲中國之女子。戕賊肢體。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磨大戮。如負重疾。如搆沉災。稚年罹剝膚之害。畢世嬰削足之罪。氣

質虛弱者。因以傷生。：即倖全性命。亦終日需人扶掖。非曰安克操持。偶有水火盜賊之災。則步履艱難。坐以待斃。戕伐生質。以爲美觀。作無益以爲有益。是爲誨淫之尤。：。

梁啟超嘗於新民叢報（丙申）載戒纏足會序云。眼耳鼻舌手足。受諸天。受諸父母。有一不具。若殘缺者。謂之廢疾。謂之天之僂民。古王之制刑也。爲劓爲刖。將以天僂僂不肖。以威天下。仁者猶或譏之。惡其傷天而殘人類也。男女中分。人數之半。受生於天。受愛於父母。匪有異矣。雖然人類之初起。以力勝者也。力之最懸絕不相敵而勢最易分者。莫如男女。：是故塵塵五洲。莽莽萬古。賢哲如鯽。政教如海。無一言一事爲女子計。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由前之說。則象之若犬馬。由後之說。則飾之若花鳥。稟此二虐。乃生三刑。非洲印度以石壓首使成扁。其刑若韃。歐洲好細腰。其刑若關木。中國女子纏足。其刑若斮脛。三刑行而地球之婦女無完人矣。纏足不知所自始也。要而論之。其必起於汚君獨夫民賊賤丈夫。：嗟夫。天下事良法每憚奉行。而謬俗每易相襲。以此殘忍酷烈輕薄猥賤之事。乃至波靡四域。流毒千年。父母以此督其女。舅姑以此擇其婦。夫君以此寵其妻。黷齒未易。已受極刑。

。骨節折落。皮肉潰脫。創傷充斥。膿血狼藉。呻吟弗顧。悲啼弗恤。哀求弗應。嗥號弗聞。數月之內。杖而不起。一年之內。昇而後行。：

梁啟超（丁酉）新民叢報載論女學略云。吾推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

林琴南戒纏足詩

我國纏足之風。相沿已久。或謂始於窈娘。或謂盛於宋代。斷趾折骨。流毒無窮。近數十年來。雖經政府之禁止。識者之勸導。此風似已稍殺。然在窮鄉僻壤間。仍有行纏者。可知欲纖纖弱足之絕迹全國。尙有待於高明之繼續勸導也。偶憶林琴南先生有戒纏足詩三首。描寫盡致。痛快淋漓。足與康南海戒裹足奏疏。並傳不朽。今錄之。其詩曰。（一）小脚婦。誰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許。下輕上重怕風吹。一步艱難如萬里。左靠媽媽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問君此脚纏何時。奈何負痛無了期。婦言儂不知。五歲六歲纔勝衣。阿娘做履命纏足。指兒尖尖腰兒曲。號天叫地娘不聞。宵宵痛楚五更哭。床頭呼阿娘。女兒疾病娘痛傷。女兒顛跌娘驚惶。兒今脚痛入骨髓。兒自淒涼娘弗忙。

采菲錄

靈犀編

瑣記

馬后足最大。明太祖嘗戲之曰。焉有婦人足大如此。而貴爲皇后乎。后即答曰。若無此足。安能鎮定得天下。(鳳陽花鼓詞。脚大踹得江山穩句之所由來。)上元張燈。太祖微行至聚寶門外。時民間好以隱語相猜爲戲。見一家燈上畫一大足婦人。懷西瓜而坐。衆譁然笑。太祖喻其旨。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銜之。明日勦除一家。九族三百餘口。蓋馬后祖貫淮西也。由此知束足之風。至明世尤甚。

徐秀方見聞錄。言明季有遊日本者。見其國婦女與人極褻狎。而終不亂。捫其乳。甚喜。謂愛之也。若搯其足。則大怒。以爲有意私之。甚至出刀相刺云云。不知今日尙有此俗否。

明朝宮闈秘史。帝(崇禎)見田妃綸鞋精巧。舉視之。有細書一行曰。臣周延儒恭進。帝不悅。由是薄延儒。並責田妃不應交通外臣。田妃再三請罪。帝始解怒。

清代野記載。太和門之左。有明順六。每年欽派滿漢二大員率司屬人等盤查一次。每查一次。即盜一次。覺羅炳半雙。曾隨其堂上官往。有一庫皆簾幕衣履之屬。更有宮人繡履七八箱。嵌珠如椒。皆萬歷間物也。

洪憲秘史有云。袁氏好女色。其目的在裙下雙鉤。謂婦人女子足以動人憐者。首推纖纖蓮步。如其天足不免蠶俗。以故袁氏之諸妃。皆係窈娘新月。潘妃蓮花。諸妾之中。足極瘦削而有稜角者。當以葉氏爲第一。因葉氏爲揚州人。揚州纏足之式甲天下。袁得葉氏後。令諸妾奉葉爲圭臬。刻意束足使小。有不遵者。立逐之去。諸妾不敢違其旨。勉從之。因此致疾者十居五六。由床榻以至室門。有情人扶者。袁考其成績。若陽奉陰違。即以鞭撻從事。迨袁欲爲帝。楊度等建議謂陛下正位後。事事必反前清故例。袁笑曰。第一吾之后妃體質上。即與滿人有特殊之點。楊度等不解所謂。愕然不能置答。袁曰。愛新覺羅氏奄有天下。二百六十餘年。其歷代后妃皆天足。獨吾之眷屬異是。燕釧拾零內載。北方婦女多小脚。瘦如束筍者上矣。若馬蹄。若粽子。品斯下焉。然而其臭則一。好之者靡不以一握爲歡。握之不足。且嗅焉。視之如鼻烟。如諸葛行軍散。匪可解矣。

又云。某婦脚小如椎。瘦不盈握。一日客造訪其所天某。及門觀某方架足於肩。側首低鼻而嗅。大駭。亟趨而出。後以語某。某赧赧然。無以爲答。亦笑柄也。

督督閩錫山厲禁纏足。忽於去年納大同羅姓女爲妾。以其纏足甚美。身價爲三千金。羅公有諧詩記之云。纏足風行事可惜。使君禁令世交稱。鴛鴦被底溫香沁。畢竟蓮花是上乘。曾載上海某報。

養疴客談

錢牧齋養疴客談云。順治乙酉秋。大兵至蘇邑。有訛傳滿州女皆大脚。此來欲選取纖足好女往北聽遣。一時鄉村婦女。皆去膝衣著草履。以示本質。有俞生者。家資殷實。居于東湖。畜二麗姬。一曰嫩玉。一曰文鸞。裙鈎纖細。一時妙選也。俞愛之甚。建一閣於湖濱居之。取曹子建神女賦中凌波微步句。顏其額曰凌波閣。忽聞訛言云云。急令二妾放足。且令各歸母家避兵。泊越月事寧。挈歸已失故步。俞生視之。以爲大減綠珠紅拂之價。悔恨無已。俞素放誕。每于知好前道之。一友取王勃滕王閣賦詩四韻戲之曰。凌波高閣臨湖渚。嫩玉文鸞此歌舞。羅襪朝行坐峽雲。珠襦暮濕高唐雨。蟾鈎徒脫日悠

悠。步闌風生裙底秋。開中響屐今何在。只合滄浪試濁流。覽者皆爲絕倒。

金屋蓮花記

三友

咸同之交。杭州胡雪偉氏以財雄海內。宮室之好。妻妾之奉。窮奢極欲。冠絕當時。江浙間目之爲活財神焉。隣媪某曾爲胡氏之婢。于其金屋中事。頗能娓娓道之。茲爲記之如次。

胡氏姬妾都三十餘人。婢則百三十餘人。女僕稱是。分院列屋以居之。胡氏所處之室。置有牙籌百餘枚。鐫其婢妾之名。及昏拈籌。拈得者按名召以當夕。夕召四五人以爲常。亦間有一夕徵及十餘人者。

姬妾中籍隸蘇杭滬甬津五處爲多。若蘇之洞庭。湖之益陽。晉之大同。粵之東莞亦各有二三人焉。

胡氏之于婦人最著意于裙下雙鈎。治事之暇。即觀其姬妾纏足濯足以爲樂。及寢手非握春弓不克安睡。諸姬之足有小僅二寸餘者。亦有長至四五寸者。婢女則皆凌波三寸。絕少四五寸者。蓋妾入胡門年事或已長成。縱加緊縛亦難一例廉纖。婢則五六歲時即已蒙

身胡氏。嚴束緊纏。自能瘦小逾恒也。

金屋中定制。婢女之足小至三寸內者。特許御大紅平金之鞋。四寸以內者粉紅繡花之鞋。五寸以內雜色之繡花鞋。五寸以外祇許穿青布鞋。雖所極寵之姬。待遇亦不稍假借。勤纏者增其月費。怠惰者削之。甚且以鞭笞督其後云。

睡鞋不論婢妾。悉用紅羅爲幫。分滿幫繡鞋頭繡以別。婢妾至當夕之所御鞋幫中置有蘭麝之屑。嗅之有香。夏日以玉爲底。握之生涼。可謂完美矣。

睡鞋雖皆軟底。然不僅睡時御之。其近侍日間亦著睡鞋。鞋外套一短幫花鞋。脫卸甚便。俾胡氏隨時摩挲爲樂。凌波之襪。姬妾用綢製。婢女布製。惟行纏因布製者易弛。故悉用一種定織之窄羅。長皆逾丈云。

行纏與襪日一換洗。弓鞋旬日一更。有婢媼專司其事者。每晨有專司纏足之媼二十餘人。分向各院爲妾婢行纏一次。寢前又須各自灑足。纏足一次。此爲姬妾之日課。亦其金屋中之定制也。

新來姬妾。雙趺不甚纖小者。胡氏特選四媼董其纏事。晨起灑足後卽爲之緊纏密裹。遍纏以線。然後扶掖以行。往來不輟。越一二時行纏漸弛。乃復纏緊。如此力纏不息。三

月即可視奇效。但體弱者往往坐是致疾。胡亦不因之而稍加寬縱也。三友曰。胡氏姬妾之足。當時杭人極豔稱之。蓋不特形體瘦小式樣亦極玲瓏。精神大家有延胡氏婢媼爲妻女纏足者。亦足見當時之風尙矣。及胡獲罪。婢女星散。秦半遷居於杭屬之留下鎮。鎮上女兒爭相仿效。留下小脚之名。亦爲之大著。民國初年天足之風已盛。而留下女兒猶以纖趾相尙云。

童愛愛考

雲岡

婦女裝飾之風尙。每隨時代爲轉移。自古已然。于今爲烈。民國十九年瓊報有意愛愛艷影。不特纖纖厥趾。早成碩果之僅存者。而佳人不可再得。即此亭亭倩影求之當世。亦已罕覩。彌足珍已。

影旁題字謂蓮榜在十年前。十字似微誤。蓋十載以前。僕適旅食漢上。載酒看花無虛日。顧不聞有斯盛舉。且纖足之在當時。僅湘鄂婦女猶有刻意拘蓮者。但已不爲世重。二三朋友好偶爾品足。已慮貽小人下達之讟。若蓮榜宏開。必爲事實所不許也。

題字中除言蓮榜狀頭而外。于其身世殊嫌略而不詳。爰就所知。爲述如次。

辛亥革命瑞澂匿居楚豫兵艦。如同罪囚。日間與諸幕友談笑消遣。入夜便抑鬱不樂。一夕問其侍從曰。近處有絕色花姑子否。侍從即以童愛愛進。愛愛字憐卿。爲漢口童家班之小本家。繁華報所評蓮榜狀元也。（蓮榜乃貌美而兼足小者始能獲選）瑞澂得之大喜。有憶江南四好詞贈之。其四云。金蓮好。鞋子綉紅羅。小立花間扶慧婢。高擎掌上咒情哥。三寸不曾多。（節錄梵天廬叢錄）

漢上繁華報之蓮榜狀元童愛愛。榜眼黃媛媛。探花崔金喜。（節錄阿報辨著探蓮新語）

依花主人所著之露花緣。係章回體說部。書中專叙童氏一人。內述童名雙憐。一字阿憐。原籍東莞。寄居杭州。按全國織足以廣東爲最。廣東又以東莞爲最。而雙憐凌波之細。即求之東莞亦不易多得。昔所謂一尺紅緞可裁十雙睡鞋者。阿憐當之無愧焉。以下更述其爲何作墮漏之花。爲何嫁僧人巨道之事蹟。他如近人筆記大報中小品文字。及小報內一鱗半爪。記述甚夥。其名字如惜娘憐娘愛愛蓮並蓮雙蓮雙憐雙菱蓮娘憐卿等。互有異同。但童姓而足極小則所言均一致。鄙意當屬愛愛一人。不然凌波纖細者。未

必盡萃于童氏一門也。顧僕見聞隘陋。前說或不免武斷。願讀者有以教正焉。

王郎愛蓮記

許息齋

王郎者寶應人。爲王文勳凱泰之猶子。曾作小說數種。其尤者爲冷眼觀。小語林出版。二十年前亦風行一時者也。渠頗有蓮癖。其議論誠非泛泛者所能道。王之言曰。蘇頭揚脚。普通語也。其實蓮鈞之獨步一時者。允推清淮。揚州不及也。足之佳者取三美屏四惡。三美者一曰纖。二曰彎。三曰挺。三者之中。以挺爲最難。必於嬌小玲瓏之中。而具堅剛之致。乃能得挺字訣也。四惡者一曰臃。有肉無骨若團絮然。二曰腫。足背有骨高起若瘤。三曰偏。兩邊不能一致。則偏頗而有傾斜之勢。四曰塌。過求尖翹而致足跟塌去。能全無四病。而兼有三美。則爲無上上品。若此者甚不易得。有之則奇寶也。若齊魯山陝之形如龜背。湘贛閩粵之式似馬蹄。則自卽以下矣。淮上人家。昔時爲幼女纏足。最爲考究。無矯揉造作之弊。故絕無襯底作僞者。實能得挺字訣。非他處所能及也。渠又錫以嘉名者五。曰新月。曰笋尖。曰蘭箭。曰蓮瓣。曰菱角。于形制皆有論列。今已不能記憶矣。渠藏蓮襪一鈞。云得之淮上某榜上婦者。實藏不輕示人。余屢

索一觀不果。丁巳之春。飲其廡。酒闌又堅求一廓眼界。渠曰。昔某媼得玉環錦襪。觀者人納一錢。因以致富。然彼則六寸膚圓。視此不逮遠甚。昔人無此服福也。乃鄭重出文木之篋。啓之則錦袱一重裹焉。展袱而芬芳四溢。蓋以香棉雜海南異品爲褥以承之。置襪其上。潔白一瓣。玲瓏嬌小。令人起無限溫馨之感。無怪其珍逾拱壁也。據云平生所見此爲第一。無有出其右者。今王郎墓木已拱。此物不知流落何人手矣。

白汁水紅菱

紅薇

客有述及天津某園男女二伶共班。男伶美女伶雙翹之小且美也。欲通之而不得。乃竊其綉履歸而作淫具。與畢仍納原所。而女伶不知也。及登台著履。方驗其汚。揚之則忍貽笑。不揚則其悻悻然。早已見諸詞色間矣。事爲班人洩之于外。記者遂將此事載諸新聞。並標其題曰『白汁水紅菱』。予以此名之雅而有致也。爰訪唐人意作數律以配之。

紅菱三寸小。白汁一杯多。忽訝鳳頭展。還疑狗尾拖。有心拋玉杵。無意織金梭。千古填橋恨。雙星幾度過。

兔狡真無賴。鸞嬌敢自誇。孤峯翻錦雨。斷岸障紅霞。蓮媚香添瓣。蘭幽粉褪芽。

護花今有使。蜂蝶漫相加。

嬌小不盈拳。丰姿分外傳。香浮羅襪底。色透錦裙邊。綠蠟新鞋伴。素綾舊酷煎。蓮花生步步。蝶醉與蜂顛。

按此爲坤伶小金鈴事。金鈴工刀馬旦。雙鈎之纖。冠絕當時。在杭演劇。頗演雙合印者幾無虛夕。蓋此劇旦角例須當場解纏。或冀一覩廬山真面目也。金鈴素不持語。當出台時。雙趺亦僅三寸。及解烏卸襪。並將長及尋丈之足統除去。後。足上仍卸紅色軟底睡鞋。度其修僅三寸零耳。尖瘦鈴飛。觀者每爲叫絕。

賽蓮彙誌

報癖

蓮友衡三。愛蓮成癖。近於風人。廣徵賽蓮文字。昨以函來。促余亦貢獻斯類作品。爲香蓮生色。余忝具同嗜。誼不敢辭。爰撫近人關於賽蓮之記載。彙錄成篇。聊以報命。倘亦衡三所樂聞歟。

河南汝州有小脚會者。自元旦至初五。此數日間。凡大家小戶之婦女。罔不艷妝坐於門外。將纖趾露出。任人品評。恬不爲怪（劉崇俠塵錄）

邯邑女子。最尙纏足。每年逢端午日。所有小脚婦女。擇曠地羣坐。高置二足於烈日中。以相比賽。謂之晒小脚。至其蓮鈎稍大者。匿而不出。其夫抑且引以爲恥。（周瘦鵬
華鄉漫錄）

太原府某集上。每逢賽小脚之際。女子悉臥於車內。以脚置車外以相比賽。一任人品題比較。凡得小脚狀頭者。視爲非常之榮幸。（同上）

大同城內。有小脚會焉。例於八月中秋日。閭巷中婦女。戶內垂簾置雙鈎於外。任游者品評。且以得邀讚賞爲榮。聞有一般少年。結會品評。以最小者爲狀頭。贈以彩帛花粉等褒獎之。其家非特不以爲忤。且互相標榜。父鍾其女。夫寵其妻。惟亦有規例。觀會者。不得揭簾瞻婦女顏色。犯者輒至門毆受辱。若凌波菱角。翹置街頭。非特目營。且許手握。斯會聞起於明正德時。（無名氏中外賽會奇觀）

沈竹岩言永平宣化二郡。有晾脚會。蓋由遼宋相持之際。主和議。罷兵戎。行休息。爲晾甲之會。滄桑變幻。靴甲爲脚。積習相沿。清明前後十餘日。無論貧富紳商。皆許婦女華服靚妝坐門首。晾其雙脚。任人評騭其大小優劣。甚有撫摸握弄者。而父兄夫婿。亦恬不爲怪焉。（闕名甘泉客話）

宣化五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原爲總戎晾甲之期。土人訛爲晾脚會。故於此三日。無論貧富婦女羣坐於大門以外。日必易着新鞋。其富厚者。日凡四易。游人指視。贊其脚小。則以爲榮。(王芎棠椒生隨筆)

山陝婦人女子。行走街衢。皆扶杖徐步。或扶高粱稽而行。住戶晚飯後。婦女皆携小梳。坐於門前。翹其足於檻外。以誇示路人。路人緩行細視則可。若回頭再看。則必被言。雖極貧之家。亦隔日換着新履。(諫書稀庵主人清季野聞)

錄以上七則。忽憶老友海鳴。曾記西女賽足事。刊紅雜誌中。其徵裙底蓮花。亦爲海外所重視。爰附誌於後。藉供同好之談助焉。

巴黎舉行女子賽足大會。赴賽之女子甚多。以脚之式優美者居上選。與賽結果。美國跳舞家馬利安佛女士。獲得頭名獎品。每日由該會贈送精緻絲襪二對。以送滿一年爲度。其襪每對。價值美金六元。一年之費。亦頗不貲也。(求幸福齋贈墨)

還珠樓叢談之晾脚會

晉北以前民間盛行纏足。大同一帶。每屆八月。有晾脚會之設。於廣場空地間。置長木

板凳。層疊如階梯。婦女千百坐其上。裙下雙鉤。任人品評。良家閨秀。亦多人者。其履間綴明珠。製以羅縠。瘦小不盈一掬。窮極工巧。狂蕩之登徒子。乘時活動。傷風敗俗之事。數見不鮮。自閩百川秉政後。厲行六政。纏足之禁尤嚴。然奉行過切。流弊亦多。檢查員有時直入民家。逼令婦女解雙纏。驗其放否。無行者且藉此摸弄。假公濟私。供其娛賞。婦女不勝羞辱而自殺者甚衆。記者民十客大同。嚴禁之餘。其風漸殺。時見中年婦女。扶杖街行。隨風飄搖欲倒。不老而杖。頗以爲怪。後詢人始知此輩婦女。皆以纏足過小。不良於行。又終年盤膝炕上。不常運動。無杖則寸步難移。其害之烈如此。

蓮癖名人

冰人

袁祥甫 袁祥甫是乾嘉時代之大詩人。袁子才先生文孫。他別號喚做倉山舊主。同光時代。曾經做過申報館的總主筆。在海上的文壇中。着實享了幾十年的盛名。他賦性風流。比較乃祖還要出一頭地。生平唯一的嗜好。便是那聊齋誌異所說「入握應知軟似綿」的裙下雙鉤。他到妓院中去。常常帶着一隻手提小皮箱。怪神秘的。任何人不得公開。

有一次他這皮箱。偶然間遺忘在一家妓院裏。於是一般信人們。便悄悄地將他偷啟開來。一看不是別的。却全是些光怪離奇。鮮艷奪目。已經穿過的繡花鞋。紅紅綠綠統計不下數十雙之多。是妙不可醬油。莫名其妙土地堂了。後來他的僕人對人談起。他的主人每天晚上必須將那些金縷鞋排列在烟榻之旁。方才能夠撰稿。這種特性。就是乃祖子才先生。也要望而却步罷。（子才小倉山房尺牘。有一篇答人問娶妻的信。却是極力提倡大足的文章。）

辜鴻銘 辜鴻銘是近代一位有名的學者。他的才識。可算學貫中西。和侯官嚴幾道先生稱一時瑜亮。但他對於美人的裙下雙彎。比較袁祥甫。還要研究得深刻百倍。他是一個絕對反對天足的人。所以他常對人說。纏足一端。也是中國最有價值的國粹。當辜老先生和一般異性交際的時候。當時會不先仰視雲鬢。而先俯察雙足。實行其「小人下達」主義。還有一層。他和異性相交的時候。還得先將對方的蓮鈎。嗅上幾嗅。方才能性慾衝動。否則可就要「蓋闕如也。」「吾老矣。不能用也」了。這段秘史。是他一位下堂妾所說的。比較可以相信。聊齋誌異上「但願化為胡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也甜。」的兩句詞。大堪移贈這位先生。

段芝貴 段芝貴是袁項城手下的一位紅人。同時也是袁氏手下的一員健將。他也是歡喜玉趾纒織的一份子。民元他在湖北將軍任內。已經有四位水紅菱般小脚如夫人。但他還不满意。後來看見三寸金蓮的女伶王克琴。他便一見魂銷。大加讚賞。已經預備量珠了。陡的袁氏來了一封告誡的密信。以致事垂敗成。本來芝貴抱着一官我所欲也。小脚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小脚也。」的主義。但經他的幕友懇切的勸說。終於把娶王克琴的勇氣。無形中消滅得乾乾淨淨。據說他的夫人。也是一個步步金蓮者。可惜是癩皮。所以衙門裏的上下人等。背後皆稱他一聲「小脚癩皮」。

樊增祥 樊山老人。也是一個歡喜三寸金蓮的。在他的遺集裏面。很可找得出幾首描寫贊成小脚的作品。可見他熱烈的程度。和他特殊的個性了。他的詩中。「纔到廣場歌舞地。故行蓮步情人扶。」「聽慣扶梯纒屨響。下樓輕似上樓聲。」「何須更寫凌波照。響屨聲來已不禁。」此外關於他的這一類詩詞。一時也寫不完。現在不過隨意抄幾句罷了。此老的癖嗜。也就可想而知了。好了。好了。在這新潮流澎湃的時代。思想落伍的詩人。居然也來反對這一類開倒車的政策了。可是一般摩登女子們。因為避難起見。斷不願意拋棄了高跟皮鞋。與小脚又有何分別。但是削足就履。倒也是椿難事。請問諸大

科學家。可有什麼『要得好。大改小。』的方法沒有。

辜孫同癖之傳聞

惜芳

辜鴻生(鴻銘)雖爲一代通儒。學貫中外。其於女色方面。獨有蓮鈎之嗜。據謂女子纏足。則肉聚於臀股。異常豐美。其私處亦因之適緊。此實中國特有之美法。非外人所可夢見者也。是以辜先生所蓄妾媵。秦半小足。每臨御時。必使婦。整其結束。易以鮮紅睡履。供其把玩。辜之西友。多知此事。外國報紙。每傳爲奇聞焉。又中國外交界有一與辜同癖者。即孫慕韓是。孫亦酷好纏足。妾輩無不纖趾如錐。以博其寵。使俄之日。携一巨篋自隨。每無人時。則出而展玩。至爲秘密。有私窺之者。則中貯皆新舊女鳥。各式俱備。五色陸離。誠爲大觀。時孫未挈眷。惟帶二僕婦。亦皆小足也。

足聞一束

燕賢

清末。舊都某世家女。年可十五六。貌不甚美而雙足奇小。尖瘦平正。儼然四寸許之天足也。女幼時。極羨漢人之纖趾。輒強其母。爲之纏裹。以格於定律不允。女請益堅。

無己。乃思得一法。每宵纏裹雙足。（不纏足尖不屈趾不折腰）着窄襪。炕之一端置小兀一。几上安放尺厚靠枕。命女仰臥。蹣起雙股。脛腕高懸於枕巔。使足部血脉倒注。以滯其生長之機。初試時。兩足漲痛。繼之麻木。以至於脛膝各部。膚溫漸失。入後兩足如死。獨不之覺。行之既久。雙足筋骨不能發育。於是天足式之小脚。遂告成功。但平日仍須打條兒。套緊襪。着窄鞋。否則行時不能成步。反不如纏裹之舒適耳。

舊時燕都婦女所御之鞋。家家買絲自紉。罕有陳諸市肆者。有之。珠寶市之合香樓花漢冲兩家香店而已。兩店雜致能工。監製各式花鞋。（專備纏足之用。無天足者。）鞋底中空。實以香屑。鞋牆刺繡。精緻無匹。最奇者爲軟底唾鞋。鞋牆鞋底。方寸之地。刺就各樣秘戲圖。凡亭榭鋪陳。鬚眉毫髮。無不畢現。購者暗將來一小袋。置諸櫃台。店夥即會意。携米內櫃。取鞋售與。長短肥瘦。不差毫釐。蓋購者以米實鞋。使與鞋口平齊。售者但視米量爲準繩。不問尺寸之大小也。鞋價則紋銀二兩。至四五兩不等。庚子匪亂。兩店同燬於火。重張後。鞋工失散。又以兵燹之餘。舊家蕩然。無復盛時興趣。而此淫靡奇特之物。遂絕緣於燕市矣。

改元以來。百事維新。婦女纏足。亦在淘汰之列。然千年積習。遺難除祛。是以風氣閉

塞各地。依然不改舊觀。其纏足程度。大致爲（一）屬於黃河流域者爲最甚。（二）屬於長江流域者次之。（三）屬於珠江流域者爲最低。（一）冀魯豫除各大城市。少數天足外。鄉間殆無不纏足者。就中冀之天津。湯柳青。足背平直。足根傾斜。不尙短小。而貴尖瘦。好脚不過四寸。其平東通州。三河。平谷。玉田。豐潤各地之足。瘦不如津沽楊柳。小則過之。脚背亦較高。保定正定一帶之足。背高尖鈍。形式笨重。魯之東壁。多極小之足。尤以即墨。高密各屬爲最著。青島工廠。多鄉間妙齡女工。雙足瘦不盈掬。而晨夕奔波數十里。絕無代步者。至魯西則適得其反。無女不纏足。無足不腫脹矣。豫之西北部。習於晉陝纖趾之風。故多小足。豫之東北。則多「半大脚」。且鞋外另覆布套。兜繞足背。殊不雅觀。豫南毗連鄂境。腫背之小足特多。綜上數省。蓮鈎三寸者。百不一觀。姑名之曰「半大脚區域」。察之延慶。宣化。纏足多着力於足之前部。雖尖瘦逾恒。究嫌足背太高（並非鵝頭式）。晉之大同。最尙纏足。富出乘車。貧行扶杖。纖小程度。甲於天下。（指中國言）韻事之多。罄楮難書。陝南隴東。纏足亦盛。路旁女子。有睹汽車之來而遽伏於地者。否則風吹欲倒。足小可知。綜上數省。女無不纏之足。足無不窮極纖小。以是三寸之雙彎。隨地可睹。姑名之曰「小脚區域」。（二）蘇之揚州。足尙

瘦長。江南與夫。女不亞男。生來大脚。自然健步。贛浙之足。雖稱短小。但賴足如粽。浙則鵝頭。皖南多纏。皖北多放。至如鳳陽。本尙天足。綜上數省。或纏或放。爲「小脚天足混合區域」。鄂省女子足纖背肥。天門一帶。纏裹尤甚。湘足之美。首推益陽。〔諺有龍陽貌。益陽脚之稱。〕且不爛不臭。爲全湘冠。黔則東效三湘。西隨巴蜀。苗足天然。付諸例外。蜀中女子。極尙纖足。普遍全境。川北尤甚。金堂。新都。新繁各屬。女生三歲。開始試纏。足背不隆。足心不弓。足尖微蹺。足踵周正。以言大小。多三寸許。鞋則底必平軟。向不墊木。所以炫足之無假也。若夫脛腕之合度。步履之輕盈。又其餘事。綜上數省。纖足觀念。如是深切。當然可稱「小脚區域」。〔二二〕八閩習尙。各自爲風。山居野處。類多畚人。泛宅浮家。是爲蛋戶。匪惟不纏。且喜赤露。幼女脛腕。肌膚瑩腴。環以銀鎖。相映成趣。江湖藝者。代人磨踵。小石爲之。珠光玉潤。鞋製以草。去其後跟。赤露足踵。以炫其美。鞋牆嵌小鏡。鞋尖綴彩穗。蹴而行之。鮮艷奪目。富庶人家。昔纏今放。當其纏時。亦頗纖小。粵則海港交汶。開通最先。境內幾無纏足之人。且赤足之多。甲於全國。故諺稱「半截觀音」。然二十載前。婦女之足。有立醬油碟中而不外露者。有上下樓需人背負者。是其矯揉。不亞蜀晉。滇桂風氣

。雖不及閩粵之開放。要不失爲比較的多數天足。綜上數省。鄉間多放。城市全放。可稱「天足區域」。至東省女子之特式半纏。不同關內。新疆僻處西陲。回多於漢。回足天然。漢仍纏束。總之風氣自南而北。視交通之便否爲比例也。西北交通。遠遜東南。是以北舊南漸。北纏南放。觀夫國中婦女纏足之消長。從可知各地風氣趨勢之一斑矣。幼時在友家紗壁間。窺見鄰院一婦人。年約三四十歲。在室內窗前向陽處。解其雙纏。白足畢呈。反復注視。既而撫摩殆遍。一若把玩物狀。約食頃。見其匝匝細裹。着大紅鞋。輕輕踏地。注視如前狀。若不勝其愛惜者。所可怪者。半小時後再窺之。則婦人適又展其雙纏。捧白足而注視矣。友云是婦解布露足。注視把玩。日恒在十次以上。且逐日如是。司空見慣。不以爲奇。婦皖籍。子已成人。子婦亦小足也。

業師梁先生。薊籍。嘗云。女子纏足不惟可使臀股豐腴。且可使體氣向上。榮養容顏。常見行走市街之纏足婦女。佇足路上。將足尖向地上連連點觸。而後行走。亦爲纏足毛病之一。聞係纏足痛疼。鞋襪不適。鞋跟墮落。以及足布過緊窄之故。

舊時晉省亦盛行鬧房之風。每當花燭之夕。賓客競強新娘作「翻杯」「渡橋」之戲。前者以酒杯四至八個。覆置地上。各盃相間三寸。列成直線。新娘以足之尖端輕蹴盃底

。個個向上挑翻。較大之足。其鞋跟每觸盃不能翻轉。後者以小盃若干覆地。雙行排列。每隔三至四寸置箸其上成橋形。新娘雙足舒入各者夾空中。步步渡過。橋仍完整如故。較大之足動輒觸箸翻樑。甚至全橋狼藉。博得哄堂也。

纏足女子行走。以身軀平直爲貴。大多數因足病（未纏好所致。如足疾或半大脚）引起肢體之變態。如行時探身擗手聳臀踉蹌。爲最易犯者也。

足形最易犯之毛病。爲大足趾粗鈍。皆因脚布纏至足尖處不易纏緊亦易弛緩。甚有網開一面。露趾端者。（露於足布外。）

凡幼小之足。以種種原因。未能纏好者。（如怕疼。偷放。母親憐愛。無暇工整。年齡已過等）及年長愛美。自動緊纏。往往使雙足變成畸形。常見一十五六歲之女郎。足作鸚鵡嘴形。有識者語予。凡女十三四時。係六寸餘之大抹子。今則雙足小至四寸。但足之前端彎如滿引之弓。必係纏時以脚布緊壓足背。有以口津唾於脚布。或雙足內側者。云係可免脚布回動。然而大煞風景矣。

有將足布一端繫一長線。纏畢須用手將此線兜繞數匝。亦爲防其回動。無論初纏或纏成均有用此法者。

足布寬窄。視足之大小而異。足小布窄。足大布寬。

凡女子處心自動纏足。多在十歲以外爲之。若六七齡之孩提。惟痛苦是懼。絕少甘心茹苦。以求其美者。清庚子有世交瞿君之幼女。年甫六齡。即央母爲之纏足。父則曉以利害。百般勸阻。女執意不聽。一再請求。繼之以泣。母不忍過拂其意。但告以如真愛一雙好小脚。第一要不怕疼。第二要多多步履。不准久坐。第三要雙足落平。不准脚尖向天。女誓遵守。纏時無論脚布如何加緊。均能一一忍受。絕無半點覺容。如是二年。足瘦如錐。小不盈握。時尚不及十歲也。

清季光宣間舊都青年。尤其世家子弟及私寓（即相姑）。咸以雙足窄削爲美。雖不能效女子矯揉造作。量帛雙纏。顧無不力求足飾之美觀。與夫足形之瘦小也。法以尺餘方布。分剪三角形兩塊。纏裹雙足。趾掌部分套以極緊之襪。着雙臉鑲心及各樣窄瘦雲履。間有用方形布包裹脚之全部。套襪後使布之一角探露襪外。亦有效旗女之打條兒。纏成一刀條兒一脚者。緣是大小六寸。寬窄二寸之丈夫足。王城人海中。隨地可睹。至私寓（即相姑）以侑酒之故。大都姣豔如美女子。服御則窮極奢華。足部尤爲注意之點。多方修飾。力求窄削。不外三角布及打條兒各法。套以緊襪。襪縫。襪底。襪緣。及襪缺

口。以青絲刺就各式花樣。（跳三針。狗牙。倒垂雲。以及花鳥文玩之類。）多數喜將襪口露褲管外。將褲管緊貼脛腕。以各色極寬絲線緊繫褲角。其繮少半隱於襪口之內。其外露者。意在襯脛腕之美觀而已。私寓一律着短幫青緞抓地虎快靴。靴面亦刺各式花紋。靴樣隨其足樣。無不尖瘦玲瓏。綽約可愛。至宣統間私寓紛紛脫籍。則又以着靴爲耻（官靴與花靴不同）。獨飾足積習一時難除。於是易靴爲鞋。鞋則花樣翻新。最時髦者。爲白牙縫素緞刺本色花之雙臉鞋。瘦窄各稱其足。鞋店多在煤市街一帶。以祥元字號爲最精美。皆量足訂製。價在三兩左右。絕少當場交易者。（光緒中葉鞋花。時尚福字履。或漢瓦文。鞋地時尚黃紫色。宣統間鞋花尙青雲虎鏤心。鞋地尙黃白湖色。或極短綠色皮雙臉青素緞本色拉索花紋鞋。鞋尖突出。鞋底愈小。男女之鞋無甚軒輊。惟女者多一八分厚之木底。爲不同耳。）

懷來某紳。年逾知命。繇居而性奇僻。其宅第介於兩山之間（俗稱山溝）。會爲其子娶媳。媳年十八。頗具姿色。惟裙下雙鈎。長及五寸。某認爲白玉之瑕。且恐爲人竊笑。乃即日令其緊裹。且與約須小至三寸爲度。媳迫於嚴威。如法施纏。但女子年至十八。足部筋骨非復髫齡時之柔軟。一經緊纏。痛苦如割。至忍無可忍時。惟有緩鬆脚布以解

之。緣是日久無功。某紳雖時加督責。媳則虛與委蛇。詎某意甚堅決。且云似我等人家。娶得大脚媳婦。不免被人恥笑。汝既不肯爭光。待我給你裹吧。於是特製各種柔骨藥散。每夜躬自爲之薰洗雙足。約一小時。然後以極長脚布。將已曲之四趾重壓緊裹。纏繞四匝。以針線密縫脚布。套以硬幫之鞋。令趺坐炕上。雙足平放而外踝貼席。鞋底相對。狀如合掌。取鍾板石一大片。壓置其上。謂改造年齡已大之雙足。不如是。不能望其平正俊俏。否則適足以形其醜。反不如不改之爲愈矣。媳以纏足被壓痛極泣求稍緩。某則毫無所動。且時作釋笑而慰之曰。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汝其勉之。行之三月。雙足居然小至二寸五分。尖瘦平正。視前此臃腫形狀。判若兩人。行時搖搖。如臨風弱柳。某則故使外出。巡視羊羣。藉以誇耀於人而自鳴得意焉。

予友某君。戀一妓。名金愛卿。貌美足纖。自謂去歲識一客。舉動闊綽。凡服飾花頭爲妓之所享用者。無不有求必應。然愛好雅異尋常。桃源未嘗一問。緣客有奇癖。每造香巢。略一寒暄。則強其愛人速解鞋襪。放開脚布。雙彎畢呈。乃更番捧就鼻端。挨次狂嗅。迨雙足嗅遍。即將纖趾夾縫及足掌淺紋深隙間黏着之汗垢。以指甲徐徐挑控。無微不至。俟黏着物淨盡無遺。然後將所得汗垢膚屑。合爲一撮。吞而食之。厥狀甚甘。偶

值濯足無垢可尋時。則惆悵若失。亦必吮遍白足。膏其齒頰而後已。或吝而不解雙纏。則長跪裙下。強乞解之。俟糜其慾後。乃擲鈔票若干。掉頭而去。決不稍事流連。今本人尙在平中。右錄事實。於以見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也。

清宣統初年。北京東城方巾巷一帶。出現一三十許纖足婦人。蓬首垢面。衣藍布衫。油漬殆遍。面部除露其爛爛雙眸。燦燦白齒外。餘悉爲泥污蒙蔽。手捧食物。且行且嚼。意態安閒。旁若無人。最奇者。四寸膚圓。尖瘦如削。素襪紅鞋。整潔無匹。頭上青絲。任其荒蕪。至除夕始赴剃頭棚。(彼時無理髮館絕無婦女入剃頭棚者)梳洗一次。蟲油垢。蕩滌無遺。以紅繩結束髮根。將餘髮盤諸頭頂。非待來年除夕。絕不整理。衣服則寒暑一襲。從不掉換。腥氣逼人。不可嚮邇。而自脛以下。雙翹鞋襪則鮮艷異常。不染塵埃半點。上媿下妍。判若兩人。謂爲丐耶。則迄未見其向人行乞。謂其癡耶。則愛美成績逾於常人。觀其除夕一沐。能知節令之至。要非真痴者。吾無以名之。名之爲怪婦。清社既屋。此怪婦亦不知所終。

纖趾叢譚

泥丸宮記者

古來美人。其足無有不纖纖者。如六才之寫雙文之足也。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兒抓住薔薇架。杜牧之贈張好好歌。有曰。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苗鳳生尾。丹臉蓮含姿。玉質隨月滿。艷態逐春舒。絳唇漸輕巧。雲步轉虛徐。其一二兩句。乃追述往事。言其初爲歌伎。年齡幼稚。楚楚堪憐。三四兩句。又讚其如花萼之含苞待放。五六兩句。則記其漸漸長成。而益見秀麗。七八兩句。則更表明其吐屬之美。與行動之雅。曰玉質。則骨肉停勻。其人如玉可見矣。曰雲步。曰虛徐。則其爲伶仃纖足。珊珊行徐。亦可想見。然其文字中。祇贊美其質。贊美其言語聲音。讚美其行走態度。而今千載後。讀其歌者。莫不如見其人。此張好好纖足之美。因牧之筆墨之神。而流傳千古矣。願瓊詞。有瑟瑟羅裙金線縷。輕透鶉黃香畫袴。垂交帶。盤鸚鵡。鼻鼻翠翹移玉步。晃補之詞。有羅綺園中。笙歌叢裏。眼狂初認輕盈。無花解比。似一鈎新月。雲際初生。凡所寫鼻鼻也。輕盈也。翠翹也。似一鈎新月也。皆言其足小而美也。晚近歐風東漸。二十餘年來。天足風行。然雅好者。亦稍稍予以限制。即如滬上外僑。如葡萄牙英吉利等國之女郎。其小蠻靴。什九不離越乎六寸。且都窄而有縷。若漫無限制。其雙足比男子更大更闊者。必見行步蹣跚。毫無雅態。不足爲訓也。

關於弓鞋之製作。大概分寸親量。深圍秘造。其例以繡花爲多。或堆絹疊花。亦有以金縷線盤花者。間有素者。更有製胡蝶花鬚于鞋首者。不勝枚舉。

鴛鴦寺主。有刻機步香階。手提金縷鞋。嘗見玉壺外史改七鄰提鞋圖。繪一美人靚粧立。左手三指拈一弓鞋。以人體比較。鞋長不滿四寸。紅地盤縷金飛鳳於鞋頭。其式頗雅。

柳永詞。有蝦鬚窄地重門悄。認繡履頻移。洞房杳杳。秀水范湖居士。詠山塘云。踏青嬌女步山塘。結伴尋春羅綺香。花市行來長七里。寸金地付繡鞋量。又有繡鞋新試步香塵句。此皆繡鞋之散見於詩詞者。

依舊艸堂詞。有瘦鞋弓窄窄。立近闌干側。惆悵晚來風。海棠花更紅。又王觀詞有……結伴踏春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烟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間。……空教縷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機。香泥斜沁幾行斑。觀此。則不但弓鞋有盤絹平繡等花。而凌波羅襪。亦有繡花者也。然其花。大抵繡於脚背處（即俗呼脚板）。因其在繡履之上。添以花朵。益覺醜陋。清季光緒三十年之前。余尙目睹女郎著繡黑花秋羅襪。及繡淡藍花紡綢襪。可謂古艷翻新。但所繡者。祇沿線繡兩旁。作海棠叢桂木香等花。

頗錯落有致。

采菲續紹錄

老頑

陶報辦先生。一字蘭蓀。湘之安化人。先世以功名顯。先生博學能文。有聲於著述。好讀報。故自字曰報辦。其實先生嗜小脚。尤甚於讀報。宜以連辦稱之也。

湘有龍陽女子益陽脚之謠。益陽婦女之脚。份例有致。雖亦瘦小。然不徒以瘦小見長。余初固崇尚天足者。嗣僑居湘鄂間。友人以益陽脚之優點相告。偶玩之。果覺名下無虛。習俗移人。玩之既久。遂亦拜倒裙下。誓為不貳之臣焉。陶先生長湘中。耳目濡染較深。其辨此也宜矣。前「半月」雜誌中。先生嘗有香蓮詩話之作。此特其餘緒耳。所輯蓮史。分八章。都百萬餘言。誠洋洋巨觀也。惜未梓而先生遽歸道山。

先生嘗為余言。冠裳之制。年有更張。數十年而大變。獨纏足之習。歷千載而猶舉國從風。苟非真美。焉能久行不廢。現在潮流所趨。就人道主義言之。其立足點甚少。且纏者百人。小而妙者。不能得一。吾人決無提倡束縛之理。惟已裹小者。縱加解放。亦無力回天。故其結果。靡麗癡肥。徒增醜態而已。則又何妨留此碩果。供我鑑賞。其

言亦有情理。

某坤伶色藝陋劣。足尤碩大。在湘演唱時。先生捧之甚力。友好咸以爲詫。繼探悉其養母。固雙鈎不盈一握者。報辨特愛屋及烏耳。

先生有一友人。識辜湯生於燕京。據談。辜愛小足則有之。好嗅脚則未免形容過甚。先生又言。人以辜曾沐歐西之文明。乃嗜痂及此。引以爲異。然此並不足奇。彼有數友人留歐美甚久。而均與湯生有同嗜。惟其久羈異域。益覺小脚之美妙云。

十六年共黨據湘。遂有挨戶查足當街放脚之暴舉。先生爲之憤而成疾。遽卒。先生既赴召玉樓。其蓮史亦爲家人焚燬。損失之巨。不啻祖龍之一炬也。

采菲錄補

趙亦新

曩年婦女修飾。首重織足。一條纏帛緊束。不惜骨折筋攣。雖痛損玉容。亦必期裹就綜式三寸而後可。否則縱爾螻首蛾眉。朱唇皓齒。而裙底十丈蓮船。豈不大煞風景。奚美云乎哉。

先輩名士多癖好婦女足。一鈎入握。恣意嗅舐。甚至趾間積垢。臭同鮑魚。匪特不

惡其穢。若一經鼻觸。蘭麝無以過之。吮垢咀穢。津津品味。雖烹龍魚鳳。似遠不逮也。

滿清當國時。朝有士大夫某。蓮癖殊深。一似染鴉片癡然。日必握三寸蓮瓣。撫摩玩弄。縱嗅狂吮。雅興盡時。方可從事公務。不然。精神頹敗。百事俱廢。初納一妾。足下削瘦。纖小不滿三寸。某君每捉弄把玩。輒笑云。斯物奇香味濃。賊子之開心鑰匙。須臾不可離也。妾受寵若驚。第恐足臭不堪近人。計爲討某君之歡心。隱以麝香投之。某君甫觸鼻際。雅興頓消。頹然而走。妾因失寵愛。

傳在野某政客。亦癖嗜婦人小脚。妻妾婢媵。皆纖足瘦不盈握。俯視裙底。俱履綴明珠。襪襯翠玉。寶輝錦綺。玲瓏燦豔。而點點鳳頭。款款碎步。蓮跡遺痕。生香散馥。每值盛怒不可遏止時。姬妾輒脫履襪解足纏。晉小脚於其懷。若推却不受。再蹠置其鼻。呼吸間蓮馨一嗅。即可立致霽威。

歐風東漸。天足盛行。青年女子鮮有復行纏足者。即四十許之婦人。亦漸次解放矣。試於街頭低審婦女之脚。率多六寸長肥。不堪畢視。尤以解放之足。屣屣未伸。駝背隆腫。更令人作三日嘔。偶見時髦女子。御高跟革履。襯以肉色絲襪。行時橐橐。款擺

其姿。固差強人意。若求笄年少女。纖足工整者。萬無其一矣。

生爲二十世紀之青年。大都醉心歐化。對於婦女小脚。多不解其情趣。予生也晚。雅嗜足。蓋非自今日然也。憶予髫齡時。鄰居一少婦。足下頗纖小。每往戲其家。事無隱避。輒當予整足。裹脚解盡。露出尖瘦圓膚。潔白如凝脂。心雅愛好之。歎時予天真未泯。情竇未開。何以心獨愛乎此。豈非天生斯人。夙賦斯癖歟。

予謂婦女之足。猶之橘柑柚梨。甘甜則同。而風味各異。昔日大家婦女。多以蘭麝熏足。亦猶之蜜浸果品。雖較甘芳。而失却其本味。足臭婦女皆然。纏足尤甚。然癖好者。匪獨不嫌其臭。反覺臭中含香。把玩不能盡興。所以嗅之吮之。昔人詩詞。贊美婦女小脚。有『蓮步生香』『香鈎不盈一掬』『一嗅餘香死也甜』等句。乃云臭中之香也。若以蘭麝薰之。真本之臭味既消。其蓮香馨馥。又何從而有哉。

靈犀按曰。目能辨美惡。鼻能別香臭。此情之所同也。薰蕕不可同器。非藥於鼻者。斷不能謂鮑魚有芝蘭之味。而顛倒是非也。男子無人不是臭脚漢。婦人不盡全爲臭脚婆。纏足者自蹂以下。血脈不和。行動維艱。終日兀坐。未必奇臭。天足鎮日奔波。與男子等。脚汗悶於鞢履中。未洗之先。其臭不可嚮邇。是以著絲襪如蟬翼

者。其汗臭較著線襪者爲愈。此經驗之談也。往日之服裝。實宜於弓彎。今日已歐化。若依然三寸金蓮。自覺刺目。此時代不同。足之大小。所以分軒輊也。在前清時。余嘗至某中堂家祝壽。所見婦女滿漢各半。滿人天足。行動時如輕雲出岫。漢人纏足。行動時如新月凌波。各有可愛。未可厚非。但其中式如角黍。或聲如綽板。(綽板脚跟著象棋。啣天足之笨重者。)徒覺可惜。自無可取矣。嘗閱女紅餘志所載。無瑕屨牆(即鞋幫也)之內。皆襯沈香。謂之生香履。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撒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鞋。見采蘭雜誌。可見纏足婦女。愛好天然。大家姬妾。決無足臭之過。(鼻口腋私足五處則爲五過)僕婦貧嫗。雙趺帛束。若粽子裹僵。餛飩包壞。足下尙有生機。(謂纏得鬆血脈和脚汗多)難免不無臭氣。若亦新君所謂某名士某士大夫在野某政客。皆蓮癖甚深。恣意嗅吮。甚且躡脚其鼻。立霽威怒。此事原不足奇。乃愛屋及烏之旨也。若輩既愛小脚。當然寵此小脚之妾。愛之極。一切背謬皆可行。因之而逆以棄妻逐子之事。層見不窮。此心理上而表現於行爲者也。若由性欲上而表現於行爲之處亦有之。如鷄姦舐盤是也。任振南因之而成訟。某某嘗誇爲採補。皆較吮嗅小脚爲作嘔。乃竟有人爲之。吾輩每於

臨臥之前。最喜解襪搔爬。頻嗅不已。明知不合衛生。而嗜之不改。小脚之臭。不如此甚。故有人獨嗜之者。所謂嗜好與俗殊酸鹹也。至於蓮步生香。及一嗅餘香死也甜。此想像之詞。因所想美人。而聯想及某一部分耳。美人之貽。雖其尿溺亦甘。况其竟體芬芳。得寸亦可得尺也。

小足絕技

趙亦新

曾讀某劍俠說部。中叙一俠女。年可十七八。修身嬌娜。清麗嫵媚。足下三寸凌波。纖弱似不勝步。然一遇有爲。步履輕捷如飛。能乘風追上鵬。斯猶下技。不足奇。奇者。能登山涉嶺。越峻峭。越險澗。如履平地然。妙哉瘦小雙鈎。可謂神乎其技矣。

憶曩年從戎懷臯。偶觀馬戲。中有女子三數人。一歲十二三。一約二十許。一則二十七八。操東魯方言。面目都頗嬌好。纖趾瘦細。頗矯健。演技時。各御白馬。圍馳場中。急若電掣。馳繞幾周。皆以小脚平踏鞍上。轟然起身直立。迎風不搖。大似中流砥柱。既而二十許之女子。仰臥八仙棹上。舉雙腿。蹺小足。一丈夫肩車輪。置其足上。重約百餘斤。輪甫置之際。觀者恐足弱不勝其力。咸爲女危。女殊坦然。蓮鈎移動。輪

隨之旋轉。移時易以大缸。重倍於輪。缸面圓滑。着足易墮。即使大脚漢爲之。亦將畏怯。而况嬌弱小脚娘子乎。焉能不令觀者担恐更甚。孰意女子一雙小脚。應付綽有餘裕。缸旋轉而前。而足不見微動。神妙哉小脚絕技。予嘆觀止焉。

初讀某劍俠說部。至俠女以纖趾登山涉嶺。私付小脚行動之維艱。未嘗不怪作者叙述梯突陸離。去事實太遠。及觀馬戲女之絕技後。始知少見多怪。誤怪高明。吾由說部中之俠女。嚮藝之馬戲女。而聯想及大家之小脚姬妾焉。同是女子。同是小脚。彼何艱不知恥。獨以小足甘作媚人之具。益以蘭麝。襯以香屑。極諂媚之能事。以取寵愛。或曰。凡婦女小足。都是男子玩物。言者罪過。庸詎知纖足尙有矯健不甘屈辱。能一濼取媚男子之恥辱。而爲小足爭氣者乎。

足下知音

玫

夜雨秋燈錄。天長宣瘦梅著。有記大脚仙殺賊三事。所謂半截美人者。言生有殊色。而雙趺不作弓月樣也。所謂黃魚者。言婦不事行纏。而雙趺亦殊苗條可愛。名曰黃魚脚。惟揚州有此語。西北鄉之小黃魚(村姑之天足者)。數十年前頗有嗜之者。所謂門檻

裏者。當蓮鈎盛行之時。偶有一二天足婦女。自慚形穢。每隱雙趺。不敢踰闔。蓋足之纖小者。早已炫露人前矣。所謂大脚仙者。只南京有斯稱。備女僕婦。自鄉間來。行極迅捷。舉步如飛。略具姿首。美之如仙也。宋氏。商家保母也。陳姓女。村姑也。周姓婦。鄉婦也。當粵賊之亂。皆能以計殺賊。從容逃去。故僕儂氏評曰。人間最慘。莫如女子纏足耳。母之於嬌女也。雖愛若掌上珍。獨纏得雙趺。如酷吏之施毒刑。曾不能少加顧惜。主之督婢。錫之飾璫。慘尤甚焉。每聞此聲。輒痛恨東昏侯寡恥寡廉。宜乎覆國。纏已纖纖。阿母意猶未足。及步步生蓮花矣。而豺虎猝來。挪移傾仆。直恨無彩翼雙飛耳。愛女之家。亦曾記此亂離時乎。此三子者。談笑不驚。或手刃之。或計賺之。而且尺二金蓮。其行便捷。出入虎穴。極紆極閒。倘遇斯人。當破產以購之。一捧硯。一添香。一負劍。紛黛中饒有英氣。又評曰。縉紳家閨秀。原難尺二飛身。使外觀不雅。然亦何必過小。彼媼者背曲肩駝。雖裙下解結極纖。亦非真麗。妍者體柔腰細。即裙下玉筍積巨。何碍輕盈。總之以五寸六寸爲準。庶合中庸。安得賢有司出示嚴禁。凡五六寸以外置不論。若五六寸以內。定求纖纖而翹翹者。即照妖冶誨淫論。

著者對於纏足之苦。剴切言之。但半截美人黃魚門檻裏大脚仙諸名。皆當時菲薄之

詞。今已消滅淨盡。過猶不及。往日愛其小。今又嫌其大。五寸六寸爲準。予最以爲然。

足發一笑

綺樓

曾文正公國藩功名不由鼎甲。平生引以爲恨。一日往候某同年。見其正觀新寵濯足。隨戲之曰。看如夫人洗脚。亦可得對句否。某應聲曰。可對賜同進士出身。曾大恚恨。然自悔也。無如之何。

揚州方地山先生以候補知府。供職度支部提調鹽政處。時居京師。納一房老爲妾。嘗自書一聯云。四品閑官。無地皮可刮。三間破屋。以天足自娛。其妾天足。即揚州所謂黃魚脚也。

揚州小家女皆天足。略東指使歛。俗名黃魚脚。或爲船娘房侍。或爲傭婦使女。黃魚而得名者甚夥。士夫偏嗜之。不惜重金納爲選室。清季湖北道員李石權納一櫛工婦爲妾。寵之專房。時人爲之歌有云。黃魚霸去爲娘子。紅頂歸來作典東。又某鹽商子與船娘曠。有以打油詩嘲之云。三更猶抱黃泥腿。一枕同眠黑炭頭。蓋比時異鄉之客。有與黃魚

婦女相狎者。同輩必戲問曰。帶來大蒜多少。凡食黃魚例佐以蒜瓣解腥也。

北平近日女浴室。有僱男役爲婦女刮脚者。古木有自度曲紀其事云。『東隣旅館有下女。客在異地如鄉里。北平亦復有下男。服務專在女浴室。六寸膚圓光緻緻。改造蓮船盈半尺。更有雙翹三寸餘。底平指斂膚凝脂。踏在膝頭嬌無那。下男口角儘流沫。我願天下有情男。快到北平學刮脚』。嘗聞男子挖耳刮脚。等於小性交。男女之足不殊。想同一快感。必係婦女着高跟鞋而生鷄眼。因修鷄眼而試刮脚。得嘗異味。遂以傳遍。於是女子欲刮脚者日多。爲供於所求。浴室遂雇人應之。余最愛女脚。若美女之脚。尤所酷愛。平生誓願爲鞋店小夥。終日爲美人納履。今而後願爲刮脚匠矣。

采非記瑣

扉

偶見婦女嫵媚行道中。玉腿輕移。紅襟淺露。最可人意。易涉遐思。因擬俳體。成詩一章。詩曰。屣響虛廊韻最嬌。膚圓光緻映輕綃。能工雅步隨郎舞。爲市新鞋把妹邀。皓脰凌波誇嫩藕。豐趺入夜化連翹（藥名也。取其意。言其連連往上蹺耳）。巫山行遍三更雨。紅玉雙擎夾沈腰。

有小姑將出嫁。手繡睡鞋。見嫂至。笑曰。此鞋軟底。從無下地日也。嫂曰。從無下地日。也有上天時。小姑不解。新婚燕爾。新郎索其足。舉之甚高。此時小姑憶及前事。莞爾曰。嫂不我欺也。

三借廬筆談有念奴嬌。詠東瀛美人。中有句曰。玉雪雙趺高蹠屐。壓倒南朝蓮步。崔護嘲妓詩有句云。更著一雙皮屐子。紆梯紆榻出門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

鞋殉

報癖

檮杌萃編。一名宦海鐘。著者誕叟。爲章回小說中之傑構。繪聲繪影。足與南亭現形記相頡頏。內叙刑幕高姓。以鞋爲殉。事頗新奇。惟文係語體。因節譯其意於次。高竹崗。湖州籍。清季幕游。歷就刑席。性好色。尤注重裙底蓮鈎。凡生平所眷愛者。必乞取繡履一雙。藏諸枕函中。時出玩弄。妾祝眉卿。以足小邀寵。其纖纖弓履。置之三寸磁碟中。尙有餘地。故高戲以二寸半呼之。會高因事失館。鬱鬱以終。死時。家人入視。則滿床女鳥。五光十色。堆擲衾枕間。掌中猶堅握一履也。迨就木。家人體其意。悉舉所藏鞋爲殉焉。

足聞

汪容甫每作文必盡去其鞋。且爬且嗅。否則文機停滯。又好嗅他人腳氣。其臭愈甚者。汪愈戀戀。某土娼貌奇醜而老穢。汪獨嬖愛。人或譏之。汪正色曰。其貌雖不揚。而腳氣特香也。人大笑之。

前同治間有裕某者。由粵督調兩江總督。其上房用粵東順德之梳頭媽多人。以待左右。梳頭媽者。與尋常僕婦不同。專以代婦女梳頭爲業。貌姣妍。且柔婉解人意。其腳之後跟。每日用細石淨水相摩擦。以是潔白而光潤。平時惟趿拖鞋。露其水磨之脚跟。以爲勾引之具。行路時玉痕宛宛。略如纖月。他省人之至粵者。每謂見此令人魂消。其動人處有過於柳眉櫻唇者。某素喜聞鼻烟。其聞烟時必以各婦之腳羅列於前。以其脚跟爲盛煙之碟。謂遠勝於象牙翡翠之各碟也。有人微譏其近穢者。裕笑曰。昔楊鐵崖鞋杯行酒。千古傳爲美談。吾之此事。風流蘊藉。開千古未有之創舉。想鐵崖聞之。猶當欣羨。爾輩俗人。何足語此。言者謂事係聞之恩厚云。

芳叢雜憶

慧劍

紛紛衆口誇纖窄。一語何曾及嫩香。玉筍初抽菱乍剝。個中風味幾人嘗。舉世魂銷媚夜蓮。盛名十載拜筵前。行纏兩字譚何易。此事君家有秘傳。

讀采非錄所載關於蓮足之源流。沿革。修短。異同。詳矣。獨怪無一語涉內美。豈以爲瑣瑣不足登大雅之堂耶。余抵京之次日。識董玉葉三娘於中央筵上。年逾花信。尙富風情。雙鈎非絕纖。而玲瓏曼妙。兼有尖彎窄正諸美。此所謂媚夜蓮也。傾談之下。具道軟骨薰香之法。及裁雲鑲月之方。於內美尤三致意焉。暇當錄其所述。爲香鈎內美譚。

珠履

清隆裕后之卒也。袁慰亭得其二珠履。珠皆大三分餘。履以紅綢爲之。高三寸許。長六寸許。沿幫綴黃絲鬚。其底乃疊千層桑穰紙線紮而成。龍陽才子易哭菴順鼎有詩詠之。見梵天廬叢錄。

滿地紅

婦女愛美。遂以妝束爲第二生命。形上之不已。且於形下之雙趺。其著意修飾。於是一鞋之費。動輒數十金。或蜆皮以炫奇。或金縷以呈采。色澤斑斕。不可方物。輓近以來。一般摩登少女。閉閣名媛。競尙純色絳紅之鞋。曼步過市。貼地紅霞。一時成爲風尙。或加以滿地紅三字之嘉稱。洵雋題也。按諸我國舊俗。凡新嫁娘必御紅鞋。故女子之將賦於歸。輒自繡製之。前之詠其事。有一脈脈春情鎖兩眉。阿儂剛及破瓜時。人來偶道郎家事。低繡紅鞋佯不知。一之詩什。蓋紀實也。今則特殊之品。已爲普通之物。即西國嬌娃。亦有效之者。斯亦異矣。

關奇癖

炎炎

閱某報有以人之嗅足謂爲奇癖者。何所聞之不廣乎。要知一事一物之微。凡是舉國風尙者。其中必有特異特妙之作用。爲普通人所不及知。古人苟非實驗之言。總不輕易出口。人之兩足。運動操作。避禍爭先。關係至爲重要。不讓何等天然。何等強健。何等方便暢適。而故爲矯揉造作。千迴百折。爲是纖纖者何哉。正以有勝天然強健方便暢適之幸福在也。其勝之之點歟惟能香。不腥不蘭。自能噴鼻。男以是生戀愛。女以是長

嬌姿。此又非讀書不多忌褻畏清者。所能領略於萬一。不過時會所趨。今日之不纏。亦猶昔日之必纏。今日見春筍而可厭。亦猶昔日見葫蘆而欠雅（舊時男子無髮辮者曰葫蘆頭）。曩者凡吾國操國語之各省。無不纏足。纏則多有香者。凡講方言之海疆。多不纏足。纏則無不臭者。因是吾嘗怪國人之狃于積習。不能因材而施。凡纏足之邦。不究其骨格如何。但是女子。無不纏足。是以臃腫拳曲。惹人討厭者多矣。亦猶中人以上之家。凡是男子不問利鈍。而必令之致力甲科。普通之家不論巧拙。而必使之致力耕作。結果甲科不中。耕作不收。非無志也。性不近也。足之多不香者。亦猶是焉。女子之足。非不可纏。不可盡纏。纏非盡臭。特不能盡香。以姿質仙凡清濁之不同。故有香潔臭穢之各異。世上仙姿清雋少。凡質俗濁多。故香者寡而臭者衆。彼以纏足爲皆臭者。是殆其內無仙清之閨媛。外盡凡濁之親眷耶。吁可傷矣。至於纏足之香。並非我之臆說。亦並非人之奇癖。瘦小尖響香軟正。肥大團直臭硬歪。古人已先辯之矣。不足奇也。足之尖者軟者無不香。團者硬者無不臭。固矣。但予個人之試驗所得。又微不同。纖纖入手。能涼能軟則香。是熱是硬皆臭。詢諸同癖無不贊同。是若謂足必臭而頭必香。又何異。諂上傲下之僮夫。試問不沐之髮不漱之口可親乎。若以頭必尊而足必卑。是不啻與夫走

卒之觀察。天之生人。耳口手足同是一樣。既可以接吻矣。豈獨不可以嗅足耶。特吻之可接者稀。亦猶足之可嗅者少耳。夫女子不止于足。可嗅者多。不止于香。可玩者衆。聞嗅足即以爲奇癖。倘進一步聽人談緊暖乾香淺。鬆冷嗅濕深之極端妙論者。不幾如晴天霹靂而却走耶。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吾懼人笑倒。不敢行。

某甲

跛叟

河南宛郡。有某甲者。祖籍他省。父爲大腹賈。流寓至宛。遂家焉。娶妻早亡。納選室。十餘年膝下猶虛。年逾知命。始獲一雄。恐致夭扎。信術家言。雖男而以女蓄之。三朝洗兒。囑穉媪爲穿雙耳。命名愛珍。彌月製錦綉襦襦。務極華麗。遇戚友提抱。輒以女對。週歲方始學語。即爲纏足。嫩筋弱骨。毫無痛苦。亦無庸迫襪。而雙彎已纖翹矣。六七歲。即不令游眺。衣巾幘。調脂粉。惟以婢媪是奉。並延通文理女傭。爲之課讀。偶過戚串。亦爲深閨是處。與女伴嬉笑而已。不諗底蘊者。罔不以中郎有女是譽。九歲蓄髮。垂髻丰姿。已如小鳥依人。是歲其母構疾。且自生甲後。不再育。綿綴床褥。裙下之責。令其自負。而甲愛好天然。每束行纏。必自糾正。直如蓮瓣之貼地矣。

并從事針黹。學業履。精工纖巧。無出其右。日處閨中。亦不自知爲何如人。其父顧而樂之。每外出。輒晤其父索簪珥衣裙脂粉等物。父亦笑而與之。至十五六。居然一待字嬌女。晨起掠月梳雲。膏沐瑩澤。薰香獻坐。顧影自憐。或仿簪花之字。製詠絮之文。否則刺鳳描鸞。作針神之課。迨斜月上。晚妝初罷。輕攏雙鬢。換高底鳳頭鞋。倩侍兒扶持。回廊步月。花徑捕螢。帶露簪花。更饒清趣。會母疾彌留。父又以營業失敗。痛甚。臨終喚甲至榻前囑曰。汝自知身世否。患汝不成立。以厭勝故。使我丈夫子。矯作閨中質。未能爲汝始終。其命也夫。婢女金桂自幼購自姑蘇。賦性賢淑。我夫婦故後。汝可改易男裝。習丈夫事業。無庸另聘配偶。至始笑納。即與金桂偕伉儷。以延宗嗣可耳。言訖夫婦均逝。甲則矯帶婉轉。依然閨態。金桂年事已長。深悉世故。勸甲改裝。支撐家計。即以金桂爲室。戚友咸驚異。後家益落。甲習修理時計手術。每周旋於社會。着青莫靴。中實以棉。雉髮垂辮。具丈夫氣概。後染阿芙蓉癖。在家則一燈橫陳。脫皂靴。而三寸紅菱翹於榻側。若有所思。輒握纖足。蹙雙蛾。凝思而不自覺也。所着之履。必自製。心裁獨出。見者魂銷。金桂生一子。當兩週歲。前輩五柳先生。曾親見其人。并觀其蓮。得悉匡路如此。

男子束足

蹇安

友人言新聞報曾載有一少年美男子。喜纏足婦人。欲娶弓足者爲妻。求於城市不可得。乃求之鄉間。又不美。於是彼自行改妝女子。請一年老之婦人爲其纏足。久之竟以此婦爲其妻。惟年歲相距過遠。乃於外則僞言婦爲其誼母云。某年。至上海。約其昔之至友某晤於逆旅。某至。則惟見一摩登而纏足之女子在焉。女曰。我非女即某某也。君不識之乎。我已纏足。君試觀之。不亦美乎。君試撫之。不亦柔乎。君試嗅之。絕無惡味。但有芬馥耳。旋指婦曰。此我妻也。某觀之則見一老醜婦人。狀若其高祖母焉。其友大駭而逃。此人旋返里。其心理變態至於此極。不知以何因緣也。

袁子才有言。淡巴菰的是何味。女子足小有何好處。見隨園隨筆。

光緒時蘇州蔣香農漫詠。有一最是兩般堪恨事。文人八股女雙翹。」

凌波賦

影香

楊柳兮纖纖。菱花兮色鮮。當曉風兮窈窕。共新月兮嬋娟。則有楚國仲姬。陳宮麗妾。玉階徘徊。空房蹀躞。妬顏色於鴉頭。屑溫香以雞舌。亦有漢上游女。洛水仙人。裙堪委地。機不生塵。莫不新繡紅羅。私提金縷。約窄窄而雲裁。宛軒軒而霞舉。未曾兜上。先自端相。幾回釧動身移。婷嬌易戀。一半妝慵懶起。側艷偏莊。爾其步未試而嫋嫋。睇乍凝而楚楚。吟來軟角。風味可憐。畫出纖容。婀娜欲語。有如芙蓉帳裏。蓮子軟初。撥雨撩雲。蕩被池之春暖。尋根問底。逗枕角之香餘。一捻妍紅。喜摩挲其遍汝。半甜甜黑。轉惺忪兮愁予。又如地美金鋪。廊開屢響。拾翠兮亭邊。踏青兮江上。香塵步軟。惜落花兮遲來。綺陌愁多。憐芳草兮獨往。潛來花底。悄約柳梢。認明月之前身。歡能握手。訝東風之半面。羞倩扶腰。未免行遙。黯蒼苔兮路滑。祇愁立損。蹙丹芽兮魂銷。又或鈿尺量來。秋千歇後。痕嫋嫋兮春纖。影依依兮烟瘦。皺眉心以一寸。倚遍闌干。費指點之千番。拍殘更漏。良足取媚乎幽獨。真個自愛其天然。羞絲縈兮纏繞。憂緒惹兮纏綿。話秘辛之結束。感往事之留連。却稱輕便。雅宜妍弄。有不蓮花蓮子。蹤跡西東。桃葉桃根。相思迎送。一雙蝴蝶。影偕掌上之鸞。一枕鴛鴦。夢入釵頭之鳳。

采菲錄

靈犀編

雜俎

金園雜纂

清方絢荊裳

小引（略）

「必不來」拾得墜蓮待人尋認 請名手描畫鞋頭花樣

「不相稱」巨足著紅鞋

「羞不出」新婚初夕新郎贊好大脚

「怕人知」意中人躡足傳情

「不嫌」拾人舊弓鞋穿 村郎娶得大脚婦

「遲滯」（原有孕婦行步一條然以孕故遲滯非關弱足也）初纏試步

「不得已」新人粧小脚

「相似」織足似銀錢人人都愛 巨足著高底似蝦蟆叫

「不如不解」解唱曲則隨地頓足 解蹴鞠則到處翹足

「惡不久」慈母不愛女行纏

「惱人」新製弓鞋被鼠嘯

「失本體」著高底失香蓮體 走路便捷失小腳體

「隔壁聞語」說某家女郎是半截觀音必是脚大

「富貴相」鞋尖綴明珠

「謾人語」巨足刻意行纏

「酸寒」紅綠鞋套蘇州草履

「不快意」巨足著宮履遊春 新試弓鞋誤踏狗矢

「惶愧」廣坐趨跣蹙脫高底

「殺風景」踏月看燈弓鞋墮落

「不忍聞」初纏嬌女病足呻吟

「虛度」幼時不動事行纏 爲貧家婦芒鞋布襪終身

「不可過」鷄眼痛 解纏卒聞足氣

「難容」大脚嗷人足小是愛俏

「意想」道邊弓鞋印

「惡模樣」燈籠膝褲

「不達時宜」在巨足人前呵嘗女婢不長進不肯裹脚

「悶損人」作客爲他家婢醜脫履珠

「癡頑」倚門騎驢賣弄雙彎

「愚昧」巨履情人刺花 巨足故作嫵娜

「時人漸顛狂」怯驟行滿洲裝束

「非禮」不裙不襪見客 拈鞋片當街刺綉

「枉屈」醜婦弱足

「不祥」無故解纏跣足 房屋上曬弓鞋

「須貧」整帛剪裁作履片 脚跟點地震動四鄰

「必富」鞋幫雖破花色新鮮 行必擇地恐污損履襪

「有智能」製履襪能時出鮮雅式樣

「教子」守身如擲足

「教女」閑足以閑心

「失去就」洗面盆中濯足

「強會」就人足上綉鞋花譏彈針線平常 拈入手中綉鞋片評論花樣不好

「無見識」看他人着好鞋好膝褲子不住口贊齊整 見他人脚小却道你是怎麼裹來

「奴婢相」履襪不點檢人前拋置

「易圖謀」妓鞋

「難奈何」携巨足上陽台

「不得人憐」巨足閃胸

「無憑據」上荷鞋 着高底人鞋樣

「趁不得」馬上看賣解婦人弓足

「冷淡」布裙草履

「惡行戶」賣高底

「少思算」說着高底省鞋

「自做得」曳拔 綴鞋帶

「好笑」屐齒伶仃當街大步 故矜足弱就爾示人

「阻興」相約踏青忽然病足 正欲濯足解纒卒然有遠客至

「不可託人」香鞋繡帶致贈新歡 聞意中人索弓鞋作証盟

「可惜」美人足巨

「重難」着高底下峻坂 鷄眼痛着窄鞋

「沒用處」尼姑檢得舊時弓鞋

「又愛又怕」初纏女兒試花鞋

「不識羞」綽板脚跟着象棋

「不濟事」將嫁纏足 爲鞋小減纏

「暗歡喜」自製過床鞋

「不自量」試他人弓鞋說只嫌略小

「愛便宜」舊衣花袖改作膝褲

「難理會」雪徑沙隄去來踪跡

「不識疾徐」客到換鞋脚 賊發火起尋膝帶子

「不識好惡」纏足不洗手取飲食 聽人說大脚夫人心中暗喜

「輟不得」行纏未竟

「少道理」尊客前頻褰裳綦履

「難忍耐」脚指縫癢 初纏不許啼泣

「沒頭意」訪秧歌脚妓 苦雨繡踏青鞋

「叵耐」巨足墮踢物件 大脚村姑詈婦足小不勝奔走

「自羞恥」聞人背地評已足大

「強陪奉」小婢爲閨淑揉摩蓮趾 妓女忍鷄眼痛侍貴人遊山

「佯不會」令新婦爲小姑行纏 倩尼姑製裹脚

「旁不忿」驅使弱足操作井臼

「未足信」蘇州頭揚州脚

「陡頓歡喜」娶婦知是絕色撤帳時先握得纖弓

「這回得自在」駭女偷解足統

「不圖好」巨足拖破鞋

「說不得」挑鷄眠爲針戳傷 人叢失履 僧道密藏好繡鞋被人竊去 令妓脫鞋行酒

「謾不得」賣草鞋人前尺寸

「諱不得」裏高底

「改不得」拐 坐限 裏八字

「得人惜」艷婢足弱

「學不得」裙風個儻行來入畫

「忘不得」美妓弱足 著鞋繫帶

「留不得」洗纏及濯足水 鷄眼

「勸不得」母爲纏足責幼女

「悔不得」足小不利跋涉

「怕不得」小兒初纏

「省不得」行纏布 鞋曳拔

「快意」濯足易新纏新履

「必不得」巨足望人贊小

貫月查

貫月查者。以鞋杯爲觴政也。嘉賓式燕。珠履珊瑚。妙妓行觴。紅藥冉冉。于斯時也。羅襦襟解。薜澤微聞。好客之轄都投。契主之譽未恥。不思還屨。共樂啣杯。強擷纖紅。權爲季雅。雖狂客之風流。實酒人之深致也。擎來掌上。灼若金蓮。把向樽前。豔同瓊魄。既考祥而視履。宜踐敏以攸款。案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西海上。有光。夜明查隱。海上望之。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查常繞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貫月查。事則風華。言殊典雅。夫投壺著節。鄉射有儀。皆所以合賓主之歡心。寫友朋之樂事。矧茲鳳屣。升我綺筵。視被鳩頭。如拈璧月。佳人拾翠。凌波學步橋邊。仙侶同舟。承露同人掌裏。試即如弓之履。請代哨壺。言爲貫月之嬉。用投碩果。漫勞七夕。始問牽牛。奚必中秋。才看顧兔。浮酒泉之紅葉。猶存三讓存魄之遺。飛洛浦之朱鳥。庶幾一握爲笑之樂。只恐嫦娥妒影。掬水纖纖。還疑天女散花。流霞片片。卿言佳耳。可以把酒臨風。我獨憐之。名曰摘星貫月。

一之象

鞋杯。一名雙鳧杯。又名金蓮杯。子瞻選妓約云。行酒皆用新鞋。其由來久矣。蓋古者尊彝杯罍。類各有舟。所以爲沉湎之戒也。錦步承蓮。輕紅染瓣。飛羽觴而醉月。則凌波一葉。較勝於曲水流杯。故名之曰查。唐夏侯審詠被中繡鞋云。雲裏蟾鈎落鳳窩。正不特齊鎬之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擬新月於弓鞋矣。故名之曰月。擲果而名之曰星。以月之從星也。視其貫否。即以浮觴。周飲坐客焉。所謂貫月查也。

二之儀

三之名

四之算

五之罰 (均略)

方絢曰。鞋者。諧也。以兩而合。見鼓瑟吹笙之義焉。月者。闕也。以滿而虧。見盈虛消長之機焉。鞋之弓。由其足之小也。見切磋之益。他山之助焉。必取其小者。滿招損而謙受益也。好色人之所欲也。如好好色。誠意之事也。象之曰查。無沉湎之虞也。爲器也小。無牛飲之患也。查不過五。示有節也。周流座客。明無私也。

。耦進而摘。昭其讓也。飲不勝者。所以勸也。矯號呶之習。還揖遜之風。釋忿懷之心。平躁戾之氣。其爭也君子矣。乃系以箴。(箴略)

采蓮船

余作貫月查。其法取美人弓鞋。做投壺儀節。令客擲果其中。名曰摘星貫月。視其貫否。即以載酒行觴。弓履纖妍。如新月也。投之以果。則若星之貫月。以之行酒。則如尊彝之有舟。周流座客。則又似浮查。故箴之曰貫月查。洵可謂洛浦流觴。飛鳧雅令矣。竊虞佳客。不耐沉潛。或病其岑寂。且恐乏聰慧女郎。司籌占候。乃復爲此卷。以婦足本名金蓮。今解其鞋。若蓮花之脫瓣也。飛觴醉客。則正如子美詩所謂不有小子能瀉漿。百壺那送酒如泉者。故名之曰采蓮船。坐有妓也。即假夫差借西子湖上采蓮事。而羅列諸人。然終欲乞靈骰子。似未若貫月查之名實相須。惟雅人裁擇之耳。

春秋佳日。花月良宵。有倒屣之主人。延曳裾之上客。綺筵肆設。綉幕低垂。綠蟻頻量。紅裾隔坐。絕纓而履鳥交錯。飛觴則赫澤微聞。行斯令也。主人取六瓊授妓。令參列。

么二三四五六。置一盤中。覆一杯罍。俾客圍之。得六爲吳王。五爲內侍。四爲采蓮使者。三爲槓長。二爲宮娥。么爲太宰。妓卽爲西施。如有數妓。務擇其美者充之。餘妓命爲宮娥。而圍得二者。亦爲內侍。倘坐只五客。則去內侍。若更不足。去宮娥。如客多則復以二三五圍之。視客數爲增減。(下略)

吳王令使者采蓮。使者自浮三白。乃起就美人解其雙履。置酒其中。以其一奉吳王。一奉西施。謂之試花杯。遂取色盆送西施起令。依次六巡。由西施收令。夫纖纖弓履。灼灼芙蓉。惟使者得先撫弄其軟玉溫香。較之力士爲青蓮脫靴。其苦樂爲何如者。油油三爵。所甘心焉。(下略)

方綯曰。余爲貫月查。而系之以箴。茲復爲采蓮船。卷成乃系以詩曰。旨酒思柔。兕觥其觶。有美一人。聊與之謀。糾糾葛屨。以祈爾爵。式飲庶幾。不盈一掬。譬彼舟流。宜言飲酒。彼昏不知。或聖或否。隰有荷花。鴛鴦于飛。於焉嘉客。不醉無歸。

響屐譜

盤。縱橫各一十五路。積二百二十有五路。中空九路。不橫畫。實得二百一十六路。

註(略)

方絢曰。盤不言大小制度。意如今之棋盤。方廣約二尺四寸。畫紙爲之。最簡便。然不如竹木者佳。琢檀枘爲質。而鏤金銀絲作路。則落子琤琮。與響屨並稱。若枘梓藉地。而織繡張之。使美人容與其上。尤爲盡善。蓋此戲本以響屨得名。不妨名實相符。正未可以靈巖響屨廊。與東樓之肉雙陸同日語也。不知羅綺主人。亦以爲有雅俗之別否。(下略)

方絢曰。響屨。即今之高底鞋也。按王筠演連珠云。玉指金根。處處拂鳳皇之袖。金根之名。其式未知何似。今云作響屨形。似刻玉鏤香。都無不可。然循名責實。繡鳥爲佳。高底其次。深閨雅集。擷之足下。可入局中。覺琢玉範金。尙其好事耳。不識金屋主人以爲何如。(下略)

犀按方氏五種。一曰香蓮品藻。二曰貫月查。三曰米蓮船。四曰金園雜纂。五曰響屨譜。茲錄品藻及雜纂全文於首。餘皆遊戲。貫月查。即鞋杯行酒也。采蓮船。即投瓊行令也。響屨譜。即擲骰弈棋也。不全錄。

關於纖趾之謎語

惇頤

曾經籠玉筍（花別）衛足。

刹那乍覺紅鈎腿。戲蹴郎肩敢繫牢（四書）夫子何爲不執弓。

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歡。留得纖纖影。遍與世人看（詩品）不著死灰。

只見你鞋底尖兒瘦。一個恣情的不休。一個啞聲兒厮稱（六才）是金鈎雙動。

東帛徒田新月影（詩品）杳然空縱。

履根稍欠摺痕。則以鐵杖擊雙鬢。髮稍亂則批兩頰（五唐）教妾若爲容。

手粘着紅綉鞋兒占鬼卦（左傳）問之以弓。

鳳頭鞋（卦名二）坤履。

一樣盈盈纖步女。却羞仍作舊蓮鈎（四子）猶弓人而耻爲弓。

金蓮山（名賢集）極小壘成高大。

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左三）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三寸凌波玉筍尖（五唐）開簾見新月。

兩瓣秋蓮落地輕（四字）豈謂一勾金。

三（六才一）他的勾頭（象形）。

步步生蓮（六才一）是金鈎雙動。

六寸圓膚光緻緻（名詞一）女脚色。

脚朝天（六才一）見你鞋底尖兒瘦。

放足（左）乃弛弓。

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左人二）勾踐。樂豫

裹足不前（西廂）小脚兒難行。

金蓮杯（禮玉藻）乃履進飲。

金蓮杯（唐五言）如今足斟酌。

此步步生蓮花也（四書）豈謂一勾金。

金蓮無復印中庭（詩品）窅然空縱。

金蓮蹴損牡丹芽（四書）行乎富貴。

滿漢婦女（四書）足以有別也。

繡鞋兒難盈一握（四書）不可以執弓。

爲臣妻先放大脚事（韓文一）舉足爲法。

紅繡鞋兒雙鳳頭（詩經一句）赤烏儿儿。

月光半露鳳鞋邊（射字一）霸

一對金蓮分左右。中間見個菊花心（射字一）粥

試問卿卿因底事。殷勤隔座送蓮鈎（射西廂）只這脚蹤兒將心事傳

纖纖足跡疑有疑無（射劇中人）真假金蓮

繪成鞋樣是蓮花（彈詞名）插金鳳

裙邊風味（聊目）蓮香

肩上花開（新小說）並頭蓮

齊宮步步花（水滸人名）潘金蓮

雍熙樂府

粉黛兒 題美人脚小

他生的如月如花。蕩湘裙一鈎羅襪。寶釧橫雲鬢堆雅。翠眉彎。櫻唇小。堪插堪畫。閑進窗紗。倚幃屏繡簾低下。(醉春風)香細裊紫金爐。酒頻斟白玉斝。銀燈影裏殢人嬌。他生的可喜殺殺。他生的宜喜宜噴。便有他閑愁閑悶。見了他且休且罷。(迎仙客)倚芝蘭吸露花。遊宇宙步雲霞。我則見牽弓弓藕芽兒剛半折。踐香塵踏落花。淺印下輕沙。印一對相思卦。(紅繡鞋)有他時一刻千金無價。有他時一生興旺人家。有他時村沙的化的不村沙。臨風三勸酒。對月一甌茶。說蓬萊都是假。(普天樂)信步到海棠軒。閑行至茶蘼架。引的些蜂喧蝶攘。來往交加。粉臉襯桃杏腮。雲鬢把花枝抹。媿媿婷婷花陰下。他若是不言語無處尋他。他比白花解語。他比黃金足色。他生的美玉無瑕。(耍孩兒)透春情說幾句知心話。則被你迤逗殺我心猿意馬。寒窗寂寞費琴書。不由人曉夜思他。傲風霜分不開連枝樹。宜雨露栽培出並蒂花。見一日買幾遍龜兒卦。仍這般短促促携雲握雨。幾時得穩便便立計成家。(三煞)捧金杯勸醪醕。按銀筆那玉馬。似展開幅吳道子觀音畫。他那里倚鸞翠袖凝秋水。映日紅裙襯曉霞。但見處人驚詭。端的是沉魚落雁。他生的閉月羞花。(二煞)笑一面不覺的春自深。行一步迤逗人眼倦花。十分愛常墊着三分怕。愛的是三分旖旎嬌千種。怕的是間阻飄零那半霎。天生下一虎口凌波襪。

堪與那俏子弟寒時煖手。村郎君飽後挑牙。(尾煞)要教咱稱了心。則除是娶到家。學知些柴米油鹽價。恁時節悶減愁消受用殺。

一枝花 脚小

蹙金蓮雙鳳頭。比春筍爭些兒瘦。襯凌波一虎口。似新月未成鈎。偏趁風流。無福難消受。女流中第一籌。黃金價萬兩須求。白玉笋一雙少有。(梁州)立蒼苔不禁翠冷。步香塵可奈輕柔。樣兒嬌。底兒窄。幫兒瘦。弓弓窄窄。正正周周。輕紗緊纏。羅襪深兜。湘裙下微露銀鈎。動春心早是似由頭。你看他上雕鞍一撮兒妖嬈。舞翠盤一團兒俊秀。共鴛幃一捻兒溫柔。雲收。雨收。透靈犀攔斷的鞋消瘦。越看着。越情厚。堪襯在春風煖玉樓。搬弄煞嬌羞。(尾)你看那可惜才美臉難消受。多俊俏的人兒看不休。一時間信步閑遊。垂着雲袖。柳腰慢輕扭。羅裾低款攬。則見那抖搜着身軀那一步兒走。

夜行船 贈小脚娃

顏色天然丰韵佳。據精神閉月羞花。膩粉粧。施勻罷。風流處那些堪畫。(步步嬌)微露金蓮湘裙下。端的些娘大。剛剛只半扎。若舞霓裳將翠盤踏。覲絕他。不弱楊妃襪。(沉醉東風)那步輕輕慢撒。移蹤款款微蹠。到晚夕臨床榻。擁蛟綃枕邊燈下。那的是

冤家痛緊恰。脫了鞋兒纏扎。(撥不斷)爲冤家。恨咱家。三兜跟用意收拾。束纏的十分緊恰。怕鬆時重套上吳鈞襪。從纏上幾曾撇下。(離亭宴煞)比如常向心頭掛。爭如移上雙肩搭。問冤家既肯須當手內拏。或是臆膊上擎。或是肩兒上架。高點起銀釭看咱。拈弄着徹心兒麻。高擎着盡意兒耍。

一枝花 題小脚

香纏疊雲紗。錦襪凌波襪。底裁楊柳葉。尖蹙牡丹芽。行過堤沙印下對相思卦。窄弓弓可喜殺。鳳頭兒不勾輕拏。虎口裏剛剛半扎。(梁州)步蒼苔金蓮似笋。過瑤階玉嫩如芽。湘裙微露些娘大。恰便似雙鳧出水。新月籠沙。玉鈎簾控。嫩藕生芽。不知那可喜娘怎的纏扎。多情人不住嗟呀。莫不是瑤台仙悞落在天台。莫不是巫娥女朝遊楚峽。莫不是許飛瓊降落在凡家。愛殺。立欽欽穿一對新刀抹。那周正。那如法。載不起東風大路刮。委實的堪誇。(尾聲)偏宜向紫霄宮裏把青鸞跨。宜去那花萼樓前將寶鏡踏。畫板秋千將綵繩兒壓。龐兒俊雅。天生的喜恰。更有那萬種妖嬈並無有半星假。

一枝花 楊妃剪足

脫鳳頭宮樣鞋。褪錦鞦吳綾襪。破臙脂紅袴色。擁金縷翠裙紗。帶濕霜華。欸解放

輕惚下。並春葱指密匝。軟糯糯堪襯雙蓮。瘦怯怯剛迭半扎。(梁州)可知道登鳳翥朱梯
倦跳。上雕鞍寶鏡備踏。無拘縛越顯的些娘大。眼前可玩。膝上堪誇。掌中惚托。被底
輕答。引鴛鴦雲雨情加。使龍庭父子心差。則見那素尖微慢假銀鈎。雙縫裂輕分玉瑕。
嫩跌圓細捲瓊葩。暗香。潤撒。恰金盆蘭麝湯濯罷。堪賽過。善菩薩。只恐怕嬾娥誤觸
。纖手親拏。(二煞尾)分開兩股金刀叉。剪破雙頭玉蕊花。纖柔壓盡小宮娃。帶接連枝
。一抹的相迭相迭。微顯出半痕中。隱痛處寧心兒盡去却。忒滋膩光滑。(收尾)喜則喜
。瑩如銀炬初凝蠟。愛則愛嫩似蓮根恰吐芽。重收拾。越緊恰。偏憎嫌地窄狹。祿山兒恰
似他。早則向後宮中大儻的跼踏。常則把親骨肉幾遭兒痛殺。

一枝花 楊妃繡鞋

傾城忒可惜。絕國施機巧。麝蘭噴皓齒。鶯柳囀寶嬌。姝媼低眼。玉井泉金盆耍。
滌香纖粉垢挑。開綫貼蕊綻香色。剪奇樣瓊葩謝葦。(梁州)鳴寶劍自我自絞。墜金翹親
點親描。回眸百媚明窗靠。重補穩當。減襯輕薄。包藏旖旎。醞釀風騷。蕙姿天付羣超
。補方刺繡誰學。一扇扇番的堪誇。一行行衲的是好。一針針縫的絕高。布機線脚。花
兒葉子無差錯。遍根上畫貼落彩線蒙金妒魏姚。蝶引蜂招。(二煞)能教鴛鴦潛清沼。善

配鸞鳳戲碧桃。鴛鴦菡萏池嬌。殘菊秋蟬蘆雁。冬梅寒鵲。春娥杏。夏萱草。對務連針底上却。星目分毫。剛半扎越顯吳綾小。一百錢看價不高。鳳頭偏稱絳裙綃。寰宇無雙。六宮嬪妃難着。風流處痛絕妙。太液池蓮兩葉好。足下堪消。(黃鐘尾)翠盤可按回鸞樂。寶鏡宜踏上馬嬌。那祿山兒怎不喬。窄弓弓惹禍苗。這鞋面上海棠花繡得來分外妖嬈。到後來土塵中少不得馬踐了。

夜行船 楊妃鞋

一對金蓮寄與伊。結果得事事相宜。表段兒堅。裏帛兒細。針線兒幾曾失配。(喬牌兒)繡工高。花樣奇。針脚小。線行密。些兒大小堪人意。瘦如葱。尖似錐。(雁兒塔)堪藏在鴛鴦帳裏。堪顯在珠簾外。堪踏在寶鏡上。堪舞在翠盤內。(得勝令)堪作送行杯。堪襯綠金衣。堪印在沙痕路。堪沾柳絮泥。堪隨羅襪蒼苔立。堪宜湘裙簸地垂。(沈醉東風)但宿處雙雙韻美。但行處步步相隨。就裏恁。其中意。權時間把足下收拾。好姻緣常川要整齊。是必休胡行半米。(尾)殷勤莫忘張良意。丁寧休染玄宗淚。想難撇下恩情。全不似繭上佳期。你若是墮踏處無心愛惜。踐污拋棄。想着你可喜娘的模樣兒下不得。

織語

犀

元關漢卿溫太真玉鏡台雜劇。有關織趾數句如下。（夫人云）小姐辭了哥哥回繡房去。（旦拜科下）（正末云）溫隨更衣去咱。（做行科云）見小姐下的塔基。往這裏去了。我只見小姐中注模樣。不曾見小姐脚兒大小。沙土上印下小姐脚踪兒。早是我來的早。若是來的遲呵。一陣風吹了這脚蹤兒去。怎能勾見小姐生的十全也呵。（唱）。

（牧羊關）婦人每鞋襪裏多藏着病。灰土兒沒面情。除底外四週圍並無餘剩。幾般兒窄窄狹狹。幾般兒周周正正。幾時迤逗的獨強性。勾引的把人憎。幾時得使性氣。由他趾惡心煩自在蹬。

西廂記有句云。行一步可人憐。……步香塵。底印兒淺。下邊是翠裙鴛繡金蓮小。

門外簾前。未將小脚兒那。金蓮蹴損牡丹芽。……露珠兒濕透凌波襪。繡鞋兒

剛半折。下香階。懶步蒼苔。非關弓鞋鳳頭窄。立蒼苔。祇把繡鞋兒冰透。只見

你鞋底尖兒瘦。繡鞋兒被露水泥沾惹。脚心兒管踏破也。犀按從前女子喜製襪密贈所款。即西廂記所謂。這襪兒拘管他胡行亂走之意。又喜以所著弓鞋爲贈。

聊齋誌異蓮香一贈繡履一鈎曰。此妾下體所著。弄之足寄思慕。一阿寶一女束雙彎。解

履上床。鸚鵡驟下。銜履飛去。……是阿寶信誓物。「織成一翠襪紫綃履。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齧其襪。「嘉平公子「公子視其襪。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務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痴於情也。「恒娘「謂其履樣拙。更於筒中出業履。共成之說。即令易著。「連指「又欲視其裙下雙鈎。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呢矣。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綜一絡。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雲翠仙「詐爲香客。近女郎。又僞爲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鳳仙「爲之捉足解襪。……懷繡履一隻來。珠嵌錦繡。工巧殊絕。……出門匆遽。棘刺破複履矣。……曾經籠玉笋。著出萬人稱。若使嫦娥見。應憐太瘦生。……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歡。留得纖纖影。徧與世人看。「續女「竊恨未視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不盈指。……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寸凌波玉筍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著重臺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爲胡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嫦娥「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銜鳳鈎。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臙脂「宿捉足解繡履而去。……今囊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又顏氏一則。係婦人喬粧男子。以敗絮塞靴中。

。小說中恒有此事。如劇中之辛安驛。亦因脫靴而敗露也。

閱徵草堂筆記有數則云。魏忠賢殺裕妃。有二內監亡命逃匿。有商誘爲妻妾。辦女飾。鉗其耳。併市軟骨藥。陰爲纏足。越數月。居然兩好婦矣。又云。昌吉築城時。掘土至五尺餘。得紅紵絲繡花女鞋一。製作精緻。尙未全朽。故烏魯木齊雜詩曰。築城掘土土深深。邪許相呼萬杵音。怪事一聲齊注目。半鈎新月蘇花侵。額魯特女子不纏足。何以得作弓彎樣。僅三寸許。又云。蒙古某額駙得一狐。其後兩足著紅鞋。弓彎與女子無異。又李太僕少與一狐女往來。其太翁疑爲鄰女。布灰於所經之路。院中足印作獸跡。至書室門外。則足印作纖纖樣矣。又云。昌吉平定後。參將某自取最麗者四人。教以歌舞。後遷金塔寺副將。諸童檢點衣裝。忽篋中繡履四雙。翩然躍出。滿堂翔舞。如胡蝶羣飛。又云。楊鐵崖鞋盃一事。猥褻淫穢。可謂不韻之極。後來狂誕少年競相依倣。以爲名士風流。殊不可解。聞一巨室中元家祭。方舉酒置案上。忽一杯中裂。久而知數日前。其子邀妓。以此杯效鐵崖故事也。又云。往九鯉湖宿仙遊山家。出門步月。若有仙靈來往。次日微雨新晴。綠苔如膩。步步皆印弓彎。又有跣足之跡。然總無及三寸者。

犀按幼女之骨。未全硬化。故能纏小。若成年後。骨質漸硬。則無法可施。二內監

竟能纏足。不知是何藥物。蓋骨之硬度。因其中無機鹽類。尤以石灰質甚多之故。過後則凡無機鹽類被溶。所餘爲有機質。故變軟也。掘土築城而得紅鞋大是奇事。狐亦效人纏足。可見習俗入人之深。非織趾弓鞋。不足以施蠶媚。變童繡鞋作胡蝶舞。妖興氣衰。敗徵先見。機相感也。楊妃之錦襪。遊人爭視。廉夫之鞋杯。座客爭嘗。昔有惡少多人劇飲正酣。忽鄰兒手弄一蓮鈎。瘦小如春筍。繡製精工。惡客羣起奪之。效廉夫故事。酒行纔數巡。忽鄰家老嫗。尋孫而至。謂吾嫁時履何得盜去。客見狀。心頭作惡。嘔吐滿地。

王愬然元明清名家曲。題曰盪氣迴腸曲。其關於織趾弓鞋。摘句如次。

明陳鐸（一江風）下階階露濕弓鞋。

明無名氏（雁兒落帶得勝令）脚趾兒麻到踝。行一步脚難抬。……慌的我穿不上羅衫。撒不上鞋。

清無名氏（山坡羊）層雲香。自禁窄的鳳頭鞋。鼻情絲。沒打結的鴛鴦帶。

明馮惟敏（月兒高）強把綉裙整。弓鞋淺印。淺印殘紅徑。

元白樸（陽春曲）百忙裏較甚鞋兒樣。

元呂止菴(天淨沙)夜深時獨綉羅鞋。

元無名氏(沉醉東風)蹙金蓮寶鏡斜踏。

明周憲王(醉太平)步香塵立不穩金蓮起。

明王曠德。(皂羅袍)紅羅三寸拈鞋瘦。

明施紹莘(江兒水)小步金蓮困。又(黃鶯兒)跟鞋弓盈盈立地。一朶醉芙蓉。

金陵盧前(裏野)選續曲雅。有關於織足斯句。

元關漢卿閨思。玉筍頻揉。繡鞋重擲。

明高明四時閨怨。見骨碌碌小車兒。乘着艷嬌。嬌滴眼兒。弓彎彎小脚兒。

明史槃春閨。數尺紅綃雙足裹。蕩忽地線斷絲磨。

明唐寅怨別。無情掣伴踏春郊。鳳頭枉繡弓鞋小。

明鄭若庸春閨。愁無奈。恨無端。磨穿了繡鞋。又。頓忘卻雙頭鳳鞋。頓忘卻同心

鴛帶。

明施紹莘歌風。吹不了夜深裙帶雙鴛冷。吹不了春煖弓鞋百草生。又。陌頭剩有弓鞋

印。又付與花驄踏作塵。總件件教人憐惜恁。

清湯傳禮秋夜。凭肩私語提鞋襯。怪底是黠婢姻廊悄步聽。又。凌波微印。蹴碎眠花影。

金瓶梅詞話。出於明嘉靖時某鉅公之手。其中關於織足之事甚多。茲據金瓶梅詞話。及張竹坡評本兩種。擷錄如下。潘金蓮纏得一雙好小脚兒。所以就叫金蓮。往下看。尖趂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牙。老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裨扣鶯花。西門慶又將他一隻繡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杯酒在內。吃鞋杯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脚兒。你休笑話。（按好小。言其不小也。自謙之詞。）薛嫂兒見玉樓立起身來。就趁着空兒。輕輕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正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攸。尖尖趂趂。金蓮小脚來。穿着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潘金蓮盼不見西門慶來到。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用纖手向脚上脫了兩隻紅繡鞋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按即聊齋誌異所謂占鬼卦）有山坡羊爲證。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兒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攸。他不念咱。咱何曾不念他。倚着門兒。私下釐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裏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何曾辜負他（詞話作咱念戀他）與他纏

得兩隻小小好脚兒。原來春梅本聰慧。喜謙浪。善應對。西門慶甚是愛他。桂姐（妓）一面叫桂卿陪着西門吃酒。走到背地裏把潘金蓮頭髮早紮在鞋底下。每日踹踏。（按此爲厭勝之一種）李瓶兒白紗挑線鑲邊裙下。露一對紅鴛鳳嘴尖尖趂趂小脚。蕙蓮（僕婦）比金蓮脚還小些兒。……誰知你比五娘脚兒還小。蕙蓮道。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一回又弔了鞋。扶着人且兜鞋。……玉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套着穿。蕙蓮摳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綠線帶扎着褲腿。金蓮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一隻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嵌八寶緞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不認出來。登在脚上試了試。比舊鞋略鬆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的鞋。西門慶見婦人脚上穿着兩隻綠綢子睡鞋。大紅提根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脚上。怪怪的不好看。……你不知。我一心歡喜穿紅鞋兒。看着心裏愛。潘金蓮拿着針線筐兒。往翡翠軒臺基上坐着。描畫鞋扇。……要做一隻大紅素緞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上扣綉鸚鵡摘挑。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

樣錦緞子。也照姐姐描恁一雙鞋兒。我做高底的罷。……玉樓做的那隻玄色鞋子。金蓮問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比不得你每小子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使羊皮金緞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出白山子兒。上白綾高底穿。好不好。……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好看。你若嫌木底子響。也似我用毡底子却不好。走着又不響。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歪刺骨。因蹶起一隻腳來。你看老娘這腳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歪刺骨。金蓮道。姐姐他（指瓶兒）心愛那雙大紅遍地金高底鞋兒。只穿了沒多遭兒。倒尋出來與穿去罷。（瓶兒已逝此爲殮服）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倒陰司裏。叫他跳火坑。把他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與他裝挪了去罷。玉簪兒脚上穿着雙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眼前輕身浪類。做勢擊班。（嘲大脚丫頭）按著者對於纖足。似十分拜倒。但楔子上有云。羅襪一彎。金蓮三寸。是砌墳時破土的鐵鋤。可見纖趾之動人情處。可以追魂奪命矣。後曹雪芹撰紅樓夢時。絕未提及裙下物。因時勢不同。所見滿洲婦女。無不圓趺可愛。行動如出岫之輕雲也。

綠野仙蹤。李百州所撰。言門戶中人纖足則云。玉簪兒纏了一雙小脚。大紅緞鞋上繡着

越州雜詠

凌皮顧影惜雙瞳。新製弓鞋異樣妍。

一 鱗半爪

利那却為紅鈎襪。笑就郎肩教繫牢。

知否阿儂羅襪

紅鈎襪

不夜月登舟照

紅鈎襪

無限恨。隔簾蹴斷繡紅鞋。最憐六幅湘裙下。露出雙鈎兩寸紅。一捻鳳頭鞋子窄。牡丹亭角立多時。怪煞夜來輕薄甚。春跌寬盡繡行纏。叢頭鞋子紅三寸。金綫編成小鳳尖。小立風前碧繡鞋。嫵嫵微步下香階。踏青鞋亦新花樣。初試黃皮青莫鞞。繫得湘裙忘略短。無心偏露鳳頭鞋。憶得那人明月下。偷量寬窄印弓鞋。春泥濕損踏青鞋。生憎蓮瓣印雙雙。輕裙綵綵露雙弓。露溼紅蕖波底襪。晚涼浴殿製珠襦。織履光涵緞緞膚（林琴南詩）。嬌步響弓弓。鳳鞋黏落紅。虛廊響鞋弓。聽隔花頭步。芳情更切。寶襪覆薰籠。雅得檀郎意。替換鞋弓。鞋尖惜半弓。更鳳頭端正。不揜些跟。銀泥著體試弓鞋。半日無言自憐久。剗襪瑤階。畫廊低響弓弓屨。眼底桃花媚。羅襪鈎人處（吳梅村詞）。勾人不在春弓瘦。相携女伴踏青回。歷亂蓮躩印綠苔。祇有檀奴渾認得。最纖纖是玉娘鞋（佚名）。洗衣女郎足如雪。寒波曉浸鴉頭襪。笑移纖笋整湘裙。素腕微鳴玉條脫（佚名）。弓鞋歷歷香泥路。六幅裙邊偷目注。瘦損雙尖。生怕狂郎覩。兀是低頭輕有語。紅羅溼透花間露（佚名）。水紅雙履繡南翹（三六橋詞）。

有人勒索其妻。飽死者之粧。移屍於富翁家。夜懸其圍中而去。翌日以逼奸不遂。含羞自縊。鳴於官。官來驗屍。欲繫富翁。翁賂訟師千金。具狀云。八尺高牆。孕婦何能自繫。三更細雨。繡鞋何以無泥。翁得釋。

憶樊山判牘中。有一件關於姦情案之判辭。內有句云。『繡鞋非寡婦所穿。院中非洗脚之地。』吾人於此兩句。可知繡鞋恰爲女子誘惑男人之工具。女子如已喪其所天。則失却誘惑之對象。是以繡鞋即不應再穿矣。

采菲錄

重屏編

諸作

清趙古農有女子纏足論曰。或問女子足可纏乎。予曰。咳。非予所知也。或曰。雖然子言之不知者。以爲猥褻。其知者。見賞風流也。予曰。噫。天下不知足者多矣。小之爲貴。大者是奚足哉。竊見弓鞋三寸。微步凌波。嫺乎來遲。掌上可輕舞也。而不然者。徒誇赤脚。得毋訝爲女丈夫耶。或曰。信如子言。宜莫如小矣。然唐之太真。不聞以纏足貴也。且古之稱美人者。在顏色不在雙跗。若其強作弓彎。適增形穢。則矯揉造作。究不如純任自然矣。予曰。是又非也。夫獨不見宵娘乎。當其羅裙乍開。繡鞋半露。微尖驚艷。纖趾含情。此中嬌倩人扶。殊可想其窄窄也。至若流蘇帳裏。檀郎被底肩之。爾時香屑氤氳。一握爲笑。有不虞其太鬆耶。然則其始也。阿母教纏。常甘束縛。每憐嬌穉。幾費經營。久之漸近自然。行如無事。此又何惜吳綾七尺。而顧令其雙足如銀。白光緜緜也乎。所可慮者。雖小而陋。否則幫身貼地而行。甚或爲外之飾。而內高

底。斯無足觀耳。吾故曰。天下不知足者多矣。或笑以爲知言。

曠望生仿八股文體。戲撰小脚文曰。脚以小傳。昭其美也。夫脚非盡人能小也。自有脚之講究者。其小遂盛傳於人口耳。且自省娘作俑。而纏脚之風。遂遍於古今天下矣。然傳其風者。或未必能共得其法。而大小之見出焉。於是婦女苦矣。而取法乎下者。評駮亦從此起矣。今夫物之以小爲貴者。非婦人之脚乎哉。脚之小者。其形必尖。尖而瘦焉。斯愈形媚媚矣。脚之小者。其氣必鬱。鬱而臭焉。則別饒風味矣。其爲初纏之脚歟。一缸之淚嗟其苦。三角與拐肖其形。側目而過之可也。其爲半攔之脚歟。穿條焉而笑其軋傷。木礮焉而憐其受累。談笑而去之可也。或謂寧波之脚。不過一拳。然而裙底評量。恍若猪蹄之擁腫。取其短而損其美。其亦何以壓閱者之心。或謂廣東之脚。不盈三寸。然而燈前玩視。儼同鷄距之零丁。強而致亦勉而行。其亦何足娛游人之目。故夫脚之纏者。以小爲歸。而脚之小者。以纖爲度。是蓋俗尙之所趨焉。夫唐虞之世。不聞英皇二女。裂帛而束雙趺。蠻貊之邦。不聞閨閣羣娃。製履而成一握。迄於今中原弱質。偏欲爭奇競勝。於跬步而別妍媸。襪之細也。裹以輕雲。弓之纖也。彎以新月。無大家亦無小戶。寢成風會。雖迫以有司禁令而難裁。落落寰區。殆於梳頭穿耳之餘。尤爲注意

者爾。是又人工之所致焉。夫閨媛驕縱性成。或以慈母愛憐。反致蓮船之盈尺。村女窶貧自守。或以萱親憊情。遂令鴉襪生塵。及夫觀綉闥雛姬。莫不茹苦含辛。爭束縛以成婉麗。隨之平也。分重台之辦。趾之銳也。若解結之錐。短合度而織得中。穩其步趨。離例以掌上之輕盈而無愧。娟娟此豸。其惟鍾阜邢溝之地。別有傾心者耳。

按南京揚州兩地婦女。最以織足馳名。異於人者。即足背不過高。行路不着力於踵。更無內外八字諸般醜態。鞋襪之整潔。又其餘事也。

天足說

笑雲

易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又言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知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凡天之所以生人。與入之所以承天。莫不有先天後天之異焉。自漢儒夫爲妻綱之說起。而女子從人。以順爲正。後世流弊。浸至於失其天真。矯揉造作。幾於以人奪天。近世欲矯其弊。創爲男女平權。而女子世界。別有一天。震乎天行之自強。痛乎天步之艱難。此天足會之所由興焉。考婦女之裹足。自五代李後主時始。後主使

窈娘以帛繞足。作新月形。使之娉婷纖小。以爲美觀。相傳即纏足之濫觴。然後主亡國之君。何足爲法。奈後之人輾轉相效。自上及下。自昔及今。莫不以婦女裹足爲正理。遂使舉天下之婦女。自幼而長。長而老。以天生利便之兩足。束縛之而幾如廢疾然。以爲不如是。則失婦女之禮貌。而詩禮之家。莫肯問名。相習成風。視爲定例。甚至連船盈尺。猶必乞靈竹木。飾爲蓮瓣雙尖。甚可怪也。然吾觀古人所詠婦女。莫詳於碩人之詩。第二章云。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似婦女一身。歌詠殆遍。而絕不一及於足。即神女洛神諸賦。莫不皆然。宋書稱男子履方。婦人履圓。唐史稱楊妃羅襪。韓冬郎詩稱。六寸膚圓光緻緻。皆不裹足之明證。推之天仙釋家。如散花天女。觀音大士。亦何一非以白足雙趺。現其色相。即以全球論。俄英德法美日諸國。第聞以腰細爲貴。以乳滿爲貴。而血脈之舒暢。行走之便捷。固不聞以足小爲貴也。近者風尙轉移。多以天足爲大方。痛斥纏足爲惡習。於是有一天足會不纏足社等。而搢紳先生又勸放足圖說。戒纏足說。諄諄勸告。不憚煩言。民間婦女。始漸次轉移。自是以往。將見天下之深閨弱質。悉恢復其身體之自由。一洗昔時裹足不前之習。而變近今捷足先得之風。亦女子世界一大快事也。然吾有進焉。地道本

無成也。乃不重男而重女。官骸本並用也。乃不論手而論足。曾亦思今日者。鼎鈔已折足矣。天心更難問矣。君子務知大者遠者。何必沾沾焉。惟此無足重輕之天足是務。不反而求天民立足之地耶。

高底鞋贊

高底鞋贊。集經語云。有齊季女。咸其拇。惟足跣跳。豐其蔀。碩大無朋。亦孔之醜。山有木。修之平之。俾爾單厚。俯而納屨。一人殿之。永啟厥後。壯於頄。陟降庭止。駿奔走。遙駿有聲。宛其擊缶。姨姑姊妹若而人。自今以始。歲其有。此贊李祥戲作。載夢筆生花中。繆蓮仙書其後曰。嘗見嘲婦女高底鞋者。有句云。綽板脚跟著象棋。往往失笑。一日偶遇佳麗。丰姿絕世。光彩動人。而裙下弓彎。全飾以高底。但覺踴躍嫵娜。欲蓋彌彰。近有打高底謎者。僅村妾二字。將二字拆開。乃是寸木立女。又美其名曰蓮襯。因附書於此。

小脚銘

粧台脂粉使者

足之小者粵爲最。晉大同秦蘭州楚淑浦蜀成都次之。珠江童柔娘校書貌既嬌艷而足

尤纖細量其長短祇二寸六七分左右軟紅一握見者魂消余甚愛之因仿陋室銘體爲之銘曰

蓮不在香。貼地則輕。窈不在肥。動人則淫。斯是小脚。惟吾最歆。苔痕印處窄。菱角裹來精。人手有如綿。登牀無不靈。可以掌上擎。肩上承。無竟尺之惹厭。有一握之堪盈。凌波妃子步。新月宵娘形。娘子云。何大之有。

嘲婦女高底鞋詩

繆蓮仙嘲婦女高底鞋詩云。柳眉杏眼襯桃腮。可惜金蓮太大哉。八幅羅裙遮不住。一雙高底擡將來。

犀按繆仁和人。名良。生於乾隆丙戌年。著作極富。光緒甲午編印夢筆生花文章游戲等書。高底鞋係大足婦女喬妝纏足者所着。與新興之高底鞋不同。

詠坤履嘲旗足詩

都門蟲語一書。刊於光緒三年。憶爲醉春山房主人著。詠裝香坤履云。是妾新穿小試來。纖纖踏地蹴芳埃。檀奴一握香盈手。賺得人疑折桂來。又詠蠻女旗足云。亭亭如

玉站門頭。似欲人看又似羞。怪底風流誰氏女。不諳纏足善梳頭。京師謂纏足者。曰盤子脚兒。不纏爲旗板。

醜妓吟（詠裝小脚者）

裙下雙鈎賽寶娘。嫵媚人座冠羣芳。誰知滅燭聯袂際。細度雙趺較我長。

女襪繡塔詩以嘲之

寄蓬

老友某厂先生。生平專致力於詩。間亦發諧謔之詞。無不入妙。前年市上流行之女襪。其後跟上每繡一寶塔之花紋。頗爲新奇。一日。余與先生行某遊戲場中。連遇數麗人。均御此襪。先生立成打油詩十餘首嘲之。頗堪發噱。事隔數年。強半遺忘。僅記其數絕云。『凌波微步引遊蹤。望裏西湖在個中。莫怪兒家慣雲雨。須知裙下有雷峯。』『謝公雅興亦爭墩。水漫金山浸老僧。一任雲翻還雨覆。雙峯倒影自分明。』『身飛鳳舞儘顛狂。左右低昂總壞場。若使推車逢老漢。居然托塔似天王。』『急來抱佛憫登徒。色相犧牲白玉膚。記取慈悲方便處。救人一命勝浮圖。』真絕妙好詞也。

印度神話與金蓮

胡懷琛

中國舊時把女子足稱爲「金蓮」，據清代的考據家說金蓮的名稱是起於南朝某帝。他將宮女的鞋底，作成夾層。靠地的一面，挖空作蓮花形。夾層中間。灌滿了白粉。因此每走一步，夾層中間的白粉就落在地上，印成一朵蓮花。因爲鞋底是用金屬做成的，所以稱爲金蓮。但這根本的出處是出在玄奘的西域記上。

「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秋之月，鼓澗清流。麋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惟脚似鹿。仙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他仙廬。足所履地。皆生蓮華。彼仙見已，心甚奇之。……」

故事的前半是這樣。後來呢？是說，這個鹿女，因爲足所經過的地方，都生出蓮花，爲某國王所見，於是就做了王后。

我想：中國女子足之所以稱爲「蓮」，根本的出處，便是這一個神話罷！南朝某帝的故事。也是有的：但他是摹仿印度某國王的故事，用人工造成的蓮花，代替天然的蓮花。所以說：根本的出處，還是一個印度的神話。經過南朝某帝的摹仿，只不過在「蓮」字上再加起一個「金」字罷的。

采菲錄

附載

來函一

周惇頤

靈犀先生在天風刊布之采菲錄。將有關纖趾之珍聞秘史。陸續搜集。公開討論。意旨新而興趣濃。其受一般讀者之歡迎。自屬意中之事。前曾有人建議。彙刊單行本。以餉同好。靈犀先生亦深以爲然。顧至今似尙未曾着手。一般讀者。不免望眼欲穿。僕於此道。雅有同嗜。向閱賈仲先生之「中華婦女纏足考」。與周頌堯之「纏足」二書。雖甚佩兩先生研究之精神。然對於材料方面。終嫌未能愜意。遂有志別撰一書。廣搜中外古今一切有關之資料。以補上述二書之不足。奈以人事倥傯。未暇握管。其已搜集之圖畫文字。又緣奔走無定。遺失殆盡。每念區區之願。一時難望完成。未嘗不悵然自失。比讀靈犀先生大著。實獲我心。悵悵之懷。不期爲消釋矣。不過依僕愚見。古今來關於嗜蓮之奇癖絕事。如趙亦新先生「寫在采菲錄之末」所云者。正復匪鮮。而實物之模

型與圖影。爲治史者最上之材料也。

梁任公先生於其所撰之中國歷史研究法。曾詳爲言之。竊謂此點於采菲錄爲尤要（如舊日各地纏足婦女之衣服裝飾以及鳳頭履高底繡鞋軟底睡鞋之式樣等）。靈犀先生固已早經留意。以前似曾公開表示。惟不知究已搜集幾許。靈犀先生如能再於此二點加以努力。俟材料充實後。彙刊專冊。僕敢斷言。必可風行一時。蓋際此過渡時期。舊人物願研究此者。當大有其人。新人物或嗜或不嗜。於纏足之認識。泰半不甚清楚。有專書爲之盡量說明。亦屬必需。况婦女纏足。由來已久。無論其於生理上。風俗上之意義何若。在中國幾千年之民俗史上。究佔有相當之地位。歷來尙乏完美之圖書以誌其詳。不能謂非遺憾。此書一出。便可彌補此種缺陷。其價直寧待估計耶。抑僕猶有進者。曩閱西人治中國風俗史之專著。率將吾國婦女織趾之真相。赤裸裸的以照相機攝取（或繪圖）附刊書內。有正面者有側面者。有足指足心足踵揚起攝之。俾讀者窺其全豹者。有方纏脚布時攝之者。有已纏脚布正在著鞋時攝之者。有藕覆繡履一律著好。整個攝之者。至於纏脚布及各種繡鞋亦有分門別類之照片。此外尙開有溢取不同樣之織趾。（婦女織趾。纏法雖同。而足指之如何壓倒。足心凹處之深淺。脚指與脚踵在足心處銜接之遠近。

前銳後圓之實際情形如何。實不能盡同也。）而一一羅列。加以比較者。此雖基於西人之好奇心切。要其對於一事一物。研究精神之奮勇。吾人不能不輸其一籌。在吾國而欲研究婦女纖趾之真相。舍展視纏足婦女之足部外。別無他法。求之說部野史。則亦僅將其纏法描述一二而已。欲竟如斯詳盡之照片。固向所未有也。靈犀先生倘亦能稍加注意。期能充實采菲錄之內容。以一新國人之耳目乎。

周惇頤啓

來函二

尊書謂並非提倡纏足甚是。近來以潮流所趨。有人對此問題稍有論列。即貽提倡之譏。其實即欲提倡。亦屬無法提倡。舍難就易。人之恒情。吃痛苦而又不厭登。世無此優女子。故纏足習俗之根本革除。乃自然之趨勢。所可怪者。一般自命爲民間解除疾苦之政治家。猶鍊而不舍。專與已落伍之小脚老太婆搗蛋耳。

承囑寄標準之纖足及天足照片。以供製版。殊無以副雅命。蓋天足之美不美。英愧無所知。纖足之美者。偶有所見。而照片難得。因全身之照。足部往往微露鞋尖。模糊難辨。若專就足部而攝者。則以舊式婦女素不肯以逆鈎示人。故機會極不易得。

英與陳君衡三對於纏足之紀載。亦曾合力搜集。積存不少。願前因長沙陶報辦先生

有蓮史之輯。書來徵稿。悉以付之。且未留副本。不意共黨陷長沙。陶先生遽赴修文之召。家人懼因文字召禍。竟付祖龍之一炬。惜哉。先生采菲錄之輯。正與蓮史相符。因思二君爲堯舜之裔。不成於陶而成於姚。此中若有數焉。亦一佳話也。陶先生所輯蓮史。計分考證。研究。紀載。專著。雜俎。詩選。詞鈔。文錄。八類。洋洋數百萬言。陶先生之畢生心血。盡在於斯。惜已並付劫灰而名亦無聞。今先生以遊戲出之。分類亦逾蓮史。其欣慰爲何如耶。

蓮史內容以湘滬冠遙未能厲目。據陶先生言。亦非提倡纏足。而專紀纏足之歷史。故以蓮史名。特就英之意度之。陶先生此作雖非提倡纏足。但含有欣賞纏足意味。亦無庸爲之諱。蓋陶先生曾表示纏足如骨董。吾人雖萬無定造骨董之理。但現有者而加以欣賞。似無不可。(下略)

鄒英啓

一位女士致靈犀君書

我在天風報上。常見你的大作「采菲錄」。我不知你究竟喜歡天足。或喜歡小脚。我要大膽的問一問先生。你可否在天風報上答覆我。

我父母是舊式的。我十二歲時。我父親便商備他鄉。我趁他走後。便求我母親許我

上學。我母親允許了。可是我父親來的信。差不多每封都叫我母親替我纏足。我因我母親不認識字。所以把那事便不念給她聽。而且有時。我母親要給我纏足。我便假說父親來信。不許我纏足。所以我至今還是天足。不幸前幾天我父親來信說。今年十二月初六日將返津。我知道我父親的脾氣很大。一見我雙足未纏。一定大怒。所以我求你告訴我。在最短時間能使我雙足纏小的方法。那時我就感恩不盡。我還認你做義父。以報此德。我現在十五歲。足長六寸三分許。現在已不讀書了。終日在家做女紅。□□□啓十月十七日

答□□□女士

女士以纏足之法見詢。戲以語體詞答之。調寄賀新涼。求其淺近易解耳。

玉趾天然好。廿年來。金蓮刻畫。繡繡鬆了。六寸膚圓光緻緜。倍覺行時天嬌。況羅襪文綦儘妙。有女投書相問訊。爲雙趺不似弓彎小。又只怕。嚴君惱。而今誰管凌波俏。縱能比潘妃出色。窈娘同調。鼠璞因人成貴賤。佛脚急時休抱。失故步徒遭冷笑。智不如葵難衛足。瘦蓮方下走無從考。(櫻耕錄載有瘦金蓮方。但失傳已久。憶貯香小品有纏足方。因手邊無此書。容考。)聊且去。求鄰嫂。

乞(靈)詞

伯龍

玉璫絨札惜娉婷。只爲雙鈞一乞靈。(謂某女士以纏足乞藥於靈犀先生也。)他日趨庭添韻事。(某女士爲靈犀之新義女。)鳳頭鞋繫護花鈴。(解鈴還是繫鈴人。乞靈犀循循善誘。勿使其家拗蓮藕玉。俾女士免墮別足地獄之苦。普天下弱女子。皆當買絲繡君矣。)

瓊枝新放寄生花。(某女士稱靈犀爲義父。)纏足真同畫足蛇。巧樣應求乾阿嬭。偏將鞋底問楊家。(女士又以睡鞋製法相問。)

再答□□女士

日前到社得閱原函。較天風所刊。情形曲折。語氣雖穉。間有一二不似小兒女口吻。但天下事難逆料。或竟有此頑固家庭。鄙人向以忠實之心待人。寧願受欺。不以爲忤。六寸三分許。係天足極佳尺寸。如勉強纏之。絕難討好。且甚可惜。優伶踩軟語(又名改良纏)之法。似可仿行。昨日(二十六)又接來函。係由報社轉到。辱承尊稱。愧不敢當。(鄙人今夏癩一女。閱年十有四歲。接信之前一日。正其逝後百日。憫惜異常。豐午接信。慰甚。亡女才智誠不讓女士。自願命舛福薄。恐消受不起。反足妨人耳。

一嘆。〕繙釋函述。以父歸在邇。恐受訶責。於二十四日業經試纏。頗窺痛苦之聲。溢於行間字裏。即便骨折筋傷。血流膿潰。未必能成三寸。徒然束成不雅相之式耳。所詢睡鞋製法。即弓鞋軟底。睡前換著。以防夜間足帛漸鬆。若於纏足後以針線將足帛密縫。不用睡鞋亦可。但足帛至少約長六尺。因愈多愈緊。能用舊帛最好。不致夜間燒（發熱之謂）脚。又問行纏二字是否即指脚布。考古樂府雙行纏云『新羅繡行纏。足跣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雙行纏或謂乃纏其兩踝。猶男子邪幅行縵。今人用爲勸詞。作爲備束解。沿用既久。遂不能改。再述母也不諒。迫令掃除。此初纏足者應有之事。從前親見甫試束足。不許靜坐。恐血脈不和。致生他病。愈痛愈要下地走動。此媽媽纏之老例也。馴至鷄眼叢生。踵部生肌。翹指外拐等惡模樣。皆畏痛之弊。又言汝母云。金蓮束小。受聘較易。只恐下玉鏡臺者。未必愛金蓮花耳。汝父母果可以理喻。日前天風所載老生君『纏足之害』。與二十七日蘭諦君『纏足者可以休矣』兩稿。亦可有所感動矣（老生蘭諦二君。功在衛足。附筆謝謝。）鄙人愛莫能助。徒喚奈何。天津又無天足會（？）。不知婦女救濟機關。有關心遠問者否。（來函無確實地址又無法調查。）汝若願纏則已。倘被壓迫。可再來函詳注地址。鄙人可倩女友設法向汝母解勸。或

可令汝免受此苦耳。此覆。

致胡燕賢君書

犀

燕賢兄惠鑒。屢承賜書並稿件攝影均收悉。感甚。十九日天風所載某女士函。諒已寓目。詢及纏足之方。初疑友好相戲。及閱原稿。確爲女子手筆。且肯謂他人父。其中必有苦情。前述采菲錄時。係屬研究。本非贊成。蓋不佞從來禪參玉版。而閱者竟認辯重金蓮。足下既引爲同調。亦只可與知者道耳。緣纏足之俗。僅我國與高麗有之。考其起源。紛紜莫一。前人以爲穢褻。絕口不言。要知此雖細故。亦有關於歷史風俗。今此風已泯。來者何知。撫拾舊聞。資爲談助。亦無不可。距知二十世紀人物。竟有開倒車者。此女之父。無乃頑固。何苦斲鶴續鳧。殘害其女肢體。竊於此事。將信將疑。但來既以誠。難安緘默。容將纏足之害。據理申言。庶幾弱女子免此酷刑。賢父兄或能見諒。然爲研究起見。不知果有何法。使膚圓六寸。變爲新月樣否。專此奉詢。尙祈見教。幸甚盼甚。靈犀頓首。

覆靈犀君書

燕賢

靈犀先生大鑒。辱承以口口女士纏足問題見詢。愚搜索枯腸。擬得二法。(一)纏足非必

三寸。某女士之足才六寸三分。可仿「旗人婦女之纏足」。或「清末舊都某世家女之天足纏小法」(均見前天風足聞一束)略事束縛。然後量足做成大型弓鞋。空虛其尖。鞋底愈高愈妙。(俗稱抹子鞋)隨便試著。同時覆以肥大御管。足尖微露。使雙足若隱若現。女父但問纏否。初未限諸尺寸。既具纏足之形矣。尙何苛責之有。十餘年前。大柵欄觀音寺。華英華美二家藥房。出售一種「纏脚步蓮散」。能使骨軟筋柔。不欲小而自小矣。昨曾親赴該兩藥房詢問。據云。此散早經取消。如情人向上海總行購買。或可得也。(二)凡女子纏足。不甚小者。再將鞋之後底增高。一如時下摩登高底鞋。足之後部。矗立懸空。密藏褲中。於是足之真形。亦與着摩登高跟相同。法殊精巧。真贗莫辨。女士如欲速成小足。可援此法。則毫無纏裹之苦。其利一。可免再放時畸形足樣。其利二。女士年華十五。膚圓六寸。強而纏之。足形必醜。反不如裝踏之爲美。其利三。按纏足多製以白槐木。取其輕堅也。踏足式樣。踏之附屬物。(如鞋襪布套繩帶等)皆可定製。珠市口一帶戲衣店出售。價約五六元。區區鄙見。僅如上述。藉以塞責而已。

纏足方藥

(仁山)

女子裹足最爲苦事。若年太稚。受不得痛楚難以纏小。若成年太長。更難纏小。此法纏

至十四五歲。亦能纏成三寸金蓮。此方據傳妙在毫無痛楚。纏小而行路亦無足軟之弊。乳香三錢去油沒藥三錢去油皮硝三錢木瓜三錢紅花三錢川烏三錢生草烏三錢威靈仙五錢新鮮貝麻子一兩用南京皂莢二十條打爛。或用粗肥皂十塊亦可。藥研細末。一同搗和。如太乾則加醋搗。如熟粉團子樣。做成薄片。照脚之大小。若鞋面然。共分四塊。每足用二塊裹之。

凡行此法。必先用新鮮白鳳仙花取一裸連根帶葉。同木瓜三錢共煎湯熏洗。然後上藥。

將脚薰洗後。即以前藥包裹足上。每足用二塊對合。宛如鞋式。外以脚帶束定。至一週時去其藥。用脚帶收小。其脚即軟如棉。任憑纏緊。至無痛楚。第一次約收小半寸。過三四日再用此法。如是五次或六次七次。每纏一次用藥一服。

足纏瘦小後。軟弱難行。用生明礬一兩紫銅末一兩。陰陽水各一大盃煎湯薰洗。洗後脚硬如舊。雖放去裹足布亦不復大矣。

仁山按此法雖錄自坊間秘本。然未用過。如用時總以醫生斟酌妥善。可否能用。因余不知藥性故耳。

脫骨湯

蘭 謙

貯香小品卷二載『脫骨湯用杏仁一錢。桑白皮四兩。水五盞。煎至三碗。入朴硝五錢。乳香一錢。封口煎化。熏洗二三次。足軟如棉。』有此成方。未經試驗。或云藥店中售猴骨者。以之煎水洗脚。可以軟骨受纏。一般老太婆皆有此一說。大同婦女纏足絕小。係由三四歲時入手纏束。十歲以外不易纏小。聞有一法。未經人道。晉人秘之。取宰羊時之熱血。納足血中。然後滲以白礬。云可纏小。至於由小放大。亦有洗方。

纏足藥方

世 曾

皮硝。鳳仙花子。(即指甲花子。又名急性子。以家中種取者爲真。)石榴皮。各五錢。茵陳四錢煎水洗。(不可用手洗)。脚自柔軟易裹矣。

(又方)鳳仙花連根一併搗碎。煎湯常洗之。脚亦柔軟。不受痛苦。屢試甚效。有用猴骨煎水洗者。則脚軟終身不能行走。萬不可用。

(又方)杏仁一錢。桑白皮四錢。水五盞。新砂罐煎至三盞。加入皮硝五錢。乳香一錢。用紙封口煎化。將脚先薰後洗。三日一次。十餘次後。軟而易裹。

縮金蓮法

寸心

古今秘苑載有縮金蓮法。謂白鳳仙即指甲草也。連根梗花葉搗爛。加明礬少許。煎湯頻洗。乘熱包裹。骨自柔軟。近有用猴脬骨煎洗者。則殊誤事。或用礪砂白茯苓本各等分。蕎麥桿燒灰。用滾水淋取濃汁。每藥三錢。汁三盞。同煎滾。乘熱洗脚。數日則骨軟易裹不疼矣。若脚背上起小瘡。用訶子末塗之。或用白礬枯夏草皮硝茵陳共煎洗。足自小。

乳香一錢沒藥(去油)一錢車麻仁五錢川烏五錢草烏五錢麝香五分。六味共研細末。用肥皂二十枚取淨肉搗為泥。和藥末製為餅。裹脚上以布束之而睡。數日自柔軟受纏矣。

采菲錄編印葺事或有疑余好之者率題小詩以明其志即以奉答納從來下打謊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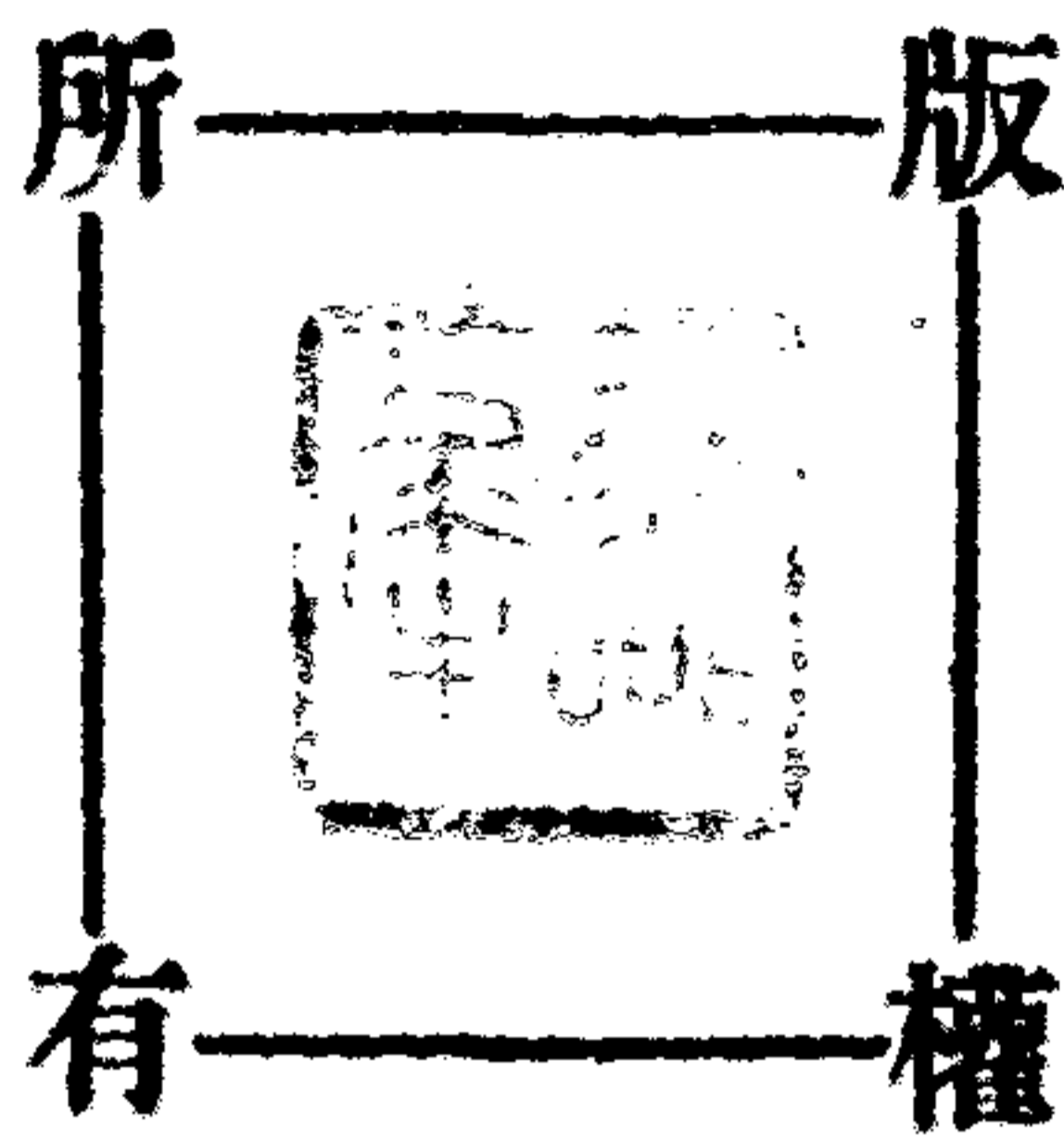
自慚西抹與東塗。采得香鈎入畫圖。
紙上愛蓮徒有說。依然臣本癖豐趺。

飯依鴛鴦寺主風流教法在家僧靈犀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再版

采菲錄初編

定價國幣一圓五角



編輯者 姚 靈 犀

發行者 徐 逐 實

印刷者 天津時代公司印刷部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二號路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天津時代公司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貳月廿四日

